目录

[《詩》、《書》、金文“保乂（艾、辥）”詞義辨正 3](#_Toc497057183)

[也談“天命不易”、“命不易”、“不易”、“疐天之不易” 12](#_Toc497057184)

[楊筠如《尚書覈詁》精義補說二則 25](#_Toc497057185)

[《大戴禮記》通假辨識疏證三則 39](#_Toc497057186)

[《尚書》字词釋義兩題 48](#_Toc497057187)

[談“恤”與“毖”、“恤”與“謐”互通 48](#_Toc497057188)

[談“卑（比）服”連言與“比”、“服”對言 53](#_Toc497057189)

[談談尚書中的三字同義連言 60](#_Toc497057190)

[《尚書》同義或義近連言例補（十則） 67](#_Toc497057191)

[**一、“懋建大命”** 67](#_Toc497057192)

[**二、“予其懋簡相爾”** 67](#_Toc497057193)

[**三、“迪屢未清”、“迪屢未同”** 68](#_Toc497057194)

[**四、“自洗腆致用酒”** 68](#_Toc497057195)

[**五、“矯虔”、“暫遇”** 70](#_Toc497057196)

[**七、“草竊”** 72](#_Toc497057197)

[**八、“鴟義”** 74](#_Toc497057198)

[**九、“平章”** 76](#_Toc497057199)

[**十、“威〈烕，蔑〉侮五行，怠棄三正”** 79](#_Toc497057200)

[《尚書》異文疏證四則 81](#_Toc497057201)

[“女毋翕侮成人”與“汝無侮老成人” 81](#_Toc497057202)

[“予惟率肆矜爾”與“予惟率夷憐爾” 83](#_Toc497057203)

[“惟假于民”與“惟殷于民” 86](#_Toc497057204)

[“靖譖庸回”與“靜言庸違” 87](#_Toc497057205)

[《尚書》字詞札記四則 89](#_Toc497057206)

[**“簡畀殷命”** 89](#_Toc497057207)

[**“劓割夏邑”** 90](#_Toc497057208)

[**“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91](#_Toc497057209)

[**“庶獄庶慎”** 93](#_Toc497057210)

[談《尚書》中幾個从“冘”得聲的字的釋讀 ——兼說《說文》“抌”字 96](#_Toc497057211)

[談《尚書》中與“昏”字有關的幾處字詞和文句 106](#_Toc497057212)

[**“暋不畏死”、“其在受德暋”** 106](#_Toc497057213)

[**“昏棄”** 109](#_Toc497057214)

[**“昏墊”（缺）** 111](#_Toc497057215)

[《尚書》字詞零拾 112](#_Toc497057216)

[**“靈承于旅”** 112](#_Toc497057217)

[**“公功肅將祗歡”** 115](#_Toc497057218)

[**“會紹”** 117](#_Toc497057219)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以修我西土”（150822）** 119](#_Toc497057220)

[**“殷禮陟配天”** 121](#_Toc497057221)

[**“其作周匹休”** 123](#_Toc497057222)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 126](#_Toc497057223)

[**“厥基永孚于休”** 130](#_Toc497057224)

[誤“埶”為“執”及相關問題考辨 142](#_Toc497057225)

[《左傳》訛字辨識兩則 216](#_Toc497057226)

[《大戴禮記》通假辨識疏證三則 221](#_Toc497057227)

[《逸周書》識小錄 229](#_Toc497057228)

[讀師友所贈著作札記 240](#_Toc497057229)

[郭店楚簡識小錄 251](#_Toc497057230)

[談《尚書》中表勉義的幾組字 274](#_Toc497057231)

《詩》、《書》、金文“保乂（艾、辥）”詞義辨正

《詩》、《書》、金文屢見“保乂”一詞，“乂”或作“艾”，金文作“辥”。如：

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詩·小雅·南山有臺》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書·多士》

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書·君奭》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書·君奭》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書·康誥》

則亦有熊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書·顧命》

以降大福，保辥國。

《宗婦鼎》、《宗婦簋》、《宗婦壺》（集成[[1]](#footnote-1)2683、4076、9698）

天子其萬年無疆，保辥周邦，畯尹四方。 《大克鼎》（集成2836）

余咸畜胤士，作凴左右，保辥王國。 《晉公盆》（集成10342）

其中《尚書》數例，斷句、標點皆依通行之說。依偽孔傳、孔穎達《正義》，“保”訓安，“乂”訓治。而《詩》毛傳則訓“保”為安，訓“乂”為養。王國維《觀堂集林·釋辥上》指出，《詩》、《書》中的“保乂（艾）”即金文中的“保辥”，並謂“‘辥’兼相、養二義，皆由治義引申，其本意當訓為治。”[[2]](#footnote-2)但王氏並未明言“保乂”之“乂”究竟應訓相、訓養抑或訓治。王氏弟子楊筠如《尚書覈詁》於《多士》一例注云：“‘保乂’，古成語，‘乂’與‘艾’同。《釋詁》：‘相也。’謂保相之義。”[[3]](#footnote-3)按“相也”即輔助、輔相之義。《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乂”即用此義。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在注釋《康誥》一例時，先引《詩·唐風·山有樞》毛傳謂“保”訓安，又云“保乂”同《堯典》“有能俾乂”之“俾乂”。還節引王國維之說，並總括曰：“‘用保乂民’，用以保有和治理人民。”但譯文中卻將“保乂”譯為“安定和治理”。《多士》一例，譯為“平安保佑”；《君奭》兩例，注或譯為“保治”、“輔治”；《顧命》一例，卻又譯為“共保”，前後殊不一致[[4]](#footnote-4)。屈萬里《尚書集釋》釋《康誥》“用保乂民”時說：“乂與艾，古通用。艾，《爾雅·釋詁》：‘養也。’又云：‘相也。’保乂，猶言保護也。”[[5]](#footnote-5)看來“保乂”一詞應如何準確理解，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今按“保”訓安，古書故訓習見，可參看《故訓匯纂》“保”字頭“保，安也”條[[6]](#footnote-6)。《尚書》亦常見“保”訓安者。如《盤庚》之“保居”，《康誥》之“小人難保”，《多士》之“惟時上帝不保”等，“保”皆訓安，諸家並無疑義。《無逸》：“徽親懿養，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懷”訓安，古書故訓同樣習見。《盤庚》之“先王不懷”、“用懷爾然”，《文侯之命》之“肆先祖懷在位”，《秦誓》之“邦之榮懷”，諸“懷”皆用此義。故“懷保”同義連言。《無逸》云“懷保小民”，《康誥》云“小人難保”，義有正、反，“保”皆訓安。《康誥》：“別求聞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康”訓安，“康保”同“懷保”，也是同義連言。《詩·小雅·天保》：“天保定爾。”《中山王鼎》（集成2840）：“用定保之。”“保定”、“定保”即“懷保”、“康保”。《康誥》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又云“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一作“保乂”，一作“康乂”，亦可證“保乂”的“保”與“康”同義，與“懷保”、“康保”的“保”一樣，皆訓為安。

《無逸》：“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對比上引“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保惠”應即“懷保”、“惠鮮”合而省言之。“惠鮮”之“鮮”義不明。《漢書·景十三王傳》、《谷永傳》、《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俱引作“惠于鰥寡”，皆略去“鮮”字不釋。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謂作“鮮”者，恐是“于”字之誤。“‘于’字與‘羊’字略相似，又因下文‘鰥’字魚旁誤增之也。”此說很難信服。以音求之並結合上下文意，“鮮”似應通“善”。《爾雅·釋詁上》：“鮮，善也。”《逸周書·王會》：“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山海經·西山經》郭璞注引“善”作“獻”。“獻”、“鮮”可通假。《禮記·月令》：“天子乃鮮羔開冰。”鄭玄注：“鮮當為獻，聲之誤也。”《周禮·天官·凌人》鄭玄注引“鮮”作“獻”，《呂氏春秋·仲春紀》同。《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釋名·釋山》“鮮”作“獻”，《詩·大雅·公劉》毛傳“鮮”作“巘”。“善”通“獻”者，猶“善”通“鮮”。“善”古音禪紐元部，“鮮”古音心紐元部，韻部相同，禪紐屬舌上音，心紐齒頭音。而“羶”古音為心紐元部，同為舌上音，亦與齒頭音的“鮮”通假，如《禮記·祭義》：“烹孰羶薌。”《大戴禮記·曾子大孝》作“烹孰鮮香。”《說文·虫部》：“蠏，有二敖八足，旁行，非它鮮之穴無所庇。从虫解聲。”《荀子·勸學》：“蟹二螯八足，非之穴無所寄者，用心躁也。”“”，也作“鱣”、“鱓”、“鱔”。玄應《一切經音義》：“鱓，又作鱔、鮮。”這更是“鮮”與“善”之間確為通假關係之明證。“惠善鰥寡”即惠愛善待鰥寡。《禮記·表記》：“節以壹惠。”鄭玄注：“惠，猶善也。”“惠”、“善”義近，故連言。

無論“惠鮮”如何釋讀，“保惠”即“懷保”、“惠鮮”合而省言之，似無可疑。“保惠”又作“安惠”。漢《斥彰長田君碑》：“安惠黎義。”又作“惠康”。《文侯之命》“惠康小民”即《無逸》之“能保惠于庶民”。《召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禮記·中庸》：“子庶民也。”鄭玄注：“子，猶愛也。”此言“子”通“慈”。《爾雅·釋詁》：“惠，愛也。”舊注釋“子保”的“保”為“保護”，恐不確。“子保”即“惠保”、“保惠”，“保”訓安。

綜合以上分析，“保乂”的“保”應訓安。以“保”義保有，是不對的。其實這種理解之誤，放在《尚書》具體語境中，是顯而易見的。如《顧命》一例，言“熊罷之士、不二心之臣”治理王家尚可，但不能說臣子保有王家。又如《君奭》“率兹有陳，保乂有殷”，“有陳”“猶今語所謂陣容也”[[7]](#footnote-7)，指上言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賢臣。言眾賢臣治理有殷尚可，但絕不能說眾賢臣保有有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保有有殷者，乃商王一人，他人豈能染指。

舊注訓“保乂”的“保”為安，是對的，那麼舊注訓“乂”為治，是否完全正確呢？《史記·三王世家》言“保國乂民”，後附“禇先生曰”則作“保國治民”，似可佐證舊注以“保乂”為安治之不誤。但“乂”或“艾”確有安義。概國治則民安，故“乂”可訓安。如《史記》、《漢書》屢言“諸夏艾安”、“天下艾安”，“艾安”即“安寧”、“懷安”。《史記·孝文本紀》：“方內安寧。”《孝景本紀》：“天下懷安。”《康誥》言“用保乂民”，又言“用康乂民”，且句中位置完全相同。其“康乂”一詞，又見於《康誥》：“若保赤子，惟民康乂。”屈萬里《尚書集釋》：“康，安。乂，治。康乂，安定也。”[[8]](#footnote-8)“康乂”即“安乂”，“艾安”則為倒言，兩者並無區別。《康誥》云：“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又云：“別求聞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更可證“保乂”同“康保”，“乂”訓安，故與同訓安的“保”同義連言。

　　《君奭》：“巫咸乂王家。”舊注訓“乂”為治。對比《史記·太史公自序》於《燕世家》贊曰：“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安集”即“安輯”，“集”通“輯”，古書習見。《漢書·高帝紀下》：“同安輯之。”偽古文尚書《湯誥》：“輯寧爾邦。”“輯”皆訓和。安、寧與輯、和義近。《逸周書·謚法解》：“好和不爭曰安。”一言“乂王家”，一言“安王室”。故“巫咸乂王家”的“乂”訓為安，亦無不可。《顧命》云“熊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與“巫咸乂王家”、召公“安集王室”相類。《君奭》云：“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眾賢臣“保乂有殷”，亦與“熊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巫咸乂王家”、召公“安集王室”相類，“保乂”的“乂”也應訓安，與“保”同義。

《康誥》篇末，周公勉勵康叔曰：“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據《史記·衛世家》，康叔受《康誥》於周公，“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其民大悅。”“和集”義近“安集”、“安定”。周公要求康叔“用康乂民”，而康叔也的確做到了“能和集其民，其民大悅”。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保乂”、“康乂”的“乂”的確訓安。

周公在《康誥》中屢屢用及“保乂”、“康乂”、“康保”等詞，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康誥》是周王朝冊封周文王的兒子康叔於衛的誥辭。周公攝政二年平定武庚叛亂，三年定奄，四年建侯衛，封魯侯禽、燕侯旨、衛康叔及在晉的唐等。周公平定叛亂後，對殷民分而治之，計分在洛邑、宋、魯、衛等地，其非子姓殷民，如懷姓分在唐（晉）。分在衛地的非子姓殷民就是《左傳》定公四年所說的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故此康叔衛所轄民眾以殷遺民為主，並及奄、庸等地新征服的臣民。因此周公告誡康叔小心謹慎，認清自己任務之重大，要善於用懷柔、安撫手段，以德教化安民。是以明德、用德、以德用罰、明德慎罰為《康誥》的中心思想。《大戴禮記·盛德》云“以之德則國安”。正是在“以之德則國安”的思想指導下，周公圍繞“明德慎罰”這一主題，反覆告誡康叔，並屢屢用及“保乂”、“康乂”、“康保”等表示安定、安撫義的詞。

“保乂”詞義既明，則“天壽平格保乂有殷”、“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的斷句和理解皆有重新討論的必要。“天壽平格”句，是《尚書》中一個爭訟紛紜的小問題。

下面我們簡單徵引、梳理舊說。

戴鈞衡《書傳補商》云：

“平格”二字不可解。孔氏謂“天壽平至之君”，以“平格”屬君言，與下文“保乂”不合。《傳》（指蔡沈《書集傳》）取呂氏（祖謙）訓“坦然無私之謂平，通徹之極之謂格”，義雖精而附會。林氏之奇曰：“平格，指上六臣也。言其平治天下以至於天，上惟言伊尹、伊陟、臣扈格天，此言‘平格’，蓋舉此三人，後三人亦在其中矣。……告君奭言，此六臣者皆以太平格天，天特使之壽考（此處小注引資料考定伊尹、臣扈、甘盤皆壽考，餘三人亦老成人，故曰“天壽”），以保乂有殷，天之於殷厚矣。”[[9]](#footnote-9)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云：

“壽者”，《廣雅·釋詁》云“久也”。平與抨通，《釋詁》云“使也”。“格”，《釋詁》云“格，陞也”。……言天久使假天之臣，安治有殷。[[10]](#footnote-10)

孫詒讓《尚書駢枝》則云：

“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孔傳云：“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鄭云：“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此孔疏檃栝鄭義，非元文。）案此當從鄭專就臣說，即承上伊尹以下而言。“天壽平格”，言天錫諸賢臣以壽考平順而自至，猶後文云“天休滋至”。“平”，與《康王之誥》“丕平富”義亦同。偽傳據君言，大誤。[[11]](#footnote-11)

上面祇徵引了清代有代表的三家之說，雖字訓有異，大旨皆謂天使諸臣治殷。近代以來，有不少學者提出新解。這裡簡單徵引于省吾、楊筠如、曾運乾、周秉鈞、屈萬里之說。

于省吾《尚書新證》首引偽孔及鄭注，繼而非論李光地以“平格”猶《西伯戡黎》之“格人”，以及吳汝綸以“天壽平格保”為句之說。于氏以“天壽”即“大壽”，“大壽”猶言“上壽”，言“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即“上壽大福保輔有殷”，又以此句指上文伊尹而下六臣而言，與舊說實無大的區別[[12]](#footnote-12)。楊筠如《尚書覈詁》讀“壽”為“疇昔”之“疇”，以“平”為“丕”，讀“格”為“嘉”，《召誥》“天迪格保”即“嘉保”也，以“丕格”與《多士》“天丕建保乂有殷”之“丕建”文法一例，且“丕格”與“保乂”相對為言[[13]](#footnote-13)。據楊氏所釋字義，大概以全句意謂：上天往昔大嘉保相有殷。曾運乾《尚書正讀》則讀“壽”為“迪”，謂“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即《召誥》之“天格迪保”[[14]](#footnote-14)。周秉鈞《尚書易解》則以“平格”即“平康”，指平康正直的官員；讀“壽”如字，為使動用法，全句意謂：上天使平康正直的官員長壽[[15]](#footnote-15)。屈萬里《尚書集釋》贊同楊筠如讀“壽”為“疇昔”之“疇”、“平”即“丕”之說，但以“丕”為語詞，以“格”謂神降臨，以全句意謂：“天疇昔降臨（意謂降福）於殷也。”[[16]](#footnote-16)

我認為此句應標點為“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壽”即壽延，即《君奭》所言“多歷年所”。對“壽”字的釋讀同於周秉鈞。“平”通“蕃”，繁榮、蕃昌。《詩·小雅·采菽》“平平左右”，《左傳》襄公十一年引作“便蕃左右”，是“平”、“蕃”相通之證。以“平”通“蕃”，同於孫詒讓“平”與《顧命》“丕年富”義同之說。“格”讀為“嘏”，福也。這裡用為動詞，指降福，同於屈萬里之說。“天壽、蕃、嘏、保乂有殷”即上天壽延、蕃昌、降福、安定有殷。《秦誓》云“邦之榮懷”，“榮”即“平（蕃）”，“懷”即“保乂”；《洪範》云“壽”、“富”、“康寧”，“富”即“平（蕃）”，“康寧”即“保乂”。《左傳》昭公二十年：“其所以蕃祉老壽者。”“蕃祉”連言，猶“平（藩）”、“格”並舉。《宗婦鼎》“以降大福，保辥國”，也以“降福”即“格”與“保乂”連言。《多方》：“惟帝降格于夏。”“降格”即降福。“惟帝降格于夏”，亦可換言為“天格有夏”。《國語·周語下》云：“黃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嘉祉”即“假祉”、“嘏祉”、“格祉”，可簡言為“格”；“殷富”及蕃昌富庶之意，亦可簡言為“蕃”。此段可與“天格有夏”對讀。《召誥》：“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迪”乃“詞之用也”[[17]](#footnote-17)，全句換言之，即“今相天格、保有殷”，言天降福、安定有殷，也包含在“天壽、蕃、嘏、保乂有殷”中。

“天壽、蕃、嘏、保乂有殷”，“天丕建、保乂有殷”，可與《儀禮·少牢饋食禮》“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對讀。胡培翬《儀禮正義》引孔廣森《禮學卮言》云：“胡壽，猶遐壽也。”又引蔡德晉云：“保，言保守也。”[[18]](#footnote-18)今按胡、蔡之說不確。《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佐王建保邦國。”鄭玄注：“保，安也。”《尚書》言“建、保乂”，《周禮》言“建、保”，“保”同“保乂”，義為安定。“胡壽”即“遐壽”之說亦不妥。《儀禮·士冠禮》“永受胡福”鄭玄注：“胡，猶遐也、遠也。”此即孔廣森讀“胡壽”為“遐壽”之所本。按“胡”與从叚得聲之字可通假。《禮記·表記》：“瑕不謂矣。”鄭玄注：“瑕之言胡也。”“瑕不”，《詩》作“遐不”，即“胡不”，今言“何不”。鄭玄言“胡猶遐也”，即言“胡福”通“遐福”。“遐福”一詞又見於《詩·小雅·天保》：“降爾遐福。”《小雅·鴛鴦》亦言“宜爾遐福”。鄭玄箋云：“遐，遠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則云：“遐，與嘏聲近而義同。”[[19]](#footnote-19)即言“遐福”同“嘏福”，同義連言。《詩·大雅·卷阿》：“天錫公純嘏。”鄭玄箋：“受福曰嘏。”毛傳則云：“嘏，大也。”毛傳釋“嘏”為大，鄭玄箋“嘏”為受福，與鄭玄云“遐，遠也”，馬瑞辰云“遐”通“嘏”，頗為相似。故“胡壽保建家室”應讀為“嘏、壽、保、建家室”。“嘏、壽、保”即《君奭》之“壽、格、保乂”，“保、建”即“多士”之“建、保乂”。

“天丕建、保乂有殷”、“胡壽保建家室”、“以佐王建保邦國”的“建”，歷來讀如字。今按建聲與劵聲可通假。《周禮·考工記·輈人》：“終日馳騁左不楗。”鄭玄注：“書楗或作劵。”《墨子·號令》：“慎無厭建。”孫詒讓《閒詁》：“‘建’讀為劵，聲近字通。”[[20]](#footnote-20)《晏子春秋·外篇》：“立命而建事。”孫詒讓《札迻》：“‘建’與‘劵’聲近字通。‘建事’，謂厭倦於事也。”[[21]](#footnote-21)故“建有殷”、“建王室”、“建邦國”的“建”，似可讀為“眷”或“勌”、“勬”。偽古文尚書《大禹謨》：“皇天眷命。”《太甲》：“皇天眷佑有商。”《書·召誥》：“其眷命用懋。”“眷”皆義眷顧。《廣雅·釋詁四》：“勬，勤也。”《玉篇·力部》：“勌，勉也。”《類篇·力部》引《說文》：“勌，勉也。”《詩·小雅·小明》：“睠睠懷顧。”魯詩、韓詩作“眷眷”。王念孫《廣雅疏證》：“睠睠，亦殷勤之意也。”此亦“眷眷”通“勬勬”、“勌勌”。《詩·豳風·鴟鴞》：“恩斯勤斯。”孔穎達疏引王肅云：“勤，惜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則云：“勤，當讀‘昔公勤勞王家’之勤。勤、勞，皆憂也。”[[22]](#footnote-22)“昔公勤勞王家”語出《金滕》。《儀禮》言“建（勬）家室”，《金滕》云“勤勞王家”，語義相近。實則勤勉、勤勞、勤恤、惜恤、眷顧，義近而通貫。“嘏、壽、保、建家室”即言降福、壽延、安定、眷恤（或勤勉）家室。

“建（眷）、保乂”合而簡言之即“眷保”，與《召誥》“天迪從子保”的“子（慈）保”義近。而“天迪從子保”也應標點為“天迪從、子、保。”“從”，疑讀為“聳”、“慫”，訓為勸、勉。《皋陶謨》：“汝無面從。”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史公讀為慫，謂獎勸也。”[[23]](#footnote-23)《廣雅·釋詁一》：“慫慂，勸也。”《方言》卷十：“食閻、慫慂，勸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閻，或謂之慫慂。”錢繹《箋疏》：“慫、聳、、竦並字異而義同。”[[24]](#footnote-24)《方言》卷六：“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聳，或曰獎。”“天從（聳）、子（慈）、保有夏”即上天勸勉、慈愛、安定有夏。周初八誥多用豐鎬方言。豐鎬即位於“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方言》記錄的是戰國秦漢時的語言狀況。“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聳”似可追溯到周初的豐鎬方言。

如果讀“從”為“聳”、“慫”訓勸成立，則“天丕建、保乂有殷”的“建”更有可能讀為“劵”或“勌”。“劵”、“勌”、“聳”皆訓勉。《說文·力部》：“劵，勞也。”與“勤，勞也”相並而列。《盤庚》：“懋建大命。”《毛公鼎》（集成2841）、《單伯鐘》（集成82）則言“勞堇大命”，《禮記·祭統》引衛孫悝之鼎銘云“勤大命”，“勞堇”即“勞勤”，同義連言，皆訓勉。故此“懋建大命”似可讀為“懋劵大命”。“懋劵”亦同義連言，與“勞勤”同義，都訓勉。

最後還要說說“俾乂”一詞。《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有能俾乂？”《立政》：“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夫，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堯典》之“俾乂”，楊筠如《尚書覈詁》云：

“俾”，治也。“俾”與“比”通。《詩·皇矣》“克順克比”，《樂記》“比”作“俾”；《漸漸之石》“俾滂沱矣”，《論衡·明雩》“俾”作“比”，即其證。“比”又與“庀”通。《魯語》“夜庀其家事”韋注：“治也。”《左傳》“子木使庀賦”杜注：“治也。”《書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馬本“俾”作“辯”。辯亦治也。乂，《說文》作“”，治也。[[25]](#footnote-25)

楊氏謂“俾乂”皆言治也，即同義連言，是對的。這裡補充一點。《立政》“茲乃俾乂”後又云：

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語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舊注以“丕乃俾亂”為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偽孔釋為：“大乃使治之，能治我所受之民。”以使訓“俾”，以治訓“亂”，以治訓“相”。今注多以“俾亂”為“俾治”，但仍以使訓“俾”，且以“相我受民”與“和我庶獄庶慎”並列，以之屬下句。我認為“丕乃俾亂相我受民”應為一句。“俾亂相”三字同義連言。全句簡言即“丕乃治我受民”，與下文“以乂我受民”同。

　　楊筠如又謂“俾乂”即“保乂”，比其師王國維更進一步。王國維釋“保乂”為保有、治理，楊筠如則謂“保乂”皆言治，都是不對的。“俾”、“保”相通之說，始自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盤庚》“承汝俾汝”，孫星衍謂“承、俾”即上文“不惟民之承保”之“承保”[[26]](#footnote-26)。《尚書校釋譯論》：“‘保’、‘俾’在《廣韻》分屬重唇音的‘幫’和輕唇音的‘非’二聲類，然古同為重唇音，二者無別。”[[27]](#footnote-27)故“保”、“俾”通用。但“保”、“俾”古音韻部相隔甚遠，斷無同音或音近假借之可能。而“承保”的“保”，其義也不同於“俾”。我的看法，“承保”的“保”，義同“承受”的“受”，“承受”、“承保”皆同義連言。關於這個問題，容另文論述。

也談“天命不易”、“命不易”、“不易”、“疐天之不易”

《尚書》兩見“天命不易”一語：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於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大誥》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君奭》

“命不易”之類的話又見於《詩經》：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大雅·文王》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 《大雅·文王》

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 《大雅·韓奕》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周頌·敬之》

對於這些說法裏的“易”，向來有“變易”之“易”和“難易”之“易”兩種看法。古今不少學者都從周人天命觀的角度，認為“天命不易”、“命不易”的“易”如為變易，與周人“天命靡常”的重要思想相抵觸。如清·胡承珙《毛詩後箋》所云：“若此詩‘駿命不易’，以為不可改易，則於上文‘天命靡常’，下文‘無遏爾躬’，皆不相融貫矣。”

《敬之》“命不易哉”為《左傳》兩次所引。僖公二十二年云：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

臧文仲這段話是為同年“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張本。杜預注：“《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亦云：“據下文‘猶無不難也’之文，則文仲讀易為難易之易。”[[28]](#footnote-28)成公四年又云：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這兩例常為主“易”為“難易”之“易”的學者引以為據[[29]](#footnote-29)。

新出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記載成王作頌詩九首，第一首與傳世《敬之》相當，其中與“敬之敬之”三句對應者，簡文作“敬之敬之，天惟顯帀，文非易帀”。簡文中的兩個“帀”字，為語氣虛詞無疑，但到底讀為哪個詞，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文”，《周公之琴舞》的整理者李守奎先生已經作了很好的注釋：

文，文德。《周頌·武》“允文文王”，孔穎達疏釋為“信有文德之文王”。《國語·周語下》“夫敬，文之恭也”，韋昭注：“文者，德之總名也。”[[30]](#footnote-30)

沈培先生對李注作了很好的補充，並進一步認為：

《周公之琴舞》說“文非易帀”，體現的是對文德的重視。“文德”和“天命”實際上是聯繫在一起的。因此簡文和毛詩這兩句所體現的思想是一致的。[[31]](#footnote-31)

但對“易”字，李、沈兩位先生的看法不一樣。李先生認為“文非易帀”與簡文第九章“德非墮帀”、“文非動帀”句式相同、意思相類。“‘非易’與‘非動’意思都是不可變易。成王九章詩首尾呼應。天命可易，文德不可易。文德須人奉守，文德墮失則天命改易”。[[32]](#footnote-32)沈先生則詳引古今學者有關“命不易哉”的“易”為“難易”之“易”的種種論述，認為“文非易帀”的“易”顯然也當是“難易”之“易”，而“文非動帀”的“動”當從蘇建洲先生釋為“毄”而讀為“懈”，這樣李先生謂“‘非易’與‘非動’的意思都是不可變易”也就失去了依據。“相反，把‘非墮’、‘非懈’與‘非易’同觀，更可證明‘易’當是‘難易’之‘易’”。

《敬之》“命不易”即《尚書》“天命不易”，對此大概不會有學者表示異議。在討論“天命不易”、“命不易”的準確含義之前，有必要先說說今本“命不易哉”與簡文“文非易帀”之間的關係。臧文仲、季文子的年代顯然早於清華簡的抄寫年代。從《左傳》兩引“命不易哉”來看，今本應該淵源有自。“命不易哉”與“文非易帀”是否完全相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我們先討論“天命不易”、“命不易”以及《詩》、《書》、金文中其他“不易”該如何理解，最後再談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關於“天命不易”、“命不易”的“易”，我認為沈培先生的理解及其所徵引的前人論述都有可商之處。我想先表述自己的觀點，然後分析為什麼“易”不能理解為“難易”之“易”。

毫無疑問，對“天命不易”、“命不易”的理解應置於周人天命觀這一重要思想背景之中[[33]](#footnote-33)。

古人認為有一種超凡力量也就是抽象意義上的“天”，在主宰、掌控大自然和人類的一切。夏、商統治者認為自己統治的依據來自“天命”。《尚書·召誥》說“有夏服（通“保”，與“受”同義）天命”、“有殷受天命”。商在夏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更加強調“神”。“神”是“天”的具體化，在商朝，他們首先是祖先神。這種天、神合一的轉變，具有重大的政治價值。人們敬畏上天，崇拜上帝，恭敬祖先神，表現在生活中，即要敬畏商王，聽從商王的統治。這種思想發展到極致，成為天命不可轉移，商末尤甚。以至於商紂王在政權岌岌可危時，仍然自恃天命不移：“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

西周建立政權後，首先必須解釋其統治的合理性，即朝代為什麼更替？西周統治者認識到，天命是會轉移的。《詩·大雅·文王》云“天命靡常”，即天不會永遠眷顧某一族姓。上天的旨意不是一成不變的，它變化莫測。因此周人提出“天棐忱斯”（《大雅·大明》）、“若天棐忱”（《君奭》），即“天不可信”，告誡人們不要像商紂王那樣迷信天命。

那麼天命依何而轉移呢？總結夏、商相繼滅亡的經驗教訓，周人提出“德”的概念。“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夏、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召誥》）。周人想保住所受之天命，就必須“王其疾敬德”（《召誥》），以德配天。

儘管周人認為“天棐忱斯”，但仍然和夏、商統治者一樣，強調敬奉、崇信天命，強調天命不可違逆、天命不可懷疑，以此來鞏固自己的統治。《詩·商頌·長發》之“帝命不違”，同樣為周人所遵從。《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昭公二十七年：“天道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哀公十七年：“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子是與，君盍舍焉？”杜預注云“謟”、“慆”即“疑也”。“天道（命）不謟（慆）”即天命不可懷疑，必須信奉天命。《君奭》云“天難諶”，注家多讀“諶”為“譖”或“僭”。《詩·大雅·桑桑》“朋友已譖”鄭玄箋：“譖，不信也。”《詩·小雅·巧言》“僭始既涵”鄭玄箋：“僭，不信也。”“天難諶（譖、僭）”即“天難不信”，與“天命不謟”是一個意思。

古書中“易”除了變易、容易之義，還有從變易、改變義引申出來的違反、違逆之義。《呂氏春秋·禁塞》“不可易”高誘注：“易猶違也。”《左傳》哀公元年：“我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杜預注：“易猶反也。”哀公二年：“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楊伯峻注：“天明即天命。明與命，依江有誥《二十一部諧聲表》，古音同，自能通用。”[[34]](#footnote-34)《漢書·京房傳》云“易逆天意”，與“反易天明（命）”義同。“反易”、“易逆”連言，足證“易”有違反、違逆之義。“天命不易”、“命不易”即“天命不違”、“命不違”。《國語·吳語》“余令而不違”韋昭注：“不違，言莫違也。”《逸周書·大匡》“有常不違”朱右曾《集訓校釋》：“不違，猶言毋違。”《召誥》云：“時惟天命，無違。”

《君奭》云“天難諶”即天命不可懷疑的同時，又云“天命不易”。顯然，這裏的“易”理解為違反、違逆，更加通順合理。《韓奕》：“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不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前言“無廢朕命”，後言“朕命不易”，“不易”理解為“不違”，也比所謂“朕命難”合理得多。如讀“易”為“難易”之“易”，則正如胡承珙批評讀“易”為“變易”之“易”時所言：“不相融貫矣。”而《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所引“命不易哉”，不僅不能證明“易”乃“難易”之“易”並與下文“猶無不難也”相呼應，反而是“易”應理解為違反、違逆義的有利證據。問題的關鍵在“猶無不難也”的“難”字。

古書中，“難”有時又通“戁”。《大戴禮記·曾子立事》云“君子恭而不難”，王引之《經義述聞》說：

“難”，讀為“戁”。《爾雅》曰：“戁，動也。”又曰：“戁，懼也。”《商頌·長發》“不戁不竦”，毛傳曰：“戁，恐也。”恭敬太過而近於恐懼，故曰“君子恭而不戁”。《荀子·君道篇》“君子恭而不難”，“難”亦讀“戁”。

《廣雅·釋詁二》：“蛩，懼也。”王念孫《疏證》：“《荀子·君道篇》‘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難’即‘不戁不竦’之‘戁’。”王氏父子之說正確可從。

“戁”除了訓恐、懼、動（“動”亦義恐、懼），還有敬義。《說文·心部》即云“戁，敬也”。徐鍇《繫傳》：“戁，今《詩》作熯。”“熯”又作“”。《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見巢”、《陳湯傳》“至脂火夜作”顏師古注：“，古然字。”《淮南子·說林》：“不鑽不。”王念孫《讀書雜誌》：“，與然同。”《左傳》莊公二十三年：

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

楊樹達《積微居讀書記·讀左傳》云“然”讀為“戁”。“討其不然”亦猶《左傳》宣公十二年之“伐不敬”、成公二年之“懲不敬”[[35]](#footnote-35)。

“難”通“戁”訓敬，還可舉出一例。《禮記·儒行》：“儒有居處齊難。”鄭玄注：“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實“難”通“戁”，說詳王引之《經義述聞》。“齊”、“戁”即言莊、敬。《詩·大雅·思齊》“思齊”陸德明《釋文》：“齊，本亦作齋。齋，莊也。”《廣韻·皆韻》：“齋，經典通用齊也。”

《左傳》成公二年：

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人不難以死免其君”即“人不戁以死免其君”，或“人不懼以死免其君”。《文選·李陵〈答蘇武書〉》“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劉良注：“難，懼也。”與此用法相同。《釋名·釋言語》：“難，憚也，人所忌憚也。”《國語·周語下》“憚其犧也”韋昭注：“憚，懼也。”

《左傳》定公四年記載：“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楚以囊瓦（字子常）為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杜預注：“知吳不可勝。”楚大夫史皇曰：“安求（鳩）其事。難而逃之，將何以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杜預注：“善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未注“難”字。這裏的“難”也通“戁”訓懼，“難而逃之”即“懼而逃之”。

回頭看僖公二十二年這段《傳》文，“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的“難”也應該通“戁”，訓為敬，而不是讀為“難易”之“難”。臧文仲先引《詩》“戰戰兢兢”，意在提醒魯僖公慎其事。《呂氏春秋·慎大》：“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故下言“無不懼也”。又引《詩》“敬之敬之”，意在提醒魯僖公，凡事皆有天命。邾雖小，但天意未命滅邾，不可違逆天命。“先王之明德，猶無不戁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即言以先王之明德，尚且敬、懼天命，況我小國寡君？“無不戁也”與“無不懼也”相並而言，文意流暢，且與“敬之敬之”相呼應。如讀“難”為“難易”之“難”，則“難”、“懼”難以匹配。勉強翻成現代漢語：“以先王之明德，尚且無不以為難，無不恐懼，更何況我小國乎？”生澀多了。

成公四年季文子云“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意指晉景公為諸侯霸主，諸侯向之或背之可以決定其命運。晉景公見魯成公，理應“敬之敬之”，卻“不敬”，故季文子云“晉侯必不免”。《詩》云“敬之敬之”乃指敬天命，但季文子引此詩，卻言指晉侯不敬諸侯，是典型的觸類引申、斷章取義，從中很難看出“命不易哉”“易”的本旨乃“難易”之“易”。季文子引此詩，著眼點在“敬”字；臧文仲引此詩，對應“無不難也”即“無不敬也”，兩者在這方面是一致的。

《漢書·孔光傳》云：“命不易哉，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胡承珙《毛詩後箋》引此，以為“易”為“難易”之“易”的證據。前人曾指出：“古人引《詩》，多不顧本義，所謂賦詩斷章也。”漢人引《詩》、解《詩》，也多憑己意。董仲舒謂“詩無達詁”，劉向亦言“詩無通故”，反映的正是這一時代風氣。且《孔光傳》所言，完全可以理解為：“天命不可違逆，是說不懼之者必遭凶殃，懼之則吉祥安康。”不能據此推導出“易”為“難易”之“易”這一結論。

沈培先生認為：

“命不易哉”其意應該就是“天命不容易”，大概就是“有天命或得到天命是不容易的”或“天命是不容易有的”、“天命是不容易得到的”的意思。

揆諸常理，“天命是不容易有的”、“天命是不容易得到的”這類句子最重要的資訊應該是“有的”、“得到的”，卻偏偏省去不提，現代漢語、古代漢語中是不是真有這種表達方式，還有不少疑問。這也是我不贊同“易”讀為“難易”之“易”的重要原因。

綜上，不考慮“文非易帀”與“命不易哉”之間的同與異，單看《尚書》、《詩經》中的“天命不易”、“命不易”，把“易”讀為“反易”、“易逆”之“易”，義同“違”，應該是最合情合理的。

《詩》、《書》、金文中還見單用的“不易”一詞，金文“易”或作“睗”、“惕”：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詩·大雅·大明》

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書·盤庚》

夙夕敬念王畏不睗。 毛公鼎（《集成》2841）

女尃余于艱卹，虔卹不易，佐佑余一人。 叔尸鐘（《集成》285）

余雖末小子，余非敢荒寧，有虔不惕，佐佑楚王。 蔡侯鈕鐘（《集成》210）

敬不惕，肇佐天子。 蔡侯盤（《集成》10171）

對這些“不易（睗、惕）”的理解也是多種多樣的，或讀為“變易”之“易”[[36]](#footnote-36)，或讀為“慢易”之“易”[[37]](#footnote-37)，還有的讀為“儆惕”之“惕”[[38]](#footnote-38)，或以《方言》“賜，盡也”當之[[39]](#footnote-39)。我的看法，毛公鼎、叔尸鐘銘文中的“不易（睗）”，應該遵從孫詒讓之說，讀為“不弛”[[40]](#footnote-40)，義同“不懈”，其他各例也都與此類似。

易聲、也聲常常通假。《詩·小雅·何人斯》“我心易也”陸德明《釋文》：“韓詩作施。”《禮祀·月令》：“易關市。”俞樾《群經平議》：“易，當讀為弛。”《國語·魯語上》：“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呂氏春秋·天春》：“群臣諫於太子曰：請弛期更日。”王引之《經義述聞》謂“弛”即“易”也。《爾雅·釋詁下》：“弛，易也。”《說文·弓部》：“弛，弓解也。”段玉裁注：“引申為凡懈廢之稱。”故古書中“懈弛”常常同義連言。《漢書·賈山傳》：“臣恐朝庭之解（懈）弛。”古書中常見“夙夜匪懈”。毛公鼎之“夙夕敬念王畏不睗（弛）”，與之義同。叔尸鐘云“虔卹不易（弛）”，與“敬念王畏不弛”義近。蔡侯鈕鐘“有虔不惕（弛），佐佑楚王”、蔡侯盤“敬不惕（弛），肇佐天子”，與叔尸鐘“虔卹不易（弛），佐佑余一人”句式、句意皆同。《盤庚》“今予告汝不易（弛），永敬大恤”，又與“虔卹不弛”文義相近。《大明》云“天難忱斯”，即言天不可迷信，必須夙夜敬念天畏不懈，故言“不弛惟王”。《詩·大雅·烝民》“天子是若”鄭玄注：“不解（懈）於位也。”《漢書·翟方進傳》：“明主躬親不解（懈）。”都是“不弛惟王”之類的意思。《詩·商頌·殷武》：“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不敢怠遑”即“不弛”、“不懈”。《商頌·玄鳥》云“受命不殆”，鄭玄箋云“殆”即“解殆”也就是“懈怠”，也是同樣意思。

《周公之琴舞》第九章云“德非墮帀”、“文非毄（懈）帀”，“墮”義同“懈”、“弛”。“墮”、“惰”古通。《文選·袁宏〈三國名臣序贊〉》“夙夜匪懈”呂延濟注：“懈，墮也。”《尚書·皋陶謨》：“股肱惰哉。”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惰，解弛。”“文非易帀”與“德非墮帀”、“文非擊（懈）帀”句式相同，且傳世古書和出土文獻中“易”可通“弛”義同“墮”、“懈”，我們沒有理由不認為“文非易帀”就是“德非墮帀”、“文非懈帀”的意思。套用沈培先生的話，把“非墮”、“非懈”與“非易（弛）”同觀，更可證“易”當讀為“弛”，義同“墮”、“懈”。李守奎先生雖然誤讀“易”為“變易”之“易”，誤釋“毄（懈）”為“動”，但他認為這幾句話“句式相同、意思相類”的意見還是可取的。簡文“文非易帀”應該與今本“命不易哉”的含義有所不同。近年出土發現的《詩經》文句，很多與齊、魯、韓、毛四家詩不同，阜陽漢簡《詩經》早已證明這一點[[41]](#footnote-41)。清華簡《耆夜》中的《蟋蟀》，與《詩·唐風》中的兩篇《蟋蟀》也有很大不同。簡文的成篇時期很可能較早，經過一定的演變歷程才成為《唐風》中的樣子[[42]](#footnote-42)。《敬之》簡文與今本之不同，可能是《詩經》流傳中因理解不同而造成的異讀，也可能是《周公之琴舞》的作者為了前後文意呼應而變更《詩》意而成。目前還不能把簡文和今本作簡單的比附趨同。承認差異，應該是最審慎的態度。

最後還要說說《周公之琴舞》中的“疐天之不易”：

六啟曰：其余沖人，服在清廟。惟克小心，命不夷（歇），疐天之不易。亂曰：弼（弗）敢荒在位，（恭）畏在上，敬顯在下。……

“疐”，讀為“對”，義同“配”，李守奎[[43]](#footnote-43)和李學勤[[44]](#footnote-44)先生先後有深入的分析，是可信的。兩位李先生都沒有對其中的“易”字作出明確的解釋。李學勤先生僅拿它與《書·大誥》“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和《君奭》“不知天命不易”對照。有網友引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讀《君奭》“天命不易”的“易”通“敡”為證，認為“易”也許可讀為“慢易”之“易”[[45]](#footnote-45)。沈培先生則認為“疐天之不易”的“易”顯然也是“難易”之“易”的意思。我認為“天之不易”即《左傳》桓公十三年“天之不假易”之省。《傳》文說：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帥。”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帥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

最後莫敖果然大敗，“縊于荒谷”。群帥囚於治父（地名）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王念孫對“假易”一詞有精彩分析，見其子王引之《經義述聞》所引：

家大人曰：“假易，猶寬縱也。天不假易，謂天道之不相寬縱也。僖三十三年《傳》曰：‘敵不可縱。’《史記·春申君傳》‘敵不可假’，《秦策》作‘敵不可易’，是假、易皆寬縱之意也。《廣雅》曰：‘假，敡也。’敡與易古字通。”

王念孫《廣雅疏證》“假，敡也”亦云“假、敡皆寬縱之意也”。“假易”義寬縱，則其字當作“暇弛”。《說文·日部》：“暇，閑也。”段王裁注：“古多借假為暇。”引申為寬暇。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五“無暇”注引孔安國云：“暇，寬也。”“易”通“弛”，前已論證。“弛”本義弓解，引申為廢弛、寬緩、放縱。《漢書·王莽傳上》：“綱紀廢弛。”《廣雅·釋詁二》：“弛，緩也。”《素問·刺要論》“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王冰注：“弛，猶縱緩也。”《漢書·武帝紀》“跅弛之士”顏師古注：“弛，放廢不遵禮度也。”故“假易”即“暇弛”應該是同義連言，“天之不假易”可以省言為“天之不易（弛）”。天不寬縱即天命甚嚴、“天命匪懈”（《詩·周頌·桓》），故需“疐”、“配”、“對”之，以不失天之眷顧，實際上還是“受命匪怠”、“夙夜匪懈”以及“文德非弛”、“文德非懈”之類的意思。故“疐天之不易”後接言：“亂曰：弼（弗）敢荒在位，（恭）畏在上，敬顯在下。”“敬顯在下”的“顯”，我認為應讀為“嚴”[[46]](#footnote-46)。“恭畏在上，敬顯（嚴）在下”與全文中常見的套詞“嚴在上、翼在下”文意相同。“嚴”的反面即“弛”。《逸周書·時訓》云“國有嚴政”，《禮記·樂記》則云“庶民弛政”。“政嚴”與“政弛”相對。“嚴”本指上天之威嚴，引申凡恭敬上天之威嚴亦曰“嚴”。《文選·任昉〈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云“嚴天配帝”，呂延濟注：“嚴，尊也。”金文中“嚴”也常常與表恭敬義的“恭”、“寅”、“畏”連言，大概源自“嚴”之本義為“匪懈”、“不易（弛）”之類的意思。

綜上，《詩》、《書》中的“天命不易”、“命不易”、“不易”不能理解為“難易”之“易”，應理解為違反、違逆之義；而清華簡《周公之琴舞》之“文非易帀”，“易”的用法同《詩》、《書》、金文中的某些“不易”之“易”，應讀為“弛”，懈弛也，與同篇“德非墮帀”、“文非毄（懈）帀”的“墮”、“懈”同義。“疐天之不易”之“天之不易”乃《左傳》桓公十三年“天之不假易”之省，“易”與“假”皆寬縱之義，“易”也是“弛”的假借字，與“文非易帀”的“易”字用法並無大的不同，把這些“易”字都理解為“難易”之“易”，恐怕是不對的。

需要特別說明一點，因為某種特殊原因，我並沒有讀過陸續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更無法盡覽時賢論著，儘管愛我的家人為我購置了近年新出的所有古文字與出土文獻之類的書籍。我只是憑著朋友偶爾為我寄來的幾篇資料，結合這幾年研讀《尚書》的一點體會，試着寫了這篇小文。我手中僅有不到30部書籍，不可能嚴格遵守學術論文規範，廣泛徵引並逐一核實各家之說。文章只能寫成這個樣子，懇請大家批評指正的同時也多多包涵。

**附錄：談《尚書》中讀為“弛”的幾個“易”字**

在正文部分，我們將盤庚“我予告汝不易”之“不易”讀為“不弛”，義同“不懈”、“匪懈”。除此之外，《尚書》中還有兩處“易”應讀為“弛”。《泰誓》：“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公羊傳》文公十二年作“俾君子易怠”。“辭”，《說文》籀文作“辝”，故通“怠”。《公羊傳解詁》：“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易怠’，疊字也。‘易’，讀如《素問》‘解’之‘’。《疏》云‘易’為怠惰，非也。《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曰：‘義之不圖，俾君子怠。’亦用今文。”《素問》“解”即“懈弛”。《論語·述而》“五十以學易”陸德明《釋文》：“魯讀易為亦。”《素問·骨空論》“易髓無空”王冰注：“易，亦也。”《素問·平人氣象論》：“謂之解安臥。”《刺瘧論》：“太過則令人解。”“解”即“解易”、“懈弛”。“怠”亦義懈弛。《尚書·微子》：“召敵讎不怠。”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怠，解弛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則民不怠。”鄭玄注：“則民不解怠。”

又《大誥》云：

王曰：“烏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取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肆哉”，足利本作“肆告我”，《漢書》所載“莽誥”與今本同。楊筠如《尚書覈詁》認為“肆哉”二字不辭，足利本“我爾”連文亦不可通，故疑本作“我告”，以形近訛為“哉”。上文“肆予告我友邦君”，“肆予告”即“肆我告”，是其證也。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採信楊說，並徑改經文。楊說“肆哉”二字不辭，然周秉鈞《尚書易解》、屈萬里《尚書集釋》則引《爾雅·釋言》“肆，力也”，謂“肆”即肆力、盡力、努力，本自通常，並非不辭。今按“肆”亦或作“？”，皆習見訓勞之例，可參見《故訓匯纂》“肆”、“肄”字頭相關條目。訓勞的“肆”、“肄”，亦通“勩”。《說文·力部》：“勩，勞也。《詩》曰：莫知我勩。从力，貰聲。”《左傳》昭公十年引作“莫知我肄”。表勞義的“勩”、“肆”、“肄”，與表勤勞、勉勵義的“勉”、“勖”義近。《大誥》“肆哉爾庶邦君越乃御事”，與《牧誓》“勖哉夫子”，句式相同。

“爽邦由哲”句中“爽……，矧……”，《書》中又作“爽惟……，矧……”，如《康誥》：

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曾運乾《尚書正讀》謂“爽（或“爽惟”）”與“矧”對文應用，意為“尚且……，何況……”或“本來已……，更何況……”，今多從曾說。“由哲”之“哲”指智慧之士，但“由”字則頗為費解。或以“迪”為語詞，無義；或如楊筠如以“由哲”為古成語，又作“迪哲”，《無逸》云“茲四人迪哲”；亦作“哲迪”，《大誥》云“弗造哲迪民康”，皆謂昌明也，並無訓詁上的有力實據，很難信從。“越天棐忱”，或屬下句，以“越”通“曰”、“粵”，句首語助；或以“越”義同“與”，“上帝命”與“天棐忱”並列，屬上句。“棐”，偽孔傳、孔穎達疏皆釋輔，孫詒讓《籀述林》以“棐”通“匪”、“忱”通“諶”，《爾雅·釋詁上》云“諶，信也”。《大誥》又云“天棐忱辭”，《詩·大雅·大明》則云“天難忱斯”，都是天不可一味信賴之意，是周人天命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易法”，《漢書》所在“莽誥”“法”作“定”，乃“法”之古文“”之訛。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以作“定”為正，謂“定”猶“天命不易”之“不易”，是對“天命不易”的誤讀，不可信。楊筠如《尚書覈詁》讀“易法”為“㑥廢”。《說文·人部》云“㑥，輕也”，《廣韻·寘韻》則云“相輕慢也”。“法”則如吉金文假為“廢”，大盂鼎（集成2837）“勿灋朕命”即“勿廢朕命”。屈萬里《尚書集釋》徵引楊筠如“易”通“㑥”義輕慢之說，但未徵引“法”通“廢”之說，也未注“法”字，殆讀“法”如字，“㑥法”即輕慢法律。周秉鈞《尚書易解》亦讀“法”為“廢”，謂“爾時罔敢易法，即爾罔敢怠棄時也”，大致同楊筠如之說。

我意“易法”應讀為“弛廢”，為同義連言。“弛”訓廢，古書古訓習見，可參見《故訓匯纂》“弛”字頭“弛，廢也”條，典型例證如《禮記·樂記》云“庶民弛政”，《漢書·王莽傳》云“綱紀廢弛”等。“罔敢弛廢”即上文“肆哉”也就是勉力為之之義。全句大意是說：在邦中智慧之士僅有少數人知天命將休於有周，但同時天命又不可一味信賴的情況下，眾邦君眾御事尚且勉力為之，罔敢弛廢，更何況如今上天講罪戾於我周邦？意即眾邦君、御事更要勉勵勤勞王家，故曰“肆哉”云云。“戾”，“莽誥”作“定”，《詩·大雅·桑柔》“民之未戾”及《雲漢》“以戾庶正”毛傳皆云“戾，定也”。故舊注多以“定”指定命。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謂“戾”義拂逆。今按“戾”義拂逆應即《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為九文”杜預注“黻若兩己相戾”孔穎達疏云“戾，背也”，以及《淮南子·覽冥》“舉事戾蒼天”高誘注云“戾，反也”之類。屈萬里從朱說。“戾”有罪義，《爾雅·釋詁？》即云“戾，罪也”。偽古文《尚書》之《湯誥》云“未知獲戾于上下”，《墨子·兼愛下》作“未知得罪于上下”。“天降戾”即天降罪戾，與《大誥》“天降割（害）于我家”、《酒誥》“天降喪于殷”之“天降害”、“天降喪”義近。《多士》“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楊筠如、屈萬里均以罪釋“戾”，顧頡剛、劉起釪未注此句，但譯文中也以“罪”譯“戾”。“天即于殷大戾”與“天降戾于周邦”文義接近。“莽誥”以“定”代“戾”，是對“戾”的誤讀，不可據此來訓釋。

附記：感謝母校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楊澤生教授的碩士研究生楊鵬樺、賈高操同學為我錄入文稿、查核資料。

2015年春節假期初稿

2015年國慶假期寫定

楊筠如《尚書覈詁》精義補說二則

楊筠如先生的《尚書覈詁》是二十世紀《尚書》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王國維先生特為撰序，認為其書“博採諸家，文約義盡，亦時有己見，不媿作者”，給予很高的評價。我在研讀《尚書》時，曾反覆閱讀《尚書覈詁》一書，為楊筠如先生的不少新見、精義所折服。個人認為二十世紀出版的幾部重要的《尚書》注釋類著作，包括曾運乾先生《尚書正讀》、屈萬里先生《尚書集釋》、周秉鈞先生《尚書易解》以及顧頡剛、劉起釪先生合著的《尚書校釋譯論》，在“時有己見，不媿作者”方面，沒有一部能超過《尚書覈詁》。很多新見、精義已被廣泛接受，但也有一些非常好的見解，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篇小文補證、推闡楊筠如先生有關《尚書》字詞釋義的兩條重要見解，以表達對前輩學者的敬意。

**一**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云：

六啟曰：其余沖人，服在清廟，惟克小心，命不夷（歇），疐天之不易。亂曰：弼（弗）敢荒在位，（恭）畏在上，敬顯在下。……

這段文字中比較費解的“命不夷（歇），疐天之不易”句，李學勤先生《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疐天之不易”》[[47]](#footnote-47)有很好的論述。李先生認為《周公之琴舞》的“疐”字以及金文中的許多“疐”字，都應該讀作“對”，是精當可取的。所謂“天之不易”，李先生拿它與《尚書·大誥》“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和《君奭》“不知天命不易”對照。我在小文《也談“天命不易”、“命不易”、“不易”、“疐天之不易”》[[48]](#footnote-48)中指出，“天命不易”、“命不易”的“易”既不能理解為“變易”的“易”，也不能理解為“難易”的“易”，而應理解為《左傳》哀公二年“反易天明（命）”、《漢書·京房傳》“易逆天意”的“易”，義為違反、違逆；而“天之不易”即《左傳》桓公十三年“天之不假易”之省。高郵王氏父子認為“假易”猶寬縱，正確可從。表寬縱義的“易”通“弛”，“天之不易（弛）”即天命甚嚴，不寬緩、鬆弛。

“顯”，本作“[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整理者李守奎先生先是認為“敬[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讀為‘警顯’，警告顯示”，並引《詩·大雅·文王》“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以及虢叔旅鐘（《集成》238）“皇考嚴在上，異（翼）在下”，以資說明[[49]](#footnote-49)；後來發表的《〈周公之琴舞〉補釋》則認為“[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顯）”應理解為顯揚，並引《孟子·公孫丑上》“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為例[[50]](#footnote-50)。從文意來看，“恭畏在上”與“敬[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在下”並言，而金文中又常見“嚴在上，翼在下”之類的套辭。過去對“嚴”、“翼”兩字的理解多有分歧，近來多數學者主張“嚴”、“翼”皆義恭、敬[[51]](#footnote-51)。而“恭畏在上，敬[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在下”中的“恭”、“畏”、“敬”都是恭、敬之類的意思，這不能不使我們合理推測，“[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顯）”所用來表達的文意也是恭、敬之類。而楊筠如先生在《尚書覈詁》中早已指出，《尚書》中的某些“顯”字，義猶敬畏也。楊先生在注釋《酒誥》“罔顯于民祗”句時說：

顯，猶敬畏也。《多士》“誕罔顯於天”，謂罔敬畏於天也。《康誥》“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謂庸庸祗祗威威以敬畏民也。此文“罔顯於民祗”，亦謂敬畏於民祗耳。《詩·敬之》：“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此顯之所以有敬畏之義也。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的“顯”，歷來都釋為明。上博簡《三德》云“敬之敬之，天命孔明”，亦與“顯”釋明相合。楊先生所論的這幾例“顯”字，過去也都以“顯”義明來解之。比如《多士》“誕罔顯於天”，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釋為“大無顯德於天”，以顯德釋“顯”。屈萬里《尚書集釋》釋為“紂無美德顯聞於天”。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校釋”部分未注“顯”字，但“今譯”中譯為“不明天道”。曾運乾《尚書正讀》釋“誕罔”為欺誕誣罔，未注“顯”字，大概以此句意謂“欺誕誣罔上顯於天”，也以明、顯一類詞義解之。《酒誥》“罔顯於民祗”，或以“民”為句絕，但對比《多士》“罔顧於天顯民祗”以及《康誥》“弗念天顯”，則“民祗”顯為一詞，不能從中斷開。

楊筠如讀“顯”義猶敬畏，於這幾處文句除“庸庸祇祇威威顯民”外，都十分通順，但“顯”為什麼有敬義，楊氏以“敬之敬之，天惟顯思”解之，很難信服。故楊著之後出版的《尚書》注釋類書籍，大都沒有採信楊說。

“嚴”是傳世古書和出土文獻中的常見字，但出土文獻中也出現了以通假字代“嚴”者。如上博簡《從政》、《季康子問於孔子》篇中“嚴則失眾”的“嚴”字，一作“滷”，一作“”。陳劍先生認為，簡文“滷”字與字書中“郎古切”、訓為苦的“滷”字，並無關係，兩字僅字形相同而已。簡文“滷”還有“”字應該都是“鹽”字異體，在簡文中顯然應該讀為“嚴”[[52]](#footnote-52)。而《尚書》和《周公之琴舞》中表祗畏、恭敬義的“顯”字，我認為也是“嚴”的音近借字。這類通假辨識，都是從上下文意入手，且合乎音理，但卻不見於傳世典籍，難免質疑之聲。下面我們從音理上分析為什麼“顯”可以讀為“嚴”。

《說文·日部》：“[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眾微杪也。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為顯字。或曰眾口皃。讀若唫唫。或以為繭。繭者，絮中往往有小繭也。”這段說解中，“或曰眾口皃。讀若唫唫”最值得注意。《說文·口部》：“唫，口急也”。“或曰眾口皃”者，必非“唫”字。“讀若唫唫”言“[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聲可與“金”聲通假而已。《穀梁傳》僖公三十年“女必死於殽巖唫之下”陸德明《釋文》：“唫，本作崟。”《說文·山部》：“崟，山之岑崟也。”《類篇·山部》：“崟，或作巖、喦。”《說文·山部》：“喦，山嚴也。从山、品。讀若吟。”而“唫”為古“吟”字。《漢書·息夫躬傳》“秋風為我唫”、《匈奴傳》“今歌唫之聲未絕”顏師古注：“唫，古吟字。”《說文》云“[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讀若“唫（吟）”，又云“喦”讀若“吟”，是“[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亦可讀若“喦”或“嚴”。《書·召誥》“用顧畏於民碞”，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云：“《說文》：‘顧畏於民碞，多言也。’”萬斯同《尚書集證》云：

今本《說文》“喦”凡兩見：一，《品部》“喦”下云：“多言也。从品相連。《春秋傳》曰：次於喦北。讀與聶同。”一，《山部》“喦”下云：“山嚴也。从山、品。讀若吟。”皆不引《書》“顧畏於民喦”句。惟《石部》“碞”下云：“磛碞也。从石、品。《周書》曰：畏於民碞。讀若巖同。”王氏所引似誤。不然，其所見本異也。

近、現代學者如俞樾《羣經平議》、屈萬里《尚書集釋》皆主《困學紀聞》之說，以為《召誥》“碞”字應作“喦”，多言也[[53]](#footnote-53)。“眾口皃”即“多言也”。古文字中“嚴”的初文作。，裘錫圭先生認為：“字形象很多張嘴相通，正可表‘多言’、絮聒之意。字書訓為‘多言’的‘’和‘嗫’，應該就是‘喦’的後起形聲字。”[[54]](#footnote-54)《說文》云“[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或曰眾口皃”，即言“[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通“喦”。“[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之通“喦”，與“[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讀若“唫（吟）”而“喦”亦讀若“唫（吟）”，相符相通，故“[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顯）”可讀為“嚴”。“誕罔顯於天”即大不敬於天，“罔顯於民祗”即不敬於民之所敬。“祗”義敬，《尚書》習見。“敬[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在下”應讀為“敬嚴在下”，“[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嚴）”亦義恭、敬。“恭畏在上，敬[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在下”與“嚴在上，翼在下”文意完全相同。

“[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顯）”可通“嚴”，可以幫助我們正確理解《尚書》中凡三見的“天顯”一詞：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 《康誥》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於天，矧曰其有聽念於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於天顯民祗。《多士》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酒誥》

“天顯”，偽孔傳釋為“天之明道”；孔穎達疏：“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為父母兄弟姻婭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法，為天明白之道。”蔡沈《書集傳》承其說，補充云：“尊卑顯然之序也。”吳澄《書纂言》謂：“天顯，長幼之分乃天之顯道也。”近代學者大多遵從此說。如楊筠如《尚書覈詁》：“天顯，古語。《詩·敬之》：‘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顯’猶天明、天命也。”屈萬里《尚書集釋》於《康誥》“於弟弗念天顯”句注云：“天顯，古成語，又見《多士》，猶言天道、天理也。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天明，猶天顯，意謂上天所顯示之道理。”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云：“（天顯）其義雖難定，由其與‘小民’對舉，可知它是有一種在上的尊貴者的概念。”又云：“古人語言中的‘天顯’，意為上天所明顯規定的關於倫理的常道。”都以“顯”義明、“天顯”即“天明”也就是“天命”而論之。當然也有一些不同意見。如章太炎《古文尚書拾遺定本》據《詩·大雅·假樂》“顯顯令德”，《禮記·中庸》作“憲憲令德”，謂“天顯”即“天憲”。《爾雅·釋詁》云：“憲，法也。”今按“天明”一詞又見於《左傳》哀公二年，云“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天明即天命。明與命，依江有誥《二十一部諧聲表》，古音同，自能通用。”其說可信。《大誥》云：“用寧〈文〉王遣我大寶龜，紹天明。”“天明”，諸家多以為即“天命”之假借，“紹天明”即“天命”。古書中亦不乏“明”、“命”相通之證。《易·賁》“君子以明庶政”陸德明《釋文》：“蜀才本作命。”《易·繫辭下》“繫辭焉而明之”惠棟《周易述》：“明或作命。”《大戴禮記·虞戴德》云“明法於天明”，王聘珍《解詁》云“天明”即天象，實“天明”也應該讀為“天命”。“天命”義同“天道”，《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云“天道不謟”，昭公二十七年云“天道不慆”，哀公十七年云“天命不謟”。《逸周書·小開武》“明勢天道”，“勢”通“式”，訓為法，“明法天道”即《大戴禮記》之“明法於天明（命）”。《詩·周頌·維天之命》朱熹《集傳》亦云：“天命，即天道也。”朱熹《四書集注》之《論語·為政》“五十而知天命”注進一步指出：“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論語·季氏》注：“天命，天所賦之正理也。”《書·無逸》“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蔡沈《集傳》：“天命，即天理也。”表天道、天理義的“天明”，實乃“天命”之假借，這樣所謂“天顯”即“天明”也就是“天道”之說也就失去了依據。

根據“[㬎](http://www.zdic.net/z/10/js/3B0E.htm)（顯）”可通“嚴”這一新的認識，“天顯”應該讀為“天嚴”，義同“天威”。《詩·大雅·常武》“赫赫業業，有嚴天子”毛傳：“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朱熹《集傳》則徑釋“嚴”為“威也”。《戰國策·中山策》“大勝一臣之嚴也”鮑彪注：“嚴，猶威也。”《易·家人·彖傳》“家人有嚴君”焦循《章句》亦謂“嚴，猶威也”。《戰國策·楚語下》“無有嚴威”，“嚴”、“威”同義連言。《康誥》“弗念天顯”即“弗念天嚴”、“弗念天威”，《君奭》亦云“弗永遠念天威”。《多士》“天顯民祗”即“天嚴民敬”、“天威民敬”。《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民祗”即民之所敬，亦當如同天之所敬。黃式三《尚書啟幪》以“祗”通“祇”訓病，顯然是不對的。《酒誥》一例，或斷句、標點為：“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屈萬里《尚書集釋》即主此斷句，所以他認為“天顯”一詞僅見於《康誥》和《多士》。《君奭》“弗永遠念天威”後接言“越我民”，“越”義為及，“念天威越我民”亦可換言為“念天威我民”，與《酒誥》“迪（肅）畏天顯（嚴）小民”句式、文意幾乎完全相同。《酒誥》“天顯”顯為一詞，同《康誥》、《多士》之“天顯”，讀為“天嚴”，義同“天威”，不能從中斷開。而《酒誥》“罔顯（嚴）於天”即不敬上天，與“弗念天顯（嚴）”是一個意思。

以上，我們補證、推闡了楊筠如先生《尚書覈詁》中關於“顯”義敬畏之說，指出《尚書》中的某些“顯”字，以及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恭畏在上，敬顯在下”的“顯”字，其實就是“嚴”的通假字，並以上博簡以“鹽”之異體“滷”、“”通“嚴”為參照。

最後還要附帶說一說，上博簡還有一個“鹽”字，應讀為“儼”。《競建內之》說：

百姓皆怨image014，鹽然將喪，公弗詰。

這段話，整理者編入《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篇，今從陳劍先生的編聯意見，納入《競建內之》篇[[55]](#footnote-55)。“怨”字從季旭昇先生釋。季先生同時疑“鹽”應讀為“奄”，“奄然”即忽然、遽然之義[[56]](#footnote-56)，於此文意未臻熨貼，故季先生僅疑之。我意“鹽然”應讀為“儼然”。“儼然”即矜莊、恭肅貌。《戰國策·秦策一》“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高誘注：“儼然，矜莊貌。”《文選·司馬相如〈難蜀文志〉》“儼然造焉”劉良注：“儼然，恭肅貌。”“儼然將喪”，是說百姓表情嚴肅，如同即將喪亡，文意熨貼流暢。

**二**

《尚書》、《逸周書》都有“殷獻民”、“殷獻臣”等詞：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尚書·洛誥》

俘殷獻民，遷於九畢。 《逸周書·作雒》

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汝剛制於酒。 《尚書·酒誥》

古書故訓中，“獻”有時音義同“賢”。《論語·八佾》“文獻不足故也”何晏《集解》引鄭玄曰：“獻，猶賢也。”《皋陶謨》“萬邦黎獻”偽孔傳：“獻，賢也。”“黎獻”之“獻”，漢孔廟碑、費鳳碑、斥彰長田君碑作“儀”。《大誥》“民獻有十夫”，《漢書·翟方進傳》載“莽誥”“獻”作“儀”。《周禮·春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玄注引鄭司農云：“獻讀為儀。”而《廣雅·釋言》亦言：“儀，賢也。”“獻”古音曉紐元部，“賢”古音匣紐真部，聲紐同為喉音，真元旁轉亦不乏其證；而“儀”古音疑紐歌部，與“獻”古音同屬喉音，韻部歌元為陰陽對轉。可以說“獻”讀為“賢”於音理協洽，又有“獻”、“儀”相通且“儀”亦有訓“賢”者為旁證，故舊注皆以“殷獻臣”、“殷獻民”之“獻”通“賢”。《逸周書》孔晁注：“獻民，士大夫也。”也大致同“賢民”之說。

楊筠如《尚書覈詁》提出新說：

“獻臣”，猶言遺臣也。《逸周書·作雒解》：“俘殷獻民，遷於九畢。”[[57]](#footnote-57)注云：“獻民，士大夫也。”是“獻臣”、“獻民”當非“賢臣”、“賢民”明矣。《說文》：“，伐木餘也。一作蘖。”是“獻”與“蘖”聲音相近。《詩·碩人》“庶姜孽孽”，韓詩作“”。《呂覽·過理篇》注：“櫱多為。”又曰：“蘖與，其音同耳。”《說文》：“孼，庶子也。”一曰“餘子”[[58]](#footnote-58)。在木為“蘖”，在人為“孽”。“獻臣”之義，正取諸孽餘也。舊以“賢”釋之，非矣。

楊氏這段注釋有些小毛病，比如引《逸周書》孔晁注後接言“是‘獻臣’、‘獻民’當非‘賢臣’、‘賢民’明矣”，說服力較弱。猜測其本意是想說：既言“俘”，則難言“賢人”也。但他說“獻”與“蘖”、“孽”、“孼”音近相通，例證豐富，毋庸置疑。“蘖”有餘義，《詩·商頌·常發》“苞有三蘖”毛傳：“蘖，餘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於《木部》“”字注云：

《商頌》傳曰：“櫱，餘也。”《周南》傳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按“肄”者，“櫱”之假借字也。韋昭曰：“以株生曰櫱。”《方言》：“烈、枿，餘也。陳鄭之間曰枿，晉衛之間曰烈，秦晉之間曰肄，或曰烈。”“枿”者，亦“櫱”之異文。

古書中，“蘖”、“櫱”、“孽”、“孼”多通用。段注中引《商頌》傳“櫱，餘也”，阮刻《十三經注疏》作“蘖”。“烈，餘也”除見於《方言》卷一，也見於《爾雅·釋詁下》，郭璞和邢昺注皆云：“餘，謂遺餘也。”而“遺”有餘義，除見於《廣雅·釋詁三》，古書故訓如《禮記·樂記》“有遺味者矣”鄭玄注亦云：“遺，猶餘也。”故“殷獻（孽）民”、“殷獻（孽）臣”即“殷餘民”、“殷餘臣”或“殷遺民”、“殷遺臣”。《多士》云“殷遺多士”，與“殷獻臣”、“殷獻民”構詞法相通，亦可旁證“獻”通“蘖”訓“餘”，義同“遺”。

“殷餘民”之說見於傳世古書和出土文獻。《史記·太史公自序》：“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書序》則說“以殷遺民封康叔”。孔穎達疏引鄭玄注：“成王殺武庚，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併彼二國。”清華簡《繫年》第四章說：“乃先建衛叔封於庚丘，以侯殷之餘民。”

應該說，楊筠如的新說論證嚴密，是可以信從的。但遺憾的是，楊著之後出版的不少《尚書》注釋類著作，比如大家熟知且推崇的屈萬里《尚書集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等，都沒有徵引楊說，仍沿襲舊說，讀“獻”為“賢”。顧、劉在《洛誥》、《酒誥》兩處“校釋”中都沒有提及楊說，《洛誥》“今譯”卻將“獻臣”譯為“遺臣”，又同於楊說。

楊筠先生注釋《皋陶謨》“萬邦黎獻”時說：

獻，漢碑作“儀”。《大誥》“民獻有十夫”，大傳亦作“民儀”。是古文作“獻”，今文作“儀”。《廣雅》：“儀，賢也。”《論語》鄭注：“獻，猶賢也。”是字異而義相同矣。按“獻”假為“”，字一作“蘗”，意與“萌”同。萌為民，故獻亦為民也。或謂謂黎之餘民。《說文》：“，伐木餘也。”

這段注釋有三層意思。第一，今文作“儀”，古文作“獻”，而今文“儀”義賢也。第二，古文作“獻”通“蘗”，而“蘗”、“萌”同義，故“黎獻”即“黎蘗”即“黎萌”即“黎民”。第三，“獻”通“蘗”，“黎蘗”或即黎之餘民。楊先生在這裏再次強調“獻”讀為“蘗”，對我們準確理解“萬邦黎獻”的準確含義，很有啟發。如“黎”訓眾、庶，古書故訓習見，可參看《故訓彙纂》“黎”字頭“黎，眾也”、“黎，庶也”等條。《說文·子部》：“孽，庶子也。”而“庶子”又稱“餘子”，如《漢書·食貨志》“餘子亦在於序室”顏師古注引蘇林曰：“餘子，庶子也。”“孼子”稱“庶子”、“餘子”，很容易認為乃取分蘖、支出、庶出義，與“庶”有眾、多義無關。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就說：“凡木萌旁出皆曰櫱，人之支子曰庶。”此說或是。但不少古書故訓將“孽子”、“庶子”、“餘子”的“孽”、“庶”、“餘”釋為眾、多之義，也是事實。《墨子·節喪下》“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孫詒讓《閒詁》：“孽子，即眾子。”《禮記·燕義》“有庶子官”鄭玄注：“庶子，猶諸子也。”《周禮·夏官·序官》“諸子下大夫二人”鄭玄注：“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肯定不都是庶出，這裡所謂“庶子”的“庶”必當訓眾、多。故《禮記·燕義》“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之卒”孔穎達疏就將“庶子”的“庶”徑注為“多也”。《尚書大傳》卷五“餘子皆入學”鄭玄注：“餘子，猶眾子也。”《逸周書·糴匡》“餘子務藝”孔晁注亦云：“餘，眾也。”而“餘”本身即有多義。《呂氏春秋·辯士》“亦無使有餘”高誘注：“餘，猶多也。”《爾雅·釋詁下》“烈，餘也”郝懿行《箋疏》：“餘，又羡也，多也。”“孽”、“餘”皆有眾、多義，與“庶”同，故“孽子”稱“餘子”、“庶子”。據此，我認為楊筠如先生“黎獻”應讀為“黎孽”的意見是對的，但“黎獻”應讀為“黎孽”，“孽”義庶，與“黎”同義連言。“萬邦黎獻”義同“萬邦黎庶”、“萬邦黎眾”，“獻”通“孽”，與“賢”同樣沒有什麽關係。

《酒誥》“汝劼毖殷獻臣……”一直到“矧汝剛制於酒”乃一長句。在這一長句中，“殷獻臣、侯、甸、男衛”與“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等並列，都是“劼毖”的對象，“剛制於酒”則是“劼毖”的具體內容。與“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類似的說法又見於《逸周書·商誓》：“及太史比、小史昔，及百官、里居、獻民。”又云：“爾百姓獻民，其有綴艿。”關於“太史比、小史昔”與“太史友、內史友”之間的關係，前人有些說法，可參看黃懷信等撰《逸周書彙校集注》。無論怎樣理解，兩“太史”不應有別，各家意見是一致的。“宗工”一詞《酒誥》兩見，上文又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是殷商內服之一，與“百姓”、“里居〈君〉”並列。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以“宗工”即宗人，曾運乾《尚書正讀》、周秉鈞《尚書易解》從之。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謂即宗人之官。楊筠如《尚書覈詁》疑如漢人宗臣之屬。《酒誥》屢屢以外服、內服對舉，於西周金文也是明顯可見的。令方彝（《集成》9901）云：

明公朝至於成周，令會三事令、眔卿士寮、眔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諸侯：侯、田、男。

《酒誥》與令方彝對照，“侯、田、男”即外服。內服則包括“百僚”（令方彝作“卿士寮”）、“庶尹”（令方彝作“諸尹”）、“宗工”（僅見於《酒誥》）、“百工”（僅見於令方彝）、“百姓”（僅見於《酒誥》）、“里居〈君〉”等。“百工”即“百官”。《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五帝本紀》作“信飭百官”。“百工”、“百官”、“百姓”之“百”，非實數，僅言其多矣。如屈萬里《尚書集釋》注釋下文“百宗工”時說：“百，言眾多也；義見《後漢書·明帝紀》注。”《漢書·郊祀志上》“懷柔百神”顏師古注與《後漢書·明帝紀》“百蠻貢職”李賢注皆云：“稱百者，言其多也。”是“百工”猶言“眾工”。“眾”古音章紐冬部，“宗”古音精紐冬部，韻部相同，按照王力《漢語史稿》的擬音，聲紐章與精亦相近。《廣雅·釋詁》：“宗，眾也。”《逸周書·程典》“商王用宗讒”孔晁注：“宗，眾也。”都以“宗”通“眾”。“眾”从乑得聲。《說文》云“乑”讀若“崟”，而从宗得聲的“崇”則與“岑”通。《禮記·明堂位》：“崇鼎，天子之器也。”而《呂氏春秋·富己》、《新序·節士》則作“岑鼎”。“崟”與“岑”古通，猶如“唫”與“吟”古通。“乑讀若崟”而“崇”又與“岑（崟）”相通，即言从乑得聲的“眾”與“崇”之聲符“宗”音亦近，故“宗”可通“眾”。“宗工”應該讀為“眾工”。“百工”、“百官”、“百僚”、“百姓”、“庶尹”、“宗（眾）工”之“百”、“庶”、“宗（眾）”，文義相同，構詞方式亦同。而“百宗工”亦當讀為“百眾工”，“百宗（眾）”可能是同義連言，簡言即“百工”或“宗（眾）工”。《穆天子傳》卷五：“百眾官人各□其職事以哭。”即“百眾”同義連言之例。郭璞注：“百眾，猶百姓也。”恐非。“百眾官人”猶“百眾工”也。

《商誓》之“百官里居”應同《酒誥》之“百姓里居”。《尚書》“百姓”一詞凡十四見，偽孔傳、孔穎達疏皆以之為“百官”。“里居”乃“里君”之訛，已有定論，此不贅述。《逸周書·嘗麥》亦有“閭率、里君”等職官。學術界普遍認為“里君”猶“里長”，故與“閭率”連文。《詩·鄭風·將仲子》“無踰我里”毛傳：“二十五家為里。”《周禮·地官·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毛傳應源自《周禮》，但《鶡冠子·王鈇》則說“五家為伍，十伍為里”，則是五十家為里。無論“里”的規模有多大，“里君”的地位肯定不如“百官”，大概僅在庶民之上。

《酒誥》中周公要求康叔封“劼毖”即力誡的對象包括：

殷獻臣，侯、甸、男衛

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

爾事：服休、服采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汝（指康叔自己）

揆諸情理，前有“殷獻臣”，後又言“獻臣”，如後一“獻臣”也讀為“孽臣”即“餘臣”、“遺臣”，則前後重複。為調和這一矛盾，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以“獻臣”為“殷獻臣”之省，以“百宗工”為“殷獻臣的百宗工”，即管理遺臣氏族的宗官，以“獻臣”為“百宗工”的限制語。此說實難信服。“殷獻臣”與“侯、甸、男衛”連言，而“侯、甸、男衛”為“外服”。“殷獻臣”與“侯、甸、男衛”之外，如“太史友、內史友”及“獻臣”、“百宗工”等，應屬“內服”。 “獻臣”應該不是“百宗工”的限定語，兩者乃並列關係，如同《商誓》“獻民”與“百官”、“里君”並列，而《酒誥》又將“宗工”與“百姓”、“里君”並列。

《商誓》之“獻民”，劉師培《周書補注》的理解頗有代表性：

“獻民”者，世祿秉禮之家也。即《尚書·大誥》“民獻”之“獻”，《大傳》作“儀”，古籍“儀”均作“義”，故《尚書·酒誥》作“獻臣”，《立政》、《多方》二篇並作“義民”，實則一也。下文“百姓里君君子”、“百姓”即“百官”，“君子”即“獻民”。又《作雒解》“俘殷獻民”，亦與此同。（孔）注：“士大夫也。”說近是。

劉氏顯然以“獻”通“儀”、通“賢”解之。如此理解，單看這幾處文例，似乎很難說有什麽大的不妥。劉氏以“獻民”比附《立政》、《多方》之“義民”，在不熟悉《尚書》各家注訓者看來，也好像頗有道理，實則《立政》、《多方》之“義民”應該如何理解，是有爭議的。《立政》之“義民”，王念孫認為“義”通“俄”，訓邪，“邪民”與“賢民”、“善民”尖銳對立。王說見其子王引之《經義述聞》所引。《多方》之“義民”，俞樾《群經平議》亦引王說解之，且云王說未及《多方》一例，實王念孫《廣雅疏證》已論及《多方》“義（俄）民”。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於《立政》採信王念孫之說，於《多方》既不採信“義民”即“獻民”、“賢民”之說，也不採信王說、俞說，而是宗奉於省吾《尚書新證》以“義”通“阻”訓難之說。而於說以今日之古文字學知識來看，所引大豐簋（又名天亡簋（《集成》4261））字，今皆釋“宜”不釋“俎”，其說難以成立。楊筠如《尚書覈詁》於《立政》、《多方》皆讀“義民”為“俄民”。屈萬里《尚書集釋》則於《立政》宗奉王念孫之說，於《多方》仍沿襲“義民”即良善之民之說。

如以上論“獻”通“孽”訓“庶”義同“眾”來看，不排除“獻（孽）臣”、“獻（孽）民”即“眾臣”、“眾民”之可能。《商誓》乃武王滅殷誅紂後，立武庚，戒殷之庶邦庶士庶民之誓。武王戒告殷遺民時，稱殷遺民為“賢民”、“良善之民”，似與情理不合。《商誓》“百姓”與“獻（孽）民”並言，“百”與“獻（孽）”都應該義眾。“百姓獻民”就是百官庶民、眾官眾民。《商誓》“百官、里君、獻民”，“獻（孽）民”也是庶民、眾民之義，且依次漸比而下。《酒誥》“獻臣”與“百宗（眾）工”並言，“獻”、“百”或者“百眾”的用法同《商誓》“百姓獻民”之“獻”、“百”，“獻”同樣讀為“孽”訓庶、眾。

《大誥》云：

……越玆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甯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並吉。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皆斷讀為：“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甯武圖功。”基本上依據“莽誥”之讀，理解為：今武庚蠢動之日及明日，民之賢者有十人，予敬以之往撫寧民心，以繼所謀功績也。其理解於幾處關鍵字詞都是不對的。

曾運乾《尚書正讀》從偽孔傳之釋：“四國人賢者，有十夫翼佐我周。”認為理或然也。周秉鈞《尚書易解》亦引偽孔傳之釋，“言賢者歸心也”。

楊筠如《尚書覈詁》斷讀為：“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他在注釋“民獻”一詞時論及“黎獻”猶“黎庶”之說，以“民獻”亦謂民庶，或“孽民”，“此謂今蠢動於殷之頑民耳”。又疑“日”為“曰”之訛，于也。其他未解釋或串講。

屈萬里《尚書集釋》斷讀為：“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引《爾雅·釋詁》孫賢注：“即，猶今也。”以“今翼日”為“即翌日”；又以“民”，當作“人”，謂官吏；讀“獻”為“賢”；釋“翼”為助；又認為“于敉”之“于”，猶《詩·周南·葛覃》“黃鳥于飛”、《陳風·東門之枌》“榖旦于逝”之“于”，語詞，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一有說。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從俞樾《群經平議》之說，以“今蠢今翼”四字為句，理解為像蟲子那樣蠢動，像飛鳥那樣飛騰驅逐。又以“日民獻有十夫予翼”為句，“日”言近日。《左傳》文公七年：“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云近日衛國內部不合睦。又以“民獻”即“獻民”之倒言，言“殷獻民”，其在《逸周書·商誓》中與“百官”、“里君”並舉，可知是殷的奴隸主貴族。舊的註疏把“獻”解釋為“七大夫”、“賢者”，實際還是指奴隸主貴族。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認為，征服別族後，把俘虜中的上層分子獻給宗廟，就稱這些人為“獻民”或“民獻”。在“討論”部分，又說：“當周朝的許多臣子還在躊躇著不想接受吉利的占卜時，許多殷方的奴隸主們卻擁護周公，甘願隨同出兵了。”顯然是解釋“日民獻有十夫”句的。

今知《尚書》中“獻”可通“孽”，義同“庶”、“眾”，則“日民獻有十夫予翼”無疑應理解為近日民眾有十夫翼我。“予翼”為“翼予”之例，“翼”義輔佐、讚成。《左傳》文公三年“以燕翼子”孔穎達疏：“翼者，讚成之義。”“十夫”的用法同《大誥》下文“爽邦由（宿）哲亦惟十人迪知 上帝命越天棐忱”之“十人”，“十”非實指，言其少也。如同“百官”、“百工”之“百”亦非實指，言其多也。據《史記·周本紀》，盟津之會後，諸侯力勸武王伐紂，武王說：“女未知天命，未可也。”指的正是邦中宿老、智者只有極少數“知上帝命”，而大多數諸侯、御事皆屬於“未知天命”之烈，故“十人”非實指，僅言其少。周公命龜時，如實陳述自己的處境，說諸侯、御事等臣眾中，只有極少數人支持他征伐叛軍，自在情理之中。此即“日民獻有十夫予翼”的準確含義。“民”非指萌氓，應指庶人在官者，或即“臣”之誤。《易·繫詞下》“陽一君而二民”，《後漢書·仲長統列傳》引“二民”作“二臣”。

綜上，《尚書》、《逸周書》中“獻臣”、“獻民”的“獻”，以及“萬邦黎獻”的“獻”，還有《大誥》“民獻有十夫予翼”的“獻”，都應該遵從楊筠如先生的新說，讀為“孽”，或義“餘”，如“殷獻（孽）民”義同“殷餘民”；或義“眾”，如“獻（孽）臣”、“獻（孽）民”即“眾臣”、“眾民”之義，而“黎獻（孽）”則義同“黎眾”、“黎庶”；“民獻（孽）”義同“民庶”、“民眾”。過去把這些“獻”字讀為“賢”或“義”，是不對的。

最後還要說說另外一個表示眾民義的詞。《書序》有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注《書序》時說：

“頑”有眾義。《皋陶謨》“庶頑讒說”，《史記》釋為“諸眾讒嬖”，以諸訓“庶”、眾訓“頑”是也。此“頑”不當以頑囂之義為訓。

注《皋陶謨》時說：

“頑”為眾者，《鄭語》云：“非親即頑。”謂非親戚即眾人也。“頑”以“元”為聲，元元即眾民也。

按“元元”有黎庶、百姓、眾人之義。《後漢書·光武帝紀上》“下為元元所歸”李賢注：“元元，謂黎庶也。”《文選·鐘會〈檄蜀文〉》“以濟元元之命”呂延濟注：“元元，百姓也。”《文選·陳琳〈為袁紹檄豫州〉》“割剝元元”呂向注：“元元，謂眾人也。”這是一種可能的解釋。我則懷疑“頑”訓眾，可能是“昆”之假借。“頑”古音疑紐元部，“昆”古音見紐文部。見、疑皆為喉音，文元旁轉。現有通假例證中，不乏“昆”、“元”輾轉相通之例。如《詩·大雅·皇矣》“串夷載路”，《孟子·梁惠王下》“串夷”作“昆夷”。而元聲與串聲通假之例如：《說文·肉部》云“脘讀若患”；《老子》“貴大患若身”，馬王堆帛書甲本“患”作“梡”。又如“髡”，或假“完”、“頵”、“惲”為之，參見《故訓彙纂》“髡”字頭。而軍聲與昆聲亦多通假，可參見高亨《古字通假會典》第114頁“鶤與昆”、“渾與鵾”、“渾與昆”等。《大戴禮記·夏小正》：“昆者，眾也。”《漢書·成帝紀》“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顏師古注亦云：“昆，眾也。”《說文·部》：“讀若昆。”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之言昆，蟲之言眾也。”

從“殷頑民”義同“殷眾民”，且“餘”亦有眾、多之義，使我們對“殷餘民”的理解有可能多一種選擇，既可以理解為義同“殷遺民”，也不妨理解為“殷眾民”，即“殷頑民”之類。在目前尚無明確證據證明“殷餘民”必須理解為“殷遺民”之前，不妨兩說並存，以俟來者。

《大戴禮記》通假辨識疏證三則

王念孫為《經義述聞》作序時說：“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其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其假借之字，而強為之解，則詰為病矣。”王引之《經義述聞》“經義假借”條也說：“學者改本字讀之，則怡然理順；依借字解之，則以文害辭。”他們都強調了辨識疏證通假字的重要性。《大戴禮記》一書，因未列入“十三經”，重視程度不如《小戴禮記》。其本經和北周學者盧辯的注解，自唐宋以來不僅佚失泰半，就以所存留的三十九篇而言，也是“譌舛幾不可讀”。清代學者對這部書的校勘、注解做了大量工作，其中通說全書的，首推孔廣森的《大戴禮記補注》和王聘珍的《大戴禮記解詁》，他們已經指出不少通假之處。但一些難度較大的問題，仍然留待段玉裁、王念孫等大家來解決。如《曾子立事》云“君子博學而孱守之”。《說文·孨部》：“孨，謹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已指出，“博學而孱守之”的“孱”，“正謂謹也”。又如《曾子疾病》之“貸乎如入鮑魚之次”的“貸”，《解詁》據《釋名》解“貸”為“貸騃”，不相量事之稱，牽強附會而不顧語法。王念孫據《廣雅》謂“貸”、“膩”、“戲”皆“膱”字之訛，“膱”即臭也，實為勝解。我在研讀《大戴禮記》時，也辨識出几處前人未曾指出的通假，有的還涉及對其他古書相關字句的理解，試為之疏證如下，懇請方家指正。

**一**

《大戴禮記·文王官人》：

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考之，以觀其信；挈之，以觀其知；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以觀其治；淹之以利，以觀其不貪；藍之以樂，以觀其不寧。……

《逸周書·官人》則作：

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

兩相比較，“知”與“智”、“藍”與“濫”乃同音假借，“淹”與“臨”、“寧”與“荒”則是義近換文。劉師培《周書補注》認為“設之以謀”以上似脫“考之以□，以觀其信”，並引《莊子·列御寇》引孔子述九徵云“卒然之間，以觀其知；急與之期，以觀其信”以“信”、“知”對言為證。王聘珍《解詁》則引《論語·子罕》“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為據，以為“挈之，以觀其知”與“示之難，以觀其勇”並言。合《大戴禮記》和《逸周書》兩書而觀之，劉師培之說似更可信。兩書皆有譌奪，劃橫線部分其原文當爲：“考之以□，以觀其信；挈（設）之以謀，以觀其知（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前有四“省”，後有四“觀”，再接以“觀其不”兩例，條理清晰而嚴密。

“挈（設）之以謀”比較難理解。單就字音來看，“挈”、“設”古音同屬月部。“挈”屬溪紐，喉音；“設”屬書紐，舌上音。“埶”通“設”，“埶”古音亦屬溪紐。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割摯馬免而西走”，《戰國策·趙策》作“割挈馬兔〈免〉而西走”，蔡偉先生認為“摯”當作“摰”，與“挈”同音假借[[59]](#footnote-59)。而銀雀山竹簡《六韜》“摯〈摰〉以事”，傳本《武韜·三疑篇》則作“設之以事”。是“摰”、“挈”、“設”音近通假，故《大戴禮記》作“挈”者，《逸周書》作“設”。

“挈”，王聘珍《解詁》引《釋名·釋姿容》：“挈，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以束解“挈”。孔廣森《補注》則以“挈”通“絜”，訓度。釋“挈”、“絜”為束、為度，於古書故訓皆有徵。《周禮·夏官·序官》“挈壺氏”鄭玄注：“挈，讀如絜髪之絜。”孫詒讓《正義》：“鄭《大學》注云：絜，猶結也，挈也。是挈、絜、結聲義並通。”所謂“鄭《大學》注”即《禮記·大學》“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鄭玄注。“絜”有結、束之義，如《莊子·人間世》“絜之百圍”成玄英疏：“絜，約束也。”《文選·賈誼〈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李善注引《莊子》司馬彪曰：“絜，匝也。”司馬彪所云“絜，匝也”應該是對應“絜之百圍”。《文選》李周翰注則云：“絜，圍也。”“匝”、“圍”義近。《史記·秦始皇本紀論贊》和《漢書·陳勝項籍傳贊》皆引用《過秦論》“度長絜大”句。裴骃《史記集解》云：“絜，絜束之絜。”《漢書》顏師古注則云：“絜，謂圍束之也。”《過秦論》“度長”與“絜大”並言。“絜”釋為度是極合適的。故朱熹《四書章句》將“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的“絜”徑釋為度。《大戴禮記》以“考之”與“絜之”對言，“絜”釋為度，也顯然比釋為束更貼切。

“絜”爲什麽有度義呢？《說文·髟部》“髻，絜髪也”段玉裁注：“絜，引申為圍束之稱。”《說文·系部》“絜”字段注又云：“絜，束之必圍之，故引申之圍度曰絜。”因圍束而引申出度義，有些牽強。如循此理，同樣表圍束義的“圍”、“匝”、“約”、“束”都應該引申出度義，但遍檢古書，“圍”、“匝”、“約”、“束”都沒有此義項，仔細閱讀《故訓匯纂》相關字頭不難察之。

我認為表度義的“絜”、“挈”，應是“察”的借字。《呂氏春秋·尊師》：“臨飲食，必蠲絜。”“蠲絜”即“蠲潔”。《墨子·尚同中》：“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呂氏春秋》舊校云：“絜字一作祭。”是“絜”通“祭”。“絜”、“挈”、“祭”、“察”古音同屬月部。《說文·穴部》：“竊，盜自中出曰竊。从穴、从米。、廿皆聲。廿，古文疾；，古文偰。”《說文》云“竊”从“偰”的古文“”得聲。“挈”古音屬溪紐，“絜”古音屬見紐，均為牙音。而“偰”古音屬心紐，“竊”古音屬清紐，“祭”古音屬清紐，同屬舌上音。故“絜”可通“祭”。“祭”亦通“察”。《管子·小稱》：“吉事可以入察。”王念孫《讀書雜志》：“察當爲祭。”“竊”亦可通“察”。《莊子·庚桑楚》“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陸德明《釋文》：“竊竊，崔本作察察。”《荀子·哀公》“竊其有益與其無益”楊倞注：“《孔子家語》王肅注云：竊宜為察。”“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即“察其有益與其無益”。“竊”讀為“察”，而“竊”从“偰”之古文得声，故从得聲的“挈”、“絜”也可通“察”。《廣雅·釋訓》“察察，著也”王念孫《疏證》：“潔白亦謂之察察。”《楚辭·漁父》“安能以身之察察”朱熹《集注》：“察察，潔白也。”蔣驥注：“察察，皎潔。”“察察”即“潔潔”。《慎子·外篇》：“潔潔者以為汙，而湯武無愧容。”《黃帝內經·靈樞·陰陽二十五人》：“衆之為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

“察”有計、度之義。《戰國策·齊策一》：“大王覽其說不察其至實。”《史記·張儀列傳》作“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資治通鑒·唐紀五十四》“校計厲害”胡三省注：“計，度也。”《楚辭·離騷》“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洪興祖《補注》：“察，一作揆。”而“揆”訓度古書故訓習見，如《爾雅·釋言》及《廣雅·釋詁一》皆云“揆，度也”。《過秦論》“度長絜大”即“度長察大”、“度長計大”、“度長揆大”。《大學》之“絜矩之道”即“察矩之道”。而《文王官人》以“考之”與“察之”對言，尤顯通順妥帖。《文王官人》“考其陰陽。”王聘珍《解詁》：“考，察也。”《文王官人》又云：“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也以“考”、“察”並言。“絜”作“設”者，同樣也是“察”的借字。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將《官人》“設之以謀”的“設”訓為假設，不可信。

《過秦論》“度長絜大”的“絜”直接視為“計”之通假，也是合適的。“絜”从“”得聲，“”从“丯”得聲。《說文·丯部》：“丯讀若介。”《漢書·地理志》“計斤”顏師古注：“即《春秋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用來表度、量義的“絜”、“察”、“計”可能是一組音近義通的同源字。《大戴禮記·保傳》云“燕支地計眾不可與齊均也”，《新書·保傳》“支”作“度”，王聘珍《釋詁》引盧辯注云：“支，猶計也。”《後漢書·竇憲傳》“亦何可支哉”李賢注：“支，計也。”今按“支”有計、度之義，其字應通“稽”。《史記·匈奴列傳》“過焉支山千餘里”，《漢書·匈奴傳》“支”作“耆”。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四“支肩”注：“支，今作榰。”“稽”義考：“考”者，度也，是也。《文選·劉琨〈勸進表〉》“敢考天地之心”李周翰注：“考，度也。”《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略考其行事”張銑注：“考，度也。”“稽地計眾”即言“度地計眾”與“度長絜（計）大”、“比權量力”句式相同。但《文王官人》“絜之以謀”的“絜”卻不能直接讀為“計”。因此我把同表察、度義的“挈”、“絜”定為“察”之通假，猶如“察察”通“潔潔”。

**二**

《大戴禮記·朝事》：

閒間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教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災。

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禬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

王聘珍《解詁》之《目錄》云：“（《朝事》）經文多同《周禮·典命》、《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客》諸職及《小戴禮·聘義篇》，是記者鈔錄舊聞，以為《禮經》之記者。”上錄這兩段經文，第一段又見於《周禮·秋官·大行人》，“會”作“禬”、“災”作“烖”。鄭玄注：“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烖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第二段又見於《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故書‘賻’作‘傅’，‘稿’為‘稾’。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戶，則官與之棺也。稾當為犒，謂犒師也。’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匱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禬禮哀圍敗。’禍烖，水火。”

第一段經文的“會”或作“禬”，鄭玄以為即“禬禮”之“禬”。第二段經文的“禬”，鄭玄初以“合會”之“會”讀之，又引《宗伯職》“以禬禮哀國敗”之“禬”補注之，前後不統一。

《說文·示部》：“禬，會福祭也。从示从會，會亦聲。《周禮》曰：禬之祝號。”故禳除災殃、禍凶之祭禮曰“禬禮”。《周禮·天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鄭玄注：“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周禮·春官·神仕》“以禬國之凶荒”鄭玄注：“禬，除也。”“凶禮之弔禮、禬禮”指國有凶荒，除了哀弔之，還要行禬禳之祭，以除其凶。“以禬禮哀圍敗”指國遭圍敗，亦行禬禮以禳除其殃。如讀為“禬禮”之“禬”，當云“致禬以除諸侯之災”。鄭玄也許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將“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分為兩截。前言“致禬”，以“凶禮之弔禮、禬禮”當之；後言“以補諸侯之災”，以《春秋》襄公三十年“謀歸宋財”例之。“師役則令槁禬之”鄭玄注同樣存在這一問題，既言“合會財貨以與之”，並引《春秋》定公五年“歸粟於蔡”為例，又引《宗伯職》“以禬禮哀圍敗”來解“禬”，前後不一致。

我認為“會”、“禬”都應該讀為“饋”。會聲與貴聲常有通假。“以禬國之凶荒”鄭玄注：“禬，讀如潰癰之潰。”《周禮·春官·庶士》“以攻說禬之”鄭玄注亦如此。《書·皋陶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周禮·春官·司服》、《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鄭玄注以及《後漢書·輿服志》皆引“會”作“繢”。《周禮·考工記·韋氏裘氏》：“畫繢之事。”《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李善注引“繢”作“繪”。《禮記·玉藻》“緇布冠繢緌”鄭玄注：“繢或作繪。”《論語·八佾》“繪事後素”陸德明《釋文》：“繪本又作繢。”《太玄·文·初一》“裕何縵”司馬光《集注》：“與繪同。”

《周禮·天官·玉府》“凡王之獻金玉”鄭玄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饋”又作“歸”。《儀禮·士虞禮》“特豕饋食”鄭玄注：“饋，猶歸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饋之言歸也，故饋多假歸為之。《論語》‘詠而饋’、‘饋孔子豚’、‘齊人饋女樂’，古書皆為饋，魯皆作歸。”鄭玄以“謀歸宋財”的“歸”讀“致會（饋）以補諸侯之災”，其實是對的，文意已足，與“凶禮之弔禮、禬禮”無關。古書中亦有“致饋（歸）”連用例，如《左傳》僖公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杜預注：“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國語·晉語五》：“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韋昭注：“致，歸也。”

同樣，“師役則令槁禬之”讀為“師役則令犒饋之”也極為通順合理。《說文·食部》：“饋，餉也。”《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公使展喜犒師”陸德明《釋文》：“犒，勞也。”孔穎達疏：“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服虔云：犒師，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則“犒禬（饋）”即“餉饋”，與除惡之祭“禬”或合會之義無關。

**三**

《大戴禮記·曾子立事》：

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

“人言不善而不違”的“違”，王聘珍《解詁》云：“違，遠也。”“違”訓遠，見於《爾雅·釋詁上》。王聘珍注解《大戴禮記》，“禮典器數，墨守鄭義；解詁文字，一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此即其一。大概以“違”與下言“近於說其言”的“近”相對。“人言不善而不違”與“人言善而色葸焉”相對而言。“葸”，王聘珍《解詁》訓為“畏懼貌”，孔廣森《補注》訓為“畏難也”，意思很接近。《廣雅·釋言》：“葸，慎也。”《論語·泰伯》“慎而無禮則葸”何晏《集解》：“葸，畏懼之貌。”陸德明《釋文》引鄭玄云：“葸，殻質貌。”“殻”通“慤”。《集韻·海韻》即云“葸，慤也”。《說文·心部》：“慤，謹也。”與《廣雅》“葸，慎也”是一致的。謹慎者，心必畏懼，“色葸”指態度謹慎、畏懼，則“不違”也應該指某種態度。以遠訓“違”，恐與“色葸”不類。

古書中“違”有怨義。《尚書·無逸》：“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已經指出，“否則”“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王引之《經傳釋詞》進一步指出，“否則”即今言“於是”。其中“違怨”一詞，王引之《經義述聞》引其父王念孫之說：

違，亦怨也。……《廣雅》曰：“怨、愇、很，恨也。”“愇”與“違”同。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注曰：“違，恨也。”《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猶“厥口詛祝”，“詛”與“祝”同義耳。

王說鑿破鴻蒙，令人嘆服。

《尚書》中還有一個與“違怨”義同的同義連言詞，王氏父子尚未論及。《君奭》：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言“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越”，表連及關係，猶“及”也、“與”也。

“罔尤違、惟人”，偽孔傳在“違”字後斷開，上連“越我民”為句；“惟人”則下連“在我後嗣子孫”為句。朱熹認為“諸誥多是長句”，舉《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為例，云“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清儒有讀“罔尤違惟人”五字為句者，如孫詒讓《尚書駢枝》云“言無尤怨於人”，以“惟”、“于”義同；吳闿生《尚書大義》釋為“來無罪戾，惟在人而已”，釋“尤”為罪、“違”為戾。亦有讀“罔尤違，惟人在”者，如江聲《尚書集註音疏》、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戴鈞衡《書傳補商》、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等。其依據是《漢書·王莽傳》引“我嗣事子孫”云云，不連“在”字，則漢人似讀“在”字句絕。戴氏釋為“言天民之無尤怨違背，惟時有老成人在也。”王先謙云：“言民無尤違，惟以朝廷有人在也。”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則援于省吾《尚書新證》讀《君奭》下文“汝明勖偶王在”、“明我後民在”二“在”字為“哉”之例，讀“罔尤違惟人在（哉）”。然于氏讀為“哉”的“在”字二例，都是不對的。

“君奭”下文云“今在予小子旦”，又云“今在予小子旦”，“在今”與“今在”，猶“在昔”與“昔在”。《君奭》云“在昔成湯既受命”，《天逸》則云“昔在殷王中宗”。“在我後嗣子孫”與“在今予小子旦”句式相同，故“在”字應屬下句。《漢書·王莽傳》所引或有簡省，不可據此定“在”應屬上句。

“我亦不敢……”與“罔尤違惟人”為遞進或因果關係，今譯時可在“罔尤違惟人”前補“故而”二字，言我不敢依恃天命，且永遠敬天愛民，故而民眾無怨尤，即《天逸》所云“厥心違怨”之類，“違”亦義“怨”、“尤”。“罔尤違惟人”應標點為“罔尤違、惟人”，猶言“惟人罔尤違”，“人”、“民”同義，指民眾。

這種用法的“違”，有時又作“諱”。《莊子·秋水》：

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陳偉武先生《先秦反義詞辨識》說：

……

我認為“諱”通“違”，怨也。“諱窮”言“怨窮”也。孔子雖然怨恨窮厄，但終不能免；雖然渴求通達，亦終不能得，皆命也、時也。所以《論語·子罕》說：

……

……既然命也、時也，則怨又何益、求復何益？故當“不怨不求”。

“人言不善而不違”的“違”，顯然同《無逸》、《君奭》的“違”，義同怨。“人言不善而不怨”，即面對他人批評而不怨恨，虛心接受批評，故言“說（悅）其言”。“人言善而色葸焉”，即得到他人的讚揚卻依然謹慎、畏懼，不飄飄言，故言“不說（悅）其言”。《孟子·公孫丑上》：“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又《弟子規》：“聞譽恐，聞過欣。”句意大致相同。

《大戴禮記》中還有一些小的通假問題，這裡也順帶說一說。

《曾子制言》：“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羸驕也。”王聘珍《解詁》：“《釋名》云：‘羸，累也。’羸驕者，謂為富貴所累而生驕也。”實“羸”通“盈”。“羸”、“贏”皆從得聲。《呂氏春秋·孟秋》“不可以贏”畢沅新校正：“高氏本以羸與盈同。”《素問·六節脏象論》“關格之脈贏”張志聰《集注》：“贏，盈同。”《國語·越語下》：“盈縮轉化。”桂馥《札樸》：“盈當為，通作贏。”“盈驕”即驕傲自滿。《廣雅·釋詁一》：“盈，滿也。”《論語·泰伯》“使驕且吝”，朱熹《集注》引程子曰：“驕，氣盈。”前言“或（惑）失”，後言“羸（盈）驕”，都是義近詞連言。

《子張問入官》：“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易”應通“施”。《詩·小雅·何人斯》“我心易也”陸德明《釋文》：“韓詩作施。”《戰國策·韓策二》：“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易”作“施”。《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歡其禮施也”王聘珍《解詁》：“施，行也。”“行施”即“施行”之倒言。《大戴禮記·主言》云“行施彌博，得親彌眾”，亦言“行施”。“善政行易（施）”即“善政施行”。

《尚書》字词釋義兩題

## 談“恤”與“毖”、“恤”與“謐”互通

在《詩》、《書》等早期文獻的異文中，都有“血”聲與“必”聲相通之例。《詩·周頌·維天之命》：“假以溢我，我其收之。”《說文·言部》“誐”字引作“誐以謐我”，《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引作“何以恤我。”《書·堯典》“惟刑之恤哉”，《史記·五帝本紀》作“惟刑之靜哉”，裴駰《集解》引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从“血”得聲的“恤”，从“必”得聲的“謐”，古音同屬質部，“恤”屬心紐，“謐”屬明紐，聲紐略有差距，但古書異文中確有互通之例，兩者聲近相通，是可以肯定的。司馬貞《史記索隱》即云：“案：古文作恤哉。今文者伏生口誦，恤謐聲近，遂作謐也。”

“假以溢我”的“溢”，毛傳云“慎也”，鄭箋則云：“溢，盈溢之言也。”“溢”訓盈，又見於《爾雅·釋詁下》，《說文·水部》則云“溢，器滿”。器滿則“盈”而“溢”，詞義引申演變清晰可見。“溢”訓“慎”，亦見於《爾雅·釋詁下》，邢昺疏引舍人曰：“溢，行之慎也。”《爾雅·釋詁上》又云：“溢、慎、謐，靜也。”《說文·言部》：“謐，靜語也。”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認為：

《詩》言“溢我”即“慎我”也，“慎我”即“靜我”，“靜我”即“安我”，猶《詩》言“綏我眉壽”，“綏”亦安也。“假以溢我”正謂善以綏我。《左傳》言“恤我”者，“恤”當為“侐”之假借。《說文》：“侐，靜也。”正與“溢”、“謐”並訓靜者同義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徵引了馬氏這段分析，是贊同馬說的。

同表靜義的“謐”與“恤”、“侐”古音同部且音近，應該是一組同源詞。“溢”除了通“恤”，也有通“洫”之例。《莊子·齊物論》：“以言其老洫也。”陸德明《釋文》：“洫本亦作溢。”“溢”古音餘紐錫部，與“洫”聲紐同屬喉部，韻部分屬錫、質。錫、質同為入聲韻，關係密切。按照王力《漢語史稿》的擬音，其主要元音都是e，古書中也不乏錫、質旁轉之例，如“溢”可通餘紐質部的“軼”、“泆”、“逸”，例證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450頁。故同表靜義的“溢”與“謐”、“恤”、“侐”，也是一組音近義通的同源詞。

表靜義的“慎”與同表靜義的“謐”、“恤”、“侐”是否也存在音義上的同源關係？“慎”古音屬真部，“謐”、“恤”、“侐”古音屬質部，雖然真質陽入對轉，但聲紐相隔較遠，還很難說兩者之間有着音近義通的同源關係。“慎”有靜義，可能是“鎮”之假借。《周語·晉語七》“無忌鎮靜”，《左傳》宣公二年孔穎達疏引“鎮”作“慎”。《廣雅·釋詁一》：“鎮，安也。”“鎮”訓安，與“靜”同義，故《國語》“鎮靜”同義連言。秦公簋（《集成》4315）云“昚靜不廷”，也以“昚（慎）”通“鎮”，義同“靜”。

既然表靜義的“慎”與“溢”、“謐”、“恤”沒有音義上的同源關係，毛傳為何云“溢，慎也”？一種理解如馬瑞辰，以毛傳所云“溢，慎也”的“慎”義靜（也就是我所說的“鎮”之假借），以求與“謐（恤）”訓靜相匹。《爾雅·釋詁下》：“毖，慎也。”《詩·大雅·桑柔》“為謀為毖”、《周頌·小毖》“于其懲而毖後患”毛傳皆云“毖，慎也”。以“溢”、“謐”相通而“謐”、“毖”皆從“必”得聲來看，不排除毛傳以“溢”通“毖”從而訓慎之可能。

事實上，與“溢”通假的“恤”、“謐”通“毖”訓慎，是明見於《尚書》的。《堯典》“惟刑之恤（謐）哉”的“恤”、“謐”，其實就是“毖”的通假，訓慎，“慎罰”、“慎刑”之類的說法古書常見。《康誥》即云“明德慎罰”，並以之為全篇之主旨。舊注不明“恤”、“謐”乃“毖”之通假，或以“恤”的本義“憂”釋之，或以其字當作“謐”訓靜，都與《書》之原旨相違。惟有王引之《經義述聞》引其父王念孫之說，謂“恤者，慎也”，並指出“恤”表慎義，實即“毖”之通假。《多士》云“罔不明德恤祀”，王引之《經義述聞》亦謂“恤亦慎也”。“恤祀”即“毖祀”。《召誥》云“毖祀於上下”，《洛誥》云“予沖子夙夜毖祀”，“毖”皆訓慎。邾公釛鐘（集成102）云“敬恤盟祀”，“恤”亦通“毖”訓慎，即言“敬慎盟祀”，與《召誥》、《洛誥》之“毖祀”同義。《顧命》：“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屈萬里《尚書集釋》云“恤，慎也；此義常見”，又云：“奉恤厥若，言敬慎行善也。”也通達可取。

以上，我們列舉了《尚書》中數例“恤”字，應視為表慎義的“毖”之通假。《尚書》中還有一些“恤”字，則應視為“謐”之假借，如同《詩》、《書》之“恤”、“謐”互為異文。

《文侯之命》云：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

“簡”，三體石經作“柬”，音近相通。“都”，孔穎達疏引鄭玄注云：“都，國都也。鄙，邊邑。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偽孔傳釋“簡恤爾都”為：“當簡核汝所在，憂治爾都鄙之人。”蘇軾《東坡書傳》則釋為“簡閱爾眾，惠恤其民。”蔡沈《書集傳》同東坡之說。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釋為“簡閱爾眾，安靖爾民於都”。釋“恤”為“安靖”，顯然以為“恤”即“謐”之通假。“謐”者，寧也、安靖也。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釋為“大收恤爾國都”。“恤”有收義，見於《說文·心部》。楊筠如《尚書覈詁》謂“簡”義大，未注“恤”字，大概亦以憂釋“恤”。屈萬里《尚書集釋》引《逸周書·謚法》“壹德不懈曰簡”，謂“簡有專一不懈之義”，又釋“恤”為顧慮。周秉鈞《尚書易解》亦釋“簡”為大，又引《漢書·韋玄成傳》“恤我九列”顏師古注“恤，安也”解“恤”，同於朱駿聲“恤”義安靖之說。今按“恤”當通“謐”，寧也。“簡恤（謐）爾都”即“大寧爾都”，與上文“寧爾邦”文意相仿。

《顧命》中也有一個“恤”字，視為“謐”之假借，義同“寧”，也是合適的：

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西土。

“恤”，亦多釋為憂慮。《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新出清華簡《祭公》則云祭公“和周邦”，李學勤先生認為“和”即《君奭》之“修和”，師詢簋（集成4342）作“龠”，史牆盤（集成10175）作“龢”，都應該讀為“調和”。《說文·言部》：“調，和也。”“調和”同義連言。“修（調）和”又可省作“修（調）”，故我認為《康誥》“以修我西土”的“修”亦用此義，即“以和我西土”。王引之《經義述聞》即云“以修我西土”猶《君奭》之“修和我有夏”。《史記·周本紀》則云“日夜勞來，定我西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密靖殷國”，“密”同“謐”。《爾雅·釋詁》云“密，靜也”。《文選·潘勗〈冊魏公九錫文〉》云“以寧東夏”，《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云“克寧正夏”，都與“簡恤（謐）爾都”、“克恤（謐）西土”相合。

《文侯之命》還有一個“恤”字，也應該讀為“謐”，安也：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曰”通“聿”，句首語詞，無義。字又作“欥”、“遹”。或讀“曰”如字，並在“曰”後標點冒號，不妥。“惟祖惟父”，偽孔傳釋為“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蔡沈《書集傳》：“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惟我祖行父行之諸侯。”都大同小異。“其”，表祈使語氣，可今譯為“要”、“一定”、“必須”之類。“伊”，句中語氣助詞。孔穎達疏：“伊，惟也。”“恤”，舊多以憂解之。我意“恤”應讀為“謐”，安也，寧也。《詩·周頌·訪落》“以保明其身”、《禮記·中庸》“以保其身”、《文選·潘勗〈冊魏公九錫文〉》“明保朕躬”，“保”依古書故訓皆義安，與“其伊恤（謐）朕躬”意思相同。下文云“予一人永綏在位”，“綏”亦義安，與之文意連貫。

《召誥》云：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無疆”，無止境、無窮盡。“惟王受命，無疆惟休”，是說周王承受天命，其休美無疆無窮。“無疆惟恤”的“恤”，皆以“恤”之本義“憂”讀之。把“惟王受命，無疆惟恤”理解為周王承受天命，其憂恤亦無疆無窮，暗指周王始終保持憂患意識，當然是可以的。如《君奭》即云：“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亦大惟艱”義近“無疆憂恤”。但《君奭》與《召誥》這兩段話的背景截然不同。《君奭》是周公對召公推心置腹之語，勉勵召公和自己一同完成文王開創的功業，故曰“亦大惟艱”。但《召誥》這段話，是對庶殷的“誥告”。對“庶殷”言周王憂恤無疆、憂患重重，不是“滅自家威風，長他人士氣”如嗎？如以“恤”、“謐”相通來看，把“恤”視為“謐”之假借，義為安、寧，“休”、“寧”對言，似更合理。《洛誥》云“萬邦咸休”，《易·乾·彖傳》則云“萬國咸寧”。偽古文《尚書》之《大禹謨》亦言“萬邦咸寧”，實本於《彖傳》。《史記·律書》言“休寧北陲”，則是“休寧”義近連言之例。《文選·張協〈七命〉》云：“函夏謐寧”，李善注引《爾雅》曰：“謐，寧也。”《呂刑》云“其寧惟永”，就是“無疆惟恤（謐）”、“無疆惟寧”之類的意思。“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謐）”，換言即“惟王受命，無疆休寧”，實指周王天命永固。但庶殷仍“迪屢未靜”、“屑播天命”（《多方》語），故周公責之以“曷其奈何弗敬”。這樣理解，上下文意更為合理、暢達。

《尚書》中有“恤”通“毖”、“謐”者，也有“毖”通“恤”者。《大誥》“天閟毖我成功所”，《漢書·翟義傳》所載“莽誥”“毖”作“勞”。下文“天亦惟勤毖我民，若有疾”，“莽誥”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毖”何以訓勞？知“恤”、“毖”相通，則不難論定：與“莽誥”“勞”字相對的“毖”字，實即“恤”之假字。《說文·心部》：“恤，憂也。”《莊子·讓王》“我適有幽憂之病”成玄英疏、《禮記·曲禮下》“某有負薪之憂”孔穎達疏皆云“憂，勞也”。而古書中“勞”訓憂之例甚多，可參見《故訓匯纂》“勞”字頭“勞，憂也”及相關條目。新出清華簡《皇門》更為“恤”義同“勞”提供了堅實證據。今本《逸周書·皇門》云：

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內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

簡本與“勤王國王家”對應處作“堇（勤）卹王國王家”。“卹”、“恤”古同。今本又云：

人斯既助厥勤勞之家。

簡本與之對應處則作：

是人斯既助氒辟堇（勤）勞王邦王家。

《金縢》亦有“昔公勤勞王家”一語。對比這些異文，“勤恤”顯然義同“勤勞”。

《召誥》云：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過去把“勤恤”視同《國語·周語上》“勤恤民隱”的“勤恤”，以憂釋“恤”，現在看來，可能不對。“上下勤恤”即“上下勤勞”之意。《盤庚》：“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說的正是“上下勤勞”。“逸勤”，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作“肄勤”。《詩·邶風·谷風》“既詒我肄”毛傳：“肄，勞也”。《左傳》昭公三十年“若為三師以肄焉”杜預注亦云“肄猶勞也”。毛公鼎（集成2841）云“勞堇（勤）大命”，《召誥》“上下勤恤”大概即“上下勤勞大命”之省，故云“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而《大誥》“天亦惟勤毖我民，若有疾”的“勤毖”，則是“勤恤”之通假，其義倒是同於“勤恤民隱”的“勤恤”。“隱”通“慇”，《說文·心部》云“痛也”，《詩·小雅·正月》“憂心慇慇”朱熹《集傳》則云“慇慇，疾痛也”。“勤恤民隱”的“勤恤”指憂憫、體恤，有別於一般所說的“勤勞”。“莽誥”但知“毖（恤）”有“勞”義，將本義憂憫、體恤的“勤毖（恤）”的“毖（恤）”直接解為“勞”，與我們今天但知“恤”有憂義而不知“恤”亦有勞義從而誤解《召誥》“上下勤恤”一語，頗有相通之處。

## 談“卑（比）服”連言與“比”、“服”對言

《無逸》云：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太王”指古公亶父，“王季”指古公亶父子季歷，季歷子即文王。“克自抑畏”的“畏”容易理解，指敬畏天命之類；“抑”雖有多種解釋，但大同小異。以目前最流行的三部《尚書》注釋類書籍而論，楊筠如《尚書覈詁》引《詩·小雅·賓之初筵》“威儀抑抑”毛傳：“抑抑，慎密也。”屈萬里《尚書集釋》則引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之說，以“抑”“猶言自貶自屈也”。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將“抑畏”譯為“謙抑畏懼”。

“文王卑服”之“卑服”，理解較多分歧。陸德明《釋文》云“馬本作‘俾’”，且云“俾”訓使。古書中有“俾”、“比”相通之例，如《詩·小雅·漸漸之石》“俾滂沱矣”，《論衡·明雩》作“比滂沱矣”。故俞樾《群經平議》謂“卑服”即“比服”，“言文王比敘其事也”。又云字亦作“庀”，《國語·魯語下》“夜庀其家事”及“子將庀季氏之政焉”，並同此義。楊筠如《尚書覈詁》徵引並贊同俞說。今按俞說先以比敘釋“卑（比）”，後又以其字作“庀”。然其所引文例中的“庀”，韋昭注皆云“治也”。前後未能一致。屈萬里《尚書集釋》則遵從蔡沈《書集傳》之說，云“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則採引孫詒讓《尚書駢枝》之說，認為“卑”應從馬本作“俾”，訓從，《爾雅·釋詁》即云“俾，從也”；而“服”則當訓為奉行，猶《康誥》云“明乃服命”、《召誥》云“越厥後后復民，茲服厥命”。“此承上‘大王、王季克自抑畏’之文，謂文王從先王之德而奉行之”。

《尚書》中還有一處“俾”字也訓從。《秦誓》云：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俾如流”即從善如流之義。表從義的“俾”，古書中又作“比”。《禮記·樂記》“克順克俾”鄭玄注：“俾當爲比。擇善從之曰比。”《荀子·儒效》“比中而行之”，王念孫《讀書雜志》云：“比，順也，從也。”王引之《經義述聞》對“比”與“順”、“從”同義亦有詳細論述：

《祭統》曰：“身比者，順也。”《管子·五輔篇》曰：“為人弟者，比順以敬。”是“比”、“順”同義。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擇善而從曰比。”是“比”與“順”、“從”同義。《荀子·王制篇》：“天下莫不順比從服。”是“比”與“順”、“從”同義。

王引之所舉書證中，《荀子·王制篇》“天下莫不順比從服”最值得注意。與之相同的說法亦見於《尚書》。《君奭》云：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王引之《經義述聞》說：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見《魏志·武帝紀》注）引之謹案：經以“率俾”連文，鄭訓“率”為循，“俾”為使而於“循”下加“庶”字，“使”上加“可”字，殆失之迂矣。案《爾雅》：“俾，從也。”“罔不率俾”，猶《文侯之命》言“罔不率從”也。“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猶《魯頌》“至于海邦，莫不率從”也。此言“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大戴禮·少閒篇》“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五帝德篇》曰“日月所照，莫不從順”，義並同也。

綜合王引之之說，“率俾（比）”即“率從”、“從順”、“順比從服”之義。“比”、“率”義同“從”、“順”。“率”，循也。而古書故訓中亦常見“循，從也”、“循，順也”之訓，可參見《故訓匯纂》“循”字頭相關條目。“順比從服”四字連言，“服”當與“比”、“順”、“從”同義。而古書故訓中確有“服”訓從者。《呂氏春秋·先己》“有扈氏服”高誘注、《書·皋陶謨》“五刑有服”偽孔安國傳皆云：“服，從也。”《史記·五帝本紀》“五服三就”張守節《正義》引孔安國云：“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也。”顯然，“文王卑服”的“卑（比）服”，即“順比從服”之“比”、“服”，言文王率從太王、王季。《史記·周本紀》記載：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

“篤仁、敬老、慈少”即《君奭》云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云云。文王“則古公、公季之法”，即“文王卑（比）服”之類。“則”訓效法，與“率從”義近，故《史記》以“遵”即遵循、率循與“則”對言。

順帶說說“即康功田功”。歷來讀“田”如字，謂“田功”即治田之事，但偽孔傳、孔穎達疏、蔡沈《書集傳》都以“康功”為安民之功，似與“田功”即治田之功不類。於是清代以來不少學者另尋它解，將“康功”的訓釋盡可能往治田一類上靠。如章炳麟《古文尚書拾遺定本》以為“康功”指平易道路之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宗奉此說，且補充論據。而楊筠如《尚書覈詁》、曾運乾《尚書正讀》則以為指披荊斬棘、開墾山澤荒地之事，屈萬里《尚書集釋》引楊說並補充“康”、“荒”相通之證。今按“即康功田功”之前云“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而“文王卑（比）服”，之後云文王“篤仁、敬老、慈少”，所論都是比較虛的事情，中間插入平易道路、開墾荒地之類的實事，略顯突兀。古書中“田”可通“甸”。《周禮·天官·序官》“甸師”孫詒讓《正義》：“《爾雅·釋地》云：‘郊外謂之牧。’案：田、甸通。”《詩·齊風·甫田》“無田福田”陳奐《傳疏》：“上‘田’字讀如‘甸’。”《多士》“俊民甸四方”，《立政》“奄甸萬姓”，各家皆引《詩·小雅·信南山》“維禹甸之”毛傳，訓“甸”為治。“康功田（甸）功”應理解為安、治之功。“即”則訓就，楊筠如《尚書覈詁》：“就之言成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是說：文王率從太王、王季，謙抑敬畏，成安、治之功。後面“徽柔懿恭”云云，都是對“康功田（甸）功”的具體說明。

《多士》有兩句文意相同的話，其中“比”、“服”的用法應同上論“卑（比）”、“服”，義為“從”、“順”：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寘，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榦止。

先解釋相關字詞。“多遜”，偽孔傳釋為“順”，恭順之義。或以“遜”通“訓”，不甚切合此處文義。“臣我宗”，句式同《多方》“奔走臣我監”。“監”大概指“三監”之類，即侯國。“宗”，偽孔傳釋為尊官，大概以“宗”通“尊”；孫詒讓《尚書駢枝》則以為即《酒誥》“宗工”之“宗”，又云“‘監’與‘宗’名異而實同；楊筠如《尚書覈詁》則以天子為天下之宗，“此蓋為宗周耳”；曾运乾《尚書正讀》以“我宗”為“宣周及魯、衛地”；屈萬里《尚書集釋》以族釋“宗”。一言“我宗”，一言“我”，當以屈說為長。“奔走”，奔走效勞，義同“事”，今語侍奉、服事。“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之“攸”，敦煌本古文《尚書》作“逌”。“逌”同“迪”。屈萬里《尚書集釋》視為語詞，是可以信從的。

從上述分析來看，“比事臣我宗”與“服奔走臣我”，句式相同，“臣”的文法位置相同，“事”亦同“奔走”，“比”、“服”應該詞義非常接近。但學者們並沒有這樣理解。孫詒讓《尚書駢枝》云“比事”即《召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之“比介御事”。孫說為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所採。“比介”為“比尔”即“比迩”之訛，義同“比近”，故顧、劉將“比事”譯為“接近我們的管事官吏”，如此則“事”為名詞，顯然與“比事臣我宗”文法不合。楊筠如《尚書覈詁》則注云：“比，《釋詁》：‘俌也。’”《說文·人部》：“俌，輔也。”楊氏以“比”義輔助。屈萬里《尚書集釋》則注云：“比，親也。”“比，親也”之訓古書古訓常見，參見《故訓匯纂》“比”字頭相關條目。周秉鈞《尚書易解》則云：“比，近日。”長於語法研究的周氏弟子錢宗武、杜純梓在《尚書新箋與上古文明》一書中進而指出“比”為時間副詞：“在文獻語言中，‘比’常和表示時間的名詞如‘年’、‘歲’等構成表示時間的詞組‘比年’、‘比來’等，可譯為‘近年’、‘每年’、‘近來’等。”可以說異說紛呈，莫衷一是。而“服”字，或上屬“亦惟爾多士攸服”為句，如屈萬里和顧頡剛、劉起釪等；或以“攸服奔走”為句，如楊筠如；或以“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為句，如周秉鈞及其弟子。對其字的釋義亦多分歧。屈萬里釋為“服從”，顧、劉譯為“做事”，即以“服事”一類詞義解之。楊筠如和錢、杜則未加注釋，但江灝、錢學武合著《今古文尚書全譯》則譯為“服務”。對比“比事臣我宗”與“服奔走臣我”，並參照上論“比”、“服”皆有“從”、“順”之義，顯然“比”、“服”同義，同“文王卑（比）服”之“卑（比）”、“服”。所有斷句、釋文分歧似可定於此矣，且其標點最好擬為：“比、事、臣我宗”、“服、奔走、臣我”，言順從、侍奉、臣服“我宗”或“我”。

《尚書》中有一個與“率俾（比）”、“率從”詞義完全相同的詞，但“率”字卻常常被誤解誤釋。《堯典》云：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率服”，偽孔傳云“相率而來服”，蔡沈《書集傳》云“相率而服從”，皆以“相率”釋“率”。王引之《經義述聞·通說下·語詞誤解以實義》云：“率，詞之‘用’也。《堯典》曰：蠻夷率服。言為政如此，則蠻夷用服。”古書中“用”多訓“以”，“蠻夷用服”即“蠻夷以服”。此說影響很大，近代出版的《尚書》注釋類書籍，大多宗奉此說，如楊筠如《尚書覈詁》、屈萬里《尚書集釋》，都經引古書中“率，用也”之故訓以釋之，卻未明言襲用王引之之說。也有一些不同說法，如錢宗武、杜純梓《尚書新箋與上古文明》引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率，猶‘皆’也”，以“都”釋“率”，視為範圍副詞。周秉鈞《尚書易解》則云：“率，循也。服，從也。”現在看來，“率服”、“率俾（比）”、“率從”語義完全相同，都是同義連言，義為從順。“率”有實義，並非語詞。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之“校釋”部分既徵引了“率，循也”之訓以及《逸周書·大匡》“三州諸侯咸率”孔晁注：“率，謂奉順也”，也徵引了“率，用也”以及“用，以也”之訓（但未徵引王引之之說），卻在“今譯”部分仍採用偽孔傳、蔡沈《書集傳》的說法，將“率服”譯為“相率從服”，殊為可惜。顧、劉書中經常出現“校釋”與“今譯”不一致，此為其中一例。

偽古文《尚書》之《說命上》有“俾率”一詞：

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偽孔傳釋“俾”為使，同樣也是不對的。“俾率”與“迪”對言，偽孔傳以“迪”通“蹈”。今按“蹈”義同“循”，如言“循規蹈矩”。“俾率”顯然是同義連言詞“率俾”之倒言，“俾”、“率”與“迪（蹈）”都是從、順之類的意思。

《逸周書》也有一個“俾”字應讀為“比”，且與“從”組成同義連言詞“俾（比）從”。《度邑》云：

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共惡俾從殷王紂。……”

“志我共惡俾從殷王紂”，《史記·周本紀》作“悉求夫惡貶從殷王紂”。盧文弨、莊述祖校本均據《史記》作“貶”，將“俾”校改為“貶”之古字“”，大概視今作“俾”者，乃“”訛作“卑”再作“俾”。《書·洛誥》：“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引“伻”作“辨”。《爾雅·釋詁》：“抨，使也。”陸德明《釋文》：“抨字又作伻。”一般認為表使義的“伻”、“抨”就是“俾”字。“伻”作“辨”，即相當於“俾”作“辨”。而“辨”、“辯”俱可通“貶”，可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264頁“貶與辨”、“貶與辯”條。今本《逸周書》作“俾”者，《史記》作“貶”，兩者也可能是音近通假關係。

《逸周書·世俘》云：

則咸劉商王紂，執天惡臣百人。

“天”，有的版本作“夫”。《世俘》又云：

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百人，……

盧文弨據“矢惡臣”一詞，將“天”或“夫”字校改為“矢”。劉師培《周書補注》不同意這一校改：

孔注“夫惡臣”，崇侯之黨。案盧文改“夫”為“矢”，朱（右曾）本從之，說固可通，竊以“夫”乃“共”之訛。《度邑解》“志我共惡俾從殷王紂”，《周紀》作“悉求夫惡貶從商王受”。此文訛“共”為“夫”，與彼同例。“共惡”，猶云同惡。孔云崇侯黨，其確證也。下文“武王乃廢紂惡臣百人”，“矢”亦“共”訛。

眾說紛紜，頗難定奪，但各家對“惡”或“惡臣”的理解是一致的。裴駰《集解》解“惡”為“惡人”，孔晁注云“惡臣”即“崇侯黨”，意思相同。“俾從商王紂”是“惡”即“惡臣”的狀語，意即那些順從商王紂的惡人，即助紂為虐者。《史記》用“貶”代“俾（比）”，裴駰《集解》就“貶”字而說解云：

言今悉求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貶夷之與紂同罪，故曰“貶從殷王受”。

終不如“惡俾（比）從殷王紂”文意通順。

談談尚書中的三字同義連言

同義連言是漢語中的一種特殊語言現象。在古代漢語中，不僅有兩字同義連言，還有三字、四字甚至四字以上的同義連言。《尚書》中也有大量的同義連言例，有的比較容易辨識，有的則需要破讀假借，或者仔細梳理傳統故訓。本文談談《尚書》中的三字同義連言問題。

三字同義連言的典型例子，可舉《詩·周頌·我將》“儀式刑文王之典”之“儀式刑”，《左傳》昭公六年引作“儀式刑文王之德”，孔穎達疏：“儀、式、刑三者皆為法也。”而《尚書》中三字同義連言的典型例子，可舉《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的“夾介乂”。偽孔傳以近釋“夾”，以大釋“介”，以治釋“乂”；蔡沈《書集傳》（P）以“夾”為“夾輔”之“夾”，以“介”為“賓介”之“介”，未明確釋“乂”字，但釋為“汝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估計以助釋“乂”。王引之《經義述聞·爾雅上·艾歷覛胥相也》（P）說：“乂為輔助之相。《君奭》曰‘用乂厥辟’，謂用相厥辟也。《多方》曰‘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介、乂皆輔助之義。”應該是把問題說得很清楚了。之後多數《尚書》注釋類書籍都取此說 。關於“夾”、“介”亦輔助之義，這裡補充點故訓資料。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夾道”注引《三蒼》：“夾，輔也。”《揚子·法言》云：“滕懽樊酈曰俠介”，俞樾《諸子平議》（P）云：“俠與夾通。夾介，猶言輔助。”《爾雅·釋詁》：“介，助也。”又云：“介，右也。”邢昺疏引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為左右也。”

也許是對三字同義連言不太理解，或者對上下文意的理解有異，《經義述聞》之後仍有不少《尚書》注釋類書籍沒有採納王引之“夾、介、乂皆輔助之義”這一精辟論斷。比如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P465）：“夾者，《廣雅·釋詁》云：‘近也。’介者，《釋詁》云：‘善也。’乂與艾通，《釋詁》云：‘相也。’……汝何不近善相我周王，共享天命？”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P）：“‘夾’，猶輔也。‘介’，猶助也。‘乂’，也，猶安也。……爾何不輔助安我周王共享天之命乎？”曾運乾《尚書正讀》（P244）疑“夾介”為“”字之合音。《說文》云“，讀若蓋。”以“夾介乂”為“大相”之義。周秉鈞《尚書易解》（P255）則以“夾介”猶“洽比”也。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P1635）甚至武斷地說：“‘四國之民’是居四國之地的曾隨武庚叛亂的諸族遺民，決無左右輔相周王之理。總之凡釋‘相我周王’者皆誤，以‘夾’近、‘介’善、‘乂’治等訓較近是。”但在《多方》中，周公明確表示將對有方多士暨殷多士“迪簡在王庭”，勉勵他們“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在《多士》中，周公要求殷遺多士“比、事、臣我宗多遜”、“服、奔走、臣我多遜”。周公要求四國多方以及殷之侯、尹、民“夾介乂我周王”即助我周王，以此來懷柔、安撫諸族遺民，又有何不可？

在辨析“保乂”詞義時[[60]](#footnote-60)，我曾指出，《立政》中也有三字同義連言例。《立政》先說：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夫，則克宅之，克由繹義，茲乃俾乂。

“俾乂”一詞又見於《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偽孔傳訓“俾”為使，訓“乂”為安。楊筠如《尚書覈詁》（P20）認為“俾”當通“庀”，《國語·魯語》“夜庀其家事”韋昭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子木使庀賦”杜預注皆云：“庀，治也。”楊氏謂“俾乂”皆言治也，即同義連言，是正確可從的。《主政》“茲乃俾乂”後又云：

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聞之，自一語一言，我則未惟或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舊注以“丕乃俾亂”和“相我受民”分別為句。偽孔傳釋為：“大乃使治之，能治我所受之民。”“丕乃”猶言“於是”，偽孔傳釋為“大乃”肯定是不對的。偽孔傳以使訓“俾”、以治訓“亂”、以治訓“相”。今注多以“丕乃俾亂”為句絕，以“相我受民”與“和我庶獄庶慎”並列，屬於下句。我認為“丕乃俾亂相我受民”應為一句，“俾”的用法應同上文之“俾乂”，通“庀”，治也。“俾（庀）亂（治）相”三字同義連言。全句簡言即“俾乃治我受民”，與下文“以乂我受民”同。

《洪範》云：

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僭忒”二字同義連言。“僭”、“忒”皆義差。《廣雅·釋詁》：“僭，差也。”《左傳》文公二年“享祀不忒”杜預注：“忒，差也。”更多例證可參看《故訓彙纂》“僭”、“忒”字頭相關條目。而“側頗僻”則屬三字同義連言，皆傾斜不正義。《詩·大雅·雲漢序》“側身修行”孔穎達：“側者，不正之言，謂反側也。”《洪範》“無反無側”蔡沈《集傳》：“側，不正也。”《史記·宋微子世家》“毋偏毋頗”裴駰《集解》引孔安國曰：“頗，不正也。”《文選·干寶〈晉紀總論〉》“而見師尹之多僻”劉良注：“僻，不正也。”《莊子·駢拇》“淫僻於仁義之行”成玄英疏：“僻者，不正之貌。”“差”與“不正”義相近。

《文侯之命》中也有三字同義連言例：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先正”，《三國志·魏志·五帝紀》裴松之注引鄭玄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殆以正長釋“正”。“左右”，同“佐佑”，輔佐、佑助也。中山王方壺（《集成》）：“以（佐）右（佑）厥闢辟。”“昭”，偽孔傳釋明；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P544）謂“昭”、“釗”音近相通，《爾雅·釋詁》云“釗，勉也”，曾運乾《尚書正讀》（P）從此說；周秉鈞《尚書易解》（P288）則以“詔”訓導，言先臣能左右指導服事其君；楊筠如《尚書覈詁》（P）謂“昭”、“紹”古通，下文“女克紹乃顯祖”三體石經、唐石經“紹”並作“昭”。又引《爾雅·釋詁》：“紹，助也。”查《爾雅》並無“紹，助也”之訓，僅《釋詁》云：“詔、相、導、左、右、助，勴也。”《周禮·天官·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鄭玄注則云：“詔，助也。”猜想楊氏本意云“昭”、“詔”古通而“詔”義助也。屈萬里《尚書集釋》（P279）亦謂“昭”當義同《君奭》“乃惟時昭文王”、“惟茲四人昭武王”之“昭”，輔助也。《君奭》之“昭”，王引之《經義述聞》已指出“讀為《釋詁》‘詔、亮、左、右’之‘詔’”。“左右昭”三字無疑乃同義連言，皆義助。“助厥辟”之類的說法古書和古文字資料習見，除上文所引中山王方壶“佐佑厥辟”，又如《文侯之命》又云“用會紹乃辟”，《君奭》云“用乂厥辟”，師害鼎（《集成》）云“以召其辟”，毛公鼎（《集成》02840）云[[61]](#footnote-61)“用襄乂（辥）其辟”，清華簡《皇門》云“以惠（音義同助）厥辟”等，“會”、“紹（召）”、“襄”、“辥（乂）”、“惠（音義同助）”皆義助。

《君奭》說：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過去斷讀為“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我在討論《尚書》中某些“迪（由）”字通“蹈”義同“循”時指出[[62]](#footnote-62)，《君奭》之“無能往來”，以及《風俗通義·十反》、《漢書·朱雲傳》之“無（亡）能往來”，“往來”都是勤勉之義。“來”當讀為“勞來”之“來”。王引之《經義述聞·禮記下·來百工也》（P）云：“來，讀勞來之來。謂勤勉也。”而“往”亦義“勞”。《方言》卷十二和《廣雅·釋詁》皆云：“往，勞也。”王念孫《疏證》（P）：“《孟子·萬章篇》：舜，往於田。往者，勞也。”同表勞義的“往來”，與表來來往往之義的“往來”非一詞。而“茲”通“孜”。《皋陶謨》：“予思日孜孜。”孔穎達疏：“孜孜者，勉功不怠之意。”《廣雅·釋訓》：“孜孜，勮也。”《說文·力部》：“勮，務也。”《大戴禮記·五帝德》云“務勤嘉穀”，王引之《經義述聞》（P）謂“務，亦勉也。”是“往”、“來”、“茲（孜）”三字皆勤勉之義，故而連言。

“往”有勤勉義，對我們理解《尚書》中的好幾例“往”字都很有啟發。比如《康誥》云：“往尽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幾乎都不注“往”字，大概以為即前往之義。對比《盤庚》“勉出乃力”，同時考慮“往”有勤、勉之義，不妨認為“往盡乃心”即“勤勉盡心”。同理，《康誥》中的如下幾個“往”字，也應該這樣理解：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往哉”又見於《堯典》：

帝曰：“俞，往哉！汝諧。”（兩見）

帝曰：“俞，汝往哉！”

過去一直認為“往哉”即言去吧。現在看來，“往哉”很可能義同《堯典》之“懋哉”、“食（）哉”，都是勤勉之義。《堯典》與《皋陶謨》又都有“往欽哉”之語：

帝曰：“往欽哉！” 《堯典》

帝曰：“俞，往欽哉！” 《堯典》

帝拜曰：“俞，往欽哉！” 《皋陶謨》

過去把“往欽哉”斷句為：“往，欽哉！”理解為“去吧，敬哉！”可能是不對的。“往”似應理解為勉，與“欽”義敬並列。《君奭》：“祗若茲，往敬用治。”周秉鈞《尚書易解》引《廣雅·釋詁》“往，勞也”釋之。所謂“勞敬”連言，應該義同“勉敬”連言。表勉義的字與表敬義的字並言，古書不乏其例，典型例證如“明德慎罰”，即以“明（勉）”與“慎”對言。又如《文侯之命》云“克慎明德”，亦以“慎”、“明（勉）”並言。

《酒誥》中也有三字同義連言例，過去多有誤解。通過辨析這一三字同義連言，還能附帶解決《尚書》中好几處文句的句讀與理解問題。《酒誥》說：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誕惟”，句首語助詞，無義。“泆”，陸德明《釋文》：“本又作逸，亦作佚。”唐石經作“佚”。古“逸”、“佚”、“泆”三字通用。“淫泆”又見於《多士》，言“大淫泆”。過去認為“淫泆”同義連言，“大”是修飾“淫泆”的。但《多士》又云“誕淫厥泆”，不云“誕厥淫泆”，“誕淫”顯係連言，“誕”訓大，大肆之義，“淫”亦當與大肆之義近甚至相同。《無逸》“則其無淫于觀于泆”孔穎達疏引鄭玄云：“淫，放縱也。”《楚辭·遠遊》“神要眇以淫放”朱熹《集注》：“淫，縱也。”“淫”正有放恣、放縱、肆意之義。曾運乾《尚書正讀》（P）即以縱義釋“誕淫厥泆”的“淫”。故我讀“誕淫”以及“大淫泆”的“大淫”皆為同義連言。《多方》又云：

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多士》云：“大淫泆，有辭。”陸德明《釋文》：“泆，又作佾，馬本作屑，云：過也。”楊筠如《尚書覈詁》（P）據此疑本作：“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屑，圖天之命，有辭。”且疑“圖天之命”因上文而衍。今知“大淫”乃同義連言修飾“泆（屑）”，則“圖天之命”與“屑（泆）”理當並列，“大淫”是用來修飾“圖天之命、屑”的。《多士》云“誕淫厥泆”，又云“逸厥逸”，則“逸厥逸”的第一個“逸”字也義同“淫”，放縱之義。《漢書·韋玄成傳》“厥政斯逸”顏師古注引臣瓚曰：“逸，放也。”《酒誥》“縱驕淫泆”三字連言，應該都是表放縱、恣意之義。可簡言為“厥縱于非彝”或“厥淫于非彝”。簡言為“淫于非彝者”，與《召誥》“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之“淫用非彝”幾乎完全相同。把“縱淫泆”中的“淫泆”視為名詞，與動詞“縱”構成動賓結構，是不對的。例如江聲《尚書集注音疏》（P）釋為“大放縱淫泆于非法”，而“淫泆”本身即為“非彝”之行為，此釋如同說“大放縱非彝于非彝”，是明顯不通的。同理，將其斷句為“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如周秉鈞《尚書易解》（P177），也是不妥的。“非彝”，三見於《尚書》，除此例及上引《召誥》“淫用非彝”，又見於《康誥》：“毋用非謀非彝”。“非彝”，或釋為非法，或釋為非常，似皆可通，而以非法之釋為勝。殆不合常規、不合法度者皆為“非彝”。

《盤庚》云：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迪”，適用《方言》卷六“迪，正也”之訓，與“吉”義近。“颠越”，《楚辭·惜誦》作“巔越”，王逸注：“巔，殞；越，墜。”孔穎達疏：“隕越，是遺落棄失之意。”《左傳》杜預注釋“顛越不恭”（《左傳》哀公十一年“恭”作“共”）為“縱橫不縱命”，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P）謂“顛越”即今之“橫豎”，都有可商之處。《史記·楚世家》云：“且魏斷二臂，顛越矣。”以孔穎達疏所謂“遺落廢棄之意”讀之，正合；而以“縱橫”、“橫豎”讀之，幾不成句。“顛越不恭”指遺落廢棄（禮儀）而不恭敬。“暫遇”，王引之《經義述聞》（P）讀為“漸愚”，我讀為“漸虞”，同義連言，同於《呂刑》之“矯虔”，皆義欺詐[[63]](#footnote-63)。

“劓殄”，王引之《經義述聞》（P）謂“劓”不僅為截鼻之刑，又為斷割之通稱，故《多方》說“劓割夏邑”。此“劓殄”即《多方》“刑殄有夏”的“刑殄”。幾乎所有後出《尚書》注釋類書籍都取此說。《爾雅·釋詁》云“，割也”，而“”之或體作“劓”。《左傳》哀公十一年引作“劓殄無遺育”，杜預注亦云“劓，割也。”此說看似並無任何可疑之處。

《多方》之“劓割夏邑”，我認為應該讀為“孽害夏邑”。“割”讀“害”古書習見，如《堯典》“滔滔洪水將割”，《大誥》“天降割于我家”等。《說文·刀部》：“，刑鼻也。从刀臬聲。《易》曰：天且。劓，臬或从鼻。”《說文·部》“，危高也。从屮聲，讀若臬。”“孽”从辥得聲，“辥”从“”得聲，故“劓”可通“孽”，如同訓治的“蓺”即“艾”之通假，“艾”金文作“辥”，而“藝”、“臬”音義皆同。《楚辭·天問》：“革孽夏民。”王逸注：“孽，害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鄭玄注：“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故“孽害”同義連言。夏民因貪婪忿戾日興，相為災害，故稱“孽害夏邑”，是以天命成湯“刑殄有夏”。

“劓殄滅”應讀為“刈殄滅”，《廣雅·釋詁》云“刈，斷也”與《說文·刀部》“，斷也”以及《廣雅·釋詁》“，斷也”，相符相合。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假借為刈”。“刈殄滅”皆斬盡殺絕之義。《廣雅·釋詁》：“刈，殺也。”引申為絕滅之義。《漢書·五行志中之上》“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及《匈奴傳下》“刈朝鮮之旃”顏師古注：“刈，絕也。”而“殄”、“滅”皆義盡、絕，可參見《故訓彙纂》“殄”、“滅”字頭“殄，盡也”、“殄，絕也”以及“滅，盡也”、“滅，絕也”條。理解為斬盡殺絕之，故稱“無遺育”，顯然比割、絕、滅之釋通順合理得多。

《左傳》也有一個“劓”字，過去亦用“劓，割也”之義解之，我認為也應該讀為“刈”，殺也。昭公十三年云：

先歸復所，後者劓

杜預注云：“劓，截鼻。”俞樾《群經平議》（P）謂：“劓，當讀為劊。凡訓割之劓皆劊之假字。”楊伯峻《春秋左傳注》（P1346）則引《多方》“劓割夏邑”、《盤庚》“我乃劓殄滅之”以及哀公十一年“劓殄無遺育”杜預注：“劓，割也。”以證“劓”亦“割”也。但後到者被“割”其實也很費解。如讀“劓”為“刈”，以殺義解之，文意通順。

以上，我們舉出《尚書》中三字同義連言七例，不少是前人未曾明確指出過的，並附帶讀了與之相關的一些問題。是非對錯，懇請大家批評指正。

《尚書》同義或義近連言例補（十則）

傳世古書和出土文獻中存在大量同義或義近連言例，前人或稱“複語”，或稱“謰語”。《尚書》中也不乏大量同義連言例，有二字同義連言，也有三字、四字同義連言。四字同義連言如《無逸》“嚴恭寅畏天命”之“嚴恭寅畏”，皆義敬。三字同義連言如《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之“夾介乂”，皆義助；又如《立政》“丕乃俾亂相我受民”之“俾（庀）亂（治）相”，皆義治。清代以來，學者們辨識出《尚書》中的不少同義連言，文句理解因此而豁然開朗。如王國維讀《康誥》、《多方》之“要囚”為“幽囚”，從通假破讀入手。王念孫釋《無逸》“民否則厥心違怨”的“違”義同“怨”，則從挖掘、梳理故訓材料入手。吳汝綸指出《多方》“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的“簡代”應讀“間代”，“間”亦義“代”，則綜合使用了通假破讀和故訓梳理兩種方法。本文同樣遵循上述方法，補充指出《尚書》中兩字同義連言十例，以助準確、清晰理解《尚書》文意。

**一****、“懋建大命”**

（缺）

**二、“予其懋簡相爾”**

《盤庚》：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舊注皆以勉訓“懋”，以擇訓“簡”。屈萬里《尚書集釋》：“此與《多士》‘簡在王庭’之簡同義，選擇而任人以官也。”《君奭》另有“汝明勖偶王”一語：

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明”訓勉，《尚書》及其他古書習見。“明勖”同義連言。“偶”通“耦”。《廣雅·釋詁》：“耦，侑也。”《說文·耒部》：“耦，耕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長沮、桀溺耦而耕’，此兩人併發之證。引伸為人耦之稱，俗借偶。”又“匹”字段注：“凡言匹敵、匹稱、匹耦者，皆於兩端成匹取意。”故“耦”有匹、配、助、侑之義。“汝明勖偶王”即“汝勉勖侑王”或“汝勉勖相王。”“予其懋簡相爾”與之句式相仿，疑“簡”應讀為“勸”，“懋勸”義同“勉勖”，都是同義連言。“勸”、“簡”古音皆屬元部。“勸”屬溪紐，“簡”屬匣紐。李新魁先生即主張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簡”、“勸”通假從音理上是沒有問題的。“勸”從“雚”得聲，而“雚”可通“莞”。《爾雅·釋草》：“雚，芄蘭。”《說文·艸部》“雚”作“莞”。“莞”又作“菅”、“蕳”。《韓詩外傳》：“以莞為席。”《說苑·辨物》“莞”作“菅”。《大戴禮記·勸學》：“莞蒲生焉。”《尚書大傳·略說》、《說苑·建本》“莞”皆作“菅”。《詩·鄭風·溱洧》：“士與女，方秉蕳兮。”《漢書·地理志》引“蕳”作“菅”。《荀子·哀公》：“斬衰菅屦杖而啜粥者。”《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菅”作“蕳”。

**三、“迪屢未清”、“迪屢未同”**

（缺）

**四、“自洗腆致用酒”**

在“作周恭先”、“作周孚先”條，我將“其大惇典殷獻民”的“惇典”讀為“惇腆”，同義連言，皆義厚也，句中用為動詞，義為厚待。在《酒誥》中，也有一個含有“腆”字的同義連言詞，也是厚的意思：

小子惟一妹士，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洗腆”，偽孔傳釋為“潔厚”，陸德明《釋文》引馬融云“洗”釋“？”，未詳其據。自來解經者大抵皆用“潔厚”之義。“洗”為“潔”者，蓋灑滌有潔義也；“腆”為“厚”者，古書故訓習見，如《方言》卷十三即云“腆，厚也”。

清儒紛紛另立新解，如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以“洗”為“灑”，《說文·水部》云“灑，滌也”；又據鄭玄《儀禮·士昏禮》注，以善訓“腆”。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據《國語》韋昭注，以濯釋“洗”，又據《說文·肉部》“腆，設膳腆腆，多也”，以多釋“腆”；戴鈞衡《書傳補商》則據《爾雅·釋詁》，以美訓“腆”，謂“洗腆者，潔美之謂”。解釋雖多，總不離清潔、美好、豐富等義。王國維較謹慎，謂“洗腆古連綿字，真義不知”。（據劉盼遂《觀堂學書記》）

近代學者在清儒紛紜諸說的基礎上，再做新的探索。楊筠如引《白虎通》“洗，鮮也”，以“洗”、“腆”即《詩·邶風·新臺》“篴籧不鮮”、“籧篨不殄”之“鮮”、“殄（通腆）”，有豐善之義。但“籧篨不殄”之“殄”，據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則應讀為“珍”，《爾雅·釋詁》云“珍，美也”，與“鮮”有新、善之義同。屈萬里釋“腆”為厚，但讀“洗”為“先”，謂率先也。“父母慶”，孝子“厚致以酒”，還要論“率先”，不知是與何人比先後。屈說經不起推敲。

“腆”字《酒誥》除“洗腆”句外，又見於：

封，我兩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這兩例“腆”字都與酒有關，各家皆以“腆，厚也”釋之。“自洗腆致用酒”亦與酒有關，自當同樣理解為“厚”或“多”，釋善、釋美皆不可取。

《酒誥》的主旨乃重申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的那句話：“無彝酒。”“彝”訓常，“無常酒”即不要經常飲酒。但在某些場合，比如祭祀時，可以適量飲酒，但要注意自己的德行，不要喝醉了（“飲惟祀，德將無醉”）。父母高興時（“厥父母慶”），當然要致以酒，而且要“腆厚”，即“厚致以酒”，以示對父母的孝敬。

古書中从“先”得聲的字常常通从“辛”得聲的字，可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118-119頁“侁與莘”、“駪與莘”、“詵與”條。我意“洗腆”應讀為“莘腆”，“莘”訓多，與“腆”同義連言。《詩·小雅·魚藻》“有莘其尾”毛傳：“莘，長貌也。”但《文選·宋玉〈高唐賦〉》“縱縱莘莘”李善注引《詩》：“有莘其尾。毛萇云：莘，眾多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以為首章“有頒其首”韓詩釋“頒”為眾貌，蓋讀“頒”如“紛紜”之“紛”，則二章“有莘其尾”，韓詩亦當以眾多之義釋“莘”，讀若《說文·多部》“”，《說文》云“，眾多貌”。“”又作“莘莘”。《說文·焱部》：“燊，盛貌。讀若《詩》‘莘莘征夫’。”亦眾多貌。《後漢書·班固傳》引班固《東都賦》：“俎豆莘莘。”李賢注：“莘莘，眾多也。”“俎豆莘莘”與“設膳腆腆”文意相仿。“莘”、“腆”皆訓多、厚，故“莘腆”連言，音近假借“洗腆”為之，簡言即“厚”也。“洗腆致用酒”即“厚致以酒”。

**五、“矯虔”、“暫遇”**

《呂刑》云：

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罔不寇賊……”句，大多斷句、標點為：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我認為“鴟義”、“姦宄”、“奪攘”、“矯虔”都是同義或義近詞連言，斷句、標點與通行之說不同。

“矯虔”又作“撟虔”。《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詔曰：“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承勢以侵蒸庶邪。”顏師古注引孟康曰：“虔，固也。撟稱上命以貨賄用為固。《尚書》曰：敚攘撟虔。”又引韋昭曰：“凡稱詐曰撟，強取曰虔。”《周禮·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鄭玄注“奪攘撟虔者”賈公彥疏引《呂刑》“奪攘撟虔”注：“撟虔，謂撓擾。”又別為一解。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則引《方言》卷一“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為虔”，以“虔”有賊義。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認為“自以韋昭‘稱詐為撟，強取曰虔’較切本處字義”。

“矯（撟）”義欺詐，古書中不乏其例。《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何休注：“詐稱曰矯。”《書·仲虺之誥》“矯誣上帝”孔穎達疏：“矯，詐也。”“誣”亦義欺詐。《廣雅·釋詁二》：“誣，欺也。”“矯誣”同義連言。《仲虺之誥》云“矯誣上帝”，《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則云“矯誣先王”，兩者句式相同，“矯誣”皆義欺詐。

《說文·虍部》：“虔，虎行貌。”段注：“《釋詁》、《大雅·商頌》傳皆曰：‘虔，固也。’《商頌》傳、《魯語》注皆曰：‘虔，敬也。’《左傳》‘虔劉我邊陲’注：‘虔、劉皆殺也。’《方言》：‘虔，慧也。’‘虔，殺也。’‘虔，謾也。’按《方言》不可盡知其說。”注家拘於“虔，固也”之訓，謂“固持而取”，故稱“強取為虔”，卻沒有注意《方言》所載“虔，謾也”這條重要故訓。《方言》卷十二“虔，謾也”郭璞注：“虔，謂惠黠也。”惠黠，猶今言“聰明狡黠”。按《說文·言部》：“謾，欺也。”《方言》卷一：“虔、儇，慧也。秦謂之謾。”郭璞注：“謾，言謾詑。”“詑”又作“訑”、“他”。《廣雅·釋詁》：“詑，欺也。”《淮南子·說山訓》：“媒伹者非學謾他。”“謾他”即“謾詑”。故《玉篇·虍部》徑言“虔，欺也”。“矯虔”應該也是同義連言，“虔”訓謾、訓欺，非“強取”之義。《漢書》云“撟虔吏”，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則云“僑丞令”：“僑丞令何殹（也）？為其秩偽寫其印為大嗇夫。”“僑”通“矯（撟）”。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矯（撟）虔”確為同義連言，故可省言為“撟”。

《尚書》中還有一個與“矯虔”同義的同義連言詞，即《盤庚》“暫遇奸宄”之“暫遇”。王引之《經義述聞》對“暫遇”一詞有精彩分析，但仍有可商之處。

先說“暫”字。王氏云：

“暫”讀為“漸”。“漸”，欺詐也。《莊子·胠箧篇》“知詐漸毒”，《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是詐謂之“漸”。《呂刑》曰“民興胥漸”，“漸”亦詐也。

今按《莊子》言“詐漸”，《荀子》云“漸詐”，正言、倒言無別，是同義連言詞的典型特徵。

再說“遇”字。王氏讀“遇”為《呂氏春秋·勿躬》“幽詭愚險”之“愚”，亦《淮南子·原道訓》“偶嗟智鼓”之“偶”，皆義為奸邪。今按“偶嗟智鼓”，“偶”、“智”對言，“偶”應通愚蠢之“愚”，並非奸邪之義。我意“漸遇”應讀為“漸虞”，“虞”即“爾虞我詐”之“虞”，《廣雅·釋詁二》云“虞，欺也”。“虞”、“禺”音近通假。《山海經·大荒北經》：“逮之於禺谷。”郭璞注：“禺今作虞。”

王引之所以釋“愚”為“奸邪”，是因為他認為“暫遇奸宄”與《堯典》“寇賊奸宄”、《微子》“草竊姦宄”、《康誥》“寇攘奸宄”都是四字平列，而“奸”、“宄”皆有邪義，故釋“遇（愚）”為奸邪。然上舉四例實乃兩個同義連言詞並言。《呂刑》“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則是五個同義連言詞並言。《呂刑》“姦宄”與“矯虔”並言，《盤庚》則是“奸宄”與“漸虞”並言，“矯虔”、“漸虔”都是同義連言詞，皆義欺詐。韋昭注《漢書》，當然知道“撟虔”語出《呂刑》，謂“強取為虔”，殆涉上文“奪攘”一詞而誤；王引之謂“愚”義奸邪，亦涉下文“奸宄”一詞而誤，兩者如同出一轍。

**七、“草竊”**

《微子》云：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說：

“草竊”，江聲據《呂氏春秋·辨士》釋為“莠害苗為草竊”，孫星衍據《廣雅》釋為“鈔掠”，俞樾據《莊子·庚桑楚篇》釋為“草竊本作草蔡”，以為“草竊”即草蔡，又據《說文》草蔡有散亂之義，謂“好草蔡”即為好亂（《群經平義》）。“姦”，同“奸”，邪，邪惡（《莊子·徐無鬼》釋文引王注，《文選·西征賦》薛注）。楊樹達以為姦、宄義近，草、竊亦當義近，故“草為鈔掠”（《績微居論叢》）。“宄”，盜（《廣雅·釋詁》）。亦同“奸”，都指邪惡寇賊等行為。

楊樹達以“姦”、“宄”義近，“草”、“竊”亦當義近，無疑是正確的。“姦宄”或“奸宄”一詞，《尚書》數見，除《微子》一例外，尚有：

《堯典》：蠻夷猾夏，寇賊奸宄。

《盤庚》：乃敗禍奸宄，以自災于厥身。

《盤庚》：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康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呂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堯典》、《盤庚》、《康誥》四則，都是兩個同義或義近連言並舉。《呂刑》則是五個同義連言並舉。下面略作釋證：

“窺賊”：《周禮·秋官·司刑》“殺罪五百”鄭玄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賈公彥疏引《舜典》鄭注云：“強聚為寇，殺人為賊。”

“敗禍”：《禮記·孔子閒居》“四方有敗”鄭玄注：“敗，猶禍烖也。”《說文·攴部》：“敗，毀也。”《釋名·釋言語》：“禍，毀也，言毀滅也。”

“暫遇”：王念孫讀“漸愚”，我讀為“漸虞”。“漸”、“虞”皆訓欺詐。

“寇攘”：《史記·魯周公世家》“無敢寇攘”裴駰《集解》引鄭玄曰：“強取為寇。”《孟子·滕文公下》“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趙岐注：“攘，取也。”

“矯虔”：韋昭曰：“稱詐為矯，強取曰虔。”我則引《方言》“虔，嫚也”之訓，視“矯虔”為同義連言，皆訓欺詐，義同“暫遇”即“漸虞”。

“鴟義”：問題比較複雜，說詳“鴟義”條”。

孫詒讓、楊樹達謂“草”義鈔掠，以“草”、“鈔”音近通假。“鈔”亦作“抄”。《左傳》僖公二年“保於逆旅”杜預注“抄晉邊邑”陸德明《釋文》：“抄，強取物。”《廣雅·釋言》：“鈔，強也。”桂馥《札樸》卷九：“遮而強取曰鈔掠。”“草”古音清紐幽部，“鈔”古音初紐宵部。宵幽旁轉之例甚多。如“草”可通“澡”，“澡”古音即屬宵部。《荀子·正論》：“墨黥慅嬰。”楊倞注：“慅嬰，《慎子》作‘草嬰’也。慅嬰當為澡纓。《禮記》曰：‘緦冠澡纓’。”而喿聲、少聲古音同部，聲紐亦近，故《釋名·釋姿容》云：“操，鈔也。”《廣雅·釋詁一》：“剿，取也。”王念孫《疏證》云：“剿、勦、鈔並通。”而“勦”亦通“劋”。《書·甘誓》“天用勦絕其命”，《說文·刀部》引“勦”作“劋”。因此從音理和文意來看，讀“草竊”為“鈔竊”是比較合適的。但如果仔細比較“鈔”與“竊”的含義，則兩者並不完全配匹，與上舉同義連言諸例似有差別。

今按喿聲亦可與兆聲通假。《方言》卷五：“臿，趙魏之間謂之喿，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郭璞注：“喿，字亦作鍫也。”《爾雅·釋器》：“謂之。”郭璞注：“皆古鍬鍤字。”陸德明《釋文》：“，古鍬字。”段注：“銚、、喿三字同，即今鍬字也。”喿聲、兆聲同屬宵部，而秋聲屬幽部。“鍬”與“喿”、“”，亦幽宵旁轉之證。

《說文·人部》：“佻，愉也。”段注：“偷者，愉之俗字。古無从人之偷，偷盜字只作愉也。”段注過於絕對。《爾雅·釋言》：“佻，偷也。”《國語·周語中》：“而卻至佻天之功以為己力。”杜預注：“佻，偷也。”“兆”、“盜”古音同屬定紐宵部。故“盜”多與从兆得聲的字相通假。《列子·周穆王》：“左驂盜驪。”《爾雅·釋畜》作“駣”，《玉篇·馬部》作“桃”。《史記·秦本紀》：“得驥溫驪。”《集解》引徐廣曰：“溫一作盜。”《索隱》：“盜，鄒誕本作駣。”“盜”還可以通“逃”。《詩·小雅·巧言》“君子信盜”毛傳：“盜，逃也。”《漢書·惠帝紀》“有罪當盜械者”顏師古注引如淳曰：“盜者，逃也。”故訓為偷的“佻”，其音義同“盜”。

“盜”、“竊”同義，且古書中亦有連言之例。《詩·鄘風·桑中》序“相竊妻妾”鄭玄注：“竊，盜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故《微子》“草竊姦宄”讀為“盜竊姦宄”，亦無不可。《微子》亦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攘竊”亦“盜竊”。《尚書大傳》卷二“奸軌攘傷人者”鄭玄注：“攘，竊也。”《禮記·禮器》“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注：“攘，盜竊也。”殷民盜竊神祇之犧牷牲用，即“草竊姦宄”的具體事例。對神祇之犧牷牲用而言，言“盜竊”顯然比“鈔掠”更合適。故此我認為“草竊”讀為“盜竊”更為妥帖。

**八、“鴟義”**

《呂刑》云：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如上所論，“寇賊”、“姦宄”、“奪攘”、“矯虔”都是同義連言，“鴟義”當然不能例外。但鄭玄注卻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視“盜賊鴟梟奪攘”為句。清代小學昌明。得益于古音之學，王引之《經義述聞》始謂“義”讀如“俄”，“俄”訓傾、斜，古書故訓常見。因自漢歷魏晉隋唐至宋，經師皆以“鴟”為惡鳥，“義”為仁義之“義”，故深諳訓詁音韻之學的高郵王氏父子仍釋“鴟”為惡鳥，而訓“義”為傾斜。“惡鳥”與“傾斜”，與“寇賊”、“姦宄”、“奪攘”、“矯虔”等同義連言相比，義不近，詞亦不類。故“鴟”字問題仍未解決，而“義”義傾斜，漢馬融注早已言之：“義者，傾衺反側也。”王引之認為“義”讀如“俄”，訓傾斜，與馬融同。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引王符《潛夫論·述教》“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疑所引乃今文《呂刑》。王符所引，“鴟”作“消”，故陳喬樅《經義考》引鄭玄“鴟義”注後又云：“疑‘消義’乃‘梟義’之訛，以聲同致誤也。”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亦云：“或今文‘鴟義’為‘消義’。《廣雅·釋詁》云‘消，滅也’，則‘消義姦宄’或為‘滅義善而干執法也’。”不僅未採王引之“義”讀“俄”訓傾斜之說，且以“鴟義姦宄”為句，以“姦”通“干”，以“宄”通“軌”訓法，也是錯誤的。

新出清華簡《金縢》為解釋“鴟”與“消”這一重要異文提供了新的線索。今本《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詒往，名之曰《鴟鸮》。”簡本“鴟”字作“周”。整理者疑“周”當讀為“雕”。已有不少學者指出，“雕”為猛禽，單舉“鴟”亦為猛禽，但“鴟鸮”據陸機《毛詩草本鳥獸蟲魚疏》則是十鳥，非猛禽，其特色在於善作巢，《詩·豳風·鴟鸮》鄭玄箋尤其強調這一點。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也說“鴟”與“鴟鸮”、“鴟鵂”皆非一物。故“周”、“鴟”之間不太可能是同義替換關係。“周”古音端鈕幽部，“鴟”古音端鈕脂部。按照王力先生《漢語史稿》的擬音，之幽的主要元音皆為ə，故古書中不乏之幽相通之例，如之部“郵”與幽部“旒”（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372頁），以及之部從“久”得聲的字與幽部字相通，如“疚”與“憂”，“羑”與“誘”、“牗”等（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387頁）。而楚文字資料中，之類韻與脂類韻也有較多接觸，故幽部“周”可通脂部“鴟”。。還有學者指出《孟子·萬章》云舜弓名“弤”，趙歧注“彫弛”，其音義就是“弴”字。據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弴”即“敦弓”也就是“雕弓”的“敦”字，故“弤”可視為與“雕”音近相通。

“鴟”可通“周”，而“周”、“焦”古音亦近。《山海經·海外南經》“周僥國”一曰“焦僥國”。而《說文·言部》之“譙”之古文作“誚”，故“鴟義”，《潛夫論》作“消義”。

以“鴟”、“周”音近相通例之，頗疑“鴟”、“梟”亦一聲之轉。《漢書·息夫躬傳》“如使狂夫嘄謼於東崖”顏師古注：“嘄，古叫字。”“叫”從丩得聲，而《說文·木部》即云“椆，讀若丩。”

如《尚書》本作“梟義”，則王符《潛夫論》以音近之“消義”代之。“梟”通“驍”。《廣雅·釋詁二》：“驍，健也。”王念孫《疏證》：“梟與驍通。”“梟義”似當讀為“嬈義”。《說文·女部》：“嬈，苛也。一曰擾，戲弄也。一曰嬥也。”訓為戲弄的“嬈”又作“嬲”。《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足下若嬲之不置。”李善注：“嬲，擿嬈也，音義與嬈同。”王引之論“義”讀如“俄”訓為傾、斜時，已引《大戴禮記·千乘篇》“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為。”則“嬈”、“義”皆有男女嬲戲之義，男嬲戲女為“嬈”、女引誘男為“義”，故同義連言。王引之讀“義”為“俄”訓為傾、斜，義雖近，但不精準。

**九、“平章”**

《堯典》云：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平章”，《史記·五帝本紀》作“便章”，今文《尚書》又作“辯章”、“辨章”。古文異體作“釆”或。”，或據《說文》“釆讀若辨”，謂古文作“釆章”，今作“平”乃“釆”之誤。以今日之古文字學知識，作“釆”或“”者，實即“平”之古文異體。“平”古音並紐耕部，“便”、“辯”、“辨”古音並紐元部，耕元旁轉。《堯典》云“平秩東作”，《尚書大傳》、《周禮·春官·馮相氏》鄭玄注並引“平”作“辯”。《洛誥》：“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謂漢人引經“伻”作“辨”。

自古以來，“平（辯）章”皆理解為辨別彰明，如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即以“平”之本字作“辨”、“辯”，“平”、“便”都是借字，這是對的。但“章”訓彰明，似有可商。“平章百姓”與“協和萬邦”對言，“協和”為同義連言，而“章”除訓彰明外，也有辨別之義，“辯章”應該也是同義連言，“辯”、“章”同訓別。

“章”有辨別、分別之義，前人已有論及。《左傳》莊公二十四年：

易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亡，無乃不可乎？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

“章物”與隱五年傳“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之“章物采”不同。此由各人所執之物類不同而顯示其貴賤等差。楊寬《古史新探》謂“在西周、春秋間貴族舉行的贄見禮中，贄實際上就是一種身份證，而且具有徽章的作用。它不僅用來表示身份，用來識別貴賤，並且作貴族中等級的標誌”，即此“章物”之義。

楊氏認為兩個“章”字不同義。“章物”之“章”有辨別等級之義，而“章物采”的“章”則訓明。細讀《左傳》原文，兩個“章”字實詞義相同。隱公五年云：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而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習威儀也。

按“物”、“采”皆有事義。“物”訓事者，例證很多，可參見《故訓彙纂》“物”字頭“物，事也”條所舉各例。“采”訓事，見於《爾雅·釋詁上》。《皋陶謨》“載采采”偽孔傳：“采，事也。”《孔子家語·五帝德》“卒采之辯”王肅注亦云“采，事也。”“物采”乃同義連言，亦可倒言為“采物”，如《左傳》文公六年云“分之采物”。“物采”、“采物”同義連言，也可簡言為“物”。隱公五年之“章物采”，即莊公二十四年之“章物”，亦即文公六年之“分之采物”。“章物采”與“度軌量”對言。楊伯峻注謂“度軌量”“猶言揆正法度”。而“章物采”則應理解為辨別事物之等級。《國語·魯語上》：“以章物也。”韋昭注：“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也。”“明尊卑異物”即辨明事物之尊卑等級。《左傳》莊公二十三年：“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正班爵之義（儀）”即《周禮·司士》所云“正朝儀正位，辨其貴賤之等”。哀公六年“蔡人男女以辨”，杜預注：“辨，別也。”惠棟《補注》：“辨讀如班。襄二十五年《傳》云‘男女以班賂晉侯’，劉炫曰：‘哀六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故“章物采”後接言“明貴賤，辨等列”，而“章物”句後接言“男女之別”，即哀公六年之“男女以辨”。

“章”訓別，是明見於古書故訓的，如《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上下有章”王肅注、《文選·范曄〈後漢書皇后紀論〉》“軌制無章”劉良注等。《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使都鄙有章。”楊伯峻注引《孔子家語》王肅注，亦云“章”訓別。《禮記·郊特牲》：“敬章別也。”“章別”連言，足正“章”有別義。

“章”有辨別義，應該是“章”有彰明義的引伸。《禮記·坊記》云“章民之別”，鄭玄注：“章，明也。”“彰明民眾之分別”，實際上就是“辨民”、“別民”之謂。

《堯典》“平（辨）章百姓”，實即辨別、章別百姓之尊卑等級之義。《白虎通義·姓名篇》早已指出這一點：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太平御覽》卷三六二所引作“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禀天氣（《太平御覽》所引無“所”字），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按：此處是《太平御覽》文字，《白虎通義》作“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故殊百也”。）

據《白虎通義》之說，“平章百姓”即分別人群，使各相異而不相雜，以重人倫，以記其族，“章”訓別不訓明，切“百姓”亦用其本義。

“百姓”一詞《尚書》凡十四見。據《堯典》鄭玄注，《盤庚》、《呂刑》偽孔傳及孔穎達疏，以及《詩·大雅·天保》毛傳、《國語·楚語》韋昭注，皆云“百姓”即是“百官”。楊筠如《尚書覈詁》遵從其師王國維之說，引金文伯吉父盤“其惟諸侯百姓”、史頌簋“里君百生”，謂“百生”即“百姓”也就是“百官”。楊樹達也有類似看法。從金文辭例來看，“百生”即“百姓”也就是“百官”無疑是正確的，但這種理解是否普遍適用於《尚書》各例，則不盡然。楊希枚《姓字古義析證》已指出，古文獻中“姓”與“名”、“百姓”與“兆民”、“萬姓”、“群姓”與“萬民”分言、連言或互言之例不勝枚舉，不贊同把《尚書》中的所有“百姓”都理解為“百官”，認為某些“百姓”更自然的解釋就是“民”的意思。

從《堯典》這段文字來看，“百姓”應該用其本義，指各部落。“姓”本部落之名。因部落首領在部落聯盟也就是後來的邦國中擔任官職，故“百姓”也指“百官”。《堯典》先言“族”即氏族，由氏族及“姓”即部落，有部落及邦國，意相貫通。如以“百姓”為“百官”，反倒突兀不類。如周王國，即當時所謂的天下，由諸侯邦國組成，而邦國又由各部落也就是“百姓”組成。如康叔所封衛國，其統治階層為姬姓，也有子姓的商王後裔，也有非姬姓、子姓的其他族姓，如殷遺民中的各氏。各姓再分宗族即氏，有大宗、小宗之分。宗族再分家庭，家庭則由個人組成。故《堯典》云堯“克明俊德”，即大學所謂“明明德”，故而家平、族協。堯又“平章百姓”，即辨明各族姓的尊卑等級，使各安其位，故而“百姓昭明”。各部落昌明、安定，則邦國協和，天下黎民蒼生雍和，一派太平景象。套用今天的話，這正是四五千年前華夏民族的“中國夢”。

**十、“威〈烕，蔑〉侮五行，怠棄三正”**

《甘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關於“五行”、“三正”的確切詞義，頗多爭論，這裏暫且不論。王引之《經義述聞》認為：“‘威侮’二字義不相屬，‘威’為暴虐，‘侮’為輕慢，不得合言虐慢也。且人於天地之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疑當作‘烕’。‘烕’者，‘蔑’之假借也。蔑，輕也。蔑侮五行，言輕慢五行也。”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以《史記·夏本紀》、《漢書·王莽傳》皆作“威侮”，認為漢時本已如此，舊釋為“威虐侮慢”，故不取王說。

我認為王說是正確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則要從“怠棄”一詞說起。“怠棄”，多數《尚書》注釋類書籍都不注“棄”字，大概以為即“拋棄”、“捨棄”之“棄”。今按“怠棄”的“棄”，應理解為輕視。《左傳》桓公六年：“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章炳麟《春秋左傳讀》：“‘棄’有輕薄之誼。《荀子·修身》云：‘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注引《方言》：‘楚謂相輕薄為僄。’據四字皆平列，怠、慢同誼，則僄、棄亦同誼。《荀子·不苟》云：‘小人通則驕而偏，窮則棄而儑。’亦謂輕薄無行，為棄與驕字相對。”[[64]](#footnote-64)“必棄小國”之“棄”，不可理解為捨棄，蓋好大喜功者皆欲小國而附之，必不捨棄之。

與“怠棄”詞義相同的詞還有“蔑棄”、“慢棄”。《國語·周語下》：“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詩·大雅·桑柔》“國步蔑資”鄭玄箋：“蔑，猶輕也。”《易·剝》“蔑貞，凶”陸德明《釋文》引鄭玄云：“蔑，輕慢也。”《廣雅·釋詁二》：“懱，小也。”王念孫《疏證》：“今人猶謂輕視人為蔑視”“蔑棄”即蔑視、輕視。《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貫瀆鬼神，慢棄刑法，信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慢棄”義同“怠棄”。“五刑”、“刑法”只能言輕視、藐視，不能說拋棄、捨棄。

如依王說改“威侮”為“烕侮”即“蔑侮”，則“蔑侮”與“怠棄”對舉，皆有輕義。王說似更可信。漢人所引、所解《尚書》常有錯訛，切誤讀之詞經常因定下來，為漢人及後人襲用。典型例證如《盤庚》“心腹腎腸”訛為“優賢揚”且與下句“歷”字連讀，以“優賢揚歷”為句。《三國志·管寧傳》太僕陶丘一等薦寧曰：“優賢揚歷，垂聲千古。”裴松之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以漢人作“威侮”來否定“威侮”當作“烕侮”即“蔑侮”，理由並不充分。

關於“威”、“烕”形近互訛，還可舉出兩例。《國語·越語上》：“今寡人將助天威之。”宋庠本“威”作“滅”。今作“威”者，乃“烕”字之誤。《逸周書·嘗麥》：“是威厥邑。”王念孫《讀書雜誌》云“威”乃“烕”之訛，“是烕厥邑”即“是滅厥邑”。

《尚書》異文疏證四則

## “女毋翕侮成人”與“汝無侮老成人”

《盤庚》云：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漢石經作“女毋翕侮成人”，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不少古寫本同唐石經，但流行刊本皆作“汝無侮老成人”。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以唐石經為底本，以“老侮成人”為正。其主要依據是孔穎達疏所引鄭玄注的一段話：“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謂：“以‘老’與下句‘弱’對舉，顯見鄭本亦‘老’在‘侮’上。可見今文、古文、偽古文語序皆如此，故據以乙正。”又謂“老侮成人”即“見老人而輕忽之”。在注釋“無弱孤有幼”句時又說：“‘老侮’與‘弱孤’為結構相同的動詞。”

“弱孤”的弱字，洪適《隸釋》所載漢石經作“流”。馮登府《漢石經考異》認為“流”、“弱”音近通假。但“流”古音來紐幽部，“弱”古音日紐葉部，聲紐、韻部都頗有差距。吳汝綸《尚書故》則認為洪適所見漢石經本假與“溺”音義皆同的“”為“溺”，因形近而被誤認為“流”。兩說根據都不充足，只能闕疑待考。

王引之《經義述聞》云：

“無弱孤有幼”，鄭玄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某氏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老侮之。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王氏鳳喈《尚書後案》曰：“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老侮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鄭注是，偽孔非也。”引之謹案：王說是也。某氏傳以孤有幼連讀，殊為不詞。當以弱孤憑讀，言以為孤弱而輕忽之也。孤之言寡也。成十三年《左傳》：“寡我襄公。”杜注曰：“寡，弱也。”昭二十七年《傳》：“專禍楚國，弱寡王室。”弱寡，猶孤弱也。《史記·南越傳》：“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亦以弱孤連文。[[65]](#footnote-65)

據王說，“弱孤”是名詞用為動詞。而“老侮”的“侮”顯係輕慢之義。《廣雅·釋詁三》：“侮，輕也。”《禮記·曲禮上》“不侵侮”陸德明《釋文》：“侮，輕慢也。”但“老”有輕忽之義，則頗為費解，至今未見學者舉出古書中的同類例證。或謂“侮老”是疊韻聯綿詞，“侮”古音明紐侯部，“老”古音來紐蕭部，蕭侯鄰韻旁轉相通，都是強為之解，不可信。

漢石經作“翕侮”，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以“翕”通“狎”，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則以“翕”通“脅”，《淮南子·地形訓》“其人翕形”高誘注：“翕讀脅幹之脅。”《漢書·王莽傳》“動靜辟脅”顏師古注：“翕、脅之聲相近，義則同”。根據近年來文字學研究的最新成果，我認為“翕”似可讀為“褻”。《盤庚》“各設中于乃心”，漢石經“設”同樣作“翕”。而古書通假例證中，也不乏“翕”聲、“枼”聲相通之例。如《老子》“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陸德明《釋文》云：“歙歙一本作惵惵。”根據裘錫圭先生的最新研究，出土文獻和傳世古書皆有“埶”、“設”相通之例。而表輕慢義的“褻”正从埶得聲，且其字又作从枼得聲的“媟”、“渫”。《禮記·曲禮上》“牲死則埋之”鄭玄注“不欲人褻之”陸德明《釋文》：“褻，慢也。”《盤庚》“勿褻在王庭”，玄應《一切經音義》引“勿褻”作“忽媟”。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鄙褻”注：“褻，古文作絬、媟、暬、渫四形同。”顯然，“翕侮”應讀為“褻（媟）侮”。“女毋褻（媟）侮成人”，“褻侮”為動詞同義連言，義輕慢；“汝毋弱孤有幼”，“弱孤”即以之為弱、以之為孤，也義輕忽，兩兩正相對。顯以“翕侮”為長。

漢石經之“翕侮”如何變為今本之“侮老”？一種可能的訛變軌跡是：讀為“褻（媟）”的“翕”字不為常人所解，因其字與“弱”相對，被改為“老”字，故唐石經和不少古本都作“無老侮成人”。孔穎達疏引鄭玄注亦作“老”，應是隨之而改。以鄭玄之博學，豈有不知“老”難有輕忽之義？頗疑鄭玄注原文“老”亦作“翕”。又因古書中常見“老成”一詞，如《後漢書·和帝紀》“可謂老成黃耇矣”李賢注：“老成，謂老有成德也。”再誤為“無侮老成人”。幸賴漢石經保存“女翕侮成人”這一原貌，又因裘錫圭先生有關“設”、“埶”互通的精湛之論，我們才得以探究《尚書》文本之真，才能正確理解“翕侮”一詞。

## “予惟率肆矜爾”與“予惟率夷憐爾”

《多士》云：

予一人惟聽，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予惟率肆矜爾”，《論衡·雷虛》引作“予惟率夷憐爾”。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云：

“夷”、“肆”古音同在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在第十二部。“矜”作“今”聲，讀如“鄰”，自誤從“今”聲而古音亡矣。

段氏第十五部相當於脂微月物諸部及質部去聲，第十二部大致相當於真質二部。據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夷”古音餘紐脂部，“肆”古音心紐質部。脂質陰入對轉。“肆”本从隶得聲，故《呂刑》“群后之逮在下”，《墨子·尚賢中》引“逮”作“肆”。《周禮·地官·師氏》“使其屬師四夷之隸”鄭玄注：“古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若隸。”从隶得聲的“棣逮”古音皆屬定紐，从夷得聲的“桋荑”古音亦屬定紐。故“夷”、“肆”聲韻皆近，為通假關係。“憐”古音來紐真部，“矜”古音有見紐真部、群紐真部兩種。同表憐憫義的“憐”、“矜”應該也是一組同源詞。

對“肆矜”一詞的理解分歧，集中在“肆”字。大致有三種說法。王引之《經義述聞》謂“肆”即《皋陶謨》“眚災肆赦”之“肆”，訓緩，義猶赦宥、寬宥：

家大人曰：率，用也；肆，緩也。莊二十二年《春秋》“肆大眚”，杜注曰：“赦有罪。《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盪滌眾故，以新其心。”又注襄公九年《傳》“肆眚圍鄭”曰：“肆，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也。”“予惟率肆矜爾”者，言我惟用肆爾之罪，矜而之愚而已。

曾運乾《尚書正讀》、周秉鈞《尚書易解》皆宗王說。俞樾《群經平義》則認為“夷”乃語詞，引《周禮·秋官·行夫》“使則介之”鄭玄“故書曰夷使。夷，發聲”為證。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屈萬里《尚書集釋》從此說。屈氏並舉《詩·大雅·瞻卬》“靡有夷屆”之“夷”為語詞為證。“靡有夷屆”之“夷”為語詞，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三有說。

楊筠如《尚書覈詁》認為“肆矜”的“肆”為實詞，但又不同於王引之之說：

“肆矜”，《論衡》作“夷憐”。按“肆”與“夷”、“矜”與“憐”，古音同部，而義亦相通。又下文“天惟畀矜爾”，“畀”與“夷”、“肆”亦同部。疑本一語，其本字疑當作“夷憐”。《左傳》杜注：“夷，亦傷也。”故“傷”、“夷”並通用。《國策》注：“傷，愍也。”傷愍與矜憐同意，是“夷”、“憐”皆謂“哀憐”之意。“肆矜”、“畀矜”，並“夷憐”一語之轉。舊注“肆”為赦，“畀”為矛者，疑皆未協也。

楊說舉《左傳》杜注“夷，亦傷也”來證“夷”有傷愍義，恐難以成立。查《故訓匯纂》“夷”字頭“夷，傷也”、“夷，亦傷也”諸條所列文例，“傷”都是“創傷”之“傷”，如《左傳》杜預注之四例中，哀公二十六年“王夷師熸”、成公十六年“子反命軍吏查夷傷”，都明顯不是傷悼、傷愍義。成公十六年文例孔穎達疏引服虔云：“金創為夷。”《漢書·劉敬傳》“傷夷者未起”顏師古注亦云：“夷，創也，音痍。”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凡注家云‘夷，傷也’者，謂夷即痍之假借也。”《說文·疒部》：“痍，傷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三“創痍”注引《通俗文》：“體創曰痍，頭創曰瘍。”“痍”也沒有傷愍、傷悼之義。楊說將“夷，傷也”、“傷，愍也”繫聯起來是有問題的。

“肆矜”異文作“夷憐”，“肆”、“夷”音近相通。而“夷”與“易”以及“肆”與从“易”得聲的字，都有相通之例。《堯典》“厥民夷”，《史記·五帝本紀》作“其民夷易”。臧琳《？？？》【查臧氏有《尚書集解》，不知是否出此】：“當時以易代夷，轉寫誤，兩存之。”古書故訓中“夷”訓易之例甚多，可參看《故訓匯纂》“夷”字頭“夷，易也”條。《周禮·夏官·小子》“羞羊肆羊殽肉立”鄭玄注：“肆，讀為鬄。”是“肆”、“易”古音相近而多通假。王引之謂“肆矜”之“肆”義緩，猶寬宥、赦宥之義。同表寬緩、寬縱義的字中，有作“易”、“敡”者。《左傳》桓公十三年云“天之不假易”，王引之《經義述聞》謂：

家大人曰：“假易，猶寬縱也。天不假易，謂天道之不相寬縱也。僖三十三年《傳》曰：‘敵不可縱。’《史記·春申君傳》‘敵不可假’，《秦策》作‘敵不可易’，是假、易皆寬縱之意也。《廣雅》曰：‘假，敡也。’敡與易古字通。”

王氏父子對“假”、“易（敡）”皆義寬緩、寬縱、寬容的分析十分正確。而表寬緩義的“易”又有作“夷”者，《廣雅·釋詁三》：“假、夷，敡也。”顯然，《廣雅·釋詁》所載訓為“敡也”的“夷”，以及表寬緩、寬宥義的“肆”，與“天之不假易”的“易（敡）”，應該是一組音近義通的同源詞。王引之把“肆（夷）矜”的“肆（夷）”釋為寬緩、赦宥，與之相合。

《論衡·雷虛》引“予惟率夷憐爾”時說：

人君罪惡初聞之，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

《論衡》說“武王誅紂”，但據《逸周書·克殷》，紂乃自燔於廩臺（《史記》作“鹿臺”），但《克殷》同時又說武王“適王所”後“斬之以黃鉞”，故《墨子·明鬼下》云“武王折紂而係之赤儇、載之白旗”，《尸子·軼文》云“武王親斬殷紂之頸”，《古今注》云“武王以黃鉞斬紂”，都不過是傳說演變，不必深究。如商紂被生擒，武王哀憐之，很有可能“肆（夷）”而不誅。將“肆（夷）矜（憐）”理解為寬宥、憐憫，與《論衡》這段文字的整體意思並無不合。

俞樾將“夷”視為語詞，大概以為“夷”與“肆”有寬緩、寬宥義並無交集，僅音近通假，故以“夷”為正，並視為無義的語助。殊不知“夷”正是《廣雅·釋詁》所載“夷，敡也”的“夷”，正是寬緩義。

楊筠如謂“畀矜”與“夷憐”、“肆矜”乃一聲之轉，此說不無道理。“畀”古音幫紐質部，確與“肆”古音同部，聲紐與“肆”之異文“逮”同屬唇音，古書中亦有輾轉相通之例。如表惶恐不安義之“阢陧”，《盤庚》作“勿褻”，亦可倒言“陧扤”，異文很多，如作“卼”、“劓刖”。“劓”从畀得聲而通“褻”，而《禮記·表記》“安肆日偷”鄭玄注則云“肆或作褻”，是為“畀”、“肆”輾轉相通之證。但“畀”字在《多士》中除“天惟畀矜爾”一例，尚有：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這三例“畀”字所在文句的斷句、標點有爭議，但“畀”義給予，則是意見一致的。故此，對“天惟畀矜爾”句，我仍然傾向傳統舊說，以給予、賜予釋“畀”。

最後還要說說“予惟率肆矜爾”中的“率”字。“率”、“聿”古音相同，而“聿”與“曰”、“欥”亦音近相通。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認為“予惟率肆矜爾”的“率”同“欥”，又云《立政》“亦惟武王率惟敉功”的“率”“與欥通，語詞”，是正確可信的。“率”、“聿”、“曰”、“欥”用為無義的語詞之例，《故訓匯纂》各字頭都有徵引，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 “惟假于民”與“惟殷于民”

《呂刑》云：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偽孔傳釋“殷”為“殷盛”，蔡沈《書集傳》亦云：“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在致民之殷盛富庶也。”此釋合情合理，亦合於古書故訓。但《墨子·尚賢中》引後兩句作“三后成功，惟假于民”，一作“殷”，一作“假”，問題變得複雜了。孫詒讓《墨子閒詁》云：

畢云：“假，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王鳴盛云：“疑隸變相似而誤。”詒讓按：偽孔傳云：“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此作“假”，蓋與“嘏”通。《儀禮·士冠禮》《釋文》云：“嘏，本或作假。”《爾雅·釋詁》云：“嘏，大也。”《禮記·郊特牲》云：“嘏，長也。”《說文·古部》云：“嘏，大遠也。”“惟嘏於民”，言其功施於民者大且遠。下文所謂“萬民被其利”也。王應麒《漢書藝文志考證》引《墨子》亦作“假”，則宋本固如是。今本或作“殷”，乃據孔《書》改，非其舊也。

以“假”通“嘏”訓大而“殷”亦有訓大者（《禮記·喪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鄭玄注：“殷，猶大也”）來匹配異文，衹是眾說之一端。俞樾《群經正義》則以“殷”訓正，“假”通“格”亦訓正來匹配這一異文：

按《堯典》“以殷仲春”，枚《傳》曰：“殷，正也。”此經“殷”字亦當訓正。“殷于民”者，“正於民”也。王伯厚《漢藝文志考》引《墨子·尚賢中篇》作“惟假于民”，“假”與“格”通。《君奭篇》“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史記·燕召公世家》皆作“假”。“惟假于民”即“惟格于民”，“格”亦“正”也。《方言》曰：“格，正也。”

吳汝倫《尚書故》亦有相同說法：

《廣雅》：“殷，正也。”《堯典》“以殷仲春”，《史記》“殷”作“正”。“惟殷于民”，以正于民也。《墨子》作“假”，“假”亦正也。

俞樾《群經平議》之《尚書平議》已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刊行，而吳汝綸《尚書故》則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由王恩紱條刊於《桐城吳先生全書》。（查吳汝綸生卒年：1840 -1903年）吳說似剿襲俞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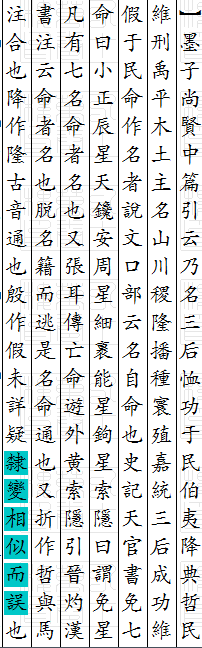
上引孫詒讓之說中，有一句話值得注意：“王鳴盛云：‘疑隸變相似而誤。’”今查，這句話出自王鳴盛《尚書後案》（按，見文後），但王氏未指明是作“叚（《墨子》作‘假’）”為正而誤為“殷”，還是作“殷”為正而誤為“叚”。

今按古書中有“叚”誤作“殷”之例。《讀書雜志·管子第十一·輕重甲》“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王念孫按：“殷字義不可通，殷當為叚。交叚謂交借財也。隸書殷字作，叚字作叚，二形相似，故叚譌為殷。”

循此訛誤之例，則上述強求“殷”、“假”釋義相同的種種說法，都值得推敲。尤其是訓“殷”、“假”為正者。說“伯夷降典，折（制）民以刑”為“正民”尚可，難道“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也能稱之為“正民”嗎？頗疑今本《尚書》作“殷”者，乃“叚”之訛，通《墨子》所引作“假”者。“叚”、“假”都是“嘏”之假借。“嘏”有賜福之義。《詩·大雅·卷阿》“純嘏爾常矣”鄭玄箋：“予福曰嘏。”“三后成功，惟嘏于民”，是說伯夷降典，禹平水土，稷降播種，都是造福、賜福於民，故《墨子·尚賢中》下文云“萬民被其利”。這種說明，顯然比“致民殷盛富庶”、“其功施于民者大且遠”合理通順得多，故為之一說。

## “靖譖庸回”與“靜言庸違”

（缺）



《尚書》字詞札記四則

**“簡畀殷命”**

《多方》：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尹”訓治，“君”、“尹”本一字之分化，故“君”亦可訓“治”。《顧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臨君”又作“君臨”，見《文選·曹植〈責躬詩〉》，李善注引此句作“君臨周邦”。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並引賈公彥《序周禮廢興》錄鄭玄《周禮序》有“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句，謂“是鄭本作‘君臨’也。”今按“臨君”、“君臨”乃同義連言，正言、倒言本無別。“君臨”為後代習用。或以“君臨”之“君”為“君辟”之“君”，應屬誤讀。

“簡畀”，偽孔傳訓“大畀”，為舊注沿襲。戴鈞衡《尚書補商》進而指出，“簡”即《多方》上文“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的“簡”，同訓大。實則“簡代夏作民主”的“簡”，通“間”。“間”訓代，見於《爾雅·釋詁》。“間代”同義連言。俞樾《群經平議》有說。《多方》：“乃惟有夏，圖〈啚，通鄙〉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間”亦訓代。而“簡畀”一詞，屈萬里《尚書集釋》釋為“簡擇而付予之”，如此則主語為“天”。但“簡畀殷命”與“尹爾多方”連言，“尹爾多方”的主語毫無疑問應為“我”即有周，則“簡畀殷命”能否理解為“上天簡擇而付予之有殷”，多少有些問題。

我認為“簡畀”即“簡鼻”，同樣讀為“間代”。《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經：“邾畀我來奔。”《穀梁傳》同，《公羊傳》“畀我”作“鼻我”。“鼻”及其異文“臬”以及與“鼻”、“臬”多有通假的“埶”，均可通“弋”。《易·困·九五》：“劓刖，困于赤紱。”馬王堆帛書“劓”作“貳”。“劓刖”又作“臲卼”，通作“臬兀”、“陧杌”、“倪”，不安也。《易·困·上六》：“困于藟之臲。”馬王堆帛書“臲”亦作“貳”。作“貳”者，乃“”之誤，中間兩橫乃羨劃。《禮記·緇衣》：“其志不忒。”《釋文》：“忒本作貳，音二。”按“貳”當作“”，陸音非。《大戴禮記·五帝德》：“其言不貳。”《孔子家語·五帝德》“貳”作“忒”。《大戴禮記》誤，當作“”。“”即“貸”之肖。“”、“貸”、“忒”相通，且“貸”、“忒”亦可通“代”，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412、413頁[忒與]、[忒與貸]、[與貨]以及[忒與代]、[代與貸]條。同時與“鼻”、“臬”多有通假關係的“埶”，亦與“弋”通，而“代”從弋得聲。《周禮·考工記·匠人》：“置 〈槷〉以縣。”鄭注：“故書〈槷〉作弋。杜子春云：‘〈槷〉當為弋。’”《多士》：“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釋文》：“弋，馬本作翼，義同。”孔穎達《正義》引鄭玄王肅本“弋”作“翼”。“敢弋殷命”的“弋”或“翼”，舊注訓為取，實當讀為“代”，訓為取代，與“取”義近。《立政》：“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式”從弋得聲，故吳汝綸《尚書故》亦讀“式”為“代”。“弋（代）殷命”、“弋（代）商受命”、“簡（間）代夏作民主”、“簡（間）畀（鼻，通代）有殷”，四者語義相同。

**“劓割夏邑”**

《多方》云：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說文·食部》：“饕，貪也。從食號聲。叨，饕或從口刀聲。”“懫”，《說文·至部》引作“”：“，忿戾也。”“叨懫”即貪婪忿戾。“欽”通“廞”。《說文·广部》：“廞，陳輿服於庭也。”《爾雅·釋詁下》：“廞，興也。”郭璞注：“皆謂興作。”“叨懫日欽”即貪婪忿戾日益興作。“劓”，王引之《經義述聞》謂“劓為斷割之通稱”。《盤庚》：“我乃劓殄滅之。”偽孔傳：“劓，割也。”《左傳》哀公十一年：“則劓殄無遺育。”杜預注：“劓，割也。”《左傳》昭公十三年：“先歸復所，後者劓。”俞樾《群經平議》云：“劓，當讀為劊，凡訓割之劓皆劊之假字。”故《尚書》注釋類書籍所採王引之之說，以“劓割”為同義連言。

我認為“劓割”應讀為“孽害”。“割”通“害”古書習見，如《堯典》“滔滔洪水將割”、《大誥》“天降割于我家”等。“劓”為“”之或體，通“孽”。《說文·刀部》：“，刑鼻也。從刀臬聲。《易》曰：天且。劓，臬或從鼻。”《說文·部》：“，危高也。從屮聲。讀若臬。”“孽”從辥得聲，“辥”從得聲，故“劓”可通“孽”，如訓治的“藝”即“艾”之通假，“艾”金文作“辥”，而“藝”、“臬”音義皆同。《楚辭·天問》：“革孽夏民。”王逸注：“孽，害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鄭玄注：“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故“孽害”同義連言。夏民因貪婪忿戾日興，相為災害，故稱“孽害夏邑”，是以天命成湯“刑殄有夏”。

《左傳》“後者劓”之“劓”，同“陧”，義為凶危也。表惶恐不安義的“杌陧”，亦可到言為“陧”、“倪”、“臬兀”，且異文甚多，如“臲卼”、“卼”、“”、“臲”、“劓刖”、“槷”。《尚書》則作“勿褻”（《盤庚》）、“出執〈埶〉”（《召誥》），通“杌陧”。《說文·阜部》：“陧，危也。從阜，從毀省。徐巡以為：陧，凶也。賈侍中說：陧，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杌陧。讀若虹蜺之蜺。”“危”、“凶”義近。“陧，法度也”，即言“陧”通“臬”。“先歸所復，後者劓”，即言先歸者復其位，後歸者則凶危，與割斷之義無關。

**“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康誥》：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先解釋其中的几處字句。“有敘時乃大明服”，斷句、訓釋頗多爭議，此處略去不論。“勑懋”，同義連言，皆訓勉。《爾雅·釋詁》：“勑，勉也。”“惟民其勑懋和”，民眾致力於“和”。就好像有了疾病，民眾將“畢棄”疾病、咎殃。“畢棄”即禳祓、棄除。“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謂像撫養嬰兒一樣關懷人民，人民就會安定。“康乂”同義連言，皆訓安、定。“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句，偽孔傳、孔穎達《正義》“繳繞不清”。宋王安石始釋之云：“非汝所刑殺，乃天討有罪，汝無或妄刑殺人也。”《東坡書傳》則云：“刑人殺人者，法也，非汝意也。”“無或刑人殺人”的“或”，義同“誰”、“某”。全句直譯即並非你康叔封刑殺人民，沒有誰刑殺人民。綜合上下文意，周公要求康叔“敘時乃大明服”，即繼承其職服後，以安定民眾為要務，即使動用刑法，也非其本意，乃天討有罪，民眾自速其辜。

因上有“刑人殺人”，故歷來視下句的“劓刵”為五刑中“劓”、“刖”二刑，且“刵”為“刖”之誤。如蘇軾所云：“雖非汝意，然生殺必聽汝，不可使在人也。至於劓刵人，則曰非汝獨生殺也，劓刵亦如之。”朱熹則云：“此但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人刑人殺人，蓋言用刑之權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朱熹之說為後人所從。

我認為上文已言“刑人殺人”，下文再舉“劓”、“刵”二刑，文意重複，似無必要。且五刑為何獨舉“劓”、“刵”二刑以代刑法，也有難以說通之處。

今按《尚書》兩見“杌陧”一詞。《盤庚》：“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召誥》：“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楊筠如《尚書覈詁》已指出。“勿褻”、“出執〈埶〉”應讀為“杌陧”。典籍又作“倪”、“”、“臲”、 “臲卼”、“槷”、“劓刖”。“毋”、“出”與“兀”、“月”古音相同或相近。其中“劓刖”一詞出《易·困·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一說“劓刖”指“劓”、“刖”二刑。但《釋文》明言：“鄭云：‘劓刖當為倪。’荀王肅本作‘’，陸同。”《易·困·上六》又有“臲卼”一詞：“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音訓》：“臲卼，晁氏曰：‘古文作倪。’”《說文·出部》引作“槷”。因此《易·困》“劓刖”指“劓”、“刖”二刑之說實不可據。“陧”本義危。《說文·阜部》：“陧，危也。”“兀”本義山高不平，故從兀得聲的“”亦有危義。人人自危，即惶恐不安。故“倪”異文或增形符危，如“臲卼”。《易·困》之“劓刖”即“倪”，亦即“杌陧”一詞的倒言，為我們理解“非汝封又曰劓刵〈刖〉人，無或劓刵〈刖〉人”句提供了新的線索。句中的“劓刖”似應讀為“倪”，即言非汝封使民眾不安，沒有誰使民眾不安。是上文“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的進一步提煉。《康誥》通篇以“明德慎罰”為總綱。《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方。”僖公二十四年：“大上以德撫民。”“明德”之目的，在於“安民”，尤其是康叔所封衛地，其民眾以殷遺民為主。這些殷遺民曾參與周初的“三監叛亂”。康叔就封後，首要任務是“康乂其民”。但如果殷遺民仍然“迪屢不靖”（《多方》語），康叔必以刑威之，使之“倪”即惶恐不安。因此周公說非汝所刑殺，乃天討有罪，民眾乃自速其辜；“非汝倪人”，乃民眾“大不宅天命”、“屑播天命”（均《多方》語），故“天惟時降喪”（亦《多方》語）。民眾“自作不典”（《康誥》語）、自速其危，故曰“無或劓刖人”。如此理解，似比舊注更為妥帖、順暢。

**“庶獄庶慎”**

《立政》篇中三見“庶獄庶慎”一詞：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舊注對“庶慎”的“慎”字，大都讀如字。如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庶言’，眾人毀譽之言也。‘庶獄’，眾刑獄。‘庶慎’，諸所當慎之事。庶獄庶慎，惟於所司之牧訓教其用命無違命而已。”孫詒讓《駢枝》云：“案‘庶言’，謂凡議論教誨之官若師氏、保氏之屬。‘庶獄’，即刑官，同司寇、士師之屬。‘庶慎’，謂凡掌典法之官。《周書·商誓篇》有庶義、庶刑，此‘庶獄’即彼‘庶刑’，‘庶慎’即彼‘庶義’。若《周禮》司會、大史諸職，掌百官中成之等，《周禮·大宗伯》天神司中，《左·襄十一年傳》及《說文》並作‘司慎’，義亦可互證此三庶，並實指其官。‘罔攸兼’，似謂使各職其職，不侵其官。偽傳謂泛眾言、眾刑獄、眾所慎當慎之事，以上下文例推之，並不合，不足據也。”

于省吾《尚書新證》則認為，舊讀“慎”如字，則支蔓不可解結。于氏讀“慎”為“訊”，其論證過程是：“訊”可作“訓”，“訓”可作“順”，而《易·繫辭》“慎斯術也”，《釋文》：“慎本作順。”《荀子·成相》“請布基，慎聖人”注：“慎讀為順。”而據《周禮·大司寇》及《小司寇》，凡獄訟，必“附于刑，用情訊之”，“一曰訊群臣，一曰訊群吏，一曰訊萬民”。故“庶獄庶慎”即“庶獄庶訊”。因其論證曲折，且與《周禮》屢言“庶獄庶律”不合，不為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所採，仍取孫詒讓“庶慎”為“掌典法之官”之說。但孫說也有不通之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其毋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從上下文意來看，“庶獄庶慎”皆指事，故言“惟正是乂之”，“正”即官長。蔡沈《書集傳》：“猶《康誥》所謂‘正人’，……指當職者為言。”“乂”，治也。謂惟當職者治“庶獄庶慎”。把“庶慎”理解為“掌典法之官”，顯然是不合適的。因此不少《尚書》注釋類的書籍，取于省吾之說而棄舊說。

舊說多以“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為句，以為“庶言”與“庶獄”、“庶慎”並列。我們以“文王罔攸兼于庶言”為句，“庶獄庶慎”屬下句。“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與“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相對而言，可證“庶獄庶慎”不能接言於“庶言”之後並連綴成句。關於“庶言”，屈萬里《尚書集解》說：

庶言，蔡氏《集傳》云：“號令也。”按《國語·周語上》：“有不祀則修言。”韋注：“言，號令也。”庶言，謂各種號令。號令繁多，不必盡出王朝，故文王不兼為之。蔡氏《集傳》所謂：“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是也。

屈說較長，故以“文王罔敢兼于庶言”為句絕。

今按從“真”得聲的字，常與從“至”得聲的字相通假。《易·損·象傳》：“君子以懲忿窒欲。”《釋文》：“窒，陸作昚。”“昚”乃“慎”之古文，見於《說文·心部》。《易·履》：“履虎尾，不咥人。”馬王堆帛書本“咥”作“真”。我們曾指出，古書中所謂“執”聲與“至”聲通假，實乃“埶”與“至”通假。典型例證如“〈〉”，《說文·金部》云“讀若至”。“至”古音屬章紐質部；從“至”得聲的字，古音同屬質部，而分屬章、定、端三紐。而與“埶”有着密切通假關係的“涅”、“薾”古音亦屬質部，聲母屬泥紐。端、泥皆屬舌頭音。

從“真”得聲的字如“慎”，可與“埶”聲字通假，還有其他跡象可尋。《皋陶謨》：“五品不遜。”《淮南子·人間》引“遜”作“慎”。《康誥》：“惟曰未有遜事。”《孔子家語·始誅》引“遜”作“慎”。而《說文·至部》云“讀若摯〈摰〉。”再如“真”與“”通假。《詩·鄘風·君子偕老》：“鬒髮如雲。”《說文·部》引“鬒”作“”。《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黰黑而其美。”《釋文》：“黰，《說文》作。”而“”又與“爾”通。《莊子·大宗伯》：“陰陽之氣有沴。”《釋文》：“沴，崔本作。”“爾”、“埶”通假之例甚多。又如《說文·辵部》云“迣讀若寘。”而“世”、“枼”常與“埶”通。《詩·鄘風·君子偕老》：“是紲袢也。”《說文·衣部》“褻”下引“紲”作“褻”。《盤庚》：“其有眾咸造勿褻。”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引“褻”作“媟”。

最能說明“慎”與“埶”之間關係的，莫過於“慎”《說文》古文作“昚”。劉樂賢先生認為，古文“慎”字上從火，下從日，是一個從火日聲的形聲字。在出土秦漢文字材料及部分傳世古書如《素問》中，“熱”的異體作“炅”。裘錫圭先生認為“炅”當從火日聲，王輝先生則認為“炅”是會意兼形聲字。劉樂賢還認為從火日聲的“昚”即“慎”字古文，就是秦漢文字中讀為“熱”的“炅”字。換言之，“慎”、“熱”古文皆從火日聲，是“慎”與“埶”聲相通的確證。

綜合以上通假例證，我們懷疑“庶獄庶慎”應讀為“庶獄庶藝”或“庶獄庶臬”，即《周禮》屢言的“庶獄庶律”。“庶律”義同“庶藝（臬）”。《左傳》文公六年：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導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

王引之《經義述聞》引其父王念孫曰：

立木以示人謂之表，又謂之儀。《說文》曰：“檥，榦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表儀與藝極義相近，皆所以喻法度也。《管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韓詩外傳》云：“智如泉湧，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或言“表儀”，或言“儀表”，其義一也。

《荀子》謂“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換言之，“儀表”即“法度”。故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謂“律度”、“藝極”、“表儀”、“法制”義皆相近。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已讀“藝極”為“臬極”，《春秋左傳注》失引。“臬極”即“臬則”，今言“法則”。“陳之臬極”猶如《康誥》之“陳時臬事”。“律”、“臬”、“儀”、“法”義皆相近。《周禮》言“庶獄”、“庶律”、“庶義（儀）”，《立政》言“庶獄”、“庶慎（藝、臬）”，言雖異，義相同。故《立政》“庶獄庶慎（藝、臬）”又可簡言“庶獄”：“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與前言“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毋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文意完全相同。

談《尚書》中幾個从“冘”得聲的字的釋讀  
——兼說《說文》“抌”字

新出清華簡《金縢》中，今本“沖人”的“沖”字作“”。在清華簡面世之前，董珊博士已讀舊名為沈子它簋（集成……）的“冘子”為“沖子”，雖未正式發表，但已流傳學界，足見其精見卓識。[[66]](#footnote-66)今本《逸周書·皇門》云“建沈人”，舊不得其解。清華簡《皇門》作“肆人”，知今本“沈人”即“沖人”，“建”則是“肆”之訛。“沖”古音定紐冬部，“冘”古音定紐侵部。“沖”、“冘”聲紐相同，韻部冬、侵關係也很密切，《詩經》時代冬部合於侵部，這是大家都熟知的。因此從音理上說，“沖”完全可以寫作“”、“冘”或“沈”。

《說文·水部》云“沖讀若動”。《史記·天官書》：“炎炎衝天。”《漢書·天文志》“衝”作“中”。《淮南子·脩務》：“鍾子期死。”《戰國策·秦策四》作“中期”、《史記·魏世家》、《說苑·敬慎》並作“中旗”，是“中”、“重”相通之證。“重”、“童”亦多通假，如“鍾”又作“鐘”，“動”又作“勭”。《書·盤庚下》“肆予沖人”偽孔傳：“沖，童也。”孔穎達疏：“沖、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故“沖人”、“沖子”即“童人”、“童子”，都是“中”、“重”、“童”音同相通之證。

《說文》云“沖讀若動”，而楚簡、金文和傳世文獻則以“”、“冘”、“沈”為“沖”、“童”。換言之，“”、“冘”、“沈”亦可讀若“動”，侵部“冘”可與冬部“中”、東部“重”、“童”，或者說《詩經》時代侵部“冘”、“中”可與東部“重”、“童”相通假。受此啟發，我對《尚書》中幾個从“冘”得聲的字提出新的釋讀，並附帶疏證《說文》中的“抌”字，請大家指正。

首先要談的，也是證據最確鑿的，是《盤庚》中的“恐沈”一詞：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

“恐沈”，江聲《尚書集注音疏》釋為“恐猲”，即今語恐嚇。“猲”古音曉紐月部，“沈”古音定紐侵部，古音多少有些不合。牟庭《同文尚書》釋為“恐耽”，“耽”通“慴”，“恐慴”亦即恐嚇。“慴”古音章紐緝部，與定紐侵部的“沈”韻部為陽入對轉，聲紐亦近，讀“沈”為“慴”於音理並無不妥，但他所引通假例證則是有爭議的。《淮南子·墬形訓》：“夸父耽耳在其北方。”高誘注云：“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衣褶之褶。或作攝，以兩手攝其肩之耳也。”此即牟庭讀“沈”為“慴”之所據。但王念孫《讀書雜志》則認為“耽”乃“耴”之誤。“耴”通“聶”，“耴耳”《山海經·海外北經》作“聶耳”。王說似更有據。

參照楚簡、金文和傳世文獻“冘”與“中”、“重”、“童”相通之例，我認為“恐沈”也可讀為“恐動”，“動”訓驚懼，與“恐”同義連言。《說文·心部》：“恐，懼也。”又：“悼，懼也。陳楚之間謂懼為悼。”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以下簡稱“段注”）云：

《方言》：“、憮、矜、悼，哀也。齊魯之間曰矜，陳楚之間曰悼，趙魏燕代之間曰，自楚之北郊曰憮，秦晉之間或曰矜，或曰悼。”按《方言》甚明了，許易“哀”為“懼”，未詳。

又云：

《檜風》“中心是悼”，傳曰“悼，動也。”與“懼”義相合。

段注引毛傳“悼，動也”之訓以證“悼”有“懼”義，即言“動”亦有“懼”義。王引之《經義述聞》亦謂《左傳》宣公十一年“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之“動”即驚懼。《左傳》昭公十八年：“將有大祥，民震動。”“震動”猶震驚、震懼。故《史記·陳杞世家》述作“謂陳曰：‘無驚’”，以“驚”代“動”。所以我認為“恐沈（動）”皆訓懼，為同義連言，猶今語恐懼、恐嚇、驚懼、驚恐。

“動”訓驚懼，於《盤庚》篇內亦有例證：“曷震動萬民以遷。”“震動”與《左傳》昭公十八年“民震動”同。《堯典》“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無逸》“治民祗懼”，與《盤庚》“震動萬民”句式相同，可證“震動”與“震驚”、“祗懼”（“祗”通“震”、“振”）同義，“動”即驚、懼也。《荀子·正論》：“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楊倞注：“振與震同，恐也。”未注“動”字，實“動”亦訓恐，“振動”同義連言，同《盤庚》“震動”。《莊子·山木》：“振動悼慄。”四字同義連言，皆訓懼。《逸周書·謚法》：“甄心動懼曰頃。”（此從盧文弨校改），則是“動懼”連言，足證“動”有懼義。

牟庭讀“恐慴”，我讀“恐動”，意思是相通的。《詩·周頌·時邁》：“莫不震疊。”“疊”通“慴”。《說文·心部》：“慴讀若疊。”《史記·酷吏列傳》：“群臣震慴。”《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驚憚慴伏。”“慴伏”義同“懾伏”。“懾”、“慴”音近義同。《文選·阮嗣宗〈為鄭沖勸晉王牋〉》“名懾三越”李善注：“《爾雅》曰：‘慴，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懾慴者弗取。”“懾慴”同義連言。“震慴”義同“振恐”、“震恐”。《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莫不振恐肅敬。”《漢書·叔孫通傳》則作“震恐。”又同“振動”。《戰國策·燕策二》：“天下莫不振動。”《史記·樂毅列傳》作“震動”。又同“震驚”，如上舉“震驚朕師”。

《盤庚》“曷震動萬民之遷”之“震動”乃同義連言、“動”訓懼，但不少《尚書》注釋類書籍並未明確指出這一點，有的甚至視“動”為動搖之“動”。這類錯誤，某些清儒大家也不能免。《詩·周頌·長發》：“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毛傳：“戁，恐。竦，懼也。”鄭玄箋：“‘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明以驚憚、驚懼釋“震”、“動”。但陳奐《詩毛氏傳疏》卻說：“不震不動，言不震作動搖也。”是不解“動”有驚、懼義。

還要指出的是，“恐沈于眾”之前“胥動以浮言”的“動”，也應該理解為恐嚇、驚懼。裘錫圭先生曾指出，武威漢簡《儀禮》中，“設”、“埶（設）”二字不但可以出現在同篇中，甚至偶爾也會出現在同簡中。[[67]](#footnote-67)《盤庚》篇內“動”、“沈（動）”二字錯出，且位置很接近，應該屬於同類現象。

附帶說一說，今本“恐沈于眾”為句絕，緊接即：“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但《左傳》隱公六年云：“《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比今本《尚書》多“惡之易也”句。王引之《經義述聞》謂“易者，延也，謂惡之蔓延也”。治《尚書》者皆疑“惡之易也”乃《左傳》作者所增。如讀“恐沈”為“恐動”，即恐嚇、恐懼，則“惡之易也”很可能即《盤庚》原文而脫漏者。盤庚的臣下以浮言相驚懼，並以浮言恐嚇庶眾，如此下去，錯惡之言到處蔓延（“惡之易也”），以後如何撲滅收場？故盤庚言“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意即這是你等自作不善，不是我的過錯，從而引出下面“古我先王暨乃祖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予敢動用非罰”實際上是反話正說，潛台詞則是：你們再這樣下去，我就要動用刑罰了。再次提出嚴厲警告。

《盤庚》“恐沈于眾”的“沈”字，前人早已指出其與《說文·手部》“抌”字有關。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最早指出，“恐沈于眾”的“沈”當讀為《說文》“告言不正曰抌”之“抌”。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未采錄孫說，但曾運乾《尚書正讀》、楊筠如《尚書覈詁》、周秉鈞《尚書易解》、屈萬里《尚書集釋》都從孫星衍之說，讀“沈”為《說文》“告言不正曰抌”之“抌”。如屈萬里就說：

“沈”，孫氏《注疏》謂當為《說文》“告言不正曰抌”之“抌”。按：《說文》：“抌，深擊也。从手冘聲。讀曰告言不正曰抌。”段注云：“曰抌之抌，未知何字之誤。”王氏《說文句讀》云：“告言不正曰抌，不見經典，則是俗語也。”葉德輝《說文讀若考》亦以為“此以本字讀本字”。王、葉二家之說，似可採信。即使“曰抌”之“抌”為誤字，而其正字必从冘聲，且有“告言不正”之義，可以斷言。則孫氏《注疏》之說，自可取也。

楊筠如則以“告言不正曰抌”之“抌”通“搖”或“謠”：“古沈、猷通用。《康誥》‘遠乃猷裕’，《多方》‘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忱裕’即‘猷裕’一語，如‘猶豫’一作‘冘豫’也。猷、繇古通。如《大誥》‘大誥猷爾多邦’，馬本作‘繇’，即其證，故‘沈’可讀為‘搖’或‘謠’也。”“搖”的常見義項為搖動，“謠”常見義項為徒歌。《楚辭·離騷》：“謠諑謂余以善淫。”王逸注：“謠，謂毀也。”蔣驥注：“謠，流言也。”楊筠如似以“謠”之流言義讀之，以應前云“浮言”。曾運乾在串講中將“恐沈于眾”釋為“誘惑眾聽”。《多方》“圖抌于正”，曾運乾亦釋為“詶張誑惑也”。曾說實本自黃式三《尚書啓幪》，以為“告言不正以惑之也”。看來什麽是“告言不正曰抌”，各家理解不一。這也許是顧、劉不採此類說法的原因。

今按訓“深擊也”的“抌”字，段注和王念孫《讀書雜志》皆認為即《史記·刺客列傳》“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的“揕”字，司馬貞《索隱》：“揕，謂以劍刺其胸也。”《戰國策·燕策三》作“而右手揕抗其胸”，鮑彪注：“揕，刺也。”王氏並謂“揕之為抌，猶湛之為沈也”。“甚”、“冘”古音同在端紐侵部，故“揕”、“抌”相通假。《廣雅·釋詁一》以及《廣韻》、《集韻》皆云“抌，刺也”，與“揕”同訓。

“刺也”與“深擊也”是有區別的。《說文》云“抌，深擊也”，《玉篇》、《廣韻》、《集韻》則云“抌，擊也”。今按“冘”聲可與“中”、“童”、“重”通假，則訓“深擊”或“擊”的“抌”，很可能是“撞”的通假字。《說文·手部》：“撞，丮擣也。”又：“擣，手推也。”《史記·吳起列傳》“批亢擣虛”司馬貞《索隱》：“擣者，擊也，衝也。”《文選·班固〈東都賦〉》“然後撞鐘告罷”李善注：“撞，猶擊也。”又因“抌”、“撞”聲近義通，故“撞”除了訓“擣”、“擊”外，古書故訓也有訓“刺”者，如《廣雅·釋詁一》即云“撞，刺也”。

《左傳》文公十一年：“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

摏音舂，杜注：“摏猶衝也。”此讀“摏其喉以戈”為句，“殺之”為句，蓋謂以戈衝其喉，然後殺之。《禮記·學記》鄭玄注云“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是鄭玄亦從此讀。或曰，戈為勾兵或啄兵，非刺兵，用以衝擊非其所宜。不知戈雖非刺兵，然古人言戈戟不盡分別，戟為戈矛合體，刺、勾、啄三用器，故戟有時亦謂之戈。襄二十八年《傳》云：“盧蒲癸、王何執寢戈，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此寢戈蓋亦戟，不然，不能“自後刺”也。昭元年《傳》云：“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此戈亦當是戟。若讀“摏其喉”句，“以戈殺之”句，則殺之始用戈，“摏其喉”者，不知其為何種兵器矣。

楊氏對“摏其喉以戈”為句以及戟有時亦謂之戈的分析是很精當的。關於“摏”字，我認為其字正通訓刺的“抌”或“撞”。《左傳》作“摏”，《史記·魯世家》作“舂”，裴駰《集解》引服虔曰：“舂，猶也。”“摏”、“舂”、“”、“撞”古音同屬東部，聲紐分屬書、昌二紐，亦近。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認為“舂”假借為“撞”。《釋名·釋樂器》亦云“舂，撞也。”《穆天子傳》卷一“示女舂山之珤”郭璞注：“《山海經》舂字作鍾，音同耳。”以戟摏喉，即以戟刺喉。“摏”、“”、“撞”隨文釋義為刺極為合適，視為“抌，刺也”、“撞，刺也”之通假亦無不可。

表“刺”、“擊”義的“抌”有時也省作“冘”。《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今日斬頭陷胸”司馬貞《索隱》：“陷胸，《漢書》作冘匈。”從文意看，“斬頭”與“陷胸（冘匈）”並言，當以“冘”通“抌”為正。“斬頭抌胸”即“斬頭刺胸”。“陷”古音屬談部，“抌”古音屬侵部，侵談陽入對轉。此類例證甚多，如侵部“譖”通談部“讒”，以及侵部“轗”與談部“輡”、“埳”相通等。

因“冘”與“重”、“童”音近，故表刺義的“抌”又作“”或“”。《戰國策·楚策四》：“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其胸殺之。”吳師道《校注》：“，《玉篇》作，尺庸反，刺也。”《廣雅·釋詁一》：“，刺也。”王念孫《疏證》：“、、衝並通。”“其胸”即“抌其胸”。這也證明“斬頭陷胸”確應讀為“斬頭抌胸”，即“斬頭刺胸”之意。

《戰國策·燕策三》與《史記·刺客列傳》“揕”字相對應處，作“揕抗”。這裡的“抗”字，應係“抌”之訛誤。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揕一作抗。”“抗”即“抌”字之誤。“揕抗〈抌〉”同義連言。《列子·黃帝》：“攩挨抌。”殷敬順《釋文》：“抌，一本作抗，違拒也。”此亦“抌”訛作“抗”之證。“攩”、“”、“挨”、“抌”皆有刺、擊之義，故四字連言。《廣雅·釋詁一》：“，刺也。”《方言》卷十：“南楚凡相推搏曰。或曰。”《廣雅·釋詁三》：“，擊也。”“抌”與“撞”通，“”與“撞”亦有連言之例，如《文選·張衡〈西京賦〉》：“徒搏之所撞。”薛綜注：“撞，猶揘舉也。”“揘”亦訓擊。《廣雅·釋詁》：“攩，擊也。”王念孫《疏證》：“揘與攩聲近義同。”《方言》卷十更明言：“，椎也。……沅、涌、、幽之語或曰攩。”

“抌”字除了訛作“抗”，還有訛作“”者。《玉篇·手部》：“，揘，擊也。”《廣韻》：“，揘，擊貌。”這裡的“”應該也是“抌”之訛。“抌”、“揘”同義，故可連言為“抌揘”。也有訛為“”者。《說文·臼部》：“舀，抒臼也。从爪、臼。《詩》曰：‘或簸或舀。’，舀或从手。”“舀”，毛詩作“揄”。《儀禮·有司徹》鄭玄注：“《周禮·春官·舂人》引揄作。”《說文》所謂“”字，陳劍先生指出即“抌”之訛，並視為侵幽旁轉之例[[68]](#footnote-68)。

最後說“告言不正曰抌”。我認為“告言”乃同義連言。《荀子·君子》“告人無匹也”楊倞注：“告，言也。”《荀子·禮論》“告不用也”楊倞注：“告，示也，言也。”“告言不正”簡言即“言不正”。段注云“宋本無告字”，殆宋人得其意而刪之。《說文·言部》：“謵，言謵讋也。” 徐鍇《繫傳》：“謵，言辭懼也。”《玉篇·言部》則作：“謵，言謵讋也，言不正也。”而“讋”亦有懼義。《後漢書·班固傳》“莫不陸讋水慄”李賢注引《爾雅》曰：“讋，懼也。”《文選·虞羲〈詠霍將軍北伐〉》“骨都先自讋”李善注引《漢書》“匈奴讋焉”文穎曰：“讋，恐懼也。”而“讋”亦通“慴”。《漢書·項藉傳》：“府中皆讋服。”《史記·項羽本紀》作“慴服”。《文選·揚雄〈羽獵賦〉》“竦讋怖”李善注：“讋，與慴同。”而“慴”正訓懼。故“告言不正也”即表“懼”義，與《盤庚》“恐沈（抌）于眾”的用法正同，並非如王筠所說“不見經典”，只不過字作“沈”，又被長期誤讀而已。

牟庭讀“沈”為“慴”，為侵緝對轉；我讀“沈”為“抌”，與訓為驚懼的“動”音近義同，則為侵東旁轉。“抌”、“慴”、“動”古音分處三部，但音近義同，其記錄的都是同一個詞，用來表示驚懼、恐嚇。

不僅“恐沈于眾”的“沈”通“抌”，讀為“動”或“慴”，訓為驚懼，《盤庚》篇內還有一個从“冘”得聲的字，也應讀為“抌”，訓為驚懼。因該字與另外兩個从“冘”得聲的字同在一段內，為便於理解和比較，先照錄如下：

今予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的“忱”，俞樾《群經平議》認為乃“沈”之誤，又舉陸德明《經典釋文》載馬融釋“屬”為“獨”，以為此句意為：“不獨爾自沈溺，且相與共沈溺。”甚為通達，為多數《尚書》注釋類書籍所取。

上引“乃咸大不宣……”句的斷句、標點，暫從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之說。通行的斷句則從偽孔傳作“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一下所引各家之說皆用此斷句，但理解各異。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讀“宣”為“和”，以“宣”聲近“桓”而《禹貢》“和夷？績”鄭玄注讀“和”為“桓”；又釋“欽”為敬、釋“忱”為信，云：“汝大不和衷，敬思以誠信，感動我也。”曾運乾《尚書正讀》注釋較簡：“宣，顯白也。忱，誠也。”未注“欽”字、“動”字，大概也以常見義項理解這兩個字。楊筠如《尚書覈詁》亦讀“宣乃心”為“和乃心”，但讀“欽”為“？”，《爾雅·釋詁》云“興也”。又引裴學海之說，謂“忱”、“動”皆同也，以“忱”通“猷”、“猶”而以同義解“猶”，又以“鮦”通“魚重”、“恫”一作“慟”而讀“動”為同。如以是說，則“忱（猶）動（同）”似為同義連言，但楊氏仍在“忱”後斷開，且無串講，不知其究竟如何理解。周秉鈞《尚書易解》亦讀“宣乃心”為“和乃心”，卻以“欽念”即“甚思”。《山海經·兩山次經》“欽？”，《莊子·大宗師》作“堪坯”，故“欽”可通“甚”。釋為：“汝等不憂我心之所困苦，竟然皆大不和其心，甚念與汝之誡動搖我。”但周氏又引“或曰”：“忱當作抌，《說文》：‘告言不正曰抌。’言以不正之言搖動我心。”且以為“亦通”。“或曰”即黃式三《尚書啓幪》之說。屈萬里《尚書集釋》不同意“宣”、“和”相通之說，謂“宣”即通也。《呂氏春秋·古樂》“故作為舞以通導之”高誘注：“宣，通也。”“不宣乃心，言其心不通暢，意即鬱悶也。義亦與和相近。”也釋“欽”為敬、釋“忱”為誠，並言“欽念以忱”承上文“不”字言，謂不能敬謹以誠篤之心考慮之也。而“動”則釋為驚動。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以“乃”猶“卻”也，王引之《經義述聞》卷？有說，云“異之詞也”。釋“宣”為明白，《國語·晉語七》“武王宣法以定晉國”韋昭注、《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杜預注皆云“宣，明也”，以“不宣”為不明或言糊塗。又從俞樾《群經平議》之說，以“乃心欽”三字為句，以“欽”即《詩·？？·晨風》“憂心欽欽”之“欽”，義為憂懼。“念以忱動予一人”意為“思以誠意感動予一人”，與同篇“念敬我眾”文法正同。

細細品味《盤庚》的前後敘述，不難發現，以上種種解釋中，釋“忱”為誠有悖當時實情。盤庚欲“涉河以遷民”，民眾“弗率”即弗從，聚集在王庭，惶恐不安（“勿褻”，即“杌陧”）。盤庚召集臣下訓話，指責他們不想領導之所想，不急領導之所急（“汝不憂朕心之攸困”）。盤庚先是好言相勸，指出大家對搬遷不理解、不支持，是沒有好處的。如不作長遠打算，上天也不會給予生路。接著以天意、先王的名義軟硬兼施、反復恐嚇，並威脅那些不跟隨自己一道遷徙、膽敢“顛越不恭、欺詐奸宄”者，必將斬盡殺絕。遷殷以後，盤庚又召集臣下訓話，表示不怪罪臣下過去散佈浮言反對遷徙，臣下也不要再說王的壞話。可見遷殷之前，民眾不僅反對，公開聚會表達不安，且“共怒”並“協比讒言”，絲毫看不出欲以誠意感動盤庚的意思。屈萬里以“欽念以忱”承上文“不”字言，應該是已經看出這層意思。

“宣”讀為“和”，或者釋為通、釋為明，意思其實是接近的。“乃咸大不宣”與“乃咸大不宣乃心”，就其文意而言沒有什麽區別。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沒想通或者心裡有疙瘩、心情不和暢。而“忱”不能釋為誠，則“欽”也難以以敬義解之。我認為這幾句話應該標點為：“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欽”應從楊筠如之說，讀為“？”，興也。“忱動”則應讀為“抌動”，皆？？、恐嚇之義。“抌動”同義連言，猶如《戰國策·燕策三》之“？？〈抌〉”。全句可意譯為：汝等不憂我心之所困苦，竟然皆大不和其心，興起了恐嚇我的念頭。如此理解，比舊說通常、明瞭得多。

《多方》有一個从“冘”得聲的字，也應該讀為“抌”，視為訓擊打的“抌”或“告言不正”之“抌”皆可通。《多方》是周公平定奄之叛亂後，回到宗周，對有計劃遷來的參加叛亂的各族人員，以及原已遷來的殷貴族與殷士等所作的一篇誥辭。其中一段說：

爾乃迪屢不靖，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偽孔傳訓“典”為常、“圖”為謀、“忱”為信。蔡沈《書集傳》云：“爾乃自我不法，欲圖見信於正者，以為當然耶？”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云：“‘自作不典’亂綱常之事，苟欲以信為正。蓋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為正義也。”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認為諸家之說基本得其解。此外還有一些很重要的不同意見。楊筠如《尚書覈詁》認為“圖”與上文“圖厥正”的“圖”，本作“？”，被誤認為“圖”。于省吾《尚書新證》、屈萬里《尚書集釋》皆以“圖（？，鄙）”義鄙棄。周秉鈞《尚書易解》則以大訓“圖”。“大天之命，謂其偏重天命。”還有以“圖”通“塗”訓淤（？）者。吳闓生《尚書大義》則讀為“斁”，義為敗壞。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採吳說。楊說以“圖忱于正”“謂不開誠以事其正長也”，未免求之過深。曾運乾《尚書正讀》、周秉鈞《尚書易解》讀“忱”為“抌”，以為詶張誑惑也，是對“告言不正曰抌”的誤解，也不可信。屈萬里《尚書集釋》謂“忱”與《盤庚》“恐沈于眾”之“沈”同義，“告言不正也”。章太炎《古文尚書拾遺定本》則讀“忱”為“？”，《說文·殳部》云“下擊上也”。釋“圖忱于正”為謀擊官長。“？”義“下擊上”，當與表擊義的“抌”同源。王筠《說文句讀》即云“？、抌一字。”謀擊官長與圖謀恐嚇官長，於此文意皆可通，可兩說並存。多方屢屢不安份，行亂綱常之事，圖謀恐嚇、驚懼或衝擊官長，以謀求復興，因此周公警告：“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要囚”，王國維讀“幽囚”。即先把你們關押起來，以示警告和懲罰。如果“至於再，至於三”，“我乃其大罰殛之”，即我就把你們給狠狠地滅了。“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不是我不好，而是你們自招其罪，咎由自取。如此釋讀和理解，更加文從意順。

綜上，“抌”字義項有四：1、刺也，與同為侵部的“揕”通假，又與東部“”或“”通假；又省作“冘”，並與談部“陷”通假。2、擊也，與東部“撞”、“衝”、“摏”通假，又或作“？”。3、抒也，與幽部“舀”、“揄”通假。4、懼也（即“告言不正”），與訓驚、懼的東部字“動”或緝部字“慴”通。而其字於《尚書》中或作“沈”，或作“忱”，於其他古書、字典、韻書中或省作“冘”，或訛作“抗”、“”、“”，是一個形義常被誤書誤讀的字。

附注：本文所引《尚書》注釋類書籍較多，不一一標明出版信息及頁碼，以免瑣碎。以下為所引《尚書》注釋類書籍出版信息：

孔穎達《尚書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標點、重排《十三經注疏》本

蔡沈《書集傳》，……本

陳大猷《書集傳或問》，《通志堂經解》本

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皇清經解》本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中華書局“十三經清人注疏”點校本

牟庭《同文尚書》，……本

黃式三《尚書啓幪》，定海黃氏家塾刊本

俞樾《群經平議》，……本

章太炎《古文尚書拾遺定本》，成都薛氏崇禮堂《章氏叢書續編》本

楊筠如《尚書覈詁》，陝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2005年重排（黃懷信標校）

曾運乾《尚書正讀》，中華書局，1963年；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重排（黃曙（？）輝點校）

周秉鈞《尚書易解》，嶽麓書社，1984年；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重排

屈萬里《尚書集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屈萬里全集》第二冊，中西書局，2014年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

談《尚書》中與“昏”字有關的幾處字詞和文句

**“暋不畏死”、“其在受德暋”**

《周書》兩見“暋”字：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康誥》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立政》

“暋不畏死”，《孟子·萬章下》引作“閔不畏死”。“其在受德暋”，《說文·心部》所引則有差異：“忞，彊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忞。讀若旻。”

“暋”字見於《說文·攴部》：“暋，冒也。从攴昬聲。《周書》曰：暋不畏死。”又見於《爾雅·釋詁上》：“昬、暋，強也。”從文意來看，“暋不畏死”即強橫不畏死，顯然適用於《爾雅》“暋，強也”之訓，與《說文》“忞，彊也”亦合。故此注家對“暋不畏死”句的理解並無分歧。但《說文》云“暋，冒也”、則比較費解。王筠《說文句讀》云“暋，葢冒昧之義”，讀“冒也”的“冒”如字。我認為《說文》云“暋，冒也”，與《爾雅》云“暋，強也”並不衝突。“暋，冒也”的“冒”，應係“勖”之省。《尚書·顧命》“冒貢于非幾”陸德明《釋文》：“冒，馬鄭王作勖。”“冒”與“勖”，猶如“堇”與“勤”。《毛公鼎》（集成[[69]](#footnote-69)2841）“勞堇大命”即“勞勤大命”。《尚書》中也有“冒”通“勖”訓為勉、強之例。如《君奭》：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王引之《經義述聞》、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都曾指出，“冒”應訓勉。王氏云：“冒，懋也。”[[70]](#footnote-70)孫氏云：“冒與懋聲相近，又通勖，勉也。”[[71]](#footnote-71)劉氏則云：“冒當爲勖。”[[72]](#footnote-72)古書中“懋”、“勖”本可通假，如《尚書·盤庚》“懋建大命”、“予其懋簡相爾”，漢石經“懋”並作“勖”，都是勉、強的意思。新出郭店楚簡進一步證明前人的釋讀是正確的。“惟冒丕單稱德”的“冒”，郭店楚簡《成之聞之》引作“”，即“旄”的初文。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旄，旌旞竿飾也，本用犛牛尾注於竿首，故曰旄。後又用羽，或兼用旄與羽焉。”而“旄”與“楙”亦可通假。《爾雅·釋木》：“旄，冬桃。”《說文·木部》“旄”作“楙”。

既明“暋，冒也”之訓即“暋，勖也，勉也，強也”，下一步就要分析爲什麽“暋”有勉強之義。段注對《說文》、《爾雅》从“昬”得聲的字，多徑直校改為从“昏”，如上舉“暋，冒也”，以及段注所引《爾雅》“昬、暋，強也”。“暋”从“昏”得聲，而字書普遍認為“昬”是“昏”的異體字。如我國最早的字典《說文解字·日部》就說：“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所謂“从日氐省，氐者下也”的形體分析恐不確。“一曰民聲”，即言“昏”亦可作“昬”。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以下簡稱“段注”）云：

“昏”字於古音在十三部（引者按：即文部），不在十二部（引者按：即真部＋質部）。昏聲之字，“”亦作“蚊”，“”亦作“”，“”亦作“忞”。昏古音同文，與真、臻韻有斂侈之別。字从氐省為會意，絕非从民聲為形聲字也。蓋隸書淆亂，乃有从民作“昬”者，俗皆遵用。

又云：

（一曰民聲）此四字蓋淺人所增，非許本書，宜刪。凡全書从昏聲之字皆不从民。有从民者，譌也。

段注認為“昏”作“昬”者，乃隸書淆亂。根據古文字學的最新研究成果，“昏”作“昬”者，乃是戰國、秦漢時期“氏”、“民”形近互訛，且“昏”、“民”古音亦十分接近之孑遺。吳振武先生成稿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釋戰國“可以正民”成語璽》已經指出：“‘民’和‘氏’的淆亂，在戰國古文中既已出現。”[[73]](#footnote-73)黃文傑先生也曾辨析秦簡中的“氏”與“民”[[74]](#footnote-74)。因此可以肯定，“昬”乃“昏”之訛變，又因“昏”、“民”音近，故被視為“一曰民聲”。段注將《說文》中大部份从“昬”得聲且與文聲相通假的字全部改為从“昏”，是很有見地的。《尚書》中凡兩見的“暋”，顯然也是从“昏”得聲的，故或體作“忞”、“閔”。“忞”訓彊，而“閔”亦有訓勉之訓，如《君奭》“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偽孔傳即云“閔，勉也”。明紐文部的“文”、曉紐文部的“昏”，與明紐元部的“勉”，音近可通。

在傳世文獻中，“暋”亦有直接寫成从“昏”者。《盤庚》“不昏作勞”，孔穎達《正義》引鄭玄云：“昏，讀為，勉也。”陸德明《釋文》：“昏，馬（融）同。本或作，音敏。《爾雅》云昏、皆訓強，故兩存。”“《爾雅》云昏、皆訓強”，即上引“昬、，強也”，“”顯然乃“暋”之訛，所从的“昏”同“昬”，且誤“攴”為“文”。《爾雅》云“昏（昬）、（暋）”皆訓強，《盤庚》又以“昏”、“”為異文，視“（暋）”通或同“昏（昬）”，顯然是合理的。

再來看“其在受德暋”句。“受”通“紂”。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謂今文《尚書》作“紂”、古文《尚書》作“受”。“受德”，《呂氏春秋·仲冬紀》以及《逸周書》孔晁注誤以為商紂王之名，前人已駁之。“受（紂）德”言紂之德，與《立政》上文“桀德”義同。“暋”，偽孔傳訓為自強，與《爾雅》云“暋，強也”以及《說文》云“暋，冒（勖）也”、所引異文云“忞，彊也”合，但於上下文意，無論對“其”、“在”二字如何釋讀，都明顯不通。故不少學者另尋它解。如于省吾《尚書新證》認為“暋”通“”即“聞”之古文。“此‘聞’，猶‘冒聞于上帝’之‘聞’，與下文‘帝欽罰’之義相接。”而于氏讀“冒聞于上帝”之“聞”如“登聞于天”之“聞”。于氏以“其在受德”為句，以“暋”屬下句，統領“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句。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贊同“暋”通“聞”之說，但仍以“暋”屬上句，將“其在受德暋（聞）”翻譯為“到商紂惡德聞於外”。錢宗武、杜純梓《尚書新箋與上古文明》仍從“暋，強也”之訓，但以“暋”屬下句，對“惟羞刑暴德之人”的“羞”字的理解也與通行的王引之之說不同。楊筠如《尚書覈詁》只是簡單臚列《說文》、《爾雅》故訓，沒有串講。只有屈萬里《尚書集釋》徑讀“暋”為“昏”，釋為“迷亂”。其論證與我們前面的分析相同。屈說是正確可從的。“其在受德暋”即“其察紂德昏”，《大戴禮記·少閒》即言紂“德昏政亂”。“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是對紂如何“德昏”之說明。“庶”，我在“惟庶習逸德之人”條讀為“度”，任用、擇用之義，與“羞”義進正相對。《說文》所引“在受德忞”，乃假“忞”為昏亂的“昏”，如同《史記》假“閔”為“惽（惛）”。《史記·范睢蔡澤列傳》：“竊閔然不敏。”司馬貞《索隱》：“鄒誕本作惽然。”“惽”乃“惛”之異體。《說文·心部》：“惛，不憭也。从心昏聲。”字又作“惽”。《詩·大雅·民勞》“以謹惽怓”陸德明《釋文》：“惽，不憭也。”“不憭”即心昏亂不明。“惛然不敏”即昏昏然不敏。

《說文》於所引文例與字頭釋義不合者，往往於引書後加注。如《火部》：“，火不明者。从苜从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席。席，纖蒻席者。”“纖蒻席者”即對“席”的解釋。又如《土部》：“垐，以土增大道上。从土次聲。堲，古文垐从土即。《虞書》曰：龍，朕堲讒說殄行。堲，疾惡也。”《火部》：“炪，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炪謀。讀若巧拙之拙。”但也有不加注者，如《女部》：“，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所引文句出自《洪範》，今本《尚書》“”作“好”。許慎引此文句，非謂《洪範》“無有作好”之“好”義為人姓。段注云“此引經說假借也”。又云：“皆稱經以明六書之假借，而淺人不得其解，或多異注，蓋許書之湛晦久矣。”此類例證，還可舉出多例。與《尚書》有關者，如《人部》：“假，非真也。从人叚聲。《虞書》曰：假于上下。”《犬部》：“狟，犬行也。从犬亘聲。《周書》曰：尚狟狟。”“忞”字引《尚書》“在受德忞”，與此相同。其後注云“讀若旻”，僅注其音，非言“在受德忞”之“忞”義同“旻”，與“炪”字下云“讀若巧拙之拙”不同。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擺脫《說文》“聞，彊也”之訓的束縛，破讀“忞”為“昏”從而正確理解《尚書》文句。

**“昏棄”**

《牧誓》：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王引之《經義述聞》謂：

昬，蔑也。讀曰泯。昬棄，即泯棄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若泯棄之。”泯棄，猶蔑棄也。《周語》曰：“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轉耳。[[75]](#footnote-75)

王氏讀“昏”為“泯”，無疑是正確的。“昏”、“泯”音近相通。《康誥》：“天惟我民彝大泯亂。”王引之《經義述聞》謂“泯亦亂也”。今按“泯亂”實通“昏亂”，“昏亂”同義連言。但王氏云“泯棄，猶蔑棄也”，則有可商。“蔑棄”的“棄”，應理解為輕視。“棄”有輕義，章炳麟《春秋左傳讀》有說[[76]](#footnote-76)。如《左傳》桓公六年：“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棄”即用此義。“蔑棄”、“慢棄”、“怠棄”的“棄”皆輕視、輕慢義。《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尚書·甘誓》：“有扈氏威〈烕，通蔑〉侮五行，怠棄三正。”（參見“怠棄三正”條）但《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若泯棄之”的“棄”則不能理解為輕視、輕慢。其原文作：

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前言“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後言“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顯然“泯棄”絕非“蔑棄”。杜預於“水官棄矣”注云：“棄，廢也。”則“泯棄”應當理解為廢棄、棄絕，王說不可從。

《墨子》引《大誓》佚文有與“昏棄厥肆祀弗答”相似的句子。《墨子·非命中》引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非命上》引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天志中》引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顯然，“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棄厥先神祇不祀”與“昏棄厥肆祀弗荅”指的是同一回事。《大誓》佚文中的“棄”，不能理解為蔑棄。“棄”、“闕”皆有去除、捨棄、拋棄之義。“棄”訓去者，如《戰國策·秦策二》“故子棄寡人事楚衛”高誘注：“棄，去也。”“闕”訓去省，如《廣雅·釋詁二》：“闕，去也。”《周禮·夏官·稾人》“亡者闕之”鄭玄注：“闕，猶除也。”“棄闕”同義連言，而“泯棄”與之義近，猶言“絕棄”。《文選·班固〈東都賦〉》云：“鬼神泯絕”。而“棄”亦可引申訓絕。《孟子·梁惠王下》：“王曰：棄之。”朱熹《集注》：“棄，絕也。”[[77]](#footnote-77)

（缺《容成氏》“昏者”一段）

**“昏墊”（缺）**

《尚書》字詞零拾

**“靈承于旅”**

《尚書》三見“靈承”一詞：

《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

《多方》：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多方》：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丕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多士》一段，亦或斷句為：“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對比《多方》，這種斷句顯然是不對的。“靈”，善也，古書古訓習見，如《詩·鄘風·定之方中》“靈雨既零”鄭玄箋、《廣雅·釋詁上》等。“丕靈承帝事”的“承”，一般釋為奉。如屈萬里《尚書集釋》：“承，奉承不墜也，義見《禮記·孔子閒居》鄭注。”而“靈承于旅”的“承”，屈氏認為與“靈承上帝”的“承”異義，謂“靈承”即“善於承保也”。今按“承保”義同“應保”、“膺保”、“容保”、“保受”，同義連言，“承”、“保”皆訓受。屈說不確。

屈說之所以認為“靈承于旅”與“靈承帝事”的“承”不同義，乃循舊注訓“旅”為眾。對帝事曰承奉，對民眾也稱承奉，似有不妥，故改讀為“承保”。也有的《尚書》註釋類書籍訓“靈承于旅”的“承”為順，殆受王引之讀“時敘”為“承敘”、“承順”的影響。《國語·周語上》：“時序其德，纂修〈循〉其緒。”“時序”即“嗣敘”、“承敘”。“敘”，順也、循也。“嗣敘”與“纂循”對言。讀“靈承于旅”為“善順于眾”，亦有未安。

《多士》言周王“靈承帝事”，上天命周王“割殷”。《多方》言周王“靈承于旅”，能用德，“惟典神天”，故天命周王“簡畀殷命，尹爾多方”。“簡畀”讀為“簡代”，同義連言，代也。一言“割殷”，一言“代殷”，兩事相仿佛。“惟典神天”的“典”或釋法、或釋主。釋法者，即以神天之旨意為法則；釋主者，則謂主祭神天。《左傳》昭公三年“主辰”杜預注：“主，祀也。”成公五年“國主山川”杜預注：“主，謂所主祭。”《穆天子傳》卷二“以為殷人主”郭璞注：“主，謂主其祭祀。”“典”釋主者，與“典”訓禮較為接近。《國語·周語下》“省其典圖刑法”韋昭注：“典，禮也。”《穆天子傳》卷一“既致河典”郭璞注：“典，禮也。”此二處“典，禮也”皆作名詞，而“禮”亦可用為動詞。“惟典神天”即主祭、典禮神天。無論釋法、釋主、釋禮，都是表達對上帝、神天的某種敬畏。可以說這兩段文字意思非常接近。

今按古書中“旅”有一種比較特殊的用法，如：

《周禮·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鄭玄注：“國有故而祭曰旅。”孫詒讓《正義》：“凡言旅者，並指非常之祭而言，所旅者止於上帝四望。”

《周禮·春官·眡瞭》“大旅亦如是”鄭玄注：“旅，非常祭，於時乃興造其樂器。”孫詒讓《正義》：“大旅是遇大災禱祈之祭。”

《周禮·春官·龜人》“旅亦如之”賈公彥疏：“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

《禮記·禮器》“不足以大旅”鄭玄注：“大旅，祭五帝也。”

《論語·八佾》“季氏旅于泰山”何晏《集解》引馬融曰：“旅，祭名。”

《周禮·春官·司尊彝》“大旅亦如之”孫詒讓《正義》：“大旅，即旅上帝也。”

《周禮·春官·典瑞》“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孫詒讓《正義》：“大旅，即旅上帝四望。”

綜合以上漢唐舊注以及清人注疏，“旅”是對上帝、山川、四望的一種特別祭祀。既可以用作動詞，如“王大旅上帝”，也可以用作名詞，如“旅亦如之”。《周禮·春官·掌次》言“王大旅上帝”，《多方》言周王“靈承于旅”，理解為周王善奉對上帝之“旅”，亦無不可。《多方》言“靈承帝事”，“帝事”照字面理解為上帝所命之事，也可能讀為“禘事”。《多士》：“殷王亦罔敢失帝。”或謂“失帝”即違失上帝意旨，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則讀“禘”。《說文·示部》：“禘，諦祭也。”《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鄭玄注：“凡大祭曰禘。”《禮記·大傳》又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玄注：“凡大祭曰禘，郊祀天也。”《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雙嚳。”鄭玄注：“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禘”、“祫”同。《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鄭玄注：“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祫；審禘（？）之，故稱禘。”【校案：《大宗伯》鄭注未見此說，檢古書，《魏書·禮四之一》：“王肅解禘祫，稱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後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祫，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故《禮記·王制》“祫禘”連言。“祫”亦可稱“祫事”，如《儀禮·士虞禮》“哀薦祫事”，故“禘”亦可稱“禘事”。“靈承”祭天之事，與“靈承”於對上帝之“旅”，應該是同一回事。當然，讀“帝事”如字也是通順明了的。總之，以《多士》與《多方》“惟我周王，靈承……”句式對讀，讀“旅”為“王大旅上帝”之“旅”，顯然比釋“旅”為眾更合適。

但問題是，這種讀法對《多方》另一處“靈承于旅”，似乎不順。為了說明問題，我們把這段文字全部抄錄如下，請注意斷句、標點與上引之不同。

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下，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降大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丕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這段話的層次非常多，需要簡單講疏貫通如下：

從“猷，告爾四國多方”到“爾罔不知”為開場白，言周公將發佈命令予爾四國多方及殷侯尹民，爾等皆應知曉。

從“洪惟罔天之命”到“乃爾攸聞”為一節。此節言有夏鄙棄天命，不能永遠敬念祭祀上天。“惟帝降格于下”，或屬上句，讀“格”為“詻”，即嚴厲的教令。《禮記·王藻》“或言詻詻”鄭玄注：“詻詻，教令嚴也。”或屬下句，讀“格”為“嘏”，“降格”即降福。屬上句者，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與“惟帝降格于下”之間為因果關係。屬下句者，則“惟帝降格于下”與“有夏誕厥逸，……，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之間為轉折關係，即言上帝雖然降福有夏，但有夏耽于安逸，不肯憂恤民眾，“乃大淫昏”，不能終日勉行上帝之道。我以為屬下句者更合適。一方面“降格”、“降福”等說法常見於古書和出土金文資料。另一方面，從整體來看，“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與“惟帝降格于下”至“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這一大段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且“洪惟圖帝之命，……”與“厥圖天之命，……”這兩段之間又是並列關係。

“厥圖帝之命”至“劓割夏邑”為一節。“厥圖帝之命，不可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崇”訓重。因有夏鄙棄上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於是上天大降懲罰，使有夏嚴重混亂。“不克開于民之麗”不好理解，有多重釋讀，大意是說對民眾如何如何不好。“因甲于內亂，丕克靈承于旅”為一句，與“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句式相仿。“甲”通“狎”，習也。因狎習于宮內淫亂，不能“靈承于旅”，指不能善奉對上帝之“旅”，與“弗永寅念于祀”相類，是指對上。“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為一句，是指對下。王應麟《困學紀聞》：“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為民荼毒也。’”原注云：“薛季宣《書古文訓》。”上不旅于帝，下則荼毒于民，皆指夏王而言。“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則指夏民而言。總而言之，夏王、夏民皆有不是，《墨子·非命上》引《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佈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說的正是有夏王與夏民之不是。故天降命于成湯，“刑殄有夏”，罰罪滅絕了有夏。

從以上串講不難看出，整個段落層次清晰，邏輯嚴密。舊釋“旅”為眾，是將“因甲于內亂”屬上句，以“丕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為句，故以眾解“旅”，以對應“洪舒于民”。實“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句意已全，再附之以“因甲于內亂”，似顯多餘。屬之下句，則夏王于上天、于下民的種種劣跡均有交待。同時上天“崇亂有夏”，不僅罪及夏王，也辜及夏民。

對夏、商、周王而言，敬天、祀天是頭等大事。“國之大事，惟祀與戎。”順民、安民則是其次的。尤其是對夏、商王而言，他們自認為“受命於天”，如商紂王在“大命不摯”即國運丕危的情況下[[78]](#footnote-78)，仍然自恃天命不移：“我生不有命在天？”（見《西伯戡黎》）周革殷命，才總結夏、商滅亡的教訓，提出“天棐忱斯”（《詩·大雅·大明》）、“天命靡常”（《詩·大雅·文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等新的天命觀，強調以德治國，強調“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無逸》），民眾在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才有所提升。

有夏因“弗永寅念于祀”、“丕克靈承于旅”而亡，成湯受命革夏。有殷因商紂王“昏棄厥肆祀”（《牧誓》）、“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不肯事上帝鬼神”（《墨子》引《泰誓》軼文）而亡，而周王因“靈承帝事”、“靈承于旅”而奉命“割殷”、“簡代殷命”，兩者正成對比，也說明我們對“靈承于旅”的釋讀可能更接近周公的厚意。

**“公功肅將祗歡”**

《洛誥》云：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無困哉”，《漢書·元后傳》、《杜欽傳》皆作“公無困我”。《逸周書·祭公》云：

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

《洛誥》則云：

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

兩篇文字多有相同之處。故一般認為“公無困哉”應作“公無困我哉”，今本《尚書》脫一“我”字，文義不全。

“公功肅將祗歡”，偽孔釋為“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孔穎達疏則云：“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顯有不通之處。清代學者改尋它解，如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引《詩·周頌·我將》“我將我享”鄭箋，云“將”猶奉也。屈萬里《尚書集注》又別立新解云：

“功”，事也；義見《詩·七月》毛傳。“肅”，縮也；義亦見《詩·七月》毛傳。此謂縮減。“祗”，疑當作“祇”，多也；二字訛亂已久。襄公二十九年《左傳》：“祇見疎也。”《釋文》：“祇，音支，本又作多。”《易》復卦初九爻辭：“無祇悔。”“祇”，九家本作“”（見《釋文》）。“”，多也；義見《文選·西京賦》注引《廣雅》。“祇”有多義，蓋因古者支歌兩韻互通之故。此言公之事既縮減，將多歡樂。

屈說迂曲，恐不可信。如言“公之事既縮減，將多歡樂”，後又接言“公無困我哉”，兩者之間邏輯關聯不清。難道“公之事不縮減”，則“公困我哉”？

“肅”、“祗”皆有敬義。《文選·班固〈典引〉》“肅祗群神之禮備”呂延濟注：“肅、祗，皆敬也。”偽《古文尚書·太甲》又云：“罔不祗肅”。“肅祗”、“祗肅”皆同義連言。《洛誥》“肅將”與“祗歡”並言，“肅”、“祗”很可能同義，以“祗”為“祇”之誤，難以信服。

今按“歡”、“勸”皆從雚得聲，古書中亦有“歡”、“勸”互通之例。《戰國策·趙策一》“許之大勸”、《宋衛策》“許救其勸”，《韓非子·說林上》“勸”皆作“歡”。《孟子·梁惠王上》：“而民歡樂之。”孫奭《音義》：“歡本亦作勸”。《說文·力部》：“勸，勉也。”《多方》“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即言不能終日勉行上帝之教導。“公功肅將祗歡”應讀為“公功肅將祗勸”，即言公敬奉敬勉其事或祗敬奉勉其事，故令周王“無困”。“我惟無斁其康事”，“斁”義懈怠。《說文·攴部》：“斁，解也。从攴，睪聲。《詩》云：服之無斁。斁，厭也。一曰終也。”“斁，解也”即“斁，懈也”，古書中“懈”多作“解”。“厭”，《爾雅·釋詁下》“豫、射，厭也”邢昺疏云“厭謂厭倦”。懈怠、倦怠者，必心生厭倦之意。“康事”義同《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之“康功”，蔡沈《書集傳》以“康功”為“安民之事”，楊筠如《尚書覈詁》則謂“康”與“荒”通，以為山澤荒地。屈萬里《尚書集注》贊同楊說，並補充古書中“康”、“荒”相通之例。依楊、屈之說，《無逸》之“康功”即“田功”之類。但此說法於此處恐不妥，應依蔡沈之說，以“康事”為“安民之事”。“其”，猶於也，吳昌瑩《經傳衍詞》卷五有說。《左傳》昭公八年“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漢書·揚雄傳》“僕常倦談，不能一二其詳”，“其”皆用此義。屈萬里《尚書集釋》斷句為“我惟無斁，其康事”，以“康事”為“政事平康”，未解“其”字，語序也不合，故不取屈說。全句翻成現代漢語，大意是：周公您敬奉敬勉其事，無令我困。我亦無懈怠於安民之事；周公您勿廢刑典，故四方世世享於王朝。

**“會紹”**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羲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肈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偽孔傳以“合會”釋“會”，以“繼”釋“紹”。孔穎達疏同偽孔傳。後代學者對“用會紹乃辟”的解釋，基本上沒有超出傳、疏的範圍，但也有一些值得重視的不同意見。如孫詒讓《尚書駢枝》、楊筠如《尚書覈詁》認為“紹”通《爾雅·釋詁》“詔、相、助，勴也”中的“詔”，相助、佑助之義。楊筠如還認為，“會紹”當是成語。屈萬里《尚書集釋》則引吳汝倫《尚書故》之說：“《說文》：‘期，會也。’《禮記·哀公問》疏：‘會，猶明也。’用會者，以期也。”又據魏三體石經“紹”作“昭”，以顯訓“紹”。

最近，李家浩先生在孫詒讓、楊筠如之說的基礎上，認為《文侯之命》的“會紹”即逨盤銘中的“會召”。在銅器銘文中，有單用“會”字者，更常見單用“召”字者。此外“召”還與“夾”組成合成詞“夾召”或“召夾”。這些“會”、“召”、“夾”字，都是輔助、佑助的意思。《書·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乂”讀為“艾”，“夾介艾”三字都是輔助的意思。“會”有古外切和董外切兩種，前一讀音與“介”字上古音都屬見母月部，因此李先生懷疑與“紹（詔）”或“召（詔）”連用的“會”和單用的“會”，都應該讀為“介”，訓為“佑”。而“夾”、“介”二字古音也相近，出土文獻中亦有“夾”、“介”通假之例。李先生還指出：“訓為輔佑義的‘夾’、‘介’當是同源詞。”這也就是說，“會紹（召）”、“介詔”與銅器銘文中的“夾召（詔）”其實音近相通。關於“會”與“介”、“介”與“夾”音近相通，李文已有論述。這裏補充談談“會”與“夾”之間的音義關係。

古書故訓中，“會”、“合”多互訓、互作。《說文·會部》：“會，合也。”《呂氏春秋·大樂》“雜則復合”、《季秋》“合諸侯”、《遇合》“合大夫而告之”、《精諭》“齊桓公合諸侯”、《召類》“氣同則合”高誘注皆云：“合，會也。”《國語·齊語》“合群叟”、《楚語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韋昭注亦云：“合，會也。”《禮記·樂記》“會守拊鼓”，《史記·樂書》作“合守拊鼓”。《老子》“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馬王堆帛書乙本“合”作“會”。《說文》“會”字古文作“”，從“合”得聲。“會”古音匣紐月部，“合”古音匣紐緝部，聲紐相同，韻部相近，故可通假互作。而“夾”古音見紐葉部，從“夾”得聲的“狹陝峽挾俠”古音則屬匣紐葉部，與“會”、“合”聲紐都屬匣紐，韻部月、緝、葉關係也十分密切。按照王力先生的擬音，月部為at，緝部為əp，葉部為ap，月部與葉部主要元音皆為a，緝部əp與葉部ap音亦極近。故匣紐葉部的“柙”可通匣紐緝部“”。《莊子·天運》：“柙而藏之。”《玉篇》引“柙”作“”。

關於“合”、“夾”音近相通，新出清華簡《祭公》為我們提供了確切例證。今本《祭公》云“用克龕紹成康之業”，簡本“龕紹”作“夾紹”。“龕”從合得聲，古音應歸入緝部，音轉入侵部，侵緝陽入對轉。其實“合”、“夾”音近相通，古書故訓早有例證，如“洽”與“浹”。《說文·水部》：“浹，洽也。”《後漢書·班固傳》“重熙而累洽”李賢注：“洽，浹也。”“洽”、“浹”都有周匝、周徧之義，是音近義通的一組同源詞。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以修我西土”（150822）**

《康誥》云：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與“修我西土”意思相近的文句又見於《君奭》：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這兩段話裏的“區夏”、“有夏”，都是周人的自稱。周人以“西土”為根本，故“區夏”、“有夏”有時也以“西土”代之。《顧命》說“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酒誥》則說“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79]](#footnote-79)。“修和我有夏”的“修”，舊多理解為為、治一類意思。新出清華簡《祭公》證明這種讀法有商榷之餘地。

今本《逸周書·祭公》云：

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

“執”，孔晁注謂“執其政也”。潘振云的串講中把“執和”解釋為“執政綏和”，朱右曾則謂“執，執持；和，和燮”，都大體同孔晁注。惟有莊述祖認為“執讀曰埶，治也”，以“執”為“埶”之訛[[80]](#footnote-80)。

李學勤先生《師詢簋與〈祭公〉》認為“執和周邦”的“執和”，即師詢簋銘“龠政”的“龠”之訛。也屬共王時的史牆盤則作“龢于政”。[[81]](#footnote-81)簡本《祭公》此處為“（修）和周邦”，李學勤先生在《清華簡〈祭公〉與師詢簋銘》一文中指出，“（修）和”即《君奭》之“修和”，並有一段文字疏證“”與“（修）”之間的關係：

“”字，《說文》云“从弦省，从盩”，傳統上以為是來母質部字。不過看《祭公》和師詢簋等，銘文裏的“”恐怕就應該讀為“盩”，是端母幽部字，而“修和”的“修”或作“脩”，是透母幽部，古音可謂相同。這個詞其實應理解為“調和”，“調”也可讀在定母幽部。[[82]](#footnote-82)

這篇文章收入《初識清華簡》時，有一段補記：

本文寫就後，讀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1年第2期所載麻愛民《逨盤補釋》一文，其中引述安徽大學何琳儀教授2003年所作《逨盤古辭探微》關於“”從“盩”得聲的意見，並加反駁。何文我沒有讀過，現知他正是將“和”讀為“調和”的。不過，“”、“盩”兩字有關的文字學問題較多，尚有難於通解之處，有待今後研究。

綜觀李先生的意見，他顯然認為清華簡《祭公》的“（修）和”與《君奭》的“修和”，“修”都是“調”的借字。《說文·言部》：“調，和也。”“修（調）和”同義連言。

“修（脩）”從攸得聲，從攸得聲的“條”、“”與表調和義的“調”古音同在定紐幽部，“修（脩）”、“調”通假在音理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古書中也有“攸”聲與“周”聲通假之例。《楚辭·九懷》：“矢志兮悠悠。”洪興祖《考異》：“悠悠一作調調。”輾轉相通之例如：《漢書·韋賢傳》“萬國逌平”顏師古注：“逌，古攸字”而《說文·部》則云“讀若調”。因此把“修和”讀為“調和”是可以信從的。

回頭看《康誥》“以修我西土”的“修”，顯然也應讀為“調”，訓為和，與《君奭》“修和我有夏”文意相同。“以修我西土”所在段落，或斷句、標點為：“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現在看來，這種斷句肯定是不對的。

《康誥》云文王“以修我西土”，《顧命》則云文王、武王“克恤西土”。我在談《尚書》中“恤”與“毖”、“恤”與“謐”互通時，讀“恤”為“謐”義為寧，不同於舊讀“恤”為“憂恤”之“恤”。《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克定西土”，“和我西土”、“寧我西土”、“定我西土”，意思是一致的。

**“殷禮陟配天”**

《尚書·君奭》：

率惟茲亦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我在一篇小文中曾指出，“率惟茲亦有陳，保乂有殷”是說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賢臣安定有殷。王國維認為“保乂”即保有、治理，是不對的[[83]](#footnote-83)。“所”為句末語助，無義，用法同《召誥》“王敬作所”之“所”。“多歷年所”指殷商祀年長久。古書中“禮”的詞義比較寬泛，從《君奭》文意來看，“禮字本以祭祀為誼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禮記·禮器》：“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詩·小雅·楚茨》“禮儀既備”鄭玄箋“以祭禮畢”陸德明《釋文》：“禮或作祀。”《史記·趙世家》：“田不禮。”《呂氏春秋·仲春紀》作“田不禋”。《爾雅·釋詁》：“禋，祭也。”這些都是禮有祭祀義之證。“陟”字《尚書》數見，如《皋陶謨》“陟方乃死”、《顧命》“惟新陟王”，舊注大多理解為升遐、登假。蔡沈《書集傳》引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屈萬里《尚書集釋》：“昔人以為帝王崩後，其魂靈上升於天，故曰陟。配天，謂祭天以先王配享。”依照這種理解，全句是說：眾賢臣安定有殷，故有殷祭祀上天時以先王登陟之魂靈配享，殷商祀年長久，“多歷年所”。這種理解，看似並無不妥，但“祭天以先王配享”與“多歷年所”之間的邏輯關係不強，有必要重新推敲。

《說文·阜部》“陟”字古文作，三體石經古文大致相同。劉洪濤博士認為《說文》“陟”字古文的右半，就是“疐”字，並列有詳細的形體演變圖[[84]](#footnote-84)。從形體分析來看，此說頗有道理。從古音來看，“陟”、“疐”聲紐相同，韻部一為職部，一為質部，關係也很密切。綜合來看，劉說是可信的。

“陟”、“疐”相通，而“疐”、“配”義同，使我們不得不懷疑“故殷禮陟配天”即“殷祭疐配天”，“疐配”同義連言。（“祭配”連言。《後漢書·祭祀志》：“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又《祭祀志》“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堂上西面北上”注引《漢舊儀》：“高皇帝祭配天，居堂下西向”，但他本無“配”字。《穀梁傳》中暫未見。）“殷祭作配上天”，故“多歷年所”，與《五祀㝬鐘》（《集成》358）“㝬其萬年用駿尹四方，保大命，作疐在下”，以及《㝬簋》（《集成》4317）“用壽匄永命，駿在位，作疐在下”，意思頗為接近。一點推測，附誌於此。

“疐”、“配”同義，而《說文》“陟”之古文作，三體石經“陟”字古文與之大體相同。據劉洪濤博士的意見，“陟”字古文的右半部分，實即“疐”字，並附有詳細的形體演變圖。從古音來看，“陟”屬端紐職部，“疐”屬端紐質部，聲紐相同，韻部職、質關係也很密切[[85]](#footnote-85)。劉說應該是可信的。“陟”、“疐”音近相通，使我們聯想到《尚書·君奭》“殷禮陟配天”的釋讀問題：

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有陳”“猶今語所謂陣容也”[[86]](#footnote-86)，指上言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賢臣。“保乂”，偽孔傳、孔穎達疏釋為“安治”。王國維結合金文材料，改釋為保有、治理，從之者眾。我在一篇小文中曾指出，“保乂”應視為同義連言，義同“安定”[[87]](#footnote-87)。“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偽孔傳釋云：“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蔡沈《書集傳》與偽孔傳大致相同：“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蔡傳又引《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日陟。陟，昇也，謂升天也。”偽孔傳、蔡傳皆以“陟”為登遐、升遐。《康誥》“惟新陟王”，蔡傳亦釋“陟”為升遐。既言“升遐”，就需要指明何人升遐。宋人對此有很多說法。戴鈞衡《書傳補商》概述說：“有以‘陟’為登遐，‘禮陟’為得正而斃，謂有殷之君以禮終而配天者，林氏之奇也。有謂天子祀，以祖配天，殷自湯以諸侯升而用天子之禮者，呂氏祖謙也。有謂即含上文五王配祀于天，而其臣配食于廟者，蘇氏軾也。以今推之，蘇承上文為近。”王樵《尚書日記》云：“案‘陟配天’，蘇氏謂五王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食于廟，此蓋殷禮也。至周，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餘不配天也。‘陟配天’，言其臣主之同其榮。”[[88]](#footnote-88)短短“殷禮陟配天”五字，引出如此多的微言大義，明顯有添字解經之嫌。以“陟”、“疐”相通且“疐”、“配”同義觀之，頗疑“殷禮陟配天”應讀為“殷禮疐配天”，簡言即“殷禮配天”。《君奭》“多歷年所”後接言“天惟純佑命”，偽孔傳：“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孔穎達疏：“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故殷“多歷年所”。“所”，句末語助詞，無義，王引之《經傳釋詞》、劉淇《助字辨略》皆有說。《書·召誥》“王敬作所”、《漢書·佞幸傳》“上有酒所”，“所”的用法與“多歷年所”相同。前人不明“陟”本“疐”之借字且“疐配”同義連言，把簡單問題複雜化，引出種種奇異之說，再次說明《尚書》校讀訓釋之難。

**“其作周匹休”**

《洛誥》云：

王拜手稽首：“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這裏暫時遵奉裘錫圭先生的新說，將“休”字屬下句，而傳統讀法都是將“休”字屬上句。偽孔傳：“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從配天之美。”以“匹休”為“配天之休”。蔡沈《書集傳》則釋為“配周命於無窮”。呂祖謙《東萊書說》另立新解：“營洛實配宗周。”以“周”為宗周，以“作周匹”與《詩·大雅·文王有聲》“作豐伊匹”句法相同，部分當代學者如周秉鈞所著《尚書易解》及其弟子錢宗武、杜純梓所著《尚書新箋與上古文明》遵從呂說，以“其作周匹”為句，謂與宗周鎬京相匹配，並將“休”字單列為一字句，視為周王對周公相宅洛邑以匹配宗周這一作為的贊美。

楊筠如《尚書覈詁》則云：

“匹”，《詩》傳：“配也。”“作周匹”，謂作周輔也。《召誥》：“其自時配皇天。”蓋公之作配於周，亦猶王之作配於天也。

裘錫圭先生《〈洛誥〉“其作周匹休……”新解》說：

楊氏把“匹”字解釋得很好。西周時代的單伯鐘說單伯的祖考“（？）匹先王”（《三代吉金文存》1·16），牆盤也說牆的祖先“（？）匹厥辟”（《文物》1978年3期14頁圖二一，參看29頁），都用“匹”字來表示輔佐君王的意思。張政烺先生《“奭”字說》曾指出古代認為“國之重臣與王爲匹耦”，“君臣遭際自有匹合之義”（《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十三本168-169頁），這是很正確的。[[89]](#footnote-89)

細細品味兩家之說，他們對“匹”字的理解其實是不同的。楊氏先說“作周匹”“謂作周輔也”，以輔釋“匹”，但又引“其自時配皇天”為參照，謂“配周”猶“配天”之類。按照傳統訓詁，“配天”之“配”是對、當、合之類的意思，可參看《故訓匯纂》“配”字頭相關條目。裘先生則以“匹”為輔佐之義。

裘先生新說與舊說最大的不同，是對“休”字的理解：

但是楊氏對“匹”字後面的“休”字的意義卻沒有作出交代。按照楊氏對“匹”字的解釋來看，這個“休”字完全是多餘的。我們認為這個“休”字應該屬下為句，看作動詞。“休”字古訓“美”。成王敬重周公，對於周公選擇邑址並遣使告卜之事表示贊美，所以在“公既定宅……”句之首加上一個“休”字。這種句法在西周金文裏是常見的。唐蘭先生在《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一文中，曾對這種句子作過全面的考察。他說：“……（效公簋）說：‘休王賜效父呂三，用作厥寶尊彝。’……休是動詞，《召誥》曰：‘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可證。古人多有此例，如云‘魯天子之命’，魯亦動詞也。揚天子或王之魯休而稱‘休王’或‘魯天子’，其義一也。”（《考古學報》1962年1期44頁。“休是動詞”以下一段爲唐先生舊作，已見引於《西周金文辭大系》）他還指出，召卣“休王自使賞畢土方五十里”、豦簋“豦拜稽首休朕匋君公伯錫厥臣弟豦井五□”、尹姞鼎“休天君弗望（忘）穆公聖粦明□”等語裏的“休”，也都是動詞。《洛誥》“休公既定宅……”句的“休”字，用法跟上引諸語全同。這種句法一般用於下級贊美上級的場合。周公是成王的叔父，又是周王朝當時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成王使用這樣的句法來表示對周公的特殊尊敬，是合乎情理的。[[90]](#footnote-90)

裘先生的新說得到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的高度肯定。

裘先生有關“休”字屬下字的新說，是基於對“其作周匹”的理解。他和楊筠如一樣，都把“周”字視為賓語前置。這種語法現象上古漢語習見，應該是沒有甚麽問題的。若干年前我初讀裘先生這段論述時就想，如果裘先生能再舉出“匹先王”作“先王匹”之類的賓語前置例證，或者楊筠如能舉出“配天”作“天配”或其它“周配”之例，那該多好。那樣堪稱論證完美，結論無懈可擊。

從《詩》、《書》、金文等兩周文獻來看，周人認為無論承休於天，還是承休於上天之子周王，都要有所表示，以對（疐）、配、揚上天或周王之休。對揚周王之休的例子很多，如1978年出土於陝西武功任北村的楚簋（集成4247、4248）其後半云：

……楚敢拜手稽首，疐揚天子丕顯休，用作尊簋，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

這種用法的“疐”字，常見於金文，又見於新出清華簡。李學勤先生《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疐天之不易”》有精彩論述。“疐”古音端紐質部，“對”古音端紐物部，聲同韻亦近。故李先生讀“疐揚”即金文中常見的“對揚”。關於“對”的準確含義，李先生說：

《詩·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對”字毛傳訓爲“配也”，鄭箋：“作，爲也。天為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孔疏：“生明君，謂生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原來當時的觀念，王朝的成立由於天命，這是“作邦”；這樣的天命必須有君王當之，這是“作對”，亦即作配。

《周公之琴舞》詩句中的“命不夷歇，疐天之不易”，正包含着這樣的內容。所謂“天之不易”，對照《尚書·大誥》“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和《君奭》“不知天命不易”，正是與上句的“命”即“天命”相應，所“疐”即“對”的就是天命，同《皇矣》的思想是一致的。[[91]](#footnote-91)

關於“天之不易”，我的理解與李先生不同，請參看拙文《也談“天命不易”、“命不易”、“不易”、“疐天之不易”》。但李先生對“疐”、“對”、“配”的分析還是精當可取的。

對天命、天休或代表上天的周王之命、周王之休，必須有相應的人或事當之，周人稱為“疐”、“對”、“配”。《尚書》中也有這方面的例證，如《多士》云：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保乂”，同義連言，義猶“安定”。“失帝”指違失天帝旨意。“天其澤”即“天之澤”，“其”義同“之”，《尚書》習見。“罔不配天其澤”換言即“配天澤”，“澤”義恩澤，即天休之類。上天建立、安定有殷，可稱“天命”、“天休”，故殷王不敢違上天之命，以配天澤、天休。

《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據毛傳、鄭箋、孔疏，其大意是說：天命“作邦”即興作周邦，大伯王季應受天命，興周以對配天休。興建洛邑是武王遺願。何尊（集成6014）載武王之言：“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在周人看來，這也是“天命”，故周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以“作周”即興作周邦而對配天休（簡言即“匹休”）。偽孔傳釋為“其作周從配天之美”，理解大體正確，與周人對、配天命、天休或王命、王休的觀念是吻合的，上下文意也是通暢合理的，實無必要另尋新解。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

上則札記我們討論了“其作周匹休”句，將“作周”視同《詩·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對”的“作邦”，即興作周邦之類，而“匹休”則視同“作對”之類，匹配、對配天休的意思。《洛誥》另外還有兩處含有“作周”的文句，文句簡略，各家的理解分歧頗大。對這兩句話的理解，我考慮已久，雖不能百分百確信己說，但至少可以肯定前人的說法有太多不合理之處，故不揣謭陋，談一點粗淺認識，且作拋磚之引。

《洛誥》云：

周公拜手稽首曰：“……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

“作周恭先”與“作周孚先”，句法應該是一致的。如果把“恭”、“孚”視為動詞，其句法應當同於“作周匹休”。

先解釋相關文句。“孺子來相宅”前有“恭”字，或以之屬上句，或以之連“孺子”為句。“相宅”一詞《洛誥》凡兩見，之前有云：“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兩處“相宅”都指視察洛邑。《爾雅·釋詁下》“相，視也”郭璞注：“相，謂察視也。”

“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惇”義厚，《尚書》習見，諸家少有分歧。“典”，或釋為“法”，如章太炎《古文尚書拾遺定本》；或讀為“典冊”之“典”，用為動詞，猶言“冊錄”，如于省吾《尚書新證》、屈萬里《尚書集釋》；或訓“典”為禮，如周秉鈞《尚書易解》；或謂“惇典”即《皋陶謨》“五典五惇哉”之“惇”、“典”，謂使之惇五典之教，如楊筠如《尚書覈詁》。我意“典”通“腆”。《說文·肉部》：“腆，設善腆腆，多也。”《左傳》、《國語》常見“不腆”一詞，杜預、韋昭注皆云“腆，厚也。”《方言》卷十三亦云：“腆，厚也。”《酒誥》“不腆于酒”，“腆”亦訓厚。“不厚于酒”即不沉湎於酒。“惇腆”同義連言，這裡用為動詞，義為厚待。周室謀建洛邑，遷殷遺民（即“殷獻民”）於洛邑，是為了便於統治，但冠冕堂皇的理由則是優待殷遺民，故曰“大惇腆殷獻民”。

“亂為四方新辟”，章太炎《古文尚書拾遺定本》釋為“撮舉大要為四方新法也”。其釋“亂”為撮舉大要，乃據《國語·魯語下》“其輯之亂曰”韋昭注：“凡作篇章，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為亂辭。”因其解“辟”為法，故連帶將下文“作周恭先”的“恭”讀為《詩·商頌·長發》“受大共小共”、《尚書序》“九共九篇”的“共”。《詩》毛傳及《尚書序》陸德明《釋文》引王肅、馬融說，皆云“共，法也”。云“周之法自此始遍行於邦國，故曰：‘作周恭先’”。章說影響很大，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完全取章說。錢宗武、杜純梓《尚書新箋與上古文明》亦取章說，但小有修正，謂“亂”為語氣助詞，用法同上文：“亂為四輔”的“亂”，以“作周恭先”為“作周法的先例”。“亂”為語助之說，始自王引之《經義述聞》。其《書·厥亂為民》條云：

《梓材》“厥亂為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微民”。“為”者，“化”之借字；“亂”者，“率”之借字也。《雒誥》曰“亂為四輔”，“率為四輔”也。又曰“亂為四方新辟”，“率為四方新辟”也。“亂”與“率”同，皆語詞而無意義。

其《通說下·語詞誤解之實義》云：

“亂”，猶“率”也，語助也。《梓材》曰“厥亂為民”，“厥帥為民”也。《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

今按“亂”讀為“率”，非音近假借，乃字形訛混。“亂”，三體石經作？，从得聲。“”、“亂”古音同在來紐元部，故同音假借。“亂”古文作“”，與“率”形近，故二字常訛混。“率為四輔”與“率為四方新辟”句式相同，故楊筠如、屈萬里皆以“辟”為“君辟”之“辟”，對“作周恭先”的理解也不同於章太炎。楊氏以“恭先”為古成語：“《禹貢》‘祗台德先’，下文‘作周孚先’，文法正一例也。”其釋“祗台德先”時說：

“祗”，《釋詁》：“敬也。”“台”，《說文》：“說也。”“德先”，古語。《洛誥》：“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又曰：“作周孚先。”“德先”與“恭先”、“孚先”，文法正一例。

但“先”是何義，楊氏並未明言。屈萬里云“恭先，言以恭敬為先務也”，楊筠如的理解應該同於屈萬里。“作周”，楊筠如未注釋；屈萬里云即“其作周匹休”之“作周”。他對“作周匹休”的注釋是：“言建立周朝，以配合天命。”顯以“周”為“周室”之“周”。裘先生的新說雖斷句不同，但對“周”字的理解與屈萬里無異。

“作周孚先”之前一句，“篤前人成烈”，“前人”應指武王。章炳麟云：“營雒本武王意，故曰‘篤前人成烈’。”《逸周書·度邑》述武王之言曰：“自雒內廷于伊內，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何尊（集成6014）引武王之言：“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史記·周本紀》云：“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篤”，或訓厚，如楊筠如；或據《廣雅·釋詁二》，以理訓“篤”，如屈萬里。兩說皆可通，而以屈說為長。其大意無非是光大或董理武王定下的功業。“成”訓功，與“業”同義連言。“荅其師”，“師”訓眾。“荅”，章太炎讀“合”：“合其眾者，《康誥》所謂‘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四方民大和會’，《召誥》所謂‘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是也。”以“眾”指四方民和庶殷。楊筠如謂“蓋即上文所謂受命民也”，屈萬里則謂“指殷遺民言”，都大同小異。屈萬里以“荅”為“報荅”之“荅”，不如章說通順。周人為征服者，殷遺民為被征服者，言周人“報荅”殷遺民顯然是不合適的。“孚”，楊、屈皆釋“信”，章太炎則讀“孚”為“郛”，謂周王城的外城：

“周孚”者，“周郛”也。《逸周書·作雒解》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湊。據此，城專指王城，郛則包絡王城成周悉在其中。此地中建國之始，故曰作周郛先。

顧頡剛、劉起釪以及錢宗武、杜純梓皆從章說讀“孚”為“郛”。

綜上，關於“作周恭先”、“作周孚先”這兩句話五個字中的三個字，理解分歧較大。“周”是“周邦”之“周”，還是“成周”之“周”？“恭”是“恭敬”之“恭”，還是通“共”訓法？“孚”是訓信，還是通“郛”？至於“作”、“先”二字，目前未見分歧，皆以“作”為“興作”之“作”，以“先”為“先後”之“先”。

我先說說自己對這兩句話所在段落的整體理解，再來分析舊說的不妥之處。

這兩句話所在段落，我的理解是：年幼成王來視察洛邑，厚待殷遺民，成為四方民眾新的君辟，興作有周，以恭敬祖先。（成王）從這裡治理（民眾），萬國皆寧，我王有成績。我姬旦率領朝臣、諸侯以及御事篤理前人功業，合聚民眾，興作有周，以褒讚祖先。

“先”，我讀為“祖先”之“先”。《漢書·禮樂志》“而背死忘先者眾”顏師古注：“先者，先人，謂祖考。”《文選·司馬遷〈報任安書〉》“行莫醜于辱先”李善注：“先，謂祖也。”“孚”，我讀為“褒”。“孚”古音滂紐幽部，“褒”古音幫紐幽部，韻部相同，聲紐都是唇音，故音近相通。《左傳》莊公六年《經》：“齊人來歸衛俘。”《公羊》、《穀梁》“俘”作“寶”。而“保”、“葆”與“寶”古文獻多通用。《公羊傳》僖公十五年“季氏之孚也”，俞樾《群經平議》謂“孚當讀為保”。偽古文《尚書》之《湯誥》“上天孚佑下民”，偽孔傳以信訓“孚”，實“孚佑”即“保佑”。

周公“拜手稽首”而對成王說的這段話，句子與句子、段落與段落之間應有一定的邏輯關聯。這種邏輯關聯應該是清晰而合乎情理的。同時，相同句式中的相同字詞，其用法也應該是一致的。“作周恭先”、“作周孚先”句式明顯相同，章太炎將“周”字分為兩解，顯然是不對的。對“亂為四方新辟”的理解，與其他說法比起來，可信度也很低。“作周郛先”一說，更難信服。營建洛邑，必先作城，後作郛，談不上“郛”先。難不成周公築好王城後，還有別的營周大計，兩相權擇，以“作周郛”為先？章太炎的說法是明顯經不起推敲的。屈萬里釋為“建立周朝以恭敬為先務”、“建立周朝以誠信為先”，恕我愚鈍，我實在看不出這與上下文有什麽清晰而合理的邏輯關聯。以“作周孚先”為例，周公率眾“篤前人成烈”，報答殷遺民（姑且遵屈說），這與“建立周朝以誠信為先”之間有什麽關係嗎？為了遷就“以誠信為先”之說，屈氏不得不將“荅其師”理解為報答殷遺民，也是不合常理的，前已分析。當然，我的新說也可能有不少問題，或者至少還有許多人覺得不能說我對，也無法說我錯。《尚書》訓釋之難，於此可見一斑。這也許是《尚書》訓釋的一種宿命吧！

**“厥基永孚于休”**

在“作周孚先”條，我將“孚”讀為“褒”。《尚書》中正有一例“孚”字，則當讀為“保”。《君奭》云：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厥基永孚于休”與“其終出于不祥”明顯相對而言，“基”對應“終”，且“基”有“始”義，故不少學者如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周秉鈞《尚書易解》就如此理解。這種理解有一些問題。如訓“基”為始，則為時間上的一個點，無論“永孚于休”的“孚”字如何理解，稱“永”都是不合適的。楊筠如、屈萬里則訓“基”為業，顧頡剛、劉起釪在“校釋”部分祗徵引了王先謙之說，但在“今譯”部分將“基”字譯為“已開始的基業”，顯然是想調和這一矛盾。

對“孚”的理解則多有分歧。或訓“孚”為信，如王先謙。顧頡剛、劉起釪將“孚”譯為“可靠地”，也同訓信之說。或以“孚”通“付”，義為給予。《高宗肜日》“天既孚命正厥德”，漢石經“孚”作“付”，孫星衍、周秉鈞主此說。或以“孚”通“符”，合也。吳汝綸《尚書故》首倡其說，楊筠如、屈萬里從之。

今按銅器銘文中常見“永保”一詞，“保”或作“寶”。我意“厥基永孚于休”即“厥基永保于休”，言周室基業永保休美。“休”、“寧”義近。《洛誥》云“萬邦咸休”，偽古文《尚書》之《大禹謨》則云“萬邦咸寧”，本襲自《易·乾·彖傳》。《呂刑》云“其寧惟永”，與“永保于休”意思非常接近。

“自洗腆致用酒”

在“作周恭先”、“作周孚先”條，我將“其大惇典殷獻民”的“惇典”讀為“惇腆”，同義連言，皆義厚也，句中用為動詞，義為厚待。在《酒誥》中，也有一個含有“腆”字的同義連言詞，也是厚的意思：

小子惟一妹士，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洗腆”，偽孔傳釋為“潔厚”，陸德明《釋文》引馬融云“洗”釋“？”，未詳其據。自來解經者大抵皆用“潔厚”之義。“洗”為“潔”者，蓋灑滌有潔義也；“腆”為“厚”者，古書故訓習見，如《方言》卷十三即云“腆，厚也”。

清儒紛紛另立新解，如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以“洗”為“灑”，《說文·水部》云“灑，滌也”；又據鄭玄《儀禮·士昏禮》注，以善訓“腆”。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據《國語》韋昭注，以濯釋“洗”，又據《說文·肉部》“腆，設膳腆腆，多也”，以多釋“腆”；戴鈞衡《書傳補商》則據《爾雅·釋詁》，以美訓“腆”，謂“洗腆者，潔美之謂”。解釋雖多，總不離清潔、美好、豐富等義。王國維較謹慎，謂“洗腆古連綿字，真義不知”。（據劉盼遂《觀堂學書記》）

近代學者在清儒紛紜諸說的基礎上，再做新的探索。楊筠如引《白虎通》“洗，鮮也”，以“洗”、“腆”即《詩·邶風·新臺》“篴籧不鮮”、“籧篨不殄”之“鮮”、“殄（通腆）”，有豐善之義。但“籧篨不殄”之“殄”，據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則應讀為“珍”，《爾雅·釋詁》云“珍，美也”，與“鮮”有新、善之義同。屈萬里釋“腆”為厚，但讀“洗”為“先”，謂率先也。“父母慶”，孝子“厚致以酒”，還要論“率先”，不知是與何人比先後。屈說經不起推敲。

“腆”字《酒誥》除“洗腆”句外，又見於：

封，我兩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這兩例“腆”字都與酒有關，各家皆以“腆，厚也”釋之。“自洗腆致用酒”亦與酒有關，自當同樣理解為“厚”或“多”，釋善、釋美皆不可取。

《酒誥》的主旨乃重申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的那句話：“無彝酒。”“彝”訓常，“無常酒”即不要經常飲酒。但在某些場合，比如祭祀時，可以適量飲酒，但要注意自己的德行，不要喝醉了（“飲惟祀，德將無醉”）。父母高興時（“厥父母慶”），當然要致以酒，而且要“腆厚”，即“厚致以酒”，以示對父母的孝敬。

古書中从“先”得聲的字常常通从“辛”得聲的字，可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118-119頁“侁與莘”、“駪與莘”、“詵與”條。我意“洗腆”應讀為“莘腆”，“莘”訓多，與“腆”同義連言。《詩·小雅·魚藻》“有莘其尾”毛傳：“莘，長貌也。”但《文選·宋玉〈高唐賦〉》“縱縱莘莘”李善注引《詩》：“有莘其尾。毛萇云：莘，眾多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以為首章“有頒其首”韓詩釋“頒”為眾貌，蓋讀“頒”如“紛紜”之“紛”，則二章“有莘其尾”，韓詩亦當以眾多之義釋“莘”，讀若《說文·多部》“”，《說文》云“，眾多貌”。“”又作“莘莘”。《說文·焱部》：“燊，盛貌。讀若《詩》‘莘莘征夫’。”亦眾多貌。《後漢書·班固傳》引班固《東都賦》：“俎豆莘莘。”李賢注：“莘莘，眾多也。”“俎豆莘莘”與“設膳腆腆”文意相仿。“莘”、“腆”皆訓多、厚，故“莘腆”連言，音近假借“洗腆”為之，簡言即“厚”也。“洗腆致用酒”即“厚致以酒”。

“允惟”

《尚書》兩見“允惟”一詞：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女有合哉！ 《君奭》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酒誥》

《君奭》一例，可與《酒誥》一段文字對讀：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矧……；矧汝：剛制于酒。”

《酒誥》“予不惟”與下文“予惟曰”相對成義，《君奭》“予不允惟”亦與“予惟曰”相對而言，而“允”字又常用為無義的語詞，如《皋陶謨》“庶尹允諧”的“允”字，長於語法分析的錢宗武、杜純梓《尚書新箋與上古文明》就注釋說：

允，句中語助詞。《詞詮》：“語中助詞，無義。”

故“不允惟”即“不惟”，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楊筠如《尚書覈詁》先云“允，猶用也”，也舉了“庶尹允諧”例，與我們將“允”理解為無義的語詞略有不同，但又說：“‘不惟’與下文‘惟曰’相對成文。”顯然也認為“允”乃無義，故將“不允惟”徑稱為“不惟”。錢宗武、杜純梓則注云：“允，語氣助詞。”也大致同“允”為無義之語詞說。屈萬里《尚書集釋》祗注釋了“允”字訓用，未言其他，猜想也應該同於楊筠如。惟有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取于省吾《尚書新證》之說，認為“允”乃“兄”之誤，“兄”通“皇”訓暇，釋為“予不暇惟若此誥”。平心而觀諸家之說，孰是孰非，不難分辨。

《酒誥》一例，有幾個字分期較大。“天若元德”的“若”，或從舊說釋為“順”；或以為義同卜辭“帝若”、“帝弗若”之“若”，允諾也，引申為保佑之義；或以為“若”訓善，意為讚美。“元德”即“善德”，意見比較一致。“永不忘在王家”，王充耘《讀書管見》謂即“所謂有成績紀於太常之類”；而王引之《經義述聞》則認為“忘”通“亡”，“永不忘在王家”即祿位“永不失在王家”；屈萬里《尚書集釋》則認為意即“其國永不為王朝所廢”。顯以王說為長。“允”，所有注家都訓“信”或“誠”，惟楊樹達《積微居讀書記》謂“允”讀為“駿”訓長，但信從者聊聊，僅備一說。

對這句話的正確理解，可從追問“永不忘在王家”的主語入手。無論對“永不忘在王家”如何理解，這句話都應該有主語。而“天若元德”無論如何理解，其本身句意已足，作為分句充當“永不忘在王家”的主語，說不通。“王正事之臣”，王引之《經義述聞》云：“正，長也；事，職也。王臣或為長官，或任群職，故曰：‘正事之臣’。”即前言“有正有事”之類。此說各家都讚同。遍尋整個句子，只有“王正事之臣”可以充當主語，且與“永不忘在王家”語義連貫。“允”如果是實詞，無論視為名詞、動詞、副詞，句法位置都很尷尬。視為名詞，不成句。視為動詞，只能充當謂語，“王正事之臣”則成了賓語。如此“謂語+賓語”短句，主語是什麼，很難回答，且與“永不忘在王家”之間的關係不明。視為副詞，“惟”就必須視為動詞，這樣“允惟王正事之臣”與“永不忘在王家”都缺主語了。

解開這一系列難題的唯一答案，就是“允惟”的“允”同樣用為無義的語詞，如同“率惟”的“率”。王引之《經傳釋詞》曾指出，《書》之“丕惟”、“誕惟”、“迪惟”、“率惟”，皆語詞。現在又增加“允惟”一例。去掉這些無義的語詞，並將某些詞替換為今日常用詞，整個句子可以簡化、改寫為：

于是王正事之臣，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亦惟天若元德”作為分句，插在“于是王正事之臣永不忘在王家”句中，“亦惟”的用法同《大誥》“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中的“亦惟”，可以譯為“也由於”。“王正事之臣永不忘在王家”的主要原因，乃前？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克永觀省，作稽中德”，且“克羞饋祀”、“自介用逸”等。“天若元德”乃補充原因，故曰“亦惟”。整段文字，雖然不少字詞一時難有確詁，但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邏輯關係是清晰而合理的，尤其是“允惟”一詞，義同“率惟”，乃無義之語詞，則是有相當的把握可以論定的了。

**“和恆四方民”**

《洛誥》云：

王若曰：“公明保余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物，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

“和恆四方民”，《尚書大傳》引作“和恆萬國四方民”，並以之為句絕。“和恆四方民”下有“居師”二字，偽孔釋為“居處其眾”，朱熹《……》改釋為“營洛邑定民居也”、或以“居師”與“和恆四方民”並列，以“居師”為句絕。或以“居師”與下句“惇宗將禮”並列，以之為下句句首。無論怎樣斷句，“和恆四方民自為一句，應無疑問。

“和恆”，或從偽孔傳、孔穎達疏以“久”釋“恒”。如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譯此句為“和懌以久有四方之民”。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主此說，譯為“恒久和懌四方之民”。吳汝綸《尚書故》則讀“和恆”為“和順”。《莊子·盜跖》“而恒民畜民”陸德明《釋文》：“恒民，一作順民。”楊筠如《尚書覈詁》、屈萬里《尚書集釋》採信吳說。曾運乾《尚書正讀》：“和恆，雙聲連語，猶‘旬宣’也。”不知“旬宣”是否即《詩·大雅·江漢》“來旬來宣”的“旬”、“宣”。曾氏弟子周秉鈞《尚書易解》：“和恆，雙聲連語，猶‘和悅’也。”黃懷信《尚書注訓》則讀“恒”為“亙”。橫貫、貫通也；謂“和恆”即“和洽”，但未說明橫貫、貫通如何義同“洽”。

各家另立新說，顯然都認為和懌、恒久不宜並言。相比而言，讀“恒”為“順”，文意略長。

我們這裡再提供另一種解讀。《老子》七十六章：“本強則兵。”馬王堆帛書甲本“兵”作“恒”、乙本作“競”。“兵”古音幫紐陽部，“恒”古音匣紐蒸部，“競”古音見紐蒸部。“恒”、“競”古音同部，聲紐同為喉音，故音近可通。

《說文·兄部》：“，競也。从二兄。二兄，競意。从丰聲。讀若矜。一曰競，敬也。”“一曰競，敬也”，應與“讀若矜”有關。《呂刑》“哀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哲獄”。《梓材》“至于敬寡”，“敬寡”即“矜寡”、“鰥寡”。章炳麟《古文尚書拾遺定本》認為“敬”與“矜”聲義皆不同，疑“敬”本當作？，讀“亟”。《方言》卷一：“亟、憐、撫、㤿，愛也。”是“亟”與“矜”義同，“哀敬〈亟〉”義同“哀矜”。綜合《說文》“競”“讀若矜”又“一曰競，敬也”以及“矜”、“敬”互為異文來看，“矜”、“敬”應該正是音近通假的關係。“敬”古音見紐耕部，“矜”古音見紐真部，“鰥”古音見紐文部，“競”古音見紐蒸部，聲紐相同，真文、耕真、耕蒸俱為陽聲韻旁轉，例證很多。

“和恆四方民”的“恒”如通“競”訓為敬，則“和敬”連言。“和民”、“敬民”之類的說法《尚書》習見。《多方》“不克敬于和”，孔廣森《經學卮言》：“‘敬于和’，猶言‘敬與和’也。”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一：“于猶越也、與也，連及之詞。《多方》曰‘不克敬于和’，言不能敬與和頁。”是“和”、“敬”並言之例。

**“顛越不恭”**

《盤庚》云：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偽孔傳：“顛，隕也；越，墜也。”孔穎達疏：“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顛越”亦作“巔越”。《楚辭·惜誦》“行不群以巔越兮”王逸注：“巔，隕；越，墜。”《史記·吳太伯世家》所引《盤庚之誥》云“有顛越乃遺”，顯係節引。裴駰《集解》引服虔曰：“顛，隕也；越，墜也。”王逸、服虔之釋皆同偽孔。《左傳》哀公十一年亦引《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也係節引。杜預釋“顛越不共”為“從橫不承命”，以奉、承釋“共”，以“從橫”釋“顛越”。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從杜預之說，以“顛越不共（恭）”即現代漢語的“橫豎不聽話”。杜純梓、錢宗武《尚書新箋與上古文明》則以“隕，墜落”釋“顛”，以“越軌、違法”釋“越”。楊筠如《尚書覈詁》、屈萬里《尚書集釋》仍承偽孔、孔疏之說。楊氏並以《左傳》僖公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在下”之“隕越”即“顛越”。

今按《左傳》原文云：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國語·齊語》、《管子·小臣》、《史記·齊世家》皆敘此事。韋昭注：“隕，墜也；越，失也。”杜預注則曰：“隕越，顛墜也。”尋繹《左傳》文意，“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應該即恐遺落廢失王命在下，而使天子蒙羞之義，與《尚書》孔疏合。

“顛越”一詞又見於《史記·楚世家》：

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于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

以孔穎達疏所謂“遺落廢失之意”讀“顛越矣”句，文意通順，上下熨合。而以“從橫”、“橫豎”讀之，則不知所云。這也證明“顛越不恭”即遺落廢失王命而不恭敬之義。杜預注以“從橫”讀“顛越”，乃誤讀，不可信。

**“率循大卞”**

《顧命》云：

曰：“皇后凴玉几，道揚未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臨君”同義連言。“臨”，指治理。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引慧苑《一切經音義》“臨御大國”注引賈注《國語》曰：“臨，治也。”楊筠如《尚書覈詁》：“臨，猶監也。《詩·大明》‘上帝臨女’，是其義也。”不確。“君”通“尹”。《》左傳》隱公三年《經》“君氏卒”，《公羊》、《穀梁》皆作“尹氏”。《左傳》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陸德明《釋文》：“君，或作尹。”《說文·又部》：“尹，治也。”因同義連言，故“臨君（尹）”又作“君（尹）臨”。《文選·曹植〈責躬詩〉》李善注引作“君臨周邦”，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鄭玄《周禮序》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以“君”在“臨”上之文義為順，是誤讀“君”為“君王”之“君”，也是不對的。“綱紀周國”與“君臨天下”對言，足證“君臨”與“綱紀”一樣，都是同義連言。

“率循大卞”，偽孔傳釋為：“率群臣訓大法。”孔穎達疏：“卞之為法，無正訓也。告以為法之道，今率群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為大法，王肅亦同也。”偽孔、王肅皆以“卞”訓法。“率循”，同義連言。古書習見“率，循也”之訓，可參見《故訓匯纂》“率”字頭有關條目。偽孔傳釋“率”為“率領”之“率”，不確。《顧命》云“率循大卞”；《康誥》則云“不率大戛”，“戛”通“楷”，法也。兩者文義正好相反。

阮元《校勘記》云：“古本作‘帥修大辨’。”“帥”與“率”、“卞”與“辨”、“辯”古多通用，而“循”、“修”則形近而易混。《說文·言部》：“辨，治也。”故楊筠如讀“大卞”為“大治”。楊說之所以改釋“卞（辨、辯）”為治，不同於偽孔、王肅之說，殆因“卞”訓法古書故訓盡此一見。清代學者對“卞”有法義，有過一切探索。江聲《尚書集注音疏》說：

……（無時間去資料室翻《清經解》，下同。待查。）

王鳴盛《尚書後案》則認為：

……

兩說都難以信服。由於“率循大法”於上下文意頗為妥帖，故新出《尚書》注釋類書籍多沿襲偽孔、王肅之說，如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屈萬里《尚書集釋》等。

關於“卞”訓法，我認為聯繫《說文·水部》所載“法”之古文“”，古文字學家有一種看法，認為其字是一個从“乏”得聲的字，或者認為其字可能就是“乏”字。“法”古音並紐月部，“乏”古音並紐葉部，聲紐相同，韻部月葉亦極為接近，通假之例很多。如“枼”本从世得聲，應入月部，但音轉入葉部。有些从“乏”的字，如“”，《說文》認為从乏得聲，按理應入葉部，但古音學家多歸入談部，談、葉陽入對轉。同樣从乏的“貶”字，大徐作“从貝从乏”會意，小徐則作“从貝，乏聲”。段注以為形聲包會意。《周禮·秋官·朝士》“則令邦國家縣都鄙慮刑貶”鄭玄注：“故書貶為。”以“貶”、“”相通來看，“貶”應該也是从乏得聲的。

古書中“卞”、“辯”、“辨”多通用，而“貶”與“辯”、“辨”亦有通假之例。《周禮·秋官·朝士》“則以荒辯之灋治之”鄭玄注：“辨當為貶，聲之誤也。”《禮記·王藻》：“立容辨卑毋讇”鄭玄注：“辨讀為貶。”循此通假之例，訓為法的“卞（辨）”很可能即“法”之古文“”的通假。前引《周禮》“慮刑貶”，“貶”亦假為“法”，“刑貶”即“刑法”。

**“自以為功（****）”**

今本《金縢》兩見“自以為功”之語：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墁同墠。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清華簡《金縢》中，“為三壇同墠”前無“自以為功”四字。“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是說”，簡本“乃得”作“王得”、“功”作“”、“說”作“敚”，且“所”前多一“之”字。“乃得”、“王得”之異，頗疑本如《史記·魯周公世家》作“王乃得”，今本脫“王”字，簡本脫“乃”字。而“之”字亦當是後之所增，時務必要。“周公所自以為功”義自可通。

簡本與今本還有一處不同。今本“乃納冊于金縢之匱”，簡本作“乃納其所為，自以為代王之敚于金縢之匱”。顯然，“自”字位置訛誤，應移到“為”字前。

今本作“功”、簡本作“”，以及今本作“說”，簡本作“敚”，都是通假關係。郭店簡《老子》、《窮達以時》、清華簡《祭公》都有“”讀為“功”之例。而楚簡中“敚”讀為“說”之例就更多了。今本、簡本並無大的不同。

“自以為功”，《史記·魯周公世家》作“自以為質”。偽孔傳、孔穎達疏及宋儒皆釋“功”為“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引《爾雅·釋詁》“功、質，成也”，以為“功”、“質”同訓。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則謂“質”當讀如《左傳》隱公三年“周、鄭交質”之“質”，“謂公以己為質，質於三王以代武王也”。“周、鄭交質”之“質”，指作為抵押的人質。洪頤煊《讀書叢錄》卷一則另立新說云：

“功”同“攻”字。《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五曰“攻”，六曰“說”。鄭注：“攻、說，則以辭責之。”“攻”即下文冊祝之辭，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攻、代武王之說”，即得此冊祝之辭。《魯世家》作“乃身自以為質”，“質”亦辭也。

王闓運《尚書箋》亦主“說”即“六曰說”之“說”。清華簡整理者認為以“功”通“攻”義攻解之說“殆非”。

關於《金縢》作“功（）”而《史記》作“質”，劉樂賢先生則認為應以“質”為本字，簡本作“”乃从示得聲。“示”古音船紐脂部，“質”古音端紐質部，音近可通。秦漢曆書標題之“視日”，“視”即从示得聲。依劉說，今本作“功”者，乃是誤認从示得聲的“”為从示工聲。

關於“功（）”字，亦有意見認為乃是“貢”字的假借，指向先王獻祭的貢品。亦有學者指出，吳國泰《史記解詁》已讀“功”為“貢”之假借。也有意見闡發洪頤煊、王闓運之說，以為“功（）”、“說（敚）”即“五曰攻”、“六曰說”之“攻”、“說”。“攻”指攻解，“說”指攘除禍祟。據新蔡簡、包山簡，“攻”、“說”之後“厭”，而今本“屏璧與珪”的“屏”字，簡本作“”。此字在新蔡簡中讀為“厭”，實若合符節。

以“說（敚）”為“六曰說”之“說”，指周公禱告時的祝辭，應該是可信的。曾運乾《尚書正讀》、屈萬里《尚書集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皆主此說。但“功（）”是否即“五曰攻”之“攻”，以及“功（）”與“質”之間的關係，仍有商榷討論之必要。

我認為“功（）”確如吳國泰等所論，應讀為“貢”，而《史記》作“質”者，不當讀如“周、鄭交質”之“質”，而應讀為“贄”。“功（）”、“貢”皆从工得聲。《禮記·曲禮下》“五官致貢曰享”鄭玄注：“貢，功也。”《周禮·天官·大宰》“五曰賦貢”孫詒讓《正義》：“古‘貢’、‘功’通也。”此“功（）”、“貢”相通之證。《尚書大傳》“則君子不享其質”鄭玄注：“質，贄也。”《漢書·孝宣王皇后傳》“深念奉質共脩之義”顏師古注：“質，讀曰贄。”此“質”、“贄”相通之證。“貢”義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獻本祭祀奉犬牲之稱，引申為凡薦進之稱。”《周禮·夏官·大司馬》“獻禽以祭社”鄭玄注：“獻猶致也、屬也。”而“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皋陶謨》“三帛三生一死，贄”孔穎達疏：“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致。”“自以為功（貢）”、“自以為質（贄）”，即自以為奉享先王之贄獻。《金縢》作“功（貢）”，《史記》作“質（贄）”，義相通也。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在論述《金縢》古書的真實性時指出：“古代帝王遇到災禍或疾病時，往往要向鬼神縈禳，叫他左右的親人或大臣來代他承擔。”並舉有《左傳》哀公六年所在楚昭王不肯把災禍轉移給大臣，以及《元秘史》卷十五載元太祖第三子窩闊臺病重，第四子拖雷要求巫師咒說自己代兄死的故事。周公要求自以為奉享先王之贄獻，以替代成王侍奉先王之神靈於上天。裘錫圭先生《殺首子解》已論證“殺首子”乃古代“獻新”習俗之遺留。有學者將其與《金縢》聯繫。把《金縢》之“功（）”讀為“貢”，《史記》之“質”讀為“贄”，皆獻享之義，與“納新”這一上古遺俗也是吻合的。

誤“埶”為“執”及相關問題考辨

雷燮仁

【提要】 本文在清代學者段玉裁和當代學者裘錫圭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綜合各方面的證據，論定今从“執”得聲的字，如“贄”、“摯”、“”、“縶”、“騺”、“”、“騺”、“”、“慹”、“”、“謺”、“蟄”、“墊”，除極少數具體語境中的“摯”、“縶”，幾乎全部本从“埶”得聲，因隸變後“埶”、“執”字形幾乎相同，且“埶”、“執”古音月、緝兩部相近，而訛从“執”得聲，同時全面整理傳世古書和出土文獻中的通假例證，將與“埶”有着通假、同源關係聲符列表擴大了近一倍，校訂、訓釋了三十多部古書中近百處字詞、文句，其中大部分已誤“埶”為“執”。

**前言**

“埶”的初文作，像穜植之形，乃“藝”的本字。“執”的初文作，像人的雙手被桎梏，乃“拘執”的“執”的本字。隸變後，“埶”、“執”字形極為相似，從古至今，經常誤“埶”為“執”。今者如簡體字“热”、“势”，即以“执（執）”代“埶”。古書中誤“埶”為“執”之例，前人在校勘古書時多有論及，如王念孫《讀書雜志》就曾指出一些。《管子·明法》“以執勝也”，王念孫按引劉曰：“執當作埶。”《墨子·魯問》“越人因此若執”，王念孫按：“執當爲埶。埶即今勢字。”孫詒讓《札迻》也指出《申鑒·時事》“執不俱是”的“執”乃“埶”之訛，讀為“勢”。出土文獻中誤“埶”為“執”的例子，如馬王堆竹簡《十問》：“夜半之息也，覺牾（寤）毋變侵（寢）形，探（深）余（徐）去執，六府（腑）皆發，以長為極。”原整理小組讀“執”為“勢”。《淮南子·脩務》“各有其自然之勢”注：“勢，力也。”“深徐去勢”意謂呼吸要深而徐緩，不要用力[[92]](#footnote-92)。新出《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已從裘錫圭先生說，徑釋為“埶”讀為“勢”。

傳世古書和出土文獻中誤“埶”為“執”現象其實是相當普遍的。裘錫圭先生《古文獻中讀為“設”的“埶”及其與“執”互訛之例》[[93]](#footnote-93)、《再讀古文獻中以“埶”表“設”》[[94]](#footnote-94)就辨識出傳世古書和出土文獻中大量誤“埶”為“執”之例。之前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以下簡稱“段注”）也曾指出，今本《說文》从“執”的字，很多都是“埶”之訛，並據此校改《說文》多處，但段說並未得到廣泛認同。受這些精見卓識的啟發，我對傳世古書和出土文獻中的“執”字及从“執”得聲的字做了一些研究，結論是幾乎所有从“執”得聲的字，各方面的證據都顯示實从“埶”得聲；古書中不少“執”字也都是“埶”之訛。這一結論對我們校讀古書很有益處。

在論述“埶”、“執”訛誤之前，我們先看“埶”與其它聲符之間的通假、同源關係。“埶”古音疑紐月部，是個非常活躍的聲符，與多個聲符都有通假例證：

——“埶”與“世”、“枼”。《詩·鄘風·君子偕老》：“是紲絆也。”《說文·衣部》“褻”下引“紲”作“褻”。《書·盤庚中》：“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玄應《一切經音義》十五引“褻”作“媟”。《荀子·榮辱》：“憍怈者，人之殃也。”楊倞注：“怈與媟同，慢也。”《說文·女部》段注：“媟，今人以褻衣字為之，褻行而媟廢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上采春秋，下觀近勢”，“勢”即“世”。

——“埶”與“設”，裘先生文中有大量例證，此不贅錄。

——“埶”與“圼”。《周禮·考工記·輪人》：“則無槷而固。”鄭玄注：“槷讀如涅。”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十六經·姓爭》：“夫天地之道，寒涅燥濕，不能並立。” “涅”讀為“熱”[[95]](#footnote-95)。

——“埶”與“叕”。《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吏治榜笞數千刺剟。”司馬貞《索隱》：“刺剟，《漢書》作‘刺爇’。”

——“埶”與“夬”。《文選·潘岳〈藉田賦〉》“撟裳連襼”李善注：“郭璞《方言》注曰：襼即袂字也。”《晉書音義·列傳卷二十五》：“襼，與袂同。當作，複襦也。”

——“埶”與“制”。《禮記·仲尼燕居》：“軍武功失其制，”《孔子家語·論禮》“制”作“勢”。

——“埶”與“臬”、“鼻”。《周禮·考工記·匠人》：“置槷以縣。”鄭玄注：“槷，古文臬假借字。”《儀禮·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兩閾外。”鄭玄注：“古文闑為槷。”《說文·瓦部》：“甈或作。”《易·困》：“于臲卼。”《說文·出部》“”下引作“槷”。按“臲卼”、“槷”即“倪”，“杌陧”之倒文，不安也，異文又作“卼”、“”、“臲”、“劓刖”等。“劓”乃《說文·刀部》“”之或體。古書中“臬”與“藝”亦多通用。

——“埶”與“日”。南越王墓龍節“馹”作“”。李家浩先生謂“”乃“埶”之初文“”之省[[96]](#footnote-96)。戰國古璽則假“圼”為“馹”[[97]](#footnote-97)。而“圼”與“埶”亦有通假關係。

——“埶”與“至”。《說文·金部》：“讀若至。”

——“埶”與“肆”。《禮記·表記》：“安肆曰偷。”鄭玄注：“肆或為褻。”

——“埶”與“必”。《穆天子傳》“密山”作“山”。李家浩先生謂“” 从“”，“”乃“埶”之省[[98]](#footnote-98)。按“圼”亦與“密”通。《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引《爾雅》舍人曰：“（管）中聲者精密，故曰篞。篞，密也。”

——“埶”與“內”。《禮記·郊特牲》：“然後焫蕭合羶薌。”《詩·大雅·生民》毛傳引“焫”作“爇”。

——“埶”與“爾”、“尔”。《書·皋陶謨》：“歸格于藝祖。”《尚書大傳》“藝祖”作“邇祖”，《公羊傳》隱公八年何休注引“藝”作“禰”。《白虎通·巡狩》引“藝祖”作“祖禰”。“柔遠能邇”金文作“柔遠能”。“”即“埶”之初文。古書中“爾”又作“尔”。

——“埶”與“弋”。《周禮·考工記·匠人》：“置槷以縣。”鄭玄注：“故書槷作弋。杜子春云：‘槷當爲弋。’”此義項的“弋”通作“杙”。

——“埶”與“兒”。《禮記·禮運》：“故功有藝也。”鄭玄注：“藝或為倪。”《易·困》：“于臲卼。”陸德明《釋文》載《音訓》：“臲卼，晁氏曰：‘古文作倪’。”而《說文·出部》引“臲卼”作“槷”。

——“埶”與“廉”。戰國兵器題銘中的“皮”、“相如”，黃盛璋先生認為“皮”即“廉頗”，李家浩先生肯定了這一觀點，謂“”亦“埶”之省。《廣韻·鹽韻》“燅”下引《說文》或體作“”。《說文·炎部》云“燅”从熱省。李家浩則認為“燅”从“”即“埶”之省得聲，或體“”則从“”得聲。而《說文·見部》从“”得聲的“覝”“讀若鐮”。[[99]](#footnote-99)

——“埶”與“鮮”。上博楚竹書《容成氏》簡二一：“（禹）肰（然）句（後）（始）行以（儉），衣不媺（美）……”整理者認為“”即“褻”字，疑讀為“鮮”[[100]](#footnote-100)。按“鮮”可通“肸”，如《史記·魯周公世家》：“作《肸誓》。”裴駰《集解》引徐廣曰：“肸一作鮮、獮。”司馬貞《索隱》：“《尚書大傳》作《鮮誓》。”是“鮮”、“獮”相通之證，而“爾”與“埶”通假之例前已列舉。

以上與“埶”有着同源、通假關係的聲符按古音，分屬多部：

月部：世 設 圼 叕 制 夬 臬

葉部：枼

質部：鼻 涅 日 至 肆 必

緝部：內

脂部：爾 尔

職部：弋

支部：兒

談部：廉

元部：鮮

分佈不可謂不廣。這些同源通假例證將是我們接下來分析、論證的重要基礎。

**一**

段注把今本从“執”的不少字，都校改為从“埶”。我們把《說文》原文和段氏的校改批注全部輯錄如下：

，禮巾也。从巾埶聲。篆體二徐皆作，大徐曰从執，小徐曰執聲，皆誤。今正。，輸芮切。十五部。今不見經典，恐亦帨之或體。然《廣雅》已兼收帨、矣。

暬，曰狎習相嫚也。嫚者，侮易也。《小雅》：“曾我暬御。”傳云：“暬御，侍御也。”《楚語》：“居寢有暬御之箴。”韋云：“暬，近也。” 暬與褻音同義異，今則褻行而暬廢矣。从日埶聲。今本篆作，埶聲作執聲。《五經文字》亦誤。今正。私利切。十五部。

，至也。以雙聲疊韻釋之。从女埶聲。各本作執聲，篆作，非也。今正。从執則非聲矣。脂利切。十五部。《周書》曰：大命不。周當為商，字之誤也。《西伯戡黎》文。陸氏《釋文》云：“摯本又作。”是陸氏所見《尚書》有作者。某氏傳云“至也”，與許說同也。讀若埶同。鍇本作執，誤。今正。一曰《虞書》雉。此別一義，謂即贄字，引《堯典》“一死”以明之。鄭康成曰：“之言至，所以自致。”是其義相近。《虞書》當作《唐書》，詳禾部。

，馬重皃也。《晉世家》：“惠公馬騺不行。”即《左傳》“晉戎馬還濘而止”。今本《史記》作騺，偽字也。《秦本紀》作馬，不誤。13701部曰：“樊，不行也。”今本亦偽騺。《莊子·馬蹄篇》：“闉枙曼。”崔云：“拒枙頓遲也。”今刻《釋文》亦偽从執，而《集韻》、《類篇》不誤。車之前重曰，馬重曰，其音義一也。《廣雅》：“駤，止也。”駤即。从馬埶聲。各本埶訛為執，篆體上从執，則失其聲矣。今皆正。陟利切。十五部。亦勅利切。

，抵也。抵者，擠也；擠者，排也。車抵於是而不過，是曰，如馬之不前如樊。詳13701部。與車重之、、輊、本各義，與輖又殊音，而《集韻》總合為一字，誤矣。小徐引《潘岳賦》“如如軒”，今按潘作，不作也。从車埶聲。陟利切。十五部。

輖，重也。謂車重也。《小雅》：“戎車既安，如軒如輊。”毛曰：“輊，也。”《考工記》：“大車之轅。”鄭曰：“，輖也。”《士喪禮》：“軒輖中。”鄭曰：“輖，也。” 、、輊同字，輖雙聲。許書有輖、而已。者，依聲記事字也。軒言車輕，輖言車重，引申為凡物之輕重。故《禮經》以之言矢。《周南》假輖為字。故毛傳曰：“輖，也。”而說《詩》者或以本義以釋之。从車周聲。職流切。三部。

從上引段注來看，段氏校改的依據主要有三：一是異文。如今本《說文》作“”者，陸德明《釋文》云又作“”；今本《說文》作“”者，《國語·楚語下》作“暬”；《史記·晉世家》作“騺”者，《秦本纪》作“”。二是音義同源關係。如車重曰“”、“輊”，馬重曰“”；車抵不前曰“”，馬止不前曰“”。三是諧聲分析，所謂从“執”則“失其聲矣”。還要指出一點，段注引書時言“”、“”、“”，阮刻《十三經注疏》作“贄”、“摯”、“”。段注於《說文·手部》“摯”字，並沒有校改為从“埶”。而“贄”、“”則不見于《說文》。

應該說，段注的這些校改是頗有道理的，但並沒有被廣泛接受。如《漢字古音手冊》、《故訓彙纂》等，僅吸收“”、“暬”等字的校改成果，其他各字仍然被認為是从“執”而非从“埶”得聲。我認為，除了極少數用於具體語境的“摯”、“縶”，幾乎所有今从“執”得聲的字，各方面的證據都顯示實从“埶”訛从“執”得聲。下面我們把這些字分成幾組來討論。

先看一組字：“贄”、“摯”、“”、“縶”、“騺”、“蟄”。這組字，古書多通假，詳情請參見高亨、董治安編纂《古字通假會典》第705-706頁【摯與縶】、【摯與贄】、【摯與】、【摯與鷙】諸條。這一組字所从的“執”乃“埶”之訛這一結論，我們擬從幾個方面來證明。

先看人名異文。《經籍纂詁·寘韻》：“《呂覽》向摯，《淮南·氾論》作向藝，《通典》作高勢。”是从“執”的“摯”為正，還是从“埶”的“藝”、“勢”為正，這組異文自身不能提供答案。但另一組人名異文顯示，另一個名為“摯”者，一定是“”之誤。《經籍纂詁·霽韻》：“《史記·魯世家》真公濞，《索隱》引《世本》作摯，或作，別本作鼻，鄒誕本作嚊。《詩》《正義》引《史記》作。《漢書·律曆志》作埶。”《說文》云“劓”乃“”之或體，而“臬”與“埶”多有通假，且《漢書·律曆志》正作“埶”，可證用為人名“摯”者，本从“埶”，訛从“執”。如作“執”，則無由與“鼻”通假。

再看通假關係。如“摯”可與“至”聲通假，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563-564頁【至與摯】、【與摯】、【致與摯】條。而从“埶”得聲的“”，《說文》云“讀若至”。《說文·金部》：“，羊箠，耑有鐵。从金埶聲。讀若至。”段注認為“錣”即許之“”字。《淮南子·氾論》：“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御馯馬也。”高誘注：“錣，揣有箴也。”《淮南子·道應》：“倒杖策，錣上貫頤。”高誘注：“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廣韻·鎋韻》：“錣，策端有鐵。”《說文·竹部》：“笍，羊車騶箠也。箸箴其耑，長半分。”《集韻·薛部》：“笍，羊箠。端有鐵。”又《祭韻》：“笍，或作錣。”“內”、“叕”與“埶”通假之例前已列舉。“”，小徐作“”，不少《說文》學家認為作“”為正，詳見《說文解字詁林》“”字所列《段注訂》、《句讀》、《讀若考》之說。如从“執”，則無由與“錣”、“笍”音近義同。故“”是確鑿無疑从“埶”不从“執”的，其“讀若至”，與“摯”與“至”聲多有通假，絕非巧合。

與“埶”多有通假的“日”、“圼”、“枼”聲字，也有與“至”通假或輾轉相通的例證。與“日”聲字通假者，如南越王墓龍節“馹”作“”，从“”即“埶”之省得聲，而“馹”又作“”，从“至”得聲。與“圼”聲字通假者，如《周禮·秋官·司刑》“墨罪五百”鄭玄注“先刻其面，以墨窒之”陸德明《釋文》：“窒，本又作涅，同。” 與“枼”聲字輾轉相通者，如《說文·馬部》云“騭讀若郅”，而《文選·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朱鲔涉血於友于”李善注：“涉與喋同。《春秋合誡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喋血。”張銑注亦曰：“殺人流血曰涉。”這是“至”與“步”通而“步”又與“枼”通之例。

“臬”、“藝”、“槷”、“質”皆指射箭用的準的。《說文·木部》：“臬，射準的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藝殪仆”裴駰《集解》引徐廣曰：“射準的曰藝。”《小爾雅·度器》：“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集韻·屑韻》：“臬，《說文》：‘射準的也。’或作槷。”《詩·小雅·賓之初筵》“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周禮·考工記·弓人》：“利射革與質。”《周禮·夏官·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用革椹質者。”《大戴禮記·投壺》：“質參既設。”《荀子·勸學》：“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韓非子·說林上》：“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韓非子·存韓》：“則秦必為天下兵質也。”“質”皆指射的。而“質”又與“摯”、“贄”通假。《孟子·滕文公上》：“出疆必載質。”《荀子·大略》：“錯質之臣不息雞豚。”《戰國策·秦策四》：“吾將還其委質。”《鹽鐵論·裦質》：“委質為臣。”《漢書·孝宣王皇后傳》：“深念奉質共脩之義。”《左傳》僖公六年“許男面縛銜璧”杜預注：“以璧為質。”“質”皆“贄”之假借。焦循《孟子正義》：“贄、摯、質三字通。”《周禮·考工記·函人》：“鍛不摯則不至。”鄭玄注：“贄，謂質也。”《左傳》昭公十七年“少皞摯”，《逸周書·嘗麥》作“少皞質”。

從上舉通假例證來看，尤其是以“質”通“臬”、“藝”、“槷”例之，與“質”相通假的“贄”、“摯”所从的“執”，當是“埶”之誤。“埶”通“質”，與“埶”通“鼻”、“涅”、“日”、“至”、“肆”、“必”一樣，都是月質旁轉。

分析這組字中某些字的詞義來源，也不難得出其本从“埶”的結論。《公羊傳》襄公二十七年：“夫負羈縶。”“羈縶”即“羈紲”。《說文·系部》：“紲，系也。从系世聲。《春秋轉》曰：臣負羈紲。緤，紲或从枼。”“紲”本義繩索，凡繫人繫物，皆謂之“紲”。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七“縶紲”注：“所以縶制畜牲者皆曰紲。”故“紲”有繫、絆、羈、縛之義，與古書中“縶”之故訓正合。《文選·嵇康〈幽憤詩〉》“縶此幽阻”呂向注：“縶，繫也。”《詩·小雅·白駒》“縶之維之”毛傳：“縶，絆也。” 《文選·張衡〈思玄賦〉》“縶騕褭以服箱”舊注：“縶，羈也。”《資治通鑒·唐紀四十八》“夜縶地牢”胡三省注：“縶，縛也。”凡訓為繫、絆、羈、縛的“縶”字，應該本从“埶”，通“紲”、“緤”。

“縶”又作“馽”。《左傳》成公二年：“韓厥執縶馬前。”《說文·馬部》“，絆馬足也。从馬囗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馽馬前。”段注：“足字依《韻會》補。《糸部》曰：絆者，馬繫也。是為轉注。《小雅·白駒》傳曰：‘繫，絆也。’《周頌·有客》箋同。《莊子》‘連之以羈馽’，即此字。”又云：“囗象絆之形。隸書作馽，失其意矣。”則“縶”之初文象紲絆馬足之形。作“縶（）”則為形聲字，以“埶”為聲符，通“紲”。而馬足被紲絆之形與人之手足被桎梏之形有相通之處，而“埶”、“執”形音皆近，故“”訛誤為“縶”且習以為常。如从“執”，則無由與“紲”相通。

又如“鷙”字，《說文·鳥部》云“擊殺鳥也”，即鷹雕之類的猛禽。《玉篇·鳥部》：“鷙，猛鳥也。”鷹雕之類的兇猛之禽何以稱“鷙”？《說文·阜部》：“陧，危也。从阜从毀省。徐巡以為‘陧，凶也’。賈侍中說：‘陧，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杌陧。’”據《後漢書》，徐巡受業於衛宏、杜林，習古文《尚書》；賈侍中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陧，法度也”即言“陧”通“臬”、“藝”。“陧，不安也”即言“陧”通“倪”、“槷”，前已徵引通假例證。而徐巡說“陧，凶也”，實“陧，危也”之引申。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八“凶禍”引《韓詩外傳》云：“凶，危也。”而“陧，不安也”也是“陧，危也”之引申。《戰國策·西周策》“竊為君危之”高誘注：“危，不安也。”故兇禽謂之“”，从“埶”得聲，與“陧”音義同源。

如同“摯”、“贄”等通“至”、“致”，“鷙”亦通“恎”。《廣雅·釋詁三》：“……恎、愎、鷙、忮，很也。”王念孫《疏證》：“鷙，亦恎也。”《史記·酷吏列傳》：“馮翊殷周蝮鷙。”《管子·五輔》：“下愈覆鷙而不聽從。”“蝮”、“覆”通“愎”。“愎”、“鷙”皆很也，說詳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吳漢傳》：“其人勇鷙而有智謀。”李賢注：“凡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皆名鷙也。”實“勇鷙”即“勇恎”、“勇很”。《尚書·匈奴列傳下》：“外國天性忿鷙。”顏師古注：“鷙，很也。”實“忿鷙”通“忿恎”，義同“忿很”，又音近作“忿懥”、“忿疐”、“忿懫”。《禮記·大學》：“身有所忿懥。”鄭玄注：“懥，或作疐、懫。”而“質”通“藝”亦通“贄〈〉”，都證明“鷙”也當从埶得聲。

“鷙”有時也以“鳶”、“”代之。《爾雅·釋鳥》：“鳶，鳥醜，其飛也翔。” 邵晉涵《正義》：“鳶，《說文》作，鷙鳥也。”《詩·小雅·四月》：“匪鶉匪鳶。” 朱熹《集注》：“鳶，亦鷙鳥也。”“鳶”有時也省作“弋”。《大戴禮記·夏小正》：“十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弋也。”王聘珍《解詁》：“弋，謂鷙鳥也，鷹隼之屬。繳射曰弋。十二月，鷹隼取鳥，捷疾嚴猛，亦如弋射，故謂之弋。《月令》曰‘冬季之月，征鳥厲疾’是也。”《後漢書·安帝紀》：“鷙鳥將用。”李賢注：“鷙鳥，謂鷹鸇之類也。”《逸周書·時訓》：“鷙鳥厲疾。”朱右曾《集訓校釋》：“鷙鳥，鷹隼之屬。”王聘珍以“弋射”解“鳶”，我則認為“鳶”與“鷙〈〉”，猶如“杙”與“槷”，都有着音義同源關係。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鷙”本从“埶”訛从“執”得聲。

出土文獻中的用字情況，也為證明這組字本从“埶”訛从“執”提供了不少有利證據。比如“摯”字，見於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七》：“摯以事，啗以利餌，爭心乃起，其親乃止。”此在傳本為《武韜·三疑篇》，宋本作：“設之以事，玩之以利。”整理者注說：武威所出《儀禮》漢簡借“（埶）”為“設”，“埶”、“摯”古音相近，疑簡文“摯”亦當讀為“設”[[101]](#footnote-101)。參照裘錫圭先生所舉大量讀為“設”的“埶”誤為“執”之例，竹簡“摯”當本从“埶”訛从“執”，故今傳本作“設”。又如《馬王堆漢墓帛書[叁]·戰國縱橫家書》“割摯馬免而西走”，《戰國策·趙策》作“割挈馬兔〈免〉而西走”，蔡偉先生認為“摯”亦當作“摰”，與“挈”同音假借[[102]](#footnote-102)。如作从“執”，則無由與“挈”相通。關於“埶”與“”相通，我們下面還要談到。再如“”字，見於上博簡《性情論》。簡三：“所善所不善，也。”[[103]](#footnote-103)簡六：“勿（物）之者胃（位）。”[[104]](#footnote-104)“”皆讀為“勢”，證明段注將今本作“”者校改為“”，與出土文獻正合。

以上，我們從不同角度論證了“摯”、“贄”、“縶”、“”、“鷙”本从“埶”訛从“執”得聲。以此為“支點”，我們再來看另一組字：“”、“騺”、“”。

《說文·車部》：“，抵也。”但《廣雅·釋詁四》則作“低也。”陳衍《說文辨證》：“當訓低而不訓抵，抵為低字傳寫之誤。”王念孫《廣雅疏證》：“輊、、、摯並通。”《集韻·至韻》：“，或作輊、輖、、，通作摯。”王筠《句讀》引《玉篇》：“與輊，前頓為，後頓曰軒。”《淮南子·人間》：“道之置之前而不，錯之後而軒。”《周禮·考工記·輈人》：“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鄭玄注：“摯，輖也。”孫詒讓《正義》：“《廣韻·釋詁》云：‘輖、，低也。’惠棟云：摯本軒輊字，或作。”《儀禮·既夕禮》：“軒輖中亦短衛。”鄭玄注：“輖，也。”陸德明《釋文》：“，本又作贄。”是“”又作“贄”、“摯”，且通“輊”、“”等从至得聲的字，其所从的“執”顯然係“埶”之訛。

“騺”還有止而不前之義。《管子·小問》：“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來者騺距。”王念孫《讀書雜志》：“騺、距，皆止也，言來者止而不前也。”《莊子·馬蹄》“騺曼”，《集韻·至韻》云“馬距扼遲頓皃”，亦以“距”釋“騺”。今按“騺”訓止而不前者，通“駤”。《廣雅·釋詁三》：“駤，止也。”王念孫《疏證》：“騺，與駤同。”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補遺·魯詩·青蠅》“至于藩”條云：“止、至音義並同。”故馬止不前曰“騺”、曰“駤”。這也為“騺”本从“埶”得聲增添又一力證。

《廣韻·至韻》：“，車前重也。”《集韻·至韻》：“，車重也。”《說文·馬部》則云“騺，馬重皃。”桂馥《義證》：“馥謂馬重易陷，陷則益重。”《史記·晉世家》：“惠公馬騺不行。”司馬貞《索隱》：“騺，謂馬重而陷之於泥。”段注認為車之前重曰，馬重曰，即以“”、“騺”音義同源，是可信的。前已論證“騺”、“驇”本从“埶”訛从“執”得聲，則“”亦當如是。

**二**

前已證明，今从“執”得聲的“贄”、“摯”、“縶”、“”、“鷙”以及“”、“騺”、“”等字，實本从“埶”訛从“執”得聲。這一新的認識對我們校讀、理解古書很有用處。

我們先看《尚書》中的“勿褻”、“出執”、“不摯”等詞。《尚書·盤庚》：“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勿褻”，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媟嫚”注：“《尚書》‘咸造忽媟’，孔安國曰：‘媟，恨也。’”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忽者，字之誤。褻本作媟，褻蓋衛包所改也。其引孔傳亦與今本不同。”楊筠如《尚書覈詁》云：

按“勿褻”，古成語，《說文·出部》：“，不安也。《易》曰‘’。”又作“杌陧”，《秦誓》：“邦之杌陧”。《說文》“檮杌”作“檮柮”，杌、柮、通用。陧、亦通用字。一作“出埶”。《召誥》：“徂厥亡出埶。”勿、出古同部，故又轉為“勿褻”也。[[105]](#footnote-105)

又云：

“出執”，同門裴字海先生謂即“”。《說文》：“，不安也。《易》曰‘陧’。”一作“杌陧”，古杌、柮通用。如《左傳》之“檮杌”，《說文》作“檮柮”，即其證。陧、古亦通用。是也。

這兩段注釋中的“”字，都是“槷”之誤，是從古至今“埶”常常訛誤作“執”的實例。楊氏讀“勿褻”為“杌陧”，頗有見地，新出《尚書》注釋類大多採用楊說。但楊氏同時讀“出執”亦為“杌陧”，則信從者不多。其引《召誥》“徂厥亡出埶”，今本皆作“出執”，楊氏改“執”為“埶”，未言何據，殆以“執”即“埶”之訛。

前言部分已徵引古書中“杌陧”、“倪”之種種異文。“陧”、“槷”皆有不安之義。《說文》引班固說云“陧”即不安也。《廣韻·屑韻》：“槷，危槷。”《改併四聲篇海·木部》引《餘文》：“槷，杌槷不安。”“槷”又同“楔”。《類篇·木部》：“槷，木楔也。”《周禮·考工記·輪人》：“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鄭玄注引鄭司農云：“槷，樧也。蜀人言樧曰槷也。”“槷”又通“闑”，指門橛。《集韻·薛韻》：“闑，《說文》：‘門梱也。’或作槷。”《正字通·木部》：“槷，門中橜也。”上述三個義項的“槷”字，都有訛作“”之例。《集韻·薛韻》：“陧，杌陧不安，或作。”《集韻·薛韻》：“，木楔也。”《薛韻》又云：“楔，《周禮》从執。”方成珪《考證》：“當云‘从埶’。”《中論·虛道》：“聽不過閾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儀禮·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兩閾外。”《漢書·王莽傳上》“思不出乎門閾”顏師古注：“閾，門橛也。”《中論》“閾”連言，“”當是“槷”之訛，通“闑”。

表危而不安義的“槷”又作“”。《周禮·考工記·輪人》：“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鄭玄注：“鄭司農云：讀為槷，謂輻危槷也。玄謂大而短則轂末不堅，小而長則菑中弱。”孫詒讓《正義》引戴震云：“槷同陧。”戴震《考工記圖補注》：“者，車行危陧不安。”如同“槷”有訛作“”者，“”亦或訛作“摯”。《集韻·屑韻》：“陧，或作、臲、摯、棿、倪。”“摯”即“”字訛，通“槷”、“陧”。

我們舉了這麼多表危陧不安義的“槷”、“”其所从的“埶”訛作“執”之例，足以證明《召誥》“出執”完全可以視為“出埶”即“槷”之訛省。“陧”、“槷”訓危而不安，而“”、“扤”、“阢”也皆有危義。《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紫莖”裴駰《集解》引郭璞曰：“，搖也。”《廣雅·釋詁一》“扤，動也”王念孫《疏證》：“扤之言扤陧也。”“阢”，《說文·阜部》云“石山戴土也”，《廣雅·釋詁四》則云“高也”。《玉篇·阜部》：“阢，亦作峞。”《釋名·釋言語》：“危，阢也。阢阢不固之言也。”山高而危，山高而“阢阢不固”而危，故“阢”亦有危而不安之義。“阢陧”又作“倪”，正言倒言無別，也證明“陧”、“槷”與“阢”、“”同義而連言。故《說文》“槷”亦可倒言為“槷”，《尚書》作“出執〈埶〉”，乃“槷”之省。

《書·西伯戡黎》另有“大命不摯”一語：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史記·殷本紀》則作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

《論衡·藝增》云：“民之望天降威與天命之至，急欲革命去暴主也。”可見漢代普遍讀“摯”為“至”。故《說文》“”下引作“《周書》曰：大命不。讀若摯同。”《西伯戡黎》這段話乃祖伊對商紂王所言。祖伊首先對商紂王說：“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句，《論衡·卜筮篇》解之為：“紂，至恶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兇。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祖伊又接著說：“非我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史記》簡言為：“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安食。”裴駰《集解》引鄭玄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修”應該是“循”之訛。“不循教法”應是解釋“不迪率典”。“率典”，注家多讀“律典”。“迪”應通“蹈”，即“循規蹈矩”之“蹈”，亦同“循”。接著祖伊說了前面所引的那段話。“天曷不降威”是祖伊引民眾所言。從《史記》所引、《論衡》所解來看，漢人普遍認為“天命不降威，大命不至”都是民眾所言，祖伊僅附以“今王其如台”之問。

漢人對《尚書》的理解常有不確之處。從前引表危陧不安義的“”訛作“摯”來看，頗疑“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為祖伊總括之言。不少《尚書》注釋類書籍也是這樣理解和標點的。“大命不摯”即“大命丕”。古書中“大命”有時指天命，有時指國運。《書·盤庚》：“懋建大命。”屈萬里《尚書集解》：“大命，《詩》《書》中習見之成語，謂國運也。”[[106]](#footnote-106)“不”同“丕”，傳世古書和出土文獻習見。“大命丕”即“大命丕陧”，“”、“陧”皆用危之本義，言國運非常危殆，故祖伊問曰“今王其如台”。而商紂王卻回答說：“我生不有命在天？”滿不在乎。

把“大命不摯”的“摯”視為本从“埶”，並非我的首創。于省吾《尚書新證》云“摯”乃“藝”之訛，因《呂氏春秋》“向摯”《淮南子》作“向藝”為證，並以“藝”通“邇”。“‘大命不藝’者，大命不近也。《詩·雲漢》‘大命近止’，文例有反正耳。”[[107]](#footnote-107)言“藝”有近、止之義，與言“摯”通“至”、“至”有止義並無不同，故贊同、採信于省吾新說者寥寥。

綜上，《尚書》“勿褻”、“出執〈埶〉”即“杌陧”，惶恐不安。“勿褻在王庭”即不安、躁動在王庭。“徂厥亡，出執”言民眾逃亡之後，惶恐不安。而“大命不摯〈〉”即國運丕危，故微子問商紂王該怎麼辦（“其如台”）。這一系列新的釋讀和理解，都源自我們對“摯”本从“埶”訛作“執”，以及古書中大量“埶”字和从“埶”得聲的字訛从“執”這一新的認識。

如同表惶恐、不安義的“槷”、“”有誤“埶”為“執”作“”、“摯”者，古書中還有一個也表惶恐、不安義且从“埶”得聲的字，同樣訛作从“執”得聲。《說文·心部》：“慹，怖也。从心執聲。”《心部》又云：“怖，惶也。”“惶，恐也。”“慹”即惶恐、不安之義，其所从的“執”顯然也是“埶”之訛。

“慹”在古書中又義不動貌。《莊子·田子方》：“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陸德明《釋文》引司馬（彪）云：“慹，不動貌。”“慹”又作“贄”。《集韻·緝部》：“贄，不動貌。通作慹。”《莊子·在宥》：“云將見之，倘然立，贄然立。”陸德明《釋文》引李頤云：“贄，不動貌。”前已證明“贄”本从“埶”訛从“執”得聲，而“慹”與“贄〈〉”通，也證明“慹”所从的“執”為“埶”之訛，與表惶恐義的“慹〈〉”通“陧”正合。至於“慹”為何有不動貌之義，我們在討論“埶”通“攝”、“懾”時再來分析。

《孟子·萬章上》：“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趙歧注：“熱中，心熱恐懼也。”朱熹《集注》則云：“熱中，燥急心熱也。”這裡的“熱”，很有可能通“”。“中”即中心惶恐不安，趙歧注云“心熱恐懼也”，略得其義，但不精準。朱熹云“熱中”即“燥急心熱也”，則是望文生義。“”與“熱”，猶如“戁”與“”。《詩·商頌·長發》：“不竦不戁。”毛傳：“戁，恐也。”《說文·心部》：“戁，敬也。”徐鍇《繫傳》：“戁，今《詩》作熯。”“熯”即古“然”字。據《漢書》顏師古注，古“然”字亦作“”。是“戁”、“”相通。

有關“摯”从“埶”不从“執”得聲的新的認識，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理解古書中某些“摯”字的含義。《文選·張衡〈兩京賦〉》：“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末。”劉良注：“摯，執也。”李善注則引薛綜曰：“摯，擊也。”前言“摯”訓擊，後言“噬”，似乎薛綜的理解更合情理，實則劉良與薛綜之說都有問題。薛綜注：“青骹，鷹青脛者。”劉良注：“韝，臂韝，著以擎鷹。”鷹著立於臂韝，非手所擎執，訓“摯”為“執”肯定不對。李白《贈新平少年》：“羈紲韝上鷹。”“摯〈〉”應該通“紲”，繫也。《後漢書·蓋勳傳》：“夫紲食鷹鳶欲其鷙。”李賢注：“紲，繫也。”“青骹摯〈〉於韝”即鷹雕羈紲、繫立於臂韝。鷹若要擊殺獵物，須飛離臂韝，翱翔天空，豈有擊殺於韝下之理。故薛綜謂“摯，擊也”，也與文意不符。

从“埶”得聲的“”、“”通“質”，又因“埶”、“執”形音皆近而訛誤為“贄”、“摯”，這一新的認識有助於校訂、理解古書中的“執心”、“執性”等詞：

父子不同，執心各異。 《列女傳·趙將括母》

臣竊見琅琊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脩身行義，應在朝次。 《後漢書·劉平傳》

《漢語大詞典》云“執心”、“執性”“猶秉性”。今按“質”有稟（秉）性之義。《淮南子·說林》：“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高誘注：“質，性也。”《禮記·禮器》：“禮，釋回，增美質。”鄭玄注：“質，猶性也。”孔穎達疏：“禮非唯去邪而已，人有美性者，禮又能益之也。”《列子·天瑞》：“太素者，質之始也。”張湛注：“質，性也。”故古書中有“質性”連言之例。《漢書·佞幸傳》：“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說苑·建本》：“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偏而學問者智。”《後漢書》云“執性恬淡”，《漢書》云“質性巧佞”，句式相同而文義相反，“執性”應該即“埶性”之誤，通“質性”，而“執〈埶〉心”亦當讀為“質心”。

“質”有當義。《禮記·聘儀》：“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而弗敢質。”鄭玄注：“質，謂正自相當。”《詩·小雅·小旻》：“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鄭玄箋：“謀事者眾，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夷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後以“執咎”稱敢於建言，不怕任過。今按“執咎”義同“當咎”，“執”很可能乃“埶”之訛，通“質”訓當。

“質”還有質問、質正之義。《廣雅·釋詁二》：“質，問也。”《太玄·數》：“爰質所疑。”范望注：“質，問也。”《後漢書·獻帝紀上》：“臣下懦弱，莫敢執正夏侯之議。”“執正”即質問、質正之義。“執”也很可能乃“埶”之訛，通“質”。《大戴禮記·文王官人》：“質不斷。”王聘珍《解詁》：“質，謂人有所質正也。”

“埶”與“至”或从“至”得聲的字相通，且“埶”常常訛誤為“執”，有助於理解古書中某些“執”字和从“執”得聲的字的準確含義。這裡舉幾個例子。

《書·顧命》記載成王駕崩，康王即位，臣子、諸侯迎王而冊命之。禮畢，“諸侯出廟門俟”。接著：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這裡記載的是各路諸侯賓客對剛登基的康王行“稱奉圭兼幣”之禮。《說文·玉部》“玠”字引此語，“圭”上有“玠”字。“幣”，謂幣貢。《周禮·天官·大宰》“四曰幣貢”鄭玄注：“幣貢，玉馬皮帛也。”《儀禮·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賈公彥疏：“玉馬皮圭璧帛皆致幣。”古時臣見君，必有所質，所質之物稱之為“質”、“贄”、“摯”，而“致質（贄、摯）”這一動作亦稱“質”、“致”、“贄”、“摯”。所“贄”者，玉帛為最高等級。“玠圭”即“玉”，“幣”即“帛”，“各以其所貴為摯”（《周禮·天官·大宰》“九曰物貢”鄭玄注引鄭司農云）。諸侯稱奉玠圭與幣帛之後，說：“一二臣衛，敢執壤奠。”應該與“稱奉圭兼幣”一事有關。吳闓生《尚書故》云：“鄭《禮記》注：‘奠，猶獻也。’壤奠，猶言土貢。”“土貢”即《周禮·天官·大宰》之“物貢”。“各以其所貴為摯”，“玠圭”與“幣帛”即土貢之所貴者，故云“敢執壤奠”。“執”應係“埶”之誤，通“質”或“致”，不能理解為握持之義的“執”。

《左傳》成公十三年：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

“膰”、“脤”之義有二解。一說宗廟祭肉，熟者曰“膰”亦曰“胙”，生者曰“脤”亦曰“祳”；一說宗廟之肉曰“膰”，社稷之肉曰“脤”。《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有事”即“祭祀”，“膰”用為動詞，致膰、致脤也。《孔子家語·子路初見》：“若致膰於大夫。”《左傳》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國語·齊語》則云“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史記·周本紀》云顯王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公。考之《春秋》經、傳與史書，周天子祀祖，於同姓諸侯致胙，於夏、商二王之後致胙，於異姓諸侯之有大功者致胙，於參與祭祀之卿大夫亦致胙，如《孔子家語》之“致膰於大夫”。“受脤”一詞見於《左傳》者，除上舉成公十三年例，尚有：

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 閔公二年

立於朝而祀於家，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 昭公十六年

《說文·示部》：“祳，社肉，盛之以蜃，故謂之祳。”古代出兵前祭社。諸侯祭社，以祭肉頒賜諸人，謂之“受脤”。大夫祭社，以祭肉奉歸於公，謂之“歸脤”。說參俞樾《茶香室經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者有致膰、致胙之禮；戎者於出兵前祭社，亦有受脤、歸脤之禮。故《左傳》所謂“祀有執膰”，“執”當為“埶”之誤。“執〈埶〉膰”即“致膰”。《漢書·五行志中之上》亦云“祀有執膰”，係沿用《左傳》之誤，“執〈埶〉膰”亦為“致膰”。如讀“執”如字，則“執膰”與“受脤”不類。且膰、胙置於俎上，非與祀之大夫“執”之而祭。“執”為“埶”之誤，似可論定。

**三**

《老子》：“蓋聞善攝生者，陵行不避兕虎，入軍不被兵革。”“攝”，馬王堆帛書本作“執”。傳世文獻中也有“攝生”作“執生”之例。如嵇康《宅無吉凶攝生論》：“是以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由來。”“執”古音章紐緝部，“攝”古音書紐葉部，聲紐同屬舌上音，緝葉兩部亦不乏通假例證，故通假類工具書都認為“執”、“攝”音近相通。但是全面分析與“聶”有關的通假關係，不難發現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

“聶”聲與“枼”、“爾”、“弭”、“耴”等聲符均有通假例證。與“枼”通者：《禮記·少儀》“聶而切之為膾”鄭玄注：“聶之言也。”《內記·內則》“細者為膾，大者為軒”鄭玄注“所謂聶而切之也”陸德明《釋文》：“聶，又作。”《淮南子·主術》：“足躡郊兔。”《太平御覽》卷二八六引“躡”作“蹀”。《淮南子·俶真》：“足蹀陽阿之舞。”《文選》注引“蹀”作“躡”。與“爾”通者：《集韻·葉韻》：“籋，亦作鑷、鑈、銸。”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凡脅持物，以竹曰籋曰箝，以鐵曰鑈曰鉗曰鑽曰銸，蘇俗謂之鑷子。”《論語·先進》：“攝乎大國之間。”俞樾《群經平議》云：“攝，猶籋也。”《說文·囗部》：“，下取物縮臧之。从又从囗。讀若聶。”“聶”，小徐作“籋”。與“弭”通者：《周禮·春官·小祝》“大喪贊渳”鄭玄注：“故書渳為攝。杜子春云：‘當為渳。’”與“耴”通者：除前舉“鑷”與“銸”，又如“耴”與“聶”、“攝”。《淮南子·地形訓》：“夸父耽耳在其北方。”高誘注：“耽或作攝。”王念孫《讀書雜志》謂今本作“耽”乃“耴”之誤，《山海經·海外北經》“耴耳”作“聶爾”

“枼”、“爾”皆與“埶”音近而通假，前已舉出大量例證。“弭”、“彌”互通，而“爾”又常與“埶”相通。“耴”與“埶”的關係，由於辨識出“縶”本从“埶”得聲，也已明朗。《左傳》成公二年：“韓厥執縶馬前。”《說文·馬部》“馽”下引“縶”作“馽”。《公羊傳》襄公二十七年：“夫負羈縶。”陸德明《釋文》：“縶本又作馽。”“縶”、“馽”俱與“輒”通假。《左傳》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羊傳》、《穀梁傳》“縶”並作“輒”。《穀梁傳》昭公二十年：“衛為之輒。”陸德明《釋文》：“輒本亦作縶。”《說文·馬部》：“馽讀若輒。”

“聶”與“枼”、“爾”、“耴”聲相通，而“枼”、“爾”、“耴”又與“埶”聲相通，且古書中“埶”大量訛誤為“執”，使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攝生”作“執生”者，“執”乃“埶”之訛。月、葉兩部關係密切。如“褻”的異文“媟”古音即屬葉部。“聶”古音泥紐葉部，與“埶”有著普遍通假關係的“圼”古音亦屬泥紐。因此從音理上說，“埶”與“聶”完全可以通假。

最終證實與“聶”通假的“執”實乃“埶”之訛者，是我們前已證明本从“埶”訛从“執”得聲的“慹〈〉”字。《文選·劉琨〈勸進表〉》“抗明威以攝不類”李善注引《漢書議》：“攝，靜也。”《廣雅·釋詁四》：“，靜也。”王念孫《疏證》云：

《漢書·嚴助傳》：“天下攝然，人安其生。”孟康注：“攝，安也。”音奴協反。《莊子·田子方篇》：“慹然似非人。”郭象注云：“寂泊之至也。”《釋文》：“慹，乃牒反。”、攝、慹聲義皆同。

“、攝、慹〈〉聲義皆同”，是“聶”與“埶”音近通假的確證，且“”與“埶”音義也非常密切，如上舉“焫”與“爇”。

與“聶”通的“埶”訛誤作“執”這一發現，可以幫助我們辨識古書中大量誤“埶”為“執”之例。

《漢書·陳萬年傳》：“豪強執服。”顏師古注：“執，讀曰慹。”《詩·周南·執競序》陸德明《釋文》引韓詩云：“執，服也。”馬瑞辰《傳箋通釋》：“執、慴、慹，古通用。”《釋名·釋姿容》：“執，攝也，使畏攝己也。”這些“執”字都是“埶”之訛，通“攝”、“懾”。“攝”、“懾”俱有服義。《說文·心部》：“懾，失氣也。从心聶聲。一曰服也。”《淮南子·氾論》：“聲懾四海。”高誘注：“懾，服也。”《史記·刺客列傳》：“吾曩者目攝之。”王念孫《讀書雜志》謂：“攝，讀為懾。”“懾”又作“惵”。《逸周書·官人》：“臨攝以威而氣惵懼。”《大戴禮記·文王官人》作“臨攝以威而易懾。”王念孫《讀書雜志》謂“懾與惵同義”。《廣雅·釋言》：“懾，服也。”王念孫《疏證》：“《秦策》云‘趙楚懾服’，《史記·項羽紀》‘諸皆謵服’，《漢書》作‘讋服’，《陳咸傳》作‘執服’，《朱博傳》作‘慹服’，並字異而義同。”“埶”通“懾”、“惵”，而“懾”、“惵”皆有服義，故“埶服”連言，訛誤作“執服”。

慹〈〉

《莊子》中“慹”字除見於《田子方》、《在宥》，亦見於《齊物論》：

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陸德明《釋文》：“樂者洛。慹，之涉反。司馬云：不動貌。”成玄英疏：

喜則行於舞忭，怒則當時嗔恨，哀則舉體悲嚎，慮則抑度未來，歎則咨嗟以往，變則改易舊事，慹則屈服不申，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從權，啟則情欲開張，態則澆淫妖冶。

“慹則屈服不申”，顯以“慹”乃“慹服”之“慹”，與司馬彪云“不動貌”異。宣穎《南華經解》（？）則云：“慹多怖。”則以“慹”為《說文》訓怖之“慹”。治《莊子》者，大抵不出以上之說。王先謙《莊子集釋》、劉武《莊子補正》、曹礎基《莊子淺注》主“慹”乃“不動貌”之說。王先謙說：“動止交接，性情容貌，皆天所賦。”以“慹”訓不動即止，以“變”訓動。劉武以“喜怒哀樂慮歎”皆心所發之情也。云“慮歎變慹”句的意思是說：“若思慮慨歎，則情動於中，而變其不動之心矣。”這種理解以“變”為動詞，實與上下文意不合。前言“喜怒哀樂”，後言“姚佚啟態”，都是四種感情、性情狀貌並言，“慮歎變慹”亦當如是。“變”、“慹”乃兩者並列，非“變其不動之心”之意。曹礎基以“慹”“指心神不動，猶今說無動於裏”。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則以“慹”即《說文》訓怖之“慹”。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以怖懼釋“慹”，又引褚伯秀《莊子通義》（按，該書是朱得之通義、褚伯秀纂微）之說：“‘慹’則畏懼而不敢動。”是想調和訓不動與訓怖之說。今按“慹〈〉”有服義，乃“懾”之假借；“慹〈〉”有靜而不動之義，乃“攝”、“㘨”之假借；“慹〈〉”有怖義，乃“陧”之假借。這種調和是徒勞無用的。

劉武《莊子補正》引《荀子·正名》“性之喜怒哀樂謂之情”，又引《文字·下德》“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謂“喜怒哀樂歎慮”均心所發之情也。《莊子》將“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啟態”並列，應該指的都是人的種種性情表現。如以“慹”訓怖即惶恐不安之義，頗疑“變”應讀為“歡忭”之“忭”。《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漢書·地理志》引“變”作“卞”，孔宙碑則作“”。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亓即今之卞字，弁之變體。弁蓋蕃之叚借字，古音弁讀如盤。”楊筠如引段說，讀“變”為“卞”，以《爾雅·釋詁？》（按，查無，《五音集韻》？）“卞，樂也”當之，其字又作“忭”。“變〈卞〉慹〈，陧〉”連言，猶“喜怒”、“哀樂”連言。當然，以“慹〈〉”義靜止不動而“變”義變動不停，亦猶“喜怒”、“哀樂”連言。兩相比較，似以“慹〈〉”義惶恐不安為長。

在論述“鷙”義猛禽的音義來源時，我們指出其與《說文》所載徐巡曰“陧，凶也”有關。鷹鸇之類的兇猛之禽何以名“鷙”，古書中還有其他一些說法。《楚辭·離騷》：“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王逸注：“鷙，執也，謂能執服眾鳥，鷹鸇之類也。”《後漢書·蓋勳傳》“夫紲食鷹鳶欲其鷙”李賢注引《廣雅》曰：“鷙，執也。”這裡的“執”也是“埶”之訛。鷹鸇兇猛，能“埶（懾）服”眾鳥，故名之為“鷙（）”。這與前論“鷙”從“陧，凶也”取義得聲並不矛盾。兇猛者，方能使他者懾服、懼怕。

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十六經·正亂》：“黃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擒）之……充其胃以為鞫（鞠），使人執之，多中者賞。”整理小組注疑“執”讀為“蹋”。《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而去病尚穿域蹋鞠。”司馬貞《索隱》：“今之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蹴蹋為戲。”劉向《別錄》：“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現在看來，“執”應是“埶”之誤，讀為“蹀”或“躡”，與“蹋”同義。《說文·足部》：“躡，蹈也。”《文選·嵇康〈與山巨原絕交書〉》“赴蹈湯火”劉良注：“蹈，蹋也。”

“執〈埶〉”通“躡”、“蹀”，應該就是《說文》“”字之省。《說文·足部》：“，足也，”徐鍇《繫傳》：“，足燮然連蹋也。今俗作蹀。”“燮”即“躞蹀”。《楚辭·九章》：“眾踥蹀而日進兮。”“踥蹀”又作“蹀”、“躞蹀”、“啛蹀”。洪興祖《補注》：“踥蹀，不行貌。”“”，又或作“”。《字彙補·足部》：“，與同。”顯然，今本《說文》作“”者，乃“”之訛。

《說文·言部》：“謺，謺讘也。”“謺”也應該本从“埶”訛从“執”，通“喋”“諜”、“讘”。《說文·言部》：“讘，多言也。”《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豈斆此嗇夫諜諜利捷給哉。”司馬貞《索隱》：“諜諜，《漢書》作喋喋，口多言。”

古書中“執事”一詞習見，多指職掌其事之人或官員，如《書·盤庚下》：“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孔穎達疏：“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左傳》中，“執事”指對對方的敬稱。如《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杜預注：“言執事，不敢斥尊。”但有些“執事”，很有可能乃“埶事”之訛，“埶”讀為“攝”。

《周禮·天官·大宰》：“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注引鄭司農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猶今傭賃也。”《周禮·天官·大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孫詒讓《正義》：“執事謂非專職，暫來治事者。”“暫來治事者”即攝代其事者。這些“執事”的“執”字是否也是“埶”之訛，通“攝”訓代，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史記·蒙恬列傳》：

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沉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

頗疑這裡的“執事”也是“埶事”之訛，讀為“攝事”。《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魯周公世家》亦載：“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攝行政當國”簡言即“攝事”。《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鄭玄注“周公攝王位”孔穎達疏：“攝，代也。”周公還政於成王，成王親政臨朝，則稱“用事”。《魯周公世家》：“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

《逸周書·謚法》：

執心克莊曰齊。

“執心”比較費解。潘振云：“執持其心。執，競也。主競而言，心敬則色容能莊，表裏如一，故曰齊。齊者，肅也。”既釋“執”為執持，又云“執，競也”，莫衷一是。我懷疑“執”乃“埶”之誤，“執心”即“攝心”，“攝”訓安或斂。心安、心斂則色容端莊、行為莊肅，故謚之曰“齊”。“齊”有莊義。《詩·大雅·思齊》“思齊”陸德明《釋文》：“齊，本亦作齋。齋，莊也。”《廣韻·皆韻》：“齋，經典通用齊也。”《禮記·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別雅》卷五：“齊遬，齊肅也。”鄭玄注：“齊遬為謙敬之貌。”王引之《經義述聞》：“齊，亦遬也。”“遬”，古“速”字，與“肅”通。《爾雅·釋詁下》：“肅，速也。”“齊”、“肅”皆訓莊、敬。王引之《經義述聞》讀“難”為“戁”。“齊難（戁）”即肅敬、莊敬。

《禮記·曲禮上》：“坐必安，執爾顏。”鄭玄注：“執，猶守也。”這裡的“執”也很可能即“埶”之訛，通“攝”。“攝”有安、斂之義。“攝”訓安者，如前引《漢書·嚴助傳》“天下攝然”。《詩·大雅·既醉》：“攝以威儀。”孔穎達疏：“攝者，收斂之言。”“執〈埶〉爾顏”即安靜、收斂爾顏。《詩·大雅·抑》：“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輯柔爾顏”即“和柔安顏”之義，與“執〈埶，通攝〉爾顏”意思相近。

前引《論語·先進》“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俞樾《群經平議》讀“攝”為“籋”，我們引以為“聶”聲與“爾”聲相通之證。何晏《集解》引倉曰“攝，迫也”，皇侃疏同。朱熹《集注》則云“攝，管束也”。比較而言，俞樾之說似乎更為可信。這種用法的“攝”字，又見於賈誼《新書·容經》，只不過“攝”作“執”：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

“位執戒輔”和“鳴玉以行”分別跟“居有法則”和“動有文章”相應，但“位執戒輔”句的意義不好理解。裘錫圭先生疑此句“執”字也是“埶”的誤字，當讀為“設”，並引《新書·保傅》中的一段話，“疑《容經》的‘位設戒輔’，即指朝廷之位，於王之前後左右設置道、輔、拂、承之事。可能由於道、輔、拂、承的主要任務是戒過輔善，所以《容经》省稱為‘戒輔’”。裘先生同時又審慎地認為，“位設戒輔”的“位”也有可能本作“立”，就當站立講，與《明堂之位》的“成王中立”相應。我認為“位執戒輔”完全可以理解為“位攝乎戒輔之間”，簡言即“位攝戒輔”。關於“位攝戒輔”的準確含義，我們在討論“埶”通“”、“介”時還有更加詳細的分析

**四**

“埶”、“爾”關係密切，前已舉例說明，出土戰國和秦代文字資料中，都出現了一個从埶从虫的字。字見《陶徵》211頁、《陶彙5·384》，即秦封宗邑瓦書，別處暫未見，用為落款處“大田佐敖童曰未史曰初卜~史羈手司御心志是霾封”。有學者認為這個字就是“蟄”字，本从埶得聲，後訛為執聲[[108]](#footnote-108)。但也有學者認為此字乃是“”字，所从“云”旁訛誤作跟它形近的“虫”[[109]](#footnote-109)，或者不排除“（藝）”所从的“云”乃“虫”之變體的可能[[110]](#footnote-110)。之所以把从埶从虫的那個字往“（藝）”字上靠，恐怕主要由於傳統認為“蟄”从執得聲，古音歸緝部。《詩·周南·螽斯》三章押“揖蛩”，也似乎說明“蟄”確从執得聲，古音歸緝部，與月部的“埶”古音有差距。

“埶”、“爾”關係密切，前已舉例說明，典型例證如“柔遠能邇”的“邇”，金文即作“埶”。“爾”聲與“尼”聲亦多通假。《詩·邶風·泉水》“飲餞于禰”，《儀禮·士虞禮》鄭玄注引“禰”作“泥”。《書·高宗肜日》“典祀無豐于昵”陸德明《釋文》引馬融云：“昵，考也，謂禰廟也。”近現代研治《尚書》的學者多認為“昵”即“禰”字或體。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四親廟最近為父廟，故稱之為昵。”劉逢祿《今古文尚書集解》則云“昵”是“禰”的假借字。而“禰祖”又作“藝祖”。《書·堯典》“格于藝祖”陸德明《釋文》：“藝，禰也。”而“昵”、“暱”音義相同。《說文·日部》：“暱，日近也。从日匿聲。《春秋傳》曰：私降暱燕。昵，暱或从尼。”《左傳》隱公元年：“不義不暱。”《周禮·考工記·弓人》鄭玄注引“暱”作“昵”。《說文·黍部》下引“暱”作“”，从日得聲。而“日”聲與“埶”聲亦有相通之例，如南越王墓龍節从埶省聲的“”通“馹”。再如“埶”聲與“弋”聲相通之例如“槷”通“杙”，而匿聲亦可通弋聲，如“匿”、“慝”通“忒”。因此從各方面的證據來看，埶聲與匿聲完全有通假之可能。

近讀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知《說文》實有埶聲與匿聲相通之例證。《說文·匸部》：“匿，亡也。从匸若聲。讀若羊騶箠。”段注云：

此有訛奪，當云“讀若羊箠之”。《金部》曰：者，羊箠耑鐵也。說詳《金部》。“”讀若至，至古音同質。“匿”讀若即讀若質也，古亦讀尼質切，在十二部（引者按：即真部+質部），不在一部也（引者按：即之部+職部）。今音乃女力切。

“”是確鑿無疑从“埶”得聲的字，前面已有詳細分析。知“埶”可通“匿”，則不難理解“暬”與“暱”之間的音義關係。《說文·日部》“暱”、“暬”二字相連。“暱，日近也。”但《詩·小雅·菀柳》“無白暱焉”毛傳、《左傳》閔公元年“諸夏親暱”杜預注及《爾雅·釋詁下》皆云“暱，近也”。又：“暬，日狎習相嫚也，从日埶聲。”（此據段注校改）依《說文》，“暬”之音義同“褻”、“媟”。但《國語·楚語上》“居寢有暬御之箴”韋昭注：“暬，近也。”表近義的“暬”，與同表近義的“邇”、“禰”、“埶”、“藝”、“昵”、“暱”，是一組音同音近的同源詞。《詩·小雅·雨無正》“曾我暬御”毛傳：“暬御，侍御。”朱熹《集傳》改釋為“近侍也”，更加準確。

“蟄〈〉”本从埶得聲，古音當歸入月部。《詩·周南·螽斯》三章押“揖蟄〈〉”，應屬緝月合韻。《易·旅》押“位快逮”，《渙》押“處大位害”。“快”、“逮”、“外”、“大”、“害”古音都屬月部。“位”，段玉裁據《說文》，認為“位”是會意字，因此“立”、“位”不同聲，“立”聲在第七部入聲韻即緝部，“位”聲在第十五部入聲韻即物部。可是段氏在《說文》“位”字下注云：“古文書‘位’作‘立’，古文《春秋》‘公即立’為‘公即位’。古音立位同部，蓋古音十五部與八部多合韻。”古音學家今多以“位”字从立得聲而歸於緝部，如李方桂即把“立位”處理為同聲。《易》押“位快逮”、“處大位害”也是緝月合韻。

《爾雅·釋詁上》：“蟄〈〉，靜也。”《莊子·天運》“蟄蟲始作”陸德明《釋文》即引《爾雅》釋“蟄〈〉”為靜也。《爾雅》邢昺疏：“蟄者，藏伏靜處也。”以“”訓靜為藏匿義之引申。此說很可疑。同樣表藏、匿義的“藏”、“匿”、“伏”都沒有引申出靜義。《廣雅·釋詁四》：“，靜也。”以“爇”通“焫”例之，則訓為靜的“蟄〈〉”與同訓靜的“”，似為通假、同源關係，如同“”同“笍”。內聲屬緝部，埶聲屬月部，緝月旁轉，故《詩》、《易》有緝月合韻之例。

《國語·楚語上》云“居寢有暬御之箴”，“暬御”一詞又見於金文。簋（集成3976）：“從王征，伐荊楚，有得。”“”即“暬御”，職官名，見於《尚書·立政》者，則作“藝人”。

《立政》是周公對成王講如何設立官長職位，如何組織政權機構，以及如何用人行政諸大端，是周初為籌畫建立國家機器的一篇重要政治文獻。周公認為“立政”也就“任人、準夫、作牧”三事，然後提出一長串職官設置建議，其中包括“藝人、表臣”等。顧頡剛認為，“藝人”是居官的技術人員，如卜、祝、樂師、工師之流。俞樾《群經平議》認為“藝”當讀為“暬”，與《堯典》“藝祖”之“藝”同。“藝人”者，暬御之人也。此“藝人”猶上文之“左右攜僕”，下云“表臣百司”，猶上之百府庶常，但有內外臣之別耳。于省吾《尚書新證》則認為：偽孔傳謂“以道藝為表幹之臣”，紕繆已極；蔡沈《書集傳》訓“藝人”為“卜祝巫執技以事上者。表，外也”，也似是而非。于氏肯定俞說讀“藝”為“暬”，且認為“表”乃“封”之訛。“封臣”即“封人”。《左傳》隱公元年“為潁各封人”杜預注：“封人，其封疆者。”《荀子·堯問》：“繒丘之封人”楊倞注：“封人，掌疆界者。”《立政》所言“大都小都、藝人封臣”，均相對為文。今天看來，俞樾的說法是正確可信的。“藝人”即“暬御之人”，即近侍，與“表臣”正相裡表，實無改“表”為“封”之必要。

《詩·周南·螽斯》“宜爾子孫，蟄蟄兮。”毛傳：“蟄蟄，和集也。”此以緝部的“輯”、“集”讀月部的“蟄〈〉”，古書“輯”、“集”多通用。《爾雅·釋詁上》：“輯，和也。”“和集（輯）”同義連言。朱熹《集傳》則謂“蟄蟄，亦多貌”，殆因上言“薨薨”、“繩繩”、“揖揖（集集）”都訓眾、多之義。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則謂“蟄蟄”當讀為“卙卙”。《說文·十部》：“卙卙，盛也。”殆以“蟄”讀如“什”例之。今按“蟄蟄”、“卙卙”音近義通。李賀《感諷五首》之五“蟄蟄垂葉厚”王琦注：“蟄蟄，多貌。”表多義、多貌的“蟄蟄”，因“蟄”从埶得聲，又通“苨苨”、“泥泥”、“柅柅”、“濔濔”。《廣雅·釋訓》：“苨苨，茂也。”《詩·大雅·行葦》“維葉泥泥”陸德明《釋文》：“張揖作泥泥，云草盛也。”王先謙《詩三家集疏》：“魯作柅，韓作苨。”《文選·左思〈蜀都賦〉》“總莖柅柅”劉逵注：“柅柅，盛茂貌也。”王念孫《廣雅疏證》：“《大雅·行葦篇》‘維葉泥泥’，《潛夫論·德化篇》作‘柅柅’，並與‘苨苨’同。”《易·姤》“繫于金柅”陸德明《釋文》：“柅，《說文》作，王肅作抳，子夏作，蜀才作尼。”《詩·齊風·載驅》：“重轡濔濔。”毛傳：“濔濔，眾也。”“蟄蟄〈〉”與“卙卙”，“蟄蟄〈〉”與“苨苨”、“泥泥”、“柅柅”、“濔濔”都是音近義同、義通的同源詞。

《韓非子·有度》：

遠在千里之外，不敢易其詞；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

俞樾《群經平議》認為“勢在郎中”的“勢”應讀為“居寢有暬御之箴”的“暬”。裘錫圭先生則懷疑這個“勢”字應該讀為“設”。“設在郎中”的文例與《荀子·儒效》“設在本朝”、《墨子·耕柱》“設之於卿”相近。郎中為近侍之臣，《韓非子》中屢見此稱。我們認為俞樾讀“勢在郎中”為“暬在郎中”的意見是對的。“暬在郎中”即“近在郎中”。“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與“近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乃相對而言。“郎”通“廊”。《韓非子·十過》：“集於郎門之垝。”《史記·樂書》“郎”作“廊”。《戰國策·韓策三》：“今臣處郎中。”鮑彪注：“郎，廊同。”“廊”，廊廟也。《戰國策·秦策一》：“式於廊廟之內。”《文選·李陵〈答蘇武書〉》：“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遠在千里之外”與“近在廊廟之中”正相對。“勢在郎中”的“郎中”，與近侍之臣名“郎中”者，並非一詞。

今本《逸周書·皇門》中也有一個“勢”字，用法同“勢在郎中”的“勢”：

我聞在昔有國誓王之不綏于卹，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內不茂揚肅德，訖亦有乎，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

清華簡《皇門》則作（釋文用寬式）：

我聞昔在二有國之哲王則不恐于卹，迺惟大門宗子埶臣，懋揚嘉德，迄有寶，以助厥辟，勤卹王邦王家。[[111]](#footnote-111)

今本之“勢臣”，過去有種種理解[[112]](#footnote-112)。簡本作“埶臣”，整理者李均明先生讀“埶”為“邇”，“邇臣”即近臣。同篇“媢夫有埶無遠”，“埶”、“遠”相對，證明“埶臣”讀為“邇臣”是正確可從的。“邇”（或省作爾）、“暬”、“暱”、“昵”音同或音近相通。《釋名·釋言語》：“爾，昵也；昵，近也。”這也證明我們把“勢在郎中”理解為“近在廊廟之中”是正確的。

知“埶”聲、“匿”聲可通假，也就不難理解《墨子》和《呂氏春秋》中的兩個用法比較特殊的“執”字。

《墨子·尚賢中》云：

《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

孫詒讓《墨子閒詁》云：

王（念孫）云：“善，謂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即上文所云‘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仕之以事，斷予之令’也。蓋‘善’上不當有‘執’字，涉上下文‘執熱’而衍。”案：王說非也。“執”猶親密也。《曲禮》云“執友稱其仁也”，鄭注云：“執友，志同者。”《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故嫫母執乎黃帝”，《列女傳·辨通篇·齊鐘離春傳》云“衒嫁不售，流棄莫執”，“執”並與親義近。此“執善”亦言親善也。

吳毓江《墨子校注》云：“唐本‘執’作‘埶’。疑當為‘埶’，即古‘勢’字。《法言·問神篇》云：‘蓋勢諸名卿可哉也。’李注云：‘勢，親也。’”關於“蓋勢諸名卿可哉也”句，吳氏的斷句與理解都有誤，應以裘錫圭先生的新說為准。但他引“勢，親也”這條故訓，應該是有意義的。吳氏進一步證成了孫說。孫氏云“執猶親密也”，吳氏引《法言》李軌注“勢，親也”，實今本作“執”者乃“埶”之訛。“埶”與“勢”都通“暱”。《爾雅·釋詁下》：“暱，近也。”郭璞注：“親近也。”今猶言“親暱”。

《呂氏春秋·遇合》云：

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悅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歷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

“故嫫母執乎黃帝”句，高誘注云：“黃帝說之。”俞樾《諸子平議》引《詩·執競》陸德明《釋文》引韓詩曰：“執，服也。”以“執”為服事之義。然“執，服也”的“服”乃“懾服”之“服”。俞氏據以立論的基礎就錯了。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注》在俞樾的基礎上再加引申，同樣不可信。劉師培《》以《論衡·逢遇篇》與“執”對應處作“進”，以為“執”字本作“”，“”即進御，亦不解“”（實當作“暬”）之準確形、音、義。今知“執”乃“埶”之訛，聲近通“暱”義同“親”，愈覺孫說執準確不易。

《尚賢中》“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句後又云：“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執熱”對應前引《詩·大雅·桑柔》“孰能執熱，鮮不用濯。”今本“孰”作“誰”，“鮮”作“逝”，“用”作“以”。“鮮”作“逝”，應屬同音假借關係。前言部分已徵引上博簡《容成氏》“褻”通“鮮”之例，接下來章節中我們還要專門討論“埶”聲與“折”聲相通。

《桑柔》這兩句詩，理解上小有分歧。毛傳：“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鄭箋：“逝，猶去也。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執道當用賢者。”毛傳本諸《左傳》。襄三十一年《傳》引此詩而解之云：“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濯以救熱，何患之有？”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認為當以鄭箋以濯喻用賢為是。“執熱”，自來以持釋“執”，如趙歧《孟子章句》所云：“言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段玉裁《經韻樓集·詩“執熱”解》曰：“尋詩意，‘執熱’言觸熱、苦熱，濯謂洛也。濯訓滌，沐以濯髮，浴以濯身，洗以濯足，皆得云濯。此詩謂誰能苦熱而不澡浴以濯其體，以求涼快者乎。鄭箋、《孟子》趙注、助注、《左傳》杜注皆云‘濯其手’，由泥於‘執’字耳。”馬瑞辰不同意段氏新說，引《公羊傳》隱公七年“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何休注：“執者，治之也。”謂“執熱”即“治熱”，亦如“救熱”。《呂氏春秋·勸學》“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高誘注：“救，治也。”《左傳》及毛傳“濯之以救熱”，正以“救”字釋經文“執”字，言誰能救熱而不以濯也。

從《墨子》“不可不執〈埶，通暱，義近、親近〉善承嗣輔佐也”句接言“譬執猶執熱之有濯也”來看，頗疑《桑柔》“執熱”執“執”亦為“埶”之訛，義為近。“誰能埶熱，鮮不用濯”是說誰能靠近熱源，而不奮力用誰濯浴其身，（以解其熱）。蓋因已告汝憂卹並高汝以爵，當盡忠輔佐國君。所以說古代的國君、諸侯必親善那些承嗣和輔佐國君之賢人，這樣就象靠近熱源卻身體得到濯浴清涼一樣，哪裡還用得上他自己的手呢？不知這樣理解，是否符合墨子原意。

《韓詩外傳》中也有一個疑似表近義、通“邇”、“暱”的“埶”訛作“執”之例。其卷六云：

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間則散。

“執拘”一詞又見於《書·酒誥》：“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執拘”同義連言，即今言拘捕。“拘捕則聚，遠間則散”很費解。“則聚”與“則散”為對文。“劫則致畏”與“怠則傲上”也是相對為文，“致畏”即“傲上”的反面。《說文·力部》：“劫，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或曰：以力止去曰劫。”《史記·高祖本紀》“因劫眾，眾不敢不聽”司馬貞《索隱》引《說文》則曰：“劫，以力脅之云劫也。”“怠”義懈弛、墯緩。“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是說百姓為力所劫脅則致畏，稍有懈弛則傲上，語義正相對。“執拘則聚，遠間則散”也應該如是。如以“執”為“埶”之訛，通“邇”、“暱”，則“埶”、“遠”正好相對為文。《廣雅·釋詁一》：“拘，隔也。”王念孫《疏證》：“拘之言拘礙也。《莊子·秋水篇》云：‘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拘”有隔義，乃拘礙、隔礙之義的引申。而“間”亦有隔義。《漢書·西域傳下》“間以河山”顏師古注：“間，隔也。”《戰國策·燕策二》“臣間離齊趙”吳師道注：“致隙曰間，間，隔也。”《管子·君臣上》“則百姓與之間”尹知章注：“間，謂隔礙不通也。”如果以“拘”、“間”同義而解之，則“埶（邇、暱）隔則眾，遠間則散”並非語義相對，不通。從文意來看，“拘”應該即“間”的反面，到底應該讀釋為哪個字，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五**

《說文·衣部》有从衣埶聲的“褻”字，也有从衣執聲的“”字：“，重衣也。从衣執聲。巴郡有江縣。”王念孫《讀書雜志》：“與褻不同字。褻，親身之衣也，从衣埶聲，讀若漏泄之泄。，重衣也，从衣執聲，讀若重疊之疊。《漢紀》及《文選》竝作‘短褐之襲。’”

所謂“短褐之”、“短褐之襲”，《漢書·敘傳上》作“短褐之褻”，顏師古注：“褻，謂親身之衣也。”此謂“褻”通“暬”，近也，則“短褐之褻”的“褻”从埶不从執。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曰：“褻，裏衣也。”《說文·衣部》：“衷，裏褻衣。”“短褐之褻”的“褻”如為裏衣，則自當从“埶”不从“執”。但顏師古同時亦引一說云：“衣破壞之餘曰褻。”《小學蒐佚·字書》：“，疊積也。”《慧琳音義》卷六十四“被”注引《文字集略》云：“，猶襞捲衣也。”《玄應音義》卷十六“卷”注亦云：“，襞也。”說明對“”字音義，古時確有不同理解，《說文》云“” 从執得聲，或為其一。

王筠《說文句讀》已經指出，訓為重衣的“”，《廣雅》引《字林》作“褹”，云“複襦也”。《方言》卷四：“複襦，江湘之間或謂籋、褹。”（按，所查版本作：複襦，江湘之間謂之𧜶（或作襤），或謂之筩褹）“籋”、“褹”一般視為一詞作“籋褹”，我則斷為“籋”、“褹”兩字。《說文·竹部》：“籋，箝也。”朱駿聲《通訓定聲》：“凡脅持物，以竹曰籋曰箝，以鐵曰鑈曰鉗曰鑽曰銸，蘇俗謂之鑷子。”爾聲、埶聲多通假，故“籋”、“褹”音義相通。爾聲與聶聲、聶聲與埶聲亦有通假，稱“複襦”為“籋”者，實即“襵”字。《廣韻·葉韻》則云：“襵，襞也。”《玄應音義》卷十四“細襵”注引《埤蒼》：“襵，韏衣也。今言襵疊是也。”《小學蒐佚·字書》：“，疊積也。”《慧琳音義》卷八十二“為襵”注：“襵，小褺也，裙腰襵也。”“襵”詁訓，與上引“，猶襞捲衣也”、“，襞也”等實相通相同。《說文·衣部》：“襞，韏衣也。”徐鍇《繫傳》：“襞，猶卷也。襞摺疊衣也。”段注：“襞亦謂之襵。” 從“埶”、“聶”音近相通來看，訓為“襞也”的“”，實際上也是从埶得聲的，並不从執。《慧琳音義》引《文字集略》云“，猶襞捲衣也”，《小學蒐佚·文字集略》則作“褻猶襞捲衣也”。《小學蒐佚·考聲》亦作“褻，襞也”，皆不誤。“”即重疊、摺疊、襵疊之衣，義同“複襦”。《說文·衣部》：“複，重衣也。”作“短褐之襲”者，亦取襲有疊義且與埶聲、聶聲、習聲之字相通。《說文·衣部》：“襲，左衽也。”但《文選·班彪〈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襲”李善注：“襲，重衣也。”《禮記·內則》：“寒不敢襲。”鄭玄注：“襲謂重衣也。”《士喪禮》“主人襲”鄭玄注則謂“襲，復衣也。”“復衣”即“複衣”。而“襲”、“懾”、“慴”皆可通，前面論述“執服”當為“埶服”時已經舉例了。《詩·大雅·大明》：“肆伐大商。”《風俗通議》卷一引“肆”作“襲”。《禮記·表記》：“安肆日偷。”鄭玄注：“肆或為褻。”故“襲”與“褻”亦有輾轉相通之證。這些都證明，訓為重衣的“”字，完全有可能本从埶。《漢書·敘傳上》作“褻”，《禮記·喪大記》：“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鄭玄注：“，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褻衣不禪”，即言“褻”乃複襦、重衣，字亦不誤。

前已論述大量今从執得聲的字，本从埶得聲，《說文》誤為从執得聲。如此多的訛偽都視為《說文》傳抄刊刻之誤，恐怕有失公允。實際情況應該是，這些从埶得聲的字，因“埶”、“執”形近，且月緝音近，有《詩經》月緝合韻以及大量月緝旁轉為證，故漢代已經普遍訛作執。漢初銀雀山簡將讀為“設”的“”誤寫為“摯”，馬王堆帛書將與“聶”、“攝”通假的“埶”誤作“執”，以及司馬遷誤讀“大命不（通陧，危也）”為“大命胡不至”，說明這種訛誤極為普遍。許慎乃據隸書來重構、復原小篆。訓為“裏衣”的“褻”字從其音義來說，都不能被視為从執得聲，但也確有誤“褻”為“”者。許慎不察，分為“褻”、“”兩字，應在情理之中。

从埶得聲的字，被許慎分為从埶、从執的兩個字，還可舉出一例。《說文》有“蓻”無“蓺”。《艸部》：“蓻，艸木生也。”“蓻”字兩見於上博簡《容成氏》，一云“舜於是平免蓻，幵耨菨”，一云“禹既已受命，乃卉服、箁箬帽、芙蓻，□足□□面乾皵，脛不生毛”。陳劍先生疑可讀為“笠”，“執”與“立”上古韻部都為緝部，中古都是開口三等字，聲母也有關係，其讀音相近可以相通。“免笠、幵（肩）耨菨（鍤）”意謂脫下斗笠，將農具耨鍤抗在肩上。芙蓻“則疑讀為‘蒲笠’”[[113]](#footnote-113)。陳說可從，讀為“笠”的“蓻”與《說文》云“艸木生也”恐非一字。段注：“蓻之言蟄也。”“蟄”實从埶訛从執得聲，則“蓻”亦當从埶不从執得聲。《玉篇·艸部》：“蓻，草木生皃。”《廣韻·緝部》則云“草木多皃”。而“蟄蟄”亦有多義，前已舉例說明。這也說明“蓻”與“蟄”同源，都是本从埶訛从執得聲。《說文》又云：“蓻，一曰茅芽。”今按“埶”、“辥”可通假，如訓為治的“藝”實即“艾”之通假，而金文“艾（乂）”即作“辥”。《孟子·告子上》：“非蕪萌蘖之生焉。”朱熹《集注》：“蘖，芽之旁出者。”《廣雅·釋草》：“萌、芽、菑、夢，孼也。”《釋言》：“孼，菑也。”是“芽”、“蘖”同義。“蓻”之曰“茅芽”，猶言“孼”、“蘖”之訓“萌”、“芽”。《說文·艸部》：“萌，艸芽也。”《穀梁傳》文公三年“茅茨盡垐”陸德明《釋文》：“茅，草也。”《儀禮·士相見禮》“在野則曰草茅之臣”鄭玄注：“古文茅作苗。”《說文·艸部》：“苗，艸生於田者。”故“茅芽”即“艸芽”，與“萌”、“蘖”、“孼”同義。此亦可證“蓻”當从埶而訛从執得聲。殆“蓺”在漢代已有“蓺”、“蓻”兩形，《說文》收錄“蓺”之初文“埶”，又另立“蓻”字，與“褻”、“”分列兩字幾乎完全相同。

“褻”有重複、重疊之義，蓋“埶”、“枼”、“疊”音近可通。“埶”、“枼”相通之例，前已多次談及。“枼”與“疊”通者，如《淮南子·本經》：“積牒旋石。”《文選·左思〈吳都賦〉》李注引作“積疊琁玉”。《說文·心部》：“慴讀若疊。”《莊子·在宥》“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槢也”陸德明《釋文》：“槢，崔本作，云：讀為牒。”而“枼”、“合”亦有相通之例，如《老子》“歙歙為天下渾其心”、“聖人在天下歙歙”陸德明《釋文》云：“歙歙一本作惵惵。”故从合得聲的“袷”亦曰複衣。《說文·衣部》：“袷，衣無絮。”但《廣雅·釋詁四》云：“袷，重也。”《急就篇》：“襜褕袷複褶袴褌。”顏師古注：“衣裳施裏曰袷。”《廣韻·洽韻》：“袷，複衣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字亦作褶、裌。”

“褻”、“袷”皆有重義，而傳世古書和出土文獻中“埶”可通“設”，“設”、“合”亦有音近相通之例。《書·盤庚》：“各設中于乃心。”漢石經“設”作“翕”。《廣雅·釋詁二》：“設，合也。”王念孫《疏證》：“《禮器》云：‘夫禮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設，亦合也。”明乎此，就不難理解古書中與“設”有關的一則故訓。《詩·大雅·行葦》：“肆筵設席。”毛傳：“設席，重席也。”此處的“設”即通“褻”、“袷”，訓為重也。

《說文》訓為“重衣”的“”字既从埶不从執，則“巴郡有江縣”的“”，《史記·地理志》、《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皆作“墊”，其字也當从埶而訛从執得聲。段注：“據孟康曰：音重疊之疊。知《漢書》本不作墊江也。江縣在今重慶府合州，嘉陵江、涪江、渠江今於此入大江，水如衣之重複然，故以褺江名縣。”據此，“墊江”乃取重疊之義。故作為地名的“”、“墊”也是从埶而不是从執得聲的。

《說文·土部》：“墊，下也。《春秋》傳曰墊隘。从土執聲。”段注云：

謂地之下也。《皋陶謨》曰：下民昏墊。因以為凡下之稱。《方言》曰：“凡柱下曰，屋下而曰墊。”《馬部》云：騫，馬腹墊也。漢後用為褺江縣守。

今按“柱下曰，屋下而曰墊〈〉”，乃“圼”、“埶”音同而字義同源之例。此亦證“墊”確从埶不从執得聲。而所謂“騫，馬腹墊也”，此係段注所校改者，各本《說文》“墊”皆作“”，而“”本从埶訛从執得聲，也是“墊”本从埶得聲的旁證。

《說文·雨部》：“，寒也。从雨執聲。或曰早霜。讀若《春秋》傳墊隘。”段注云：

成六年、襄九年、廿五年皆云“墊隘”。阨者，阸之隸變。阸、隘古通用。此謂“”音同“墊”耳，非謂《春秋》傳有“隘”也。而《九經字樣》云：“音店，寒也。傳曰隘。”引《說文》而失真，遂致為經作音而非其實，以經典絕無“”字也。

傳世古書無“”字文例。結合音義分析，“”字和“”、“墊”一樣，也是本从埶訛从執得聲的。

“埶”、“列”古音同屬月部。列聲與世聲可通假，如《漢書·鮑宜傳》：“男女遮迣。”顏師古注：“迣，古列也。”《漢書·禮樂志》：“迣萬里。”顏師古注引晉灼曰：“迣，迾也。”而“世”、“枼”多與“埶”聲字通假，如“紲絆”作“褻絆”，“褻嬻”即“媟嬻”。

古書中亦有埶聲與列聲直接通假之證，說詳下文。前引“短褐之褻”的“褻”亦解為“衣破壞之餘曰褻”，即以“褻”通“裂”。《說文·衣部》：“裂，繒餘也。”徐鍇《繫傳》：“裂，裁剪之餘也。”段注：“引伸為凡分散殘餘之稱，或假烈為之。”《說文·木部》：“枿，伐木餘也。”“枿”即“蘖”、“”之或體。段注云：

《商頌》傳曰：“櫱，餘也。”《周南》傳曰：“肆，餘也。斬而復生曰肆。”按：肆者，櫱之假借也。韋昭曰：“以株生曰櫱。”《方言》：“烈、枿，餘也。陳鄭之間曰枿，晉衛之間曰烈，秦晉之間曰肆，或曰烈。” 枿者，亦櫱之異文。

則“衣破壞之餘曰褻”，與“裂”、“烈”、“肆”、“櫱”、“枿”、“”都是音同音近、義同義通的同源字。這也再次證明“短褐之褻”的“褻”从埶不从執。

“”與“”、“墊”皆从埶不从執得聲，則表寒也的“〈〉”字，當通“冽”。“冽”字不見於今本《說文》，《詩·小雅·大東》“有冽氿泉”孔穎達疏引《說文》曰：“冽，寒貌。”毛傳則云：“冽，寒意也。”《詩·曹風·下泉》“冽彼下泉”毛傳云：“冽，寒也。”“〈〉”與“冽”音義皆同。“冽”又作“”。《說文·仌部》：“，寒也。”朱駿聲《通訓定聲》：“，經傳皆作冽。又假借為颲。”“冽”之作“颲”，與“冽”之作“〈〉”，有異曲同工之處。

“墊”字古音，孟康曰音疊，即與“埶”、“枼”同，而今音店。戰國兵器銘文中，“廉頗”作“皮”，“”即“”之省。“廉”从兼得聲。从兼得聲的字古音多歸談部，但表滿足義的“慊”，《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歸入葉部，《廣韻》音詰葉切，帖韻開口四等入聲咸攝；表嫌疑義的“慊”則歸入談部，《廣韻》賢兼切，添韻開口四等平聲咸攝；表遺憾義的“慊”亦歸入談部，《廣韻》苦簟切，忝韻開口四等上聲咸攝。《廣韻》“墊”音都會切，韻開口四等去聲咸攝。“添忝”三韻為同一類，入聲則為“帖”。“鹽”韻與“添忝”三韻幾乎相同，而“葉”韻則與“帖”韻相應。上古音歸月部的“”，以及本从埶訛从執得聲的“墊”，與上古音歸葉部的“慊”、歸談部的“廉”、“慊”，演變到中古音而極為接近，應屬同類演變，有跡可循，不能據此而否定“墊”本从埶訛从執得聲這一論斷，反倒是這一論斷的重要支持。

“墊”字本从埶訛从執得聲這一發現，可以幫助我們疏通、理解古書中與“”有關的一些故訓。如《廣雅·釋詁四》云：“墊，藏也。”王念孫《疏證》：“墊者，下之藏也。”朱駿聲《通訓定聲》則云“墊，假借為蟄”。今按“墊”、“蟄”皆本从埶得聲，故“墊”通“蟄”，義為藏匿。

“墊”字本从埶得聲這一發現，還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古書校讀中的不少疑難問題。

《書·皋陶謨》云：“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下民昏墊”，《史記》作“下民皆服於水”。孔穎達疏云：“言天下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又引鄭玄注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沉溺之害。”按《說文·土部》：“墊，下也。”段注：“謂地之下也。《皋陶謨》：‘下民昏墊。’因以為凡下之稱。《方言》曰：‘凡柱下曰，屋而下曰墊。’”如依段注，沉沒於下，自可謂“墊”。但“”字音義究竟如何，而“昏”又何以訓沒，皆有推論、闡釋之必要。

孔穎達疏以“昏瞀”釋“昏”，讀“昏”為“昏亂”之“昏”。已經有學者指出，鄭玄注訓為“沒”的“昏”字，應通“泯”。《說文·日部》云“昏，一曰民聲。”《牧誓》“昏棄厥肆祀弗答”，王引之《經義述聞》讀為“泯棄”。“泯”，沒也。“墊”字从“埶”而不从“執”，應與“涅”音義皆同。《廣雅·釋詁》：“涅，沒也。”《方言》卷十三：“涅，也。”“沒”、“”與“昬（泯）”同義。《說文》：“，沒也。从人水，讀如溺同。”“泯（涅）”義同“沉溺”，故鄭玄云“人有沉溺之害”。人沉溺於水曰“涅”、“”，柱立下曰“”，屋下曰“”，地下曰“（陷也）”，皆同源詞。故孔穎達疏“墊溺”同義連言。師曠《禽經》：“其後巫山龍鬥，壅江不流，蜀民墊溺鱉靈乃鑿巫山，開三峽，降邱宅，土民得陸居。”也以“墊溺”為同義連言。“墊溺”即“涅溺”。

表沉沒義的“涅”字是明見於古書的。《周禮·考工記·氏》：“淫之以蜃。”鄭玄注：“杜子春云：沈，當為涅，書亦或為湛。”“淫”、“湛”皆“沈”之假借，義同沒。《小爾雅·廣詁》：“淫，沒也。”《荀子·勸學》：“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流魚”，《大戴禮記·勸學》作“沈魚”，《淮南子·說山》作“淫魚”，《三國志·蜀志·卻正傳》裴松注、《文選·左思〈魏都賦〉》李善注、《論衡·感虛篇》則作“鱏魚”。“淫”、“鱏”皆“沈”、“湛”之通假，“涅”與之同義，故“沈”、“湛”亦作“涅”。

《說文·土部》、《廣雅·釋詁》和《方言》卷六俱云：“墊〈〉，下也。”《方言》卷十三下又云：“埝，下也。”王念孫《疏證》謂“墊，與同”，錢繹《箋疏》亦云：“埝、、墊字異聲義並同。”而“墊”、“埝”、“涅”、“”俱有塞義。《儀禮·即夕禮記》：“隸人涅廁。”鄭玄注：“涅，塞也。”《玉篇·土部》、《廣韻·屑韻》均云：“，塞也。”胡培翬《正義》引盛氏云：“涅、敜通。”《說文·攴部》：“敜，塞也。从攴念聲。《周書》曰：敜乃穽。”《集韻》：“墊（），或作埝。”其字又作“槷”、“涅”、“”。《周禮·考工記·輪人》：“牙得則無槷而固。”鄭玄注：“槷，讀如涅。”賈公彥疏：“槷，讀如涅，謂涅物于孔中之涅。” 《史記·晉世家》：“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裴駰《集解》引杜預注曰：“執，猶塞也。”此處的“執”當為“埶”之訛，通“墊〈〉”或“窒”、“涅”、“敜”。《說文·穴部》：“窒，塞也。”《儀禮·既夕禮記》：“隸人涅厠。”胡培翬《正義》引盛氏云：“涅、敜通”《說文·攴部》：“敜，塞也。塞也。从攴念聲。《周書》曰：敜乃穽。”

“墊〈〉”本从“埶”得聲，則《左傳》凡三見的“墊隘”一詞亦有確詁：

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 成公六年

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 襄公九年

久將墊隘，隘乃禽也。 襄公二十五年

杜預注於此三處“墊隘”訓解略有不同。成公六年杜注：“墊隘，羸困也。”襄公二十五年杜注：“墊隘猶困頓。”襄公九年杜注：“墊隘猶委頓。”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墊訓為下，故居下地而疲困者謂之墊隘。”如此於成公六年例略可疏通，但於襄公九年、二十五年例則顯然不通，上下文並無“居下地”之義。我認為“隘”通“阨”、“厄”，困也。《孟子·公孫丑上》：“阨窮而不憫。”朱熹《集注》：“阨，困也。”《周禮·地官·鄉師》：“而賙萬民之囏阨。”孫詒讓《正義》：“阨即阸之隸變。”《左傳》昭公六年：“所遇又阨。”陸德明《釋文》：“本又作隘。”而“墊〈〉”則與《莊子·齊物論》“然疲役而不知所歸”的“”音義皆同。“然”舊注有兩說，一曰“忘貌”，見陸德明《釋文》引崔云；一曰“疲頓貌”，見成玄英疏。字又作“薾”。《文選·謝靈運〈過始寧墅〉》：“疲薾慙貞堅。”呂向注：“疲薾，困極之貌。”“薾”與“疲”連言，可知“薾”當以訓“疲頓”為是。“墊〈〉隘”猶言“疲困”，也是同義連言。襄公二十五年例“久將墊〈〉隘，隘乃禽也”，猶言“久將疲困，困乃擒也。”意思是說吳人居其間七日，即吳軍將楚軍隔而圍之已經七天了，長期下去，將士疲困，疲困則有可能被擒、被攻克。“疲乃擒”與毛澤東所說“敵疲我打”義近。攻者曰“打”，被攻克者曰“擒”。成公六年例，民眾疲困愁苦，乃因“土薄水淺，其惡易覯”，“不如新田，土原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民無疲困愁苦，故而“從教”，致有“十世之利”。宣公十二年云：“民不疲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可與此參看。

《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

下民

“”

《說文·宀部》另有“”字：“，屋傾下也。”《廣雅·釋詁一》：“，下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錢繹都指出，“”與“墊”同。《廣雅·釋言》又云：“，厭也。”王念孫《疏證》謂：“墊”亦厭伏處。“墊”義沒溺，而“厭”亦訓沒溺。《莊子·齊物論》“其厭也如緘”成玄英疏：“厭，沒溺也。”《集韻·感韻》：“厭，沈溺意。”同表沒溺義的“墊”與“厭”，應該屬於音近通假關係，如同“埶”之省“”通“廉”，“銳”籀文作“”，“銛”讀若棪、鐮、字又作“錟”。“埶”、“墊”、“”、“銳”、“銛”古音同屬月部，“厭”、“廉”、“”、“棪”、“鐮”古音同屬談部。

**六**

以上，我們為前言所列與“埶”有着通假、同源關係聲符表增補了不少新的內容。月部增補了“列”，葉部增補了“聶”、“耴”、“疊”，質部增補了“質”，緝部增補了“襲”、“念”，職部增補了“匿”。某些通假、同源關係，雖有例證，但還有大量例證因“埶”訛誤為“執”而尚未指出；有的通假例證晦而不明，影響對古書中某些文句的理解。這裡按通假關係，分類補證、闡發。

——“埶”與“制”、“折”

在前言部分，我們已經徵引了“埶”、“制”相通之例。“制”古音章紐月部，从“埶”得聲的“”、“”古音亦屬章紐月部，故可通假。“埶”、“制”音同相通，還可舉出一例。《廣雅·釋詁一》：“，解也。”王念孫《疏證》：“與、掣同。”《廣雅·釋詁一》又云：“，引也。”王念孫《疏證》：“即掣字也。”《釋名·釋姿容》：“掣，制也。”王先謙《疏證補》：“掣，引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六“掣電”注引《釋名》亦曰：“掣，引也。”《太玄·爭》：“知掣者全。”司馬光《集注》：“掣，引也。”引申又有牽挽之義。《爾雅·釋訓》：“甹夆，掣曳也，”邢昺疏：“掣曳者，从旁牽挽之言。”杜甫《寓目》“胡兒掣駱駝”仇兆鰲《詳注》：“掣，牽挽也。”

“”同“掣”有挽、引之義，使我們不得不懷疑，古書中表引、挽之義的“執”字，很可能本作“埶”，乃“”之省。

古書中常見“執紼”、“執綍”等詞。“紼”、“綍”古通。《左傳》昭公三十年：“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禮記·曲禮上》：“助葬必執紼。”鄭玄注：“紼，引車索。”《禮記·雜記下》：“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執紼”義同“引紼”。《呂氏春秋·節葬》：“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又稱“輓”、“挽”。《後漢書·樂恢傳》：“弟子縗絰輓者數百人。”李賢注：“輓，引柩也。”《古今注·音樂》：“薤露，蒿里，並喪歌也。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為挽歌。”從“執紼”的“執”義同“引”、“挽”來看，其字很可能本作“埶”通“”訓引，後訛誤為“執”，且“執紼”一詞為後代襲用，致使其字的本形、本義湮沒不聞。

“埶”、“制”音同而通假，而“埶”字又常常訛作“執”，這對我們校訂、理解古書中某些“執”的形與義，很有幫助。

《淮南子·主術》云：

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弛也。

高誘注：“執，制也。”因下言“無轡銜而弛”，這裡的“執”很容易理解為“執轡”之“執”，其訓制，大概是“執轡”之義的引申。但聯繫古書中的其他“執”字，這裡的“執”應該就是“制”的通假字“埶”之訛。《漢書·外戚傳下》云：

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

這裡的“執持”義同“制持”，“執”字乃“埶”之訛，故通“制”。《漢書·五行志》：“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風俗通·正失》：“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寸，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制”、“持”同義。《荀子·正名》“猶引繩以持曲直”楊倞注：“持，制也。”故“制持”同義連言。《日知錄·漢書注》（卷二十七）：“《楚元王傳》：‘上數欲用向為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持制、挾制之義，而非挾助之解也。”“為丞相御史所持”與“牧相埶（制）持之”意思相同。諸侯為牧相制持，故不得不“拘迫漢制”。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眾。”

裴駰《集解》：“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執勇”即駕馭勇者。“執”亦當係“埶”之訛，通“制”。《國語·晉語六》：“王固而制之。”高誘注：“制，御也。”“埶（制）勇”即“御勇”。晉袁宏《三國名臣序贊》：“御圓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御圓”與“執方”相對而言，“執”應該也是“埶”之訛，通“制”，與“御”同義。

《禮記·中庸》云：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孔穎達疏：“執，猶斷也。”從“執”的“拘執”、“握持”之類的本義，很難引申出“斷”義。這裡的“執”也是“埶”之訛，通“制”，訓斷。《淮南子·氾論》：“行無專制。”高誘注：“制，斷也。”《禮記·王制》：“凡制五刑。”鄭玄注：“制，斷也。”

“制”、“折”古音同。《書·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中》引“制”作“折”。《呂刑》：“哀矜折獄。”《鹽鐵論·詔聖》引“折”作“制”。折聲與埶聲也有直接通假之例。《禮記·月令》：“鷹隼蚤鷙〈〉。”陸德明《釋文》：“鷙亦作。”《禮記·月令》：“夏霜大摯。”陸德明《釋文》引蔡云：“摯，傷折也。”王引之《經義述聞》則謂“摯亦至也”。訓傷折者，以“摯”為“折”之通假；訓至者，則為“摯”為“至”之通假。《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傷人曰凶，禽獸曰短，屮木曰折。”“夏霜大摯”讀為“夏霜大折”更為合適，謂夏霜折損草木也。《說文·艸部》：“31zhou00，籀文折，从艸在仌中，仌寒，故折。”

——“埶”與“”、“介”

我們在論述“埶”與“制”通時，已經徵引《廣雅·釋詁一》“，解也”王念孫《疏證》：“與、掣同”。裘先生文中的一處注釋摘錄了蔡偉先生的一段意見：

《廣雅疏證》卷一下“，解也”，王念孫謂即《方言》之“瘛”字，音充世切，與掣同音。《馬王堆漢墓帛書（叁）·戰國縱橫家書》“割摯馬免而西走”，“摯”亦當作“摰”。《趙策》作“割挈馬兔〈免〉而西走”。“摰”、“挈”同音相近，猶《方言》之“瘛”，《廣雅》作“”。“”、“挈”當讀為“”。《廣雅》卷三上：“，束也。”

蔡偉先生還提到《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挈之【謀】，以觀其智”，《逸周書·官人》作“設之以謀，以觀其智”。我在《〈大戴禮記〉通假辨識三則》中，則認為《大戴禮記》和《逸周書》各有偽脫，其原文當作“考之以囗，以觀其信；挈（設）之以謀，以觀其知（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挈（設）”的用法同賈誼《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的“絜”，都是“察”的假借字，“考之以囗”與“察之以謀”相對為文。“埶”、“”、“設”、“察”古音同屬月部，故得通假。《禮記·鄉飲酒義》：“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鄭玄注：“察或為殺。”“殺”也是月部字，與“埶”亦有相通之證。

知“埶”可與从“”得聲的字相通假，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校訂《國語·越語上》中的“執讎”一詞：

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

韋昭注：“執，猶結也。”“執”何以有“結”義？實“執”乃“埶”之誤，通“絜”。《禮記·大學》“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鄭玄注：“絜，猶結也、挈也”。《易·坤》“括囊無咎無譽”王弼注：“括，結也。”惠棟《述》：“《說文》曰：括，絜也。絜與結古文通。”“括”古音也屬月部。

“” 从丯得聲。《說文·部》：“丯讀若介。”故“絜”亦通“紒”。《儀禮·士冠禮》“采衣，紒”鄭玄注：“古文紒為結”。“絜”、“吉”亦有相通之例。《詩·小雅·天保》：“吉蠲為饎。”《大戴禮記·遷廟》、《周禮·秋官·蜡氏》賈公彥疏引“吉”作“絜”。

分析上述通假例證，“執讎”的“執”為“埶”之誤，通“絜”、“紒”、“結”，是可以肯定的。由“埶”通“絜”、“紒”，還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理解前面討論過的“位執戒輔”句。這裡的“執”視為“埶”之訛，通“介”，也是合適的。“介”有間、厠、夾之義。《左傳》襄公九年：“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襄公三十年：“以介於大國。”三十一年：“以敞邑褊小，介於大國。”“介”皆用此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介江淮”司馬貞《索隱》：“介，夾也。”司馬貞之說有誤。王念孫《讀書雜志》已指出“介亦恃也”。司馬貞云“介，夾也”，與杜預注“介，間也”實相通。“位介戒輔”即位夾在戒輔之間。

古書中“攝”有時也義同“介”。《漢書·五行志下》“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與《左傳》襄公九年“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意思相同。顏師古注：“攝，收持之。”不確。如此看來，《論語·先進》“攝乎大國之間”的“攝”理解為間、厠、介，應該更準確。而銸、鑷之類用來夾持物品者又名“籋”，應該與“埶”通“介”有關。俞樾讀“攝”為“籋”，亦通。

——“埶”與“”、“乂”

《尚書·禹貢》：“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又：“岷嶓既藝。”蔡沈《書集傳》：“藝者，言可種藝。”“埶”、“蓺”、“藝”皆可訓種植。《說文·丮部》、《廣雅·釋地》皆云“埶，種也”。《詩·大雅·生民》：“蓺之荏菽。”《孟子·滕文公上》：“樹藝五穀。”故不少學者認為“蒙羽其藝”、“岷嶓既藝”的“藝”即今日所謂植樹造林。但也有學者引《廣雅·釋詁三》“蓺，治也”之訓解之，以“其乂”、“其藝”對文。

《禹貢》中，治河稱“乂”、稱“導”，治山、治土（即正域）稱“治”、稱“載”、稱“略”、稱“修”，都是治的意思。“蒙羽”、“岷嶓”為山，稱“藝”訓治是合適的。“冀州”說：“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壺口為黃河最狹窄處。“既載壺口”指治理黃河壺口段。“青州”說：“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導）。”《廣雅·釋詁三》：“略，治也。”《漢書·地理志上》“九河既道”顏師古注：“道讀曰導。導，治也。”《論語·學而》“導千乘之國”即“治千乘之國”。“荊州”說：“沱潛既道（導），雲夢土作乂。”《爾雅·釋詁下》：“乂，治也。”“徐州”說：“淮沂其乂，蒙羽其藝。”“梁州”說：“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導）。”都是河流與山脈、區域並舉。把“藝”理解成治理，整體上是協調的，且有《廣雅》故訓的支持，是可信的。

問題是“藝”何以訓治？王念孫《廣雅疏證》也沒有給出很好的解答。《廣雅》云：“修、、略……，治也。”《疏證》以為“”隸或作“”，“”為“蓻”之訛。《說文·竹部》：“，窮治犯人也。从人言，竹聲。或省作‘’。”又“鞠治”連言。今按“藝”、“乂”古音均屬疑紐月部，完全可以通假。“臬”、“藝”音義皆同。《說文·部》：“讀若臬。”金文“乂”作“辥”，从得聲。表木橛、木椿、木楔義的“槷”，與同屬月部的“橛”、“樧”音義相同，乃是一組同源字。《周禮·考工記·輪人》“牙得則無槷而固”鄭玄注引鄭司農云：“槷，樧也。”《廣雅·釋宮》：“橛，杙也。”“杙”、“弋”通。“槷”、“弋”相通之例見前舉。而聲與殺聲亦有相通之例。《莊子·馬蹄》“蹩躠為仁”陸德明《釋文》：“躠本又作薛，向、崔本作殺，音同。”埶聲與弋聲可通，如“槷”通“弋”、“杙”，而乂聲與弋聲亦有相通之例。《爾雅·釋天》：“在壬曰玄黓。”《史記·曆書》“玄黓”作“橫艾”。王引之《經義述聞·春秋名字解詁上》“楚蒍艾獵字叔敖”按語：“‘艾’可讀為‘弋’。”

理解了“蓺”訓治的音義原理，可以幫助我們校訂《禮記》中的一處文字錯訛。《內則》：“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執”當是“埶”之誤，訓治。“埶麻枲”與“治絲繭”對言，猶如“淮沂其乂”與“岷嶓既藝”並舉。《說文·麻部》：“麻，枲也。从𣏟从广。𣏟，人所治也，在屋下。”段注：“未治謂之枲，治之謂之麻。以己治之稱加諸未治則統謂之麻。”《麻部》又云：“䵈，未練治纑也。”《儀禮·燕禮》：“冪用綌若錫。”鄭玄注：“今文錫為緆。緆，易也。治其布使其滑易也。”《說文·糸部》：“緆，細布也。”段注：“布一本作麻。古亦呼布為麻。”故鄭玄所謂“治其布使易滑也”，亦可言“治其麻使滑易也”。“枲”治之而成麻，“麻”治之而成纑。《說文·糸部》：“纑，布縷也。”“麻枲”與“絲繭”既藝（訓治），然後始可“織紝組紃”。織紝成布、麻後，還要繼續治之，使之滑易。

《禮記》中還有一處表治義的“執”字也應該是“埶”之訛。《月令》云：

（仲夏之日）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竾簧，飭鐘磬柷敔。

鄭玄注：“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鄭說是可信的。“執”有治義者，也應該是“埶”之誤。《禮記·檀弓上》：“古不脩墓。”《淮南子·脩務》：“脩彭蠡之防。”“脩”皆治義。《中庸》：“天下國家可均也。”朱熹《集注》：“均，平治也。”是“均”亦有治義。《周禮·考公記序》：“以飭五林。”孫詒讓《正義》：“飭材之飭，當從先鄭訓為治，乃致堅引申之義。”

此外，前引《公羊傳》何休注“執，猶治也”，“執”應該也是“埶”之省。

——“埶”與“殺”

“埶”、“殺”古音同屬月部。“埶”屬喉音影紐，“殺”屬正齒音山紐。韻部相同，聲紐略有距離，但仍可以通假。《禮記·內則》：“三牲用藙。”鄭玄注：“藙，《爾雅》謂之樧。”“藙”屬疑紐月部，古音同“埶”，通“樧”，也是喉音與正齒音相通。《莊子·馬蹄》：“蹩躠為仁。”陸德明《釋文》：“躠，本又作薛，向、崔本作殺，音同。”“薛”从辥得聲。金文“辥”，文獻作“乂”或“艾”，古音都是喉音疑紐。而从辥得聲的“躠”、“薛”通“殺”，也是喉音與正齒音相通之證。前引《周禮》鄭玄注引鄭司農云：“槷，樧也。蜀人言樧曰槷。”更是“埶”、“殺”相通的確證。

知道“埶”可通“殺”，對我們校讀古書同樣很有用處。

《逸周書·小開》：

春育生，素草肅，踈數滿；夏育長，美柯蕐；務水潦，秋初藝；不節落，冬大劉。

對“藝”的理解有很大分歧。潘振謂“初藝”即“草木葉初分解也。”“藝”有分解義，於古書無據，不可信。朱右曾則云：“藝，才也，言成才也。”“藝”有才藝、技藝義，但皆用為名詞。朱說也不可信。丁宗洛認為“藝”即樹藝之“藝”：“或疑秋不可言初埶，不知周之七、八月，乃夏之五、六月，正樹藝之候也。”孫詒讓則云：“秋物已成，不可云初藝。‘藝’當為‘刈’。《大武篇》云：‘秋取其刈。’‘刈’、‘藝’音近而誤。下文云：‘冬大劉。’‘大劉’與‘初刈’，文義正相承也。”[[114]](#footnote-114)孫說似乎更有理據。

《逸周書·小開武》云“春以紀生”、“夏以紀長”、“秋以紀殺”、“冬以紀藏”。“生”、“長”與《小開》“春育生”、“夏育長”相對。“秋初藝”讀為“秋初殺”是合適的。春夏曰“生”、“長”，秋冬曰“殺”、“劉”，“劉”亦“殺”也。《方言》卷一：“劉，殺也。秦晉宋衛之間謂殺為劉，晉之北鄙亦曰劉。”孫詒讓讀“藝”為“刈”，我意表殺、劉義的“藝”、“刈”、“殺”乃是一組音近義同的同源詞。“刈”與“殺”，猶如《莊子·馬蹄》之“躠”、“薛”與“殺”。《廣雅·釋詁》：“刈，殺也。”《左傳》成公十三年：“虔劉我邊陲。”杜預注：“虔、劉皆殺也。”昭公二十年：“斬刈民力。”“斬”、“刈”亦皆殺也。《爾雅·釋詁》：“斬，殺也。”

古書中“摯”常義擊。《淮南子·時則》：“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四鄙入保。”高誘注：“鷹隼蚤摯，擊四界之民。”《詩·大雅·常武》“如飛如翰”毛傳“摯如翰”孔穎達疏：“摯，擊也。”《大戴禮記·夏小正》：“鷹如摯。”王聘珍《解詁》：“摯，讀曰擊。”“擊”古音錫部，目前尚未發現“埶”與錫部字相通的確鑿例證，“擊”與“摯”恐怕很難有音義上的同源關係[[115]](#footnote-115)。從“埶”、“殺”音近相通來看，“摯〈〉”有擊義，很可能即“摋”字之通假。“”與“摋”，猶如“槷”與“樧”。《公羊傳》莊公十二年：“萬臂摋仇牧。”何休注：“側手曰摋。”陸德明《釋文》則云“側手擊也”。《集韻·薛韻》云“側擊也”，《點韻》則云“擊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十“摋拍”注引顧野王云：“摋，猛用力打物也。”也以“摋”義擊。

如同前論本通“紲”訓繫的“摯〈〉”被誤訓為“擊”，本通“摋”訓擊的“摯”由於訛誤从“執”，往往被誤訓為“執”，以執取之義讀之。《漢語大字典》“摯”字頭“攫取，執取”義項下，舉有兩個例證。《文選·張衡〈兩京賦〉》：“百卉具零，剛蟲搏摯。”呂延濟注：“搏，擊也；摯，執也。”《漢書·酷吏傳》：“從以鷹擊毛摯為治。”顏師古注：“言如鷹隼之擊，奮羽毛，執取飛鳥也。”《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狼摯虎攫。”李周翰注訓“持”，也以“摯”同“執”。現在看來，這些舊注都不對。以上三例“摯”字，應該同《淮南子》“鷹隼蚤摯”的“摯”一樣訓為擊。古書中“搏”訓擊習見，如《戰國策·燕策三》“而乃以習共搏之”鮑彪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搏豺狼”張守節《正義》皆云“搏，擊也”。《禮記·月令》“鷹乃學習”鄭玄注“鷹學習謂攫搏也”孔穎達疏：“搏，謂以翼擊物。”《史記·李斯列傳》“盜跖不搏”司馬貞《索隱》：“凡鳥翼擊物曰搏，足取曰攫，故人取物亦謂之搏。”實“攫”、“搏”義近，故《禮記·儒行》云“鷙蟲攫搏”，《淮南子·說山》云“熊羆之動以攫搏”，皆“攫搏”連言。《四子講德論》云“狼摯虎攫”，“摯”應該義同“搏”訓擊。“摯”、“攫”連言，與“攫搏”連言相同。《儒行》云“鷙蟲攫搏”，“鷙”即前論通“恎”訓猛、很者。“鷙蟲攫搏”與《西京賦》“剛蟲搏摯”意思相同。呂延濟注：“剛蟲，鷹豺也。”“摯”應該義同“搏”，擊也。舊注訓為“執”、“持”，是誤以“摯”為“執”之省。實“摯”从埶，與“執”無關。

《漢書·酷吏傳》“從以鷹擊毛摯為治”需要特別說一說。“鷹擊”與“毛摯”連言，而“擊”、“摯”同義，但顏師古注解“毛”為羽毛，很費解。古書中“屯”、“毛”形近易訛[[116]](#footnote-116)，“鷹擊毛摯”應係“鷹擊屯”之誤。《說文·鳥部》：“，鵻或从隹一，一曰鶉字。”《詩·小雅·四月》“匪鶉匪鳶”陸德明《釋文》：“鶉字或作。”《說文·鳥部》“”字引“鶉”作“”。“”又有省作“敦”者。《詩·周頌·有客》：“敦琢其旅。”孔穎達疏：“敦、雕，古今字。”《說文》即云“，雕也”。“敦”、“屯”古通。《詩·大雅·常武》：“鋪敦淮濆。”鄭玄箋：“敦當作屯。”《漢書》“屯摯”之“屯”，當通表雕、隼義的“敦”、“”、“鶉”，這樣“鷹擊”與“屯摯”方可並言。《漢書》云杜從“以鷹擊屯摯為治”，言杜從如鷹雕搏擊般兇猛、殘忍。《漢書》好用古字古義，於此可見一斑。

——“埶”與“夬”

前言部分已徵引“埶”、“夬”相通之例，如“襼”通“袂”。這裡再補充兩例。

《漢書·司馬遷傳》：“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顏師古注引孟康曰：“蓺音褋，謂裳下壞褋。”按“拾遺補藝”即“拾遺補缺”。《說文·缶部》：“缺，器破也。”引申為破、壞、毀之義。又通“闕”，“闕如”即“缺如”。“缺”、“闕”、“蓺”古音同屬月部，聲紐同屬喉音，故可通假。顏師古注引孟康曰“蓺音褋，謂裳下壞褋”，則以“蓺”通前論“短褐之褻”之“褻”義“衣破壞之餘”，義同“裂”，段注云“引伸為凡分散殘餘之稱”。

在出土秦漢文字資料以及部分傳世古書如《素問》中，“熱”字常常寫作“炅”。古文字學家一般認為，“炅”字是會意兼形聲字，从日得聲，故可通“熱”，猶如南越王墓龍節“馹”寫作“”，“”即“埶”之省。李學勤先生認為，用為“熱”的“炅”字與後來讀古迥切的“炅”是形同音異的兩個字[[117]](#footnote-117)。“炅”又用為姓氏。《漢書·周堪傳》“炅欽”蕭該《音義》引《字詁》曰：“炔，今炅姓也。”“炅”姓又作“炔”，即“熱”通“炔”，也是“埶”、“夬”相通的例證。

“埶”、“夬”古音都屬月部，而姓氏用字“炅”古音古迥切，一般歸耕部。月部、耕部雖然相距較遠，但也不乏通假之例。如“敻”與“矞”。《說文·玉部》：“瓊或作璚”《辵部》：“讀若繘。”《角部》：“觼或作鐍。”又如“省”與“誓”。《周禮·春官·典命》：“誓于天子，攝其君。”《大戴禮記·朝事》“誓”作“省”。因此古迥切的“炅”與用作“熱”的“炅”是否完全形同音異，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姓氏用字“炅”又“炔”，視為月耕旁轉，也是合適。

——“埶”與“”、“會”

《周禮·地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鄭玄注：“故書毀為甈。杜子春云：甈，當為毀。”俞樾《群經平議》：“甈，當讀為禬。”《說文》“甈”之或體作“”，从埶得聲。這是埶聲與會聲直接通假的證據。而“毀”與“圼”關係密切，《說文》云“陧从毀省”，而“陧㐳”亦可寫作“臬兀”。“毀”古音屬微部，而“炔”“古又借為桂”（徐鍇《繫傳》）、“快”通“㕟”、“會”、“繪”通“繢”（見高亨、董治安編纂《古字通假會典》第491-492頁【繢與會】、【繢與繪】條），“桂”、“㕟”、“繢”古音都屬微部。“圼”、“臬”與“毀”之間一定存在某種形、音上的關聯，故《周禮》古書以“甈”為“毀”。俞樾讀“甈”、“毀”為“禬”，是非常恰當的。

《說文·示部》：“禬，會福祭也。从示會聲。《周禮》曰：禬之祝號。”《周禮》鄭玄注：“禬，除災害曰禬。禬，刮去也。”《示部》又云：“䄆，祀也。从示𠯑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禬，刮也。疑𥙱乃禬之或體。”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則說：“䄆，與禬與禊略同，刮除災禍之意。”《廣雅·釋天》：“禊，祭也。”《廣韻·霽韻》：“禊，祓除不祥也。”《集韻·霽韻》：“禊，除惡祭。”《史記·外戚世家》：“武帝祓霸上還。”裴駰《集解》引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除惡之祭又名“禊”，也應該從刮除取義得聲。《說文·手部》：“括，絜也。”“㓞”、“𠯑”、“會”古音同屬月部。 “𠯑”、“會”多有通假。《說文·言部》：“話，籀文作譮。”《儀禮·士冠禮》：“鬠用組。”鄭玄注：“古文鬠皆用括。”《太玄··次二》：“瑩狧狧。”林瑀《釋文》：“獪字，狧古文。”“會”、“夬”也常常通假。《說文·口部》：“噲讀若快。”《公羊傳》昭公二十七年經：“邾婁快來奔。”陸德明《釋文》：“快又作噲。”

《說文·糸部》：“絬，衣堅也。从糸舌聲。《論語》曰：絬衣長，短右袂。”此為段注所校改者。各本則做：“絬，《論語》曰：絬衣長，短右袂。从糸舌聲。”今本《論語·鄉黨》“絬衣”則作“褻裘”。段注補“衣堅也”，乃據《玉篇·糸部》“絬，堅也”、《廣韻·屑韻》“絬，堅絬”，認為《篇》、《韻》“皆本諸《說文》古本，非能杜撰也。自淺人不知許有引經說假借之例，則訓《論語》‘絬衣’之‘堅衣’而不可通，乃刪其本義，經引《論語》使‘絬’為‘褻’之或體，孰不思‘絬’果‘褻’或字，則當於《衣部》‘褻’篆下出一‘絬’篆，云‘褻’或从舌聲，不得憒憒如是。”段注所云“引經說假借”之例，即引文與字頭釋義不合者：“如，人姓也，而偁‘無有作’。堋，喪葬下土也，而偁‘堋淫于家’。《尚書》假‘’為‘好，’假‘堋’為‘朋’也。”

《說文》云“絬”从糸舌聲。段注云：“舌以柔而存，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从舌非會意也。”頗為牽強。“絬”，《廣韻·屑韻》音私列切，同“褻”。而“褻”異體作“媟”，依照《說文》體例，亦可謂“絬讀若媟”，與“狧讀如比目魚鰈之鰈”可資參照。

《說文·犬部》：“狧，犬食也。从犬舌。讀如比目魚鰈之鰈。”此从大徐，小徐則云“从犬舌聲”。若从舌聲，古音當屬月部，與葉部的“鰈”旁轉。《爾雅·釋地》：“鰈，本或作鰨。”“鰨”屬葉部，故“狧”也有歸入葉部者。

依《說文》，“狧”从舌不从𠯑。但《太玄》所用“狧”字，如依林瑀《釋文》：“獪字，狧古文。”以及𠯑聲、會聲、夬聲之間大量通假實例來看，應該从𠯑不从舌。是確有从舌的“狧”以及从𠯑的“”（隸變後作‘狧’）兩字，還是《說文》云“狧”从舌或舌聲有誤，目前還難下結論。同樣，“褻”之異體“絬”也有可能本从𠯑。很可能“狧”、“姡”本从𠯑，隸變後从舌，而舌、𠯑古音同屬月部，《說文》以隸變後从舌的“狧”、“姡”為依據重構小篆，以至訛誤至今。

——“埶”與“屈”

《莊子·外物》：“厠足而墊之。”陸德明《釋文》：“墊，本又作塹，掘也。”成玄英疏：“墊，掘也。”《後漢書·方術傳論》“賒無用之功”李賢注：“墊猶掘也。”“墊”何以通掘？知“墊”本从埶得聲，則不難理解，“墊”與“掘”乃通假關係。“埶”與“出”、“屈”、“厥”、“叕”、“辥”古音同屬月部。“埶”與“厥”、“叕”、“辥”通假之例，前已列舉。而“出”、“屈”與“厥”、“叕”、“辥”亦有通假。《禮記·聘禮》：“其終詘然樂也。”《荀子·法行》“詘”作“輟”。《荀子·法行》：“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楊倞注曰：“《禮記》作‘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屈然樂也。’”屈字《禮記》一般作“詘”。此“叕”、“出”通假之證。《左傳》宣公十二年“韓厥”，《公羊傳》襄公六年作“韓屈”。《周禮·天官·內司服》“闕狄”，《禮記·玉藻》及《喪大記》作“屈狄”。此“欮”、“厥”與“屈”相通之證。《說文·耳部》：“聉讀若孽。”此“辥”、“出”相通之證。故“墊〈〉”可通“掘”。作“塹”者，則是月談旁轉。

——“埶”與“列”

關於“埶”與“列”音近相通，我們在第五部分討論“褻”有餘義時，已經詳細論證過了。知“埶”與“列”聲可通假，而“埶”又常常訛作“執”，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古書中的某些詞語和文句。

《左傳》宣公十六年：“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國語·周語中》亦載此事，其文較繁。末云：“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而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執秩”一詞又見於《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杜預注：“執秩，主爵秩之官。”昭公二十九年亦有“執秩”一詞：“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盧之法。”似可佐證杜預注之不誤。但《漢書·刑法志》顏師古注引應劭云：“搜於被盧之地，作執秩以為六官之法。”似以“執秩”為法名，官主爵秩，法當即《周禮·天官·大宰》所謂“以八法治官府”之法[[118]](#footnote-118)。我認為“執秩”很可能乃“埶秩”之誤，讀為“列秩”。《周禮·秋官·朝士》：“掌建外邦朝之灋。”孫詒讓《正義》：“灋，謂位次及刑禁之類。”《周禮·天官·酒正》：“皆有法以行之。”鄭玄注：“法，尊卑之差。”而“列”、“秩”皆有位次、尊卑之義。《左傳》隱公五年：“辨等列。”《管子·四時》：“賦爵列。”《禮記·月令》：“以令諸侯之列。”“列”皆位次、序列。而“秩”亦義次第、序列、尊卑。《周禮·天官·小宰》：“五曰敘受其令。”鄭玄注：“敘，秩次也，謂先尊後卑也。”孫詒讓《正義》：“秩次，與次第義同。”《尚書·皋陶謨》：“天秩有禮。”孔穎達疏：“秩，謂制其羌等。”蔡沈《集傳》：“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天下秩而敘之。”何休注：“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資治通鑒·周紀二》：“明尊卑爵等級。”《管子》言“爵列”，《通鑒》言“爵秩”，亦可證“列”、“秩”同義，故可連言。“修執〈埶，列〉秩以為晉法”即言定尊卑、次第、等級以為法。這種理解放在《左傳》各例的具體語境中，都是合適的。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前往周室調和周室與諸卿士之間的矛盾，定王享之，周大夫原襄公相其禮儀。“殺烝，武季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關於“殺烝”，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解釋得很清楚：

古代祭祀、宴會，殺牲以置於俎（載牲之器）曰烝。烝者，升也。謂升之於俎也。若將整個牲體置於俎上，並不煮熟，曰全烝，唯祭天用之。若將半個牲體置於俎，曰房烝，亦曰體薦。若節解其牲體，連肉帶骨置於俎，則曰殺烝，亦曰折俎。殽即肴，凡非穀物而可食者曰肴，此則殽對胾而言。骨有肉曰殽，猶今之排骨，純肉切之曰胾。殽烝，賓主可食，至全烝、房烝則只是虛設，不能食。

看來武子是個“土包子”，沒有見過尊卑、列秩甚明的王室之禮，受了刺激，“歸乃聚三代之典禮”，修“列秩”以為晉法。僖公二十七年亦先言“示之禮”，乃“作列秩以正其官”，使官屬明尊卑、列秩之差等。昭公二十九年則云：

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盧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何以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孔子的意思很明確，晉國本明“列秩”，以禮為法度。而范宣子鑄刑鼎，崇法而亂禮制，不能明尊貴等級列秩，何以為國？《北堂書鈔》卷九十五引鄭玄《六藝論》：“禮者，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也。”《管子·心術上》：“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禮記·曲禮上》“禮不逾命”孔穎達疏：“禮者，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都說明了禮與“列秩”即尊卑、等級、次列之間的關係。

昭公二十九年“作執秩之官”與“為被盧之法”並言，疑“官”讀為“管”，義同《呂氏春秋·用民》“以信為管”之“管”，高誘注云“準法也”。“作執秩之官”義同“作執秩之法”。這樣以“執秩”為“主爵秩之官”也就失去了依據。而“管”有準法之義，大概是“榦”之通假。《說文·木部》：“檥，榦也。”段注：“人儀表曰榦，木所立表亦為榦，其義一也。”《左傳》文公六年：“為之建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表儀”與“藝極”義近，“藝極”即“臬極”，都代指法度。“榦”有表儀之義，故有準法之義。字又作“幹”。《詩·大雅·板》“大宗維翰”毛傳“翰，幹也”孔穎達疏：“幹是施法之稱。”“倝”聲與“官”聲相通之例，可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171-172頁【幹與管】、【斡與管】條。

——“埶”與“帶”

“埶”、“帶”古音同屬月部。“埶”聲紐為疑紐，“帶”聲紐為端紐。从“埶”得聲而今訛从“執”的“”、“騺”古音也屬端紐。因此從音理上說，“埶”、“帶”是可以相通的。《說文·手部》：“摕或作。”《易·大有》“明辨晢也”陸德明《釋文》：“晢，鄭本作遰。”《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鳳漂漂其高遰兮。”《漢書·賈誼傳》“遰”作“逝”。此“帶”、“折”相通之例。《爾雅·釋天》：“螮蝀謂之雩。”陸德明《釋文》：“螮本或作蝃。”此“帶”、“叕”相通之例。《穀梁傳》莊公六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范甯注“致遠則泥”陸德明《釋文》：“泥，一本作滯。”此“帶”、“尼”相通之例。而“折”、“叕”、“尼”都可以通“埶”。

《莊子·人間世》：

將執而不化，升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郭象注：“故守其本意也。”成玄英疏：“固執本心，誰肯變惡為善者也？”“執而不化”疑“埶而不化”之訛，讀為“滯而不化”。“滯”義陷滯、滯留，與“化”義變化、改變正相反。“滯”、“化”的用法與“泥古不化”的“泥”、“化”相同。“泥古不化”亦當讀為“滯古不化”，如同“致遠則泥”的“泥”又作“滯”。

**七**

上節所增補、疏證的，都是月部聲符。本節增補、疏證月部以外的聲符。

【從“蟄”本从埶訛从執得聲，還可以推導出“埶”與“劦”音近相通，使我們對古書中某些字的形音義有新的認識。

《呂氏春秋·孟春紀》：“蟄蟲始振。”《音律》：“蟄蟲入穴。”高誘注並曰：“蟄，讀如《詩·文王之什》。”《原道》：“昆蟲蟄藏。”高誘注：“蟄，讀如什伍之什。”過去認為“蟄”从執得聲歸緝部，而“什”亦歸緝部，兩者同部，故音近通假。今已辨明“蟄〈〉”本从埶得聲，“蟄〈〉”與“什”，猶如表靜義的“蟄〈〉”與“”，以及“爇”與“焫”，都是緝月通假之例。

據《說文》，“什”、“汁”都从十得聲，故古音同為禪紐緝部。《說文·劦部》：“叶，古文協。”“協”之古文“叶”亦作“汁”。《周禮·春官·大史》“讀禮書而協事”鄭玄注：“故書協為叶。杜子春云：叶，書或為汁。”《周禮·春官·鄉士》“協日刑殺”陸德明《釋文》“協”作“汁”，云“本亦作協”。《爾雅·釋天》：“在未日協洽。”《史記·歷書》、《隸釋》卷十一《樊敏碑》“協洽”作“汁洽”。“叶”與“汁”亦有互作之例。《周禮·春官·大行人》“協辭命”鄭玄注：“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鄭司農云：叶當作汁。”

“叶”古音或歸葉部，或歸緝部。歸葉部者，以其為“協”之古文而同歸葉部。歸緝部者，以其與“汁”通假且有可能同从十得聲而歸緝部。高誘注云“蟄〈〉”讀如“什”，而“什”、“汁”古音同，且“汁”、“叶”皆可通“協”，亦可謂“蟄〈〉”讀如“協”。从埶得聲的字古音多屬疑紐月部，从劦得聲的字古音屬曉紐、匣紐葉部，韻部為旁轉，聲紐都屬喉音。而月、葉兩部通假之例甚多，如“褻”又作“媟”，“媟”即心紐葉部。因此，從音理上說，埶聲完全可以與劦聲相通假。

《廣雅·釋詁一》云：“執，脅也。”王念孫《疏證》：“執，與懾通。”按“懾”、“惵”、“慴”音近義通，皆訓為“懼也”。《廣雅·釋詁二》亦云“脅，懼也”，似乎王念孫之說頗有道理。但《荀子·不苟》云“易懼而難脅”，則“懼”、“脅”實有區別，籠統地說“脅”有懼義，故“執”通“脅”，並不精準。以上論“埶”、“劦”相通例之，訓“脅也”的“執”，應該是“埶”之誤，故通假為“脅”。

《公羊傳》莊公六年：“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何休注：“搚，折聲也。”《廣雅·釋詁一》：“搚、摺，折也。”王念孫《疏證》：“《釋文》作拹，《齊世家》作拉，《魯世家》作摺。並字異而義同。”“搚”、“拹”古音屬葉部，“拉”、“摺”古音屬緝部，緝葉旁轉。《廣雅》云“脅，懼也”，則是“脅”與“慴”相通，如同“搚”通“摺”，故“脅”有懼義。

《漢語大字典》於“執，脅也”之訓下未舉文例。《左傳》定公四年《經》云：“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傳》記柏舉之戰後，吳軍又五戰皆勝，及郢。在“庚辰，吳入郢”的前一天，“已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預注：“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卻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引《廣雅》“執，脅也”之訓，云“此謂迫使火象入吳軍使之奔逃”。這裡用來表“脅”義的“執”，顯然也是“埶”之訛，且用“脅”之本義，表脅迫、劫脅，不能理解為“慴”、“懼”之類詞義。

《墨子·兼愛中》云：

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

《兼愛中》同時又反面立論說：

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

2014年9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世界事務委員會發表題為《攜手追尋民族復興之夢》的演講，演講中說：

中國自古就宣導“強不執弱，富不侮貧”，深刻總結了“國雖大，好戰必亡”的箴言。

網上一般將“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翻譯為“強者不壓制/壓迫弱者”、“富人不侮辱/欺侮窮人”。而《墨子》譯注類書籍，或釋“執”、“侮”為“控御/控制”、“欺侮”[[119]](#footnote-119)；或以“淩”釋“執”，以“慢”釋“侮”[[120]](#footnote-120)。我認為這裡的“執”訓脅極為合適。這段話，“強不執弱”、“眾不劫寡”為一組，“富不侮貧”、“貴不敖賤”為一組，“詐不欺愚”則別為一類。“敖”通“傲”，“侮”、“傲”皆義輕慢。《廣雅·釋詁三》：“侮，輕也。”《呂氏春秋·遇合》“是侮也”高誘注：“侮，慢也。”《禮記·曲禮下》“不侵侮”陸德明《釋文》：“侮，輕慢也。”《呂氏春秋·士容》“傲小物而志屬於大”高誘注：“傲，輕也。”《爾雅·釋言》：“敖，傲也。”郭璞注：“傲，慢也。”《子華子》卷二：“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置也。”《魏書》列傳文苑第七十三：“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谓收诗颇得事实。”此“傲”、“侮”同義連言之例。“劫”、“執〈埶，通脅〉”義近並言，與“侮”、“傲”義近並列類似。《說文·力部》：“劫，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或曰，以力止去曰劫。”《禮記·儒行》“劫之以眾”鄭玄注：“劫，劫脅也。”《國語·晉語六》“乃脅欒中行而言於公曰”韋昭注：“脅，劫也。”《禮記·禮運》“是謂脅君”孔穎達疏：“脅，劫脅也。”“強不執〈埶，通脅〉弱，眾不劫寡”，義近並列，可合而言之為“強眾不劫脅弱寡”，如同“富不侮貧”、“貴不敖賤”可合而言之為“富貴不傲侮貧賤”。《禮記·樂記》和《史記·樂書》皆云：“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眾者暴寡”義近《墨子》之“眾必劫寡”，“知者詐愚”義同“詐必欺愚”，而“強者脅弱”正對應“強必執弱”，更是“執〈埶〉”通“脅”的確證。】

作者注：此段併入讀“蟄”從“埶”得聲之後。

——“埶”與“即”、“既”

《汗簡》“節”古文作，魏三體石經“節”古文作。郭店楚簡《語叢》簡五十一：“少（小）不忍，伐（廢）大。”“”即“埶”之省。整理者引《汗簡》、三體石經為證，讀“”為“節”。“節”古音屬質部。“埶”之通“節”，為“埶”與質部字相通又添一例證。

“埶”可通“節”，對我們校勘、理解古書中的“執操”、“執行”等詞很有用處。

古書中常見“執操”一詞：

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 《韓非子·顯學》

怨靈脩之浩蕩兮，夫何執操之不固。 《楚辭·七諫·謬諫》

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

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 《高士傳·韓順》

《漢語大詞典》認為“執操”即“持守節操”，以持守訓“執”。但《吳越春秋》一例，“貞明”與“執操”連言，將“執”視為動詞訓持守，顯然是不合適的。《高士傳》“執操不回”，“執操”也是名詞。這幾例“執操”應該是“埶操”之誤，讀為“節操”。《廣韻·屑韻》、《集韻·屑韻》皆云“節，操也”。《文選·盧諶〈覽古〉》“屈節邯鄲中”李善注：“節，猶操也。”《後漢書·安帝紀》“貞婦有節義十斛”李賢注：“節，謂志操也。”《莊子·庚桑楚》“固以死償節”成玄英疏：“節者，至操也。”《大戴禮記·文王官人》“雖有隱節見行”王聘珍《解詁》：“節，操也。”《韓非子·五蠹》：“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名，而犯五官之禁。”是“節操”同義連言之例。《五蠹》云“帶劍者”“立節操”、“犯五官之禁”，與《顯學》所云“執〈埶〉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意思相近。《楚辭》云“執〈埶〉操不固”；《文選·桓溫〈薦譙元彥表〉》云“植操貞固”，“植操”即“志操”，義同“節操”。兩者文意正相反。“執操之不固”的“執”應該也是“埶”之訛，“埶操”即“節操”。《薦譙元彥表》云“植操貞固”，《吳越春秋》云“貞明執〈埶〉操”，意思相同，也證明“執〈埶〉操”應讀為“節操”。《高士傳》之“執〈埶〉操不回”與“執〈埶〉操之不固”句法、文義相近，也應當讀為“節操”。

《大戴禮記》“隱節”與“見行”並言，“節”、“行”理當義近。“節”義操守，而“行”亦有德行之義，“操守”、“德行”義近。《周禮·地官·師氏》“二曰敏德以為行本”鄭玄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論語·述而》“文、行、忠、信”邢昺疏：“行，謂德行。在心為德，施之為行。”故古書中有“節行”連言之例：

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 《戰國策·楚策一》

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 《史記·李將軍列傳》

《列女傳·黎莊夫人》有“執行”一詞：

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遇，行節反乖。

這裡的“執行”顯然不能理解為今語之“執行”。《漢語大詞典》同樣以堅守釋“執”，謂“執行”即“堅守節操”。以“節操”釋“行”，無疑是對的。前言“執行不衰”，後言“行節反乖”，頗疑“執行”乃“埶行”之誤，讀為“節行”。

上論“埶（節）操”與“埶（節）行”之例中，都有“埶”、“節”同出現象。如《韓非子·顯學》云“立節參民”，又假“埶”為“節”；《列女傳》云“行節”，又把“節行”寫作“埶行”。這種現象，裘先生文中有一段說明：

《導術》篇“設”、“埶（設）”並出，毫不奇怪。我在“前文”中已經指出，武威《儀禮》簡中，“設”、“埶（設）”二字不但可以出現在同篇之中，甚至偶爾還會出現在同簡之中。“前文”指出帛書《繆和》有“埶（設）”字，其實此篇亦有“設”字。估計這些書較原始的本字是全用“埶”來表“設”的，傳抄者或改為“設”，或不改（當既有知其義而不改者，也有因不知其義而不能改者），遂致二字錯出。情況與《素問》中“炅（熱）”、“熱”二字錯出相類。

這段話對理解“埶（節）”、“節”错出情形，也是合適的。

《莊子·徐無鬼》：“狙執死。”《太平御覽》卷七四五引“執”作“既”。按“即”、“既”可通。《書·顧命》：“茲既受命還。”漢石經“既”作“即”。《易·旅》：“旅即次，懷其資。”馬王堆帛書“即”作“既”。“即”可與“埶”通，“既”與“埶”通也有跡可循。《書·禹貢》：“淮夷蠙珠暨魚。”《詩·魯頌·泮水》孔穎達疏引“暨”作“洎”。《書·無逸》：“爰暨小人。”《詩·商頌》《譜》作“爰洎小人。”“洎”从自得聲，而《說文》云“自讀若鼻”，而“鼻”與“埶”通之例前已列舉。故“狙執”很可能本作“狙埶”，《太平御覽》作“既”者，乃“埶”之通假。

古人常以“執〈埶〉”、“摯”、“贄”、“鷙”、“縶”為名。略舉幾個例子：《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平棘，懿侯執。”裴駰《集解》引徐廣曰：“《漢表》作林摯。”《呂氏春秋·尊師》：“禹師丈成贄。”《新序·雜事五》“贄”作“執”，《群書治要》作“摯”。《左傳》僖公二十六年“熊摯”，《史記·年表》作“鷙”。《左傳》昭公二十年《經》：“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羊》、《穀梁》作“輒”。還有前面提到過的“少皞摯”又作“少皞贄”，以及“摯”又作“濞”、“”、“嚊”、“”、“埶”等。這些古人名作“執”或从執得聲之字者，其實都本作“埶”訛作“執”。《莊子》“狙執〈埶〉”應該也屬同類情況，否則無由與“既”通假。

——“埶”與“肆”

前言部分已經徵引古書中“肆”、“褻”相通之例。“埶”與“肆”相通，屬月質旁轉。這一通假關係再結合古書中大量誤“執”為“埶”之例，可以幫助我們校讀古書中與“執”有關的某些詞語。

《尚書·盤庚》：“古我先王，暨乃祖乃文，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逸勤”，又作“肄勤”。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肄勤。”“肄勤”即勞勤。《詩·邶風·谷風》“既詒我肄”毛傳：“肄，勞也。”《左傳》昭公三十年“若為三師以肄焉”杜預注：“故書肄為肆。”蔡邕《中鼎銘》云：“宣力肆勤。”“肆勤”即“肄勤”。

“肆”、“肄”訓勞，而“肆”又通“褻”，且“埶”聲、“世”聲常常通假，與勤、勞同義的“肆”、“肄”當即“勩”之假借。《說文·力部》：“肆，勞也。”《詩·邶風·谷風》“既詒我肄”陸德明《釋文》：“肄，《爾雅》作勩。”《詩·小雅·雨無正》：“莫知我勩。”《左傳》昭公十六年引“勩”作“肄”。

古書中有“執勤”一詞：

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為執勤不懈。 《東觀漢記·梁鴻傳》

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 《後漢書·列女傳》

這裡的“執勤”顯然不能理解為今語之“執勤”。以古書中大量“埶”訛為“執”，且“埶”聲與同表勤、勞的“肆”、“勩”相通來看，“執勤”應該是“埶勤”之誤，讀為“肆勤”或“勩勤”。“執〈埶〉勤不懈”即勤勞不懈。“執務私事”的“執”也應該是“埶”之誤，通“肄”或“勩”。“務”也有勉力、勤力之義。《公羊傳》定公四年“不務乎公室也”何休注：“務，勉也。”《大戴禮記·五帝德》：“務勤嘉穀。”王引之《經義述聞》引其父王念孫之說，謂“務”亦勉也。“務勤”、“埶（勩）勤”都是同義連言，意思相同。《公羊傳》云“務乎公室”，《後漢書》云“執〈埶〉務私事”，意思相類。

——“埶”與“戠”

前已引表木橛、木楔義的“槷”又作“弋”、“杙”。古書中表木橛、木楔義的字還有“橛”、“楔”、“樧”、“樴”等。《說文·木部》：“樴，弋也。”《爾雅·釋宮》：“樴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楎，在地者為之臬。”《木部》又云：“橛，弋也。从木厥聲。一曰門梱也。”“梱，門橜也。”段注：“此亦樴弋之一耑耳。”“楔，櫼也。”《周禮·考工記·輪人》“牙得則無槷而固”鄭玄注引鄭司農云：“槷，樧也。蜀人言樧曰槷也。”段注：“槷、樧皆假借之。樧即楔之假借也。” “槷”、“橛”、“楔”、“樧”古音同在月部。關於“埶”與“厥”、“㓞”、“殺”相通，前面已論述。而“杙”、“樴”古音同屬職部，故“槷”又作“杙”、“樴”。

“埶”聲可與“戠”聲通假，猶如“埶”聲與同屬職部的“弋”聲、“匿”聲通假。這一發現，對我們校讀、理解古書同樣很有用處。

《楚辭·九歌·離世》：“執組者不能制兮。”王逸注：“執組，猶織組也。”以“槷”通“樴”例之，則“執組”當作“埶組”，故通“織組”。“職”訓主，古書故訓習見。如《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大師職之”杜預注：“職，主也。”“職”又有守義。《周禮·夏官·掌固》：“民皆有職焉。”鄭玄注：“職，謂守與任。”而所謂“執”訓守者，也應該是“埶”之誤，通“執”，故訓守。《戰國策·楚策一》“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鮑彪注：“執，為善守。”《戰國策·楚策一》之“有執〈埶〉”與《周禮·夏官》之“有職”，顯然是同一個詞。

《禮記·禮運》“協于分藝”孔穎達疏：“藝，人之才也。”《孔子家語·禮運》王肅注：“藝，猶職也。”《逸周書·皇門》：“自其善臣以至有分私子。”朱右曾《集訓校釋》即引此鄭玄注訓“分”為“職”。《國語·楚語下》：“別有分主者也。”韋昭注：“分，任也。”即言職任也，也是“分”訓職之例。《史記·五帝本紀》“未有分職”張守節《正義》：“分，謂封疆爵土也。”“封疆爵土”即授之以職。《周禮·夏官·大司馬》：“施貢分職以任邦國。”“任邦國”者，有職貢於王庭，故“封疆爵土”亦謂“職”。《史記》“分職”應該是同義連言。《禮運》“協于分藝”即“協于分職”。

《禮記·樂記》和《史記·樂志》都記載了子貢問樂於師乙之事。子貢問師乙：“賜聞聲歌者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回答說：“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君子自執焉。”之後說了一大段如“寬而靜、柔而正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恭任好禮者”、“正直清廉而謙者”、“肆直而慈愛者”、“溫良而能斷者”各自“宜何歌也”。“君子自執焉”的“執”，《禮記》鄭玄注：“執猶處也。”《史記》裴駰《集解》亦引鄭注。今按“執”字應該是“埶”之訛，通“識”，審別、辨識也。《周禮·秋官·司刺》“壹宥曰不識”鄭玄注：“識，審也。”《資治通鑒·唐紀五十七》“召夏侯澄使識之”胡三省注：“識，辨識也。”師乙的意思是說，我“誦其所聞”，你子貢自己來辨識屬於哪種性格而“宜何歌”。鄭玄注曰“處也”，很可能以“執〈埶〉”通“設”。“設”有置、處之義，如《禮記·禮器》“設之不當”即置之、處之不當。讀“執〈埶〉”為“識”，顯然比鄭注更通順合理。

《逸周書·嘗麥》中也有一個“執〈埶〉”字應該讀為“職”：

爾弗敬恤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能常憂恤乃事？

“執”，明鍾惺輯刊附評之《秘書九鍾》本作“職”，其他各本均作“執”。孫詒讓《周書斠補》以“爾弗”連上“作休”讀，云“作休爾弗”與“敬恤爾執”相對為文，以善釋“休”，“弗”則讀《詩·周頌·敬之》“佛時仔肩”之“佛”，謂輔助。“言善女之輔弼大臣，念女之執事小臣。”劉師培《尚書補注》讀同孫詒讓，但以“執”為“埶”之訛，而“埶”又是“暬”之省，即《國語·楚語下》“居寢有暬御之箴”的“暬”，以為“敬恤爾職，猶言恤爾之親近侍臣也”。孫、劉之說均不可信。“作休”應屬上句作“如木既顛其厥巢，其猶有枝葉作休”，“休”通“茠”，芘陰也。“敬恤爾執”與“憂恤爾事”倒是相對為文。第一個“恤”，慎也，與“敬”同義。《書·堯典》“欽哉敬哉，惟刑之卹”與《多士》“罔不明德卹祀”的“卹”同“恤”，王引之《經義述聞》俱謂“恤，慎也”。第二個“恤”，憂也，“憂恤”同義連言。《說文·心部》：“恤，憂也。”“執”與“事”相對，視“執”為“埶”之訛通“職”，是極合適的。《廣雅·釋詁三》：“職，事也。”莊述祖謂“執，亦事也”，丁宗洛以“所執之事”釋“執”，唐大沛串講中也以“職”代“執”，都已得其意[[121]](#footnote-121)，倒是孫詒讓、劉師培兩位大家把簡單問題複雜化了，反而不得其解。

《詩經》中也有一個“執”字，疑即“埶”之訛，通“職”。《詩·豳風·七月》：“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鄭玄箋：“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是以治訓“執”。我們知道，兩周時期服從者需要向其統治者提供各種服務和實物，稱之為“職”、“服”、“貢”、“賦”。“貢”、“賦”多為實物，“職”、“服”則是事務性質的力役，即所謂“宮中之事”。有時“職”、“服”也泛指職事和貢賦兩個方面。《淮南子·原道》“四夷來職”高誘注：“職，貢也。”《周禮·夏官·大司馬》“施貢分職以任邦國”鄭玄注：“職，謂賦稅也。”而“服”有職貢義，董珊博士有很好的闡發[[122]](#footnote-122)。“上入執宮功”的“執〈埶〉”讀為“職”，指職服官府、宮中之役，是十分合適的。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則認為“古者通謂民室為宮，因謂民室中事為宮事”，並引《夏小正》、《儀禮·昏禮》中的“宮事”例，且據《爾雅·釋詁一》“公，事也”，以“宮公”為“宮事”，孔穎達疏本作“執宮公”，今本作“執宮功”乃從唐定本改，不同意宋儒以“宮公”為公室宮府之役之說。馬說看似頗有理致，但無法解釋農夫執民室中事何以言“上”，故不取馬說。

古書中還有一些“執”字，也有可能如上論讀為“職”的“埶”訛誤作“執”。如《周禮·天官·小宰》：“執邦執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這裡的“執”的用法與《禮記·燕禮》“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的“職”基本相同。“卒”通“倅”。鄭玄注：“卒讀皆為倅。”孔穎達疏：“若旁置人者，是副倅之倅；若不置人者，則百人為卒之卒。”“倅”、“貳”同義。《儀禮·檀弓上》“佐車授綏”鄭玄注“戎車執貳曰佐”孔穎達疏：“戎車之貳曰倅。”《詩·小雅·緜蠻》“命彼後車”鄭玄注“後車，倅車也”孔穎達疏：“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因此頗疑“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的“執〈埶〉”即“職”。

【作者注：插入談“執競”一詞。】

知“埶”可通从戠得聲的字，使我們對西周青銅器銘文中的某些“埶”字、从埶得聲的字以及與“埶”聲有關的字，可能有新的理解。

北宋出土的“安州六器”中，中方鼎銘文有“埶王”，中甗和靜方鼎銘文有“埶”，都指為昭王南征準備之事。李學勤先生在《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123]](#footnote-123)一文中，在所引中甗和靜中方鼎銘文“埶王”、“埶”的“埶”字後括注“設”字，裘錫圭先生表示贊同。保利藝術博物館收藏的豳公盨，其銘文開頭講天帝命禹治水的一段文字中有一段化，李學勤先生釋讀為“差彖（地）埶（設）征”[[124]](#footnote-124)，裘錫圭先生釋讀為“（疇）方埶（設）征（正）”[[125]](#footnote-125)，意見雖有很大分歧，讀“埶”為“設”則是一致的。兩位先生對這幾個“埶”字的釋讀，是正確而精當的。

中方鼎、中觶和新出周初銅器簋（簋新出，故未收入《集成》）銘文中還有一個用法比較特殊的“埶”字和从“埶”得聲的“褻”字：

中乎歸生于王，埶于寶彝 中方鼎（集成02751）

中埶王休，用作父乙寶尊彝 中觶（集成06514）

用茲簋褻公休，用作祖乙尊彝 簋

陳劍先生懷疑中方鼎、中觶的“埶”應該讀為“設”，用法與《禮記·祭統》所引孔悝鼎銘末尾“施于烝彝鼎”的“施”相似，指將銘文所言之事“陳設出來”[[126]](#footnote-126)。沈培先生在簋公開發表前，也指出“褻”字應該讀為“設”。陳劍和沈培先生的釋讀都得到裘錫圭先生的肯定。如以“埶”通“識”例之，我認為“埶”或“褻”更有可能讀為“識”，即“款識”的“識”，訓為記或誌，義同“銘”。《周禮·夏官·司勳》“銘書於王之大常”鄭玄注：“銘之言名也。”《禮記·祭統》：“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也。”鄭玄於“銘者，自名也”注云：“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也。”《祭統》又云：“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嘉德、功勞、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也。”《荀子·禮論》：“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中方鼎將中隨昭王準備南征之功勳“識于寶彝”，中觶言中為識誌周王之美休，鑄造了父乙寶尊彝。簋“用茲簋褻公休”讀為“用茲簋識公休”尤為貼切，遠勝“用茲簋陳設公休”這類理解。《周禮》言“銘書於王之大常”，中觶云“中識王休”，意思非常接近。

劉樂賢先生《釋〈說文〉古文慎字》[[127]](#footnote-127)一文中，引及邾公華鏡的一段話：“台（以）樂大夫，台（以）宴士庶子，昚為之銘。”劉先生遵從舊說，讀“昚”為“慎”。劉先生認為《說文》古文“慎”作“昚”，“昚”同“熱”之異體“炅”，“昚”、“炅”皆从日得聲，是正確的。無論以“昚”从日得聲，還是“昚”同“熱”之異體“炅”聲近“埶”，把“昚為之銘”的“昚”讀為“識”都是合適的。《周禮·考工記·弓人》“凡昵之類，不能方”鄭玄注：“故書昵或為樴。杜子春云：樴或為。”“”即“”之或體。《說文·黍部》：“或作。”《爾雅·釋言》：“，膠也。”陸德明《釋文》“”字又作“”。杜子春云“樴或為”即言“樴或為”，是日聲與戠相通假之證，故从日得聲的“昚”可讀為“識”。即使直接讀為“慎”字，也可以通假為“識”。如“寘”同“置”，而直聲與戠聲通假之例甚多。如上引《考工記》“凡昵之類”鄭玄注：“故書昵或為樴。樴讀‘脂膏敗’之。”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所有證據的指向都相同，且互相印證。而從文意來看，“識為之銘”顯然比“慎為之銘”更順暢、合理。這也再次證明劉樂賢先生對“慎”的古文“昚”从日得聲的分析是正確的，同時也為我們把中方鼎、中觶的“埶”和簋的“褻”讀為“識”提供了旁證。

——“埶”與“卉”

《戰國策·韓策一》：“虎摯之士。”王念孫《讀書雜志·戰國策第三·韓》云：“《史記·張儀傳》虎摯作虎賁，是也。”即言“摯”可通“賁”。《說文·貝部》：“欪讀若卉。”段注改“卉”可“屮”。今按“聉”通“孽”。《說文·耳部》：“聉讀若孽。”而“枿”亦通“蘖”。《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蘖。”《說文·𢎘部》“㽕”下引作“㽕枿”，又云“古文作由枿”。“欪”、“蘖”古音同屬月部，皆可與微部“卉”及从卉得聲之字通假。《說文》云“欪讀若卉”，作卉應不誤，段注校改不可信。“孽”从得聲。《說文·部》：“讀若臬”，即言“”讀若“藝”。所謂“摯〈〉”通“賁”者，應即“摯”通“卉”，也是月部、微部相通之例，與前舉“炔”與“桂”、“快”與“㕟”同類。

——“埶”與“占”

前言部分已徵引李家浩先生之說，讀戰國兵器銘文中的“”即“埶”之省為“廉”。我們又從幾個方面論證了“攝生”作“執生”者，“執”乃“埶”之訛。而兼聲、聶聲都可與占聲通假。《周禮·考工記·輪人》“亦弗之溓也”鄭玄注：“鄭司農云：溓讀為黏。”《史記·貨殖列傳》“躡利屣”裴駰《集解》引徐廣曰：“躡一作跕。”“溓”與“黏”為疊韻，“躡”與“跕”則是葉談陽入對轉。前已論證“墊”本从埶得聲而訛从執。《集韻·栝韻》：“墊，或作阽。”即言月部的“墊（）”可讀如談部的“阽”，如同《莊子·外物》“厠足而墊之”的“墊”本通“掘”，又作“塹”，都是月談旁轉之例。

知埶聲可與占聲可通假，可以幫助我們校定《墨子·經上》中的一處誤“埶”為“執”。《經上》：“服執誽。”孫詒讓《閒詁》：“執，謂言相執而不服。”《說文·言部》：“誽，言相誽司也。”徐鍇《繫傳》：“誽，謂以言伺人執意旨也。”段注：“誽司，猶刺探。誽之言惹也，司之言伺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則謂：“誽，言時刺探人意而睨伺之。”以“誽”的這一義項來解釋“服執誽”，顯然不通。《集韻·佳韻》“誽”字引《埤倉》云：“詀誽，言不正也。”清末民初龍璋所輯《小學蒐佚·埤倉》則云“誽頡、詀誽，言不正也。”“詀誽，言不正也”很不好理解。《玉篇·言部》：“謵，謵讋，言不正也。”《集韻·葉韻》則云：“謵，謵讋，言不正也。”我在一篇小文中指出，《說文·手部》云“告言不正曰抌”的“抌”，與訓驚、懼的“動”、“慴”、“謵”有著音義上的同源關係。“告言不正”即“言不正”，“告言”同義連言，故可省曰“言”，宋本正作“言不正”。“抌”與“慴”、“謵”為緝侵對轉，“抌”與“動”為侵中旁轉[[128]](#footnote-128)。但“詀誽”之“言不正”與“謵”之“言不正”，似乎很難劃上等號。

“正”有適、當、善諸義。《國語·吳語》“遠無正就”韋昭注：“正，適也。”王引之《經義述聞》謂《易·巽》“正乎凶也”、《公羊傳》與《穀梁傳》隱公三年“食正朔也”的“正”皆義當。《世說新語·政事》：“庾公正料事。”劉淇《助字辨略》云：“此正字，猶適當也。言正直其時也。”《儀禮·士喪禮》：“決用正。”《士冠禮》：“以歲之正。”鄭玄注皆云“正”猶善也。“言不正”即言語不適不當、言語不相善之義，即言語抵啎而頡頏、對抗，故“詀誽”又作“誽頡”。《楚辭·九辨》“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也”洪興祖《補述》：“鉏鋙，不相當也。”“鉏鋙”又作“鉏”。《說文·金部》“”字段玉裁注：“鉏，蓋義器之能相抵拒錯摩者。”“鉏鋙”又作“齟齬”。《說文·齒部》：“齬，齒不清也。”《廣韻·語韻》：“齟齬，不相當也。”《太玄·親》“其志齟齬”范望注：“齟齬，相惡也。”“不相當”、“不相值”義同“言不正”。“相惡也”也就是言語不相善。故“詀誽”、“誽頡”、“頡頏”、“齟齬”都有言語抵啎、對抗之義。《經上》“服執誽”很可能本作“服埶誽”，“埶誽”通“詀誽”。

“詀”又有多言義，見《玉篇·言部》。此義項亦與“謺〈〉”、“諜”、“喋”、 “讘”有著音義同源關係。這也再次證明我們認為“謺”本从埶訛从執得聲的判斷是正確的。

——“埶”與“鮮”

“埶”通“鮮”，猶如“蘖”通“”、“孽”通“”，都是月元對轉。《書·盤庚上》：“若顛木之有由蘖。”《說文·木部》引“由蘖”作“㽕”。《詩·衛風·碩人》“庶姜孽孽”陸德明《釋文》：“孽，《韓詩》作。”《呂氏春秋·過理》高誘注引“孽”作“”。獻聲、鮮聲古音同屬元部，“獻”為曉紐，“鮮”為心紐，聲紐亦近，故多通假。《禮記·月令》“天子乃鮮羔開冰”鄭玄注：“鮮當為獻，聲之誤也。”《周禮·天官·淩人》鄭玄注、《呂氏春秋·仲春紀》皆引“鮮”作“獻”。《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釋名》、《釋山》“鮮”作“獻”，《詩·大雅·公劉》毛傳則作“巘”。

“艾”有美好義。《孟子·萬章上》“則慕少艾”趙岐注：“艾，美好也。”《楚辭·九歌·少司命》：“慫長劍兮擁幼艾。”《戰國策·趙策三》：“乃與幼艾。”“艾”皆義美好。疑“艾”訓美好者，乃“鮮”之假借。金文“艾”作“辥”。“艾”通“鮮”，猶“蘖”通“”。“鮮”有美好之義。《廣雅·釋詁一》：“鮮，好也。”《方言》卷十：“鮮，好也。南楚之外通語也。”

“艾”有美好義，而“埶”聲又可通“乂”，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莊子》中的一段話。《盜跖篇》說：

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

陸德明《釋文》：“埶，本亦作勢。” 郭慶藩《莊子集釋》於“究埶”下云：“音勢，本亦作勢，一音藝，究竟也。”。今按“窮”、“究”義同。《說文·穴部》：“究，窮也。”杜預《春秋序》“其所窮”孔穎達疏：“究，亦窮也，言窮盡其所窮之處也。”頗疑“埶”、“勢”應通“艾”，與“美”同義。

“艾”還有老義。《禮記·曲禮上》：“五十曰艾。”鄭玄注：“艾，老也。”《廣雅·釋詁》、《小廣雅·釋言》、《方言》卷六俱載此義。疑訓為老的“艾”通“耋”。“艾”與“耋”，猶如埶聲與至聲相通。《說文》：“耋，年八十曰耋。”但《爾雅·釋言》、《方言》卷一衹言“耋，老也”，郭璞注《爾雅》、《方言》云：“八十為耋。”同許慎。許慎之說本於毛傳。《詩·秦風·車鄰》“逝者其耋”毛傳：“耋，老也。八十曰耋。”劉熙《釋名·釋長幼》：“八十曰耋。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亦同許慎。但《易·離》“則大耋之嗟”陸德明《釋文》引馬融云：“七十曰耋。”為《左傳》杜預注、《禮記》孔穎達疏、《後漢書》李賢注、《文選》李善注所襲。《公羊傳》宣公十二年“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何休注則云“六十稱耋”，《左傳》孔穎達疏亦引舍人曰：“耋，年六十之稱也。”郝懿行《爾雅義疏》云：“耋無正訓，故有六十、七十、八十之異，要為老壽之稱則同。”故疑與“耋”通的“艾”為年五十稱也，亦不足為奇。古書“耆艾”、“耆耋”皆有連言之例。《大戴禮記·曾子疾病》：“年既耆艾”、《禮記·王制》：“耆艾皆朝于庠。”《禮記·射義》：“耆耋好禮。”《文選·左思〈魏都賦〉》：“里罕耆耋。”也是“艾”、“耋”音近而通之旁證。

以上，我們為前言部分與“埶”有着通假、同源關係聲符表又增補了月部的“折”、“殺”、“㓞”、“列”、“乂”、“”、“𠯑”，以及質部的“即”、脂部的“尼”、職部的“戠”，據此辨識出古書中大量誤“埶”為“執”之例。古書中還有用為“埶”之種植本義的“埶”訛為“執”之例。

《逸周書·大聚》云：“且以並農力執，成男女之功。”《玉海》卷六十引作“力勢”。劉師培云：“執、勢義均難曉。竊以書無桑字，注言女桑，疑‘執’即‘力桑’二字之訛。桑俗作‘桒’，與㚔俗作‘幸’相似，力、丸兩相亦復互肖。故謂力桑為執。今本有力字，校者據他本增之也。《玉海》作‘勢’，蓋宋本複衍力字之本，校者又合執、力為一也。實則喪農對文，（‘並’即《禮記·檀弓下》‘並植’之並。）故下言男女之功。”劉說曲折糾纏，不可信。“執”當即“埶”之訛。“埶”、“勢”皆通“蓺”。《禮記·坊記》“蓺麻如之何”鄭玄注：“蓺，猶樹也。”孔穎達疏：“蓺，種也。”“樹藝”與“稼穡”義近。《周禮·地官·大司徒》：“以教稼穡樹藝。”“並農力執〈埶〉”應該讀為“農力蓺”。《廣雅·釋詁一》：“，大也。”《集韻·庚韻》則云：“，大力也。”“”、“力”皆指勤力勞作。《漢書·食貨志》“力耕數耘”顏師古注：“力謂勤作之也。”“農”義種。《左傳》襄公九年“其庶人力於農穡”杜預注：“種曰農。”《漢書·食貨志上》：“辟土殖穀曰農。”“農力蓺”亦可換言為“力於農蓺”，與襄公九年“力於農穡”是一個意思。

**八**

裘錫圭先生談讀為“設”的“埶”及其與“執”互訛的兩篇大作，辨識出一大批誤“埶”為“執”之例，解決了很多古書校讀中的疑難問題。這兩篇文章對我的啟發很大，我曾反復繹讀。這裡沿裘先生的思路和論證方法，補充指出古書中讀為“設”的“埶”誤作“執”數例。

《莊子·達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成玄英疏：“執，用也。”郭慶藩《莊子集釋》：“執，用也。我安處身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枯木之枝，凝寂停審，不動之至。”“處身”與“執臂”對言，“執”應該也是“埶”之訛，讀為“設”。這裡的“設”、“處”義同，都是處、置之類的意思。

《莊子·山木》又云：“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韓非子·孤憤》：“處勢卑賤，無黨孤特。”郭慶藩《莊子集釋》引王念孫《讀書雜志·淮南內篇》云：

《淮南·俶真篇》曰：“處勢便而利。”“處勢”或曰“勢居”。《逸周書·周祝篇》曰：“勢居小者不能為大。”賈子《過秦篇》曰：“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其勢居然也。”《淮南·原道篇》曰：“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橙，鴝鵒不過濟貈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或言“處”，或言“勢”，或言“處勢”，或言“勢居”，其義一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為“處世”，其失甚矣。（按，“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句在別一段。）

“處”有居義，且“處”古音昌紐魚部，“居”古音見紐魚部，韻部相同，韻紐亦近，故古書中“處”、“居”往往互作。《儀禮·既夕禮》：“士處適寢。”鄭玄注：“今文處為居。”《老子》八章：“處眾人之所惡。”陸德明《釋文》：“一本作居。”《孟子·萬章下》：“與鄉人處。”《韓詩外傳》作“與鄉人居”。故“勢居”即“勢處”，即“處勢”之倒言。“勢”當讀為“設”，與“處”同義，故正言、倒言無別。《莊子》云“處設不便”，《禮記·禮器》則云“設之不當”。朱彬《禮記訓纂》引吳幼清曰：“設，謂所置之處。”俞樾《群經平議·周易二》“君子以慎辨物處方”按語：“物之所處謂之處，處置其物亦謂之處。”《戰國策·秦策一》“張樂設飲”高誘注：“設，置也。”《漢書·文帝紀》“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顏師古注：“設，置立也。”《禮記·經解》“規矩誠設”孔穎達疏：“設，謂置設也。”是“設”、“處”、“置”義同，故有“設處”、“設置”、“處置”等同義連言。且“設處”、“設置”亦可倒言為“處設”、“置設”。《淮南子·原道》“形性”與“勢（設）居（處）”對言，亦證明“埶”應與“居（處）”同義，“勢”應讀為“設”。《逸周書·周祝》云：“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獂有蚤而不敢以撅，勢居小者不能為大。”言狐獂雖有爪牙，但由於設處狹小之地而不敢噬撅，因聖人“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過秦論》云秦之先世二十餘均常為諸侯之雄主，乃是其所設所處之地理位置使然。“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云：“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餌也。”言翠、鵠、犀、象其所設所處本來遠離死境，而最終卻死於誘餌之惑。這些“勢居”、“處勢”讀為“設處”、“處設”，莫不通暢合理。如讀“勢”為“形勢”、“地勢”之“勢”，則晦澀難解。

古書中還有一些“執”字，很可能也是“埶”之誤，讀為“設”。《大戴禮記·投壺》云：

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這裡的“執〈埶〉壺”應讀為“設壺”。後云“司射進度壺，反位。設中，執八算。”《小戴禮記》則作：“度壺，閒以二矢半。設中南面。”鄭玄注：“度其所設之處。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斜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南面。既設中，亦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算而立，以請賓俟投。”如前無“設壺”之舉，則後何以言“度其所設之處”，故“執〈埶〉壺”當讀為“設壺”，非使人奉持以俟投之義。

《大戴禮記》之“執八算”，《小戴禮記》鄭玄注云“實八算”。這裡的“執”也是“埶”之訛，通“窒”或“涅”。《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史記·晉世家》亦有此語，裴駰《集解》引杜預注曰：“執，塞。”今按“窒”、“涅”相通，如前舉《周禮·秋官·司刑》“墨罪五百”鄭玄注“先刻其面，以墨窒之”陸德明《釋文》所云“窒，本又作涅”。“窒”、“涅”皆有塞義。《說文·穴部》：“窒，塞也。”《儀禮·既夕禮》“隸人涅廁”鄭玄注：“涅，塞也。”“實”亦訓塞。《廣雅·釋詁三》：“實，塞也。”如作“執”，則無由與“窒”、“涅”、“實”相通。“實”古音屬質部。“埶”之通“實”，與“埶”之通“質”、“至”、“涅”同類，都是月質旁轉。且“實”亦有通“質”、“至”之例。《淮南子·泰族》“知械機而實衰”高誘注：“實，質也。”《禮記·雜記》“使某實”鄭玄注：“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還要順帶說一下，“間執〈埶〉”的“間”字，《左傳》杜預注、《史記》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都闕而不注。我認為這裡的“間”應通“闌”，訓閉。“間”聲、“柬”聲可通假。《書·文侯之命》：“簡恤爾都。”魏三體石經“簡”作“柬”。《詩·大雅·板》：“是用大諫。”《左傳》成公八年引“諫”作“簡”。“闌”有閉義，與“埶”通“窒”、“涅”訓塞義近，故“闌埶”連言。《廣雅·釋言》：“闌，閉也。”“間埶讒慝之口”即閉、塞或堵、塞“讒慝之口”。“讒慝之口”指去年蔿賈之言，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以入矣。

古書中還有假“設”為“褻”之例。《荀子·大略》：

寢不逾廟，設衣不逾祭服，禮也。

楊倞注：“設，宴也。”王念孫《讀書雜志》：

設當為讌，字之誤也。故楊注云：讌，宴也。今注文讌字亦誤作設寢對廟而言，讌衣對祭服而言。《王制》：“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是其證。

“設”、“讌”無論古文字還是隸書、楷書、俗字，字形都相距較遠，所謂“字之誤也”實難信服。

《論語·鄉黨》：“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何宴《集解》引王肅注：“褻服，私房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正，正服無所施。”劉寶楠《論語正義》引鄭玄注：“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為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為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為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是古有“褻服”、“公會之服”之分。“祭服”屬“公會之服”。公會之服要求隆重、大方，對顏色、材質的要求高於褻服。故《荀子·大略》云“褻衣不逾祭服”。如祭服之顏色、材質施於私居之服，是謂僭逾。《詩·豳風·七月》：“我朱孔陽，為公子裳。”毛傳：“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鄭玄以為纁為祭服之色，而紺緅紫為玄類，紅是纁類，與祭服色類，故云“君子不以紺緅飾”，即“褻服不逾祭服”之實例。楊倞注云“設衣”即燕居之服，亦通。如求音義匹配，“設衣”讀為“褻衣”更合適。

對裘先生這兩篇大作以及文後所附郭永秉博士讀書札記中的某些看法，我有一些不成熟的不同意見。這裡寫出來，希望得到裘先生和永秉博士的指正。其中有關《韓非子·有度》“勢在郎中”的不同看法，我在談“蟄”本从“埶”訛从“執”得聲時已經談過了，這裡不再重複。

《逸周書·小開武》云：

明勢天道，九紀咸當。

“九紀”指“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見此篇下文。“九紀”簡言即辰、宿、日、月、春、夏、秋、冬、歲。“明勢天道”的“勢”，陳逢衡認為當作“執”，丁宗洛引丁浮山云“勢”疑“皙”之訛，朱右曾則以為“勢”當為“蓺”，法也[[129]](#footnote-129)。裘錫圭先生認為陳逢衡將“勢”校改為“執”，是很值得考慮的意見，“明勢天道”很可能應讀為“明設天道”。裘先生同時也把《逸周書·周祝》“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的“勢”讀為“設”，並引《韓詩外傳》卷五第十六章的一段話：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

認為“設道”的說法是確實存在的；“明設天道，九紀咸當”與“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語意也很接近。

仔細閱讀“明勢天道”的上下文，我認為裘先生的校讀有一些疑點。為說明問題，我們把這句話所在的段落照錄如下：

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三極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順乃辨；明勢天道，九紀咸當；順道以謀，罔惟不行。”

之後是對“三極”、“四察”、“五行”、“七順”、“九紀”的說明。顯然，“順明三極”對應“三極既明”，“躬是四察”對應“四察既是”，“循用五行”對應“五行乃常”，“戒視七順”對應“七順乃辨”，“順道九紀”則對應“明勢天道，九紀咸當；順到以謀，罔惟不行”。“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都是動賓結構，主語都是“我文考”，乃順言之。“三極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順乃辨”則將上述各句的賓語變為主語，倒而言之。“明勢天道，九紀咸當；順道以謀，罔惟不行”與“三極既明，……”的句法結構不同。“順道以謀”者，主語仍然是“我文考”，即“在我文考”“順道九紀”。同樣，“明勢天道”者，主語也應該是“我文考”。如讀“勢”為“設”，則云我文考“明設天道”，而“天道”又豈能人設？

“九紀”即辰、宿、日、月、春、夏、秋、冬、歲。《左傳》昭公七年云歲、時、日、月、星、辰為“六物”。服虔、杜預並云：“時，謂四時也。”“六物”合四時即為“九紀”。古人認為，“日月星辰陰陽變化謂之天道”（《慧琳音義》卷二十一引《慧苑音義》“天道”注），亦稱“天化”，即天之化運也，如《大戴禮記·虞戴德》云“以上明于天化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歷象”，《史記·五帝本紀》作“數法”，以法釋“象”，即言法日月星辰之道，以定“人時”。《堯典》又云，堯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宅東南西北，以對太陽、星宿的觀察來正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且“以閏月以定四時成歲”，即每十九年中，置閏月七次，年月始能配合，四時乃能成歲，即《小開武》所說“九紀咸當”。《大戴禮記·誥志》：“日月成歲厤，再閏以順天道，此為歲虞計月。”更是“九紀咸當”對應“順道”即“順天道”的確證。“九紀”中，“日以紀德，月以紀刑”需要略加解釋。古人認為日屬陽，故紀德；月屬陰，故紀刑。《大戴禮記·四代》：“陽曰德，陰曰刑。”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陽為德，陰為刑。”《淮南子·天文》則直接說：“日為德，月為刑。”故人於“天道”，必須“象”或“法”。如上引“歷象日月星辰”，又如《大戴禮記·五帝德》之“履時以象天”。王聘珍《解詁》：“履，步也。履步，為推步四時。象，法也。”即言推步四時以法天道。《大戴禮記·虞戴德》又云：“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命民而弗改也。”王聘珍《解詁》：“天明，謂天象。《易》曰：‘天垂象，見凶吉，聖人象之。’”“明法于天明”即“明法于天象”、“明法于天道”。《老子》“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文選·王粲〈七哀詩〉》“兩京亂無象”李善注皆云“象，道也”。故“明勢天道”，才能辰、宿、日、月、春、夏、秋、冬、歲等“九紀咸當”；只有顺天道以謀，才能無有不行。

“蓺”、“藝”、“臬”本指射箭用的準的，“引申為標準法度之稱”（段注）。《廣雅·釋詁一》：“臬，灋也。”王念孫《疏證》：“蓺，與臬通。”“藝與臬古聲義並同。”但古書中訓為灋的“藝”、“臬”幾乎全部用為名詞，罕有用為動詞者。這也許是裘先生不採朱右曾之說的原因。前已提及，“槷”通“杙”，則“明勢天道”的“勢”完全可以讀為“式”。《說文·工部》：“式，灋也。从工弋聲。”“式”有治義，與同訓治的“艾”、“藝”是一組音近義同的同源字。都訓灋的“式”、“藝”也應該有音義上的同源關係。《左傳》昭公六年：“儀式刑文王之德。”孔穎達疏：“儀、式、刑三者皆為法也。”“式”即用為動詞。

古書中“式”亦常訓用，可參見《故訓彙纂》“式”字頭“式，用也”條。“明式天道”理解為“明用天道”、“明行天道”，也是合適的。《說文·用部》：“用，施行也。”《方言》卷五：“用，行也。”《周禮·天官·庖人》：“凡用禽獸。”孫詒讓《正義》：“用，與行同義。”《逸周書·大戒》文末云：“王拜曰：‘允哉允哉！敬行天道。’”“明勢（式）天道”與“敬行天道”語意很接近。

裘先生把《逸周書·周祝》“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的“勢”也讀為“設”，以此“設道”與《小開武》的所謂“明勢（設）天道”相互印證。今已論證“明勢天道”不能讀為“明設天道”，則“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也需要重新理解。《周祝》又云：

故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

善用道者以天為蓋，以地為軫，即以自然為取法對象，法天尊地卑，運行於無窮無止盡之境，正與“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相合。故我懷疑“凡勢道者”的“勢”亦通“式”，正訓用。前言“式道”，後言“用道”，語義相同。且“善用道者終無害”的“害”應讀為“曷”或“遏”。《爾雅·釋詁下》：“曷、遏，止也。”《小廣雅·廣釋》亦謂“盡，止也”。《淮南子·覽冥》：“天下誰敢害言意也。”王念孫《讀書雜志》：“害，讀為曷。曷，止也。”《詩·周頌·長發》：“莫我敢害。”《漢書·刑法志》引“害”作“遏”。“無盡”與“無曷（遏）”語義相同且相對。

我在讀“埶”與“匿”音近相通時，指出古書中不少“執”字都是“埶”之訛，或通“暱”訓親近，或通“慝”。《韓非子·南面》中也有一處“勢”字，我認為應讀為“慝”，也與裘先生看法不同。

《南面》云：

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

裘先生疑此“勢”字應讀為“設”。“二設者”即指上文所說的既“設事”又“設言”的“人臣”。我認為“勢”應讀為“慝”。“二慝”指“人主藏（通“臧”）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議事”這兩種差慝。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引王先謙曰：“二勢者，主拒諫，臣緘默，兩者必然之勢。”其讀“勢”為“形勢”之“勢”，固然不對，但他指出“二勢（慝）”即“主拒諫、臣緘默”，則是可取的。《荀子·天論》：“匿則大惑。”王念孫《讀書雜志》：“匿，與慝同。慝，差也。”“二慝者用”即此兩種差慝施行，“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管子·七法》云“百匿傷上威”，王念孫《讀書雜志》謂“匿”通“慝”。《南面》所述“二慝”，其中“主納諫”即“百匿傷上威”之屬。故《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云“糾逖王慝”。且《南面》中的兩個“設”字並不同義。“設事”的“設”義為定、立。《周禮·春官·大祝》“設軍社”孫詒讓《正義》：“設、立義同。”《管子·幼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集校》引丁士涵云：“設、定皆立也。”“設言”的“設”則是假設或豫設的意思。《法言·重黎》“設秦得人如何”李軌注：“設，假。”《戰國策·齊策四》“設為不宦”鮑彪注：“設者，虛假之辭。”《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天蚡傳》“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司馬貞《索隱》：“設者脫也。”劉淇《助詞辨略》卷五：“脫，或辭，猶倘也。”《南面》這段文字的大意是：人臣為主上定立某些事項又恐其非，於是先說出假設之言曰：“議論我們所定立之事的人，乃是妬嫉此事者。”人主如果肯定這種說法，就不會改聽群臣之言，是為“主拒諫”；群臣如果畏懼這種說法，就不敢議事，是為“臣緘默”。如果“主拒諫”與“臣緘默”這兩種差慝施行，則忠臣不聽而諛譽之臣獨擅其任，這樣就被稱之為言路堵塞。這樣理解，似乎更為通順。

“埶”聲與“匿”聲可通假，而“埶”又通“設”。古書中有沒有以“設”通“匿”之例？我認為裘先生和永秉博士討論過的某些“執〈埶〉”和“設”字，讀為“匿”也是合適的，且文意更加通順。

賈誼《新書·道術》云：

鏡義（或作“儀”）而居，無執不臧（藏），美惡畢至，各得其當。

裘先生認為：

此文“執”字無疑是表“設”的“埶”的形近誤字。《文字·上德》“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淮南子·原道》：“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皆其確證。

裘先生認為“執”是“埶”的形近誤字，是對的。《道術》中的“執〈埶〉”通“匿”。“無匿”與“不藏”，同義連言。鏡儀而居，一舉一動皆有顯現，無所藏匿，故曰“美惡畢至”。而《文子》這段話中的“設”字，正是裘先生所論讀為“設”的“埶”及其與“執”互訛之例，其字本作“埶”通“匿”，被誤讀為“設”。“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匿形，故能有形。”“藏”、“匿”正相對。《淮南子·覽冥訓》亦云：“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也說鏡“應而不藏”。《新序·善謀下》：“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遯也。”“遯”者，逃也，隱也。《文選·陸機〈演連珠〉》“遯世之士”李善注：“遯，隱也。”《新序》言“遯形”，《文子》言“埶（匿）形”，《淮南子》則言“逃”，其義一也。

裘先生文後附有郭永秉博士《讀書札記一則》，引《韓非子》、《申子》、《說苑》中的幾段話，以證成裘先生之說。《說苑·談叢》：“鏡以精明，美惡自服（備）；衡平無私，輕重自得。”永秉博士讀“精”為“清”，是對的。“鏡以清明，美惡自備”是說鏡以清澈明亮（而無所掩飾、藏匿），故美惡自具。“鏡以清明”也可以換言為“鏡無藏匿”，與《新序》所說“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遯也”，以及《新書》所說“無埶（匿）不藏，沒惡畢至”，都是一個意思。《韓非子·飾邪》：“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永秉博士認為這兩個“執”字都是“埶”之訛，也是對的。我認為這兩個“執”字都通“至”。“鏡至清”、“衡至正”與《說苑》所說“鏡以清明”、“衡平無私”也是一個意思。尤其是“衡至正”與“衡平無私”之間，“衡至正”，故“無私”。《荀子·禮論》亦云：“衡者，平之至也。”《申子》：“鏡設精而無為，而美惡自備；衡設平而無為，而輕重自得。”這兩個“設”字也確如永秉博士所說，本作“埶”，因音近而書為“設”，其本字“埶”也通“至”。《三國志·蜀書·劉彭廖李劉魏楊傳》裴松注引東晉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更是“鏡執清”、“衡執正”的“執〈埶〉”讀為“至”的確證。《文選·班固〈兩都賦〉》：“於是百姓滌瑕蕩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亦言“鏡至清”。“鏡至清而無為”、“衡至平而無為”，與《漢書·東方朔傳》所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句式相同。前者強調“精而無為”、“平而無為”，是道家虛無主義思想的體現，崇尚自然無為；後者云“清而無魚”、“察而無徒”，指凡事過則走向反面，同樣強調自然無為、適可而止。

《淮南子·詮言》：“聖人無思慮，無設儲。”《新書·道術》亦有“無設儲”之語：“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緻也。平素無設儲也。”劉殿爵先生依《詮言》校“設諸”為“設儲”，並指出“無設儲”即“無執不藏”之“不藏”[[130]](#footnote-130)。裘先生在劉說的基礎上，申論說，“無設儲”與“無執（〈埶〉，通‘設’）不臧（藏）”意義全同。《詮言》“無思慮”與“無設儲”對言，“思慮”同義連言，“設儲”亦當如是。如依裘先生的讀法，則“設”、“儲”義不近，恐難連言。我認為“設”也當本作“埶”，通“匿”。“匿”、“儲”都有藏義，故與“思”、“慮”對言。《詮言》說“聖人無思慮，無匿儲”，即言聖人無思無慮，無匿無藏，無掩無飾，虛空淡泊，自然樸素，故《道術》云“虛”者“平素而無匿儲也”。

裘先生文中引《淮南子·原道》中的一段話，來證明“無執不藏”的“執”乃“埶”之誤，讀為“設”，同“鏡不設形”的“設”。我認為《原道》中的“設”讀為“匿”也是合適的。《呂氏春秋·論人》“不可匿也”高誘注：“匿，伏也。”此言“匿”通“蟄〈〉”，蟄伏、隱伏。“不匿智故”，即言水中沒有隱伏智故。“人為”與“智故”都是道家所否定的[[131]](#footnote-131)。水中沒有隱伏智故，即言水空虛自然，故能顯方圓曲直，與前面所論“鏡不匿形，故能有形”、“鏡不匿藏，美惡畢至”，其義是貫通一致的。

上述“設”字義藏、匿、隱伏，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論證。古書中，“設”可通“合”或从合得聲的字。《廣雅·釋詁二》：“設，合也。”王念孫《疏證》：“《禮器》云：‘夫禮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設，亦合也。”《呂氏春秋·長攻》：“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心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俞樾《群經平議》：“‘各一則不設’者，言各一則不合也。”此“設”通“合”之例。《書·盤庚》“各設中于乃心”，漢石經“設”作“翕”。此“設”與从合得聲的字相通之例。《逸周書·王會》“笑則上脣翕其目”，《說文·禸部》“𥝋”字作“笑即上脣弇其目”。王念孫《讀書雜志》：“翕當為弇，字之誤也。翕與弇不同義。翕，合也；弇，蔽也。此謂上脣蔽其目，非合也目之謂也。”而古書中“弇”、“奄”多通用。王筠《說文句讀》：“掩、揜、奄、弇通借。”“奄”、“掩”均有藏匿、隱翳之義。《廣韻·琰韻》：“奄，藏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九十五“奄曖”注引顧野王云：“奄，亦匿也，隱翳也。”《左傳》文公十八年“掩賊為藏”杜預注：“掩，匿也。”俞樾《群經平議》則云“掩，猶隱也”。《文選·謝靈運〈祭古塚文〉》“掩骼城曲”劉良注：“掩，藏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考聲》、《聲訓》皆云：“掩，藏也。”《禮記·月令》“處以掩身”鄭玄注：“掩，猶隱翳也。”上述“設”字視為“弇”、“奄”、“揜”、“掩”之通假，故有藏匿、隱伏之義，也是合適的。此類義項的“埶”、“匿”、“設”、“揜（掩）”，應該是一組音同音近而詞義相同的同源詞。

還要說說“自設於隱栝之中”問題。《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謂“設”訓置。同書《盛德》：“是為設陷以賊之也。”《解詁》亦謂“設”訓置。王引之《經義述聞》則謂“設”乃“誤”之誤字，而“誤”則通“娛”：

“設”字文不成義。《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引此“設”作“娛”。《群書治要》引《尸子·勸學篇》曰：“自娛於檃栝之中，蘧伯玉之行也。”“娛”字與小司馬所見本合。蓋作“娛”者，此記原文也。“娛”與“虞”同，《眾經引義》卷三引《字詁》曰：“古文虞，今文娛。”《廣雅》：“虞，安也。”言自安於隱栝之中也。今本作“設”者，蓋後人用《韓詩外傳》改之。案《韓詩外傳》“自設于隱栝之中”，“設”字當作“誤”。古“虞”、“誤”同聲，故《外傳》借“誤”為“虞”。（《文王管人篇》“營之以物而不虞”，《逸周書》“虞”作“誤”。）寫者偽為“設”耳。（俗書“設”字作“”，與“誤”相似。）

《大戴禮記》、《韓詩外傳》作“設”。《史記·索隱》、《尸子》作“娛”。王念孫謂《韓詩外傳》作“設”乃“誤”之訛，後人以《韓詩外傳》改《大戴禮記》，理由並不充分。“設”之俗體與“誤”相似，今作“娛”者，乃誤“設”為“誤”，致使文義不同，而改為“娛”，也不是沒有可能。且“自安于隱栝之中”，與“外寬而內直”、“直已而不直於人”之間的關聯度也不是很強。俞樾《群經平議》則認為“設”當讀為“翕”。“自翕于隱栝之中”即自斂於隱栝之中。

對“自設于隱栝之中”的理解，關鍵在“隱栝”一詞。其詞又作“隱括”、“檼栝”、“檃栝”，如：

府然若渠匽檃栝之於己也 《荀子·非相》

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矯烝然後直 《荀子·性惡》

示諸檃栝 《荀子·大略》

若檼栝輔檠之正弧棘也 《鹽鐵論·申韓》

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何休《春秋公羊傳序》

夫棄隱括之法 《韓非子·難勢》

隱括足以矯時 《文選·蔡邕〈郭有道碑文〉》

相隱栝公為善政 《尚書·盤庚》“尚皆隱哉”偽孔安國傳

檢柙，猶檃栝也 《漢書·揚雄傳下》“蠢迪檢柙”顏師古注

“隱栝”的本義，《荀子》楊倞注說得很清楚。《非相》注：“檃栝，所以製木。”《性惡》注：“檃栝，正曲木之木也。”《大略》注：“檃栝，矯煣木之器也。”《說文·木部》：“檃，栝也。”徐鍇《繫傳》：“檃，即正邪木之器也。古今皆借隱字為主。”什麼是“括”？《廣雅·釋言》：“檢，括也。”《希麟音義》卷五“檢繫”注：“《廣雅》：檢，匣也，括也。謂括束不得開露也。”《說文·木部》：“，檢柙也。”段注：“檢、柙皆函物之稱。”故“隱栝”即檢柙之類，函欲矯煣之曲木於其中，以括束之，以待其直。故顏師古云“檢柙，猶檃栝也”。《鹽鐵論》“檼栝”與“輔檠”連言，更說明了“隱栝”的功用與性質。《說文·木部》：“，榜也。”《詩·小雅·角弓》“騂騂角弓，翩其反矣”毛傳“不善紲巧用則翩然而反”陸德明《釋文》：“，謂輔也，弓匣也。”孔穎達疏：“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檠中。”《漢書·蘇武傳》“弓弩”顏師古注：“謂輔正弓弩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所以檢柙弓弩者，以木為之曰柲、曰、曰榜，以竹為之曰、曰閉，通名曰弼。”故“輔檠”與“隱栝”功用相似。“輔檠”煣直木為曲弓，或納藏曲弓，以防“翩然而反”，即復彈變直；而“隱栝”則煣曲木以為直。能被矯煣之木，大不到哪裡去。故“輔檠”、“隱栝”、“檢栝”之類都不會太大。

如同“規矩”、“尺寸”、“尋（彠）丈”都可用來指代法度，“隱栝”也常代指法度。《韓非子》云“夫棄隱括之法”，蔡邕《郭有道碑文》云“隱括足以矯時”，皆用此義。《春秋公羊傳序》徐彥疏：“括，謂檢括。”《文選·劉琨〈答盧諶詩並書〉》：“未嘗檢括。”李善注引《倉頡篇》：“檢，法度也。”《廣雅·釋詁一》：“括，法也。”《荀子·儒效》：“禮者，人主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王念孫《讀書雜志》；“檢、式，皆法也。”

物函於檢栝之中，可稱之為“藏”。如《列子·湯問》：“柙而藏之。”《荀子》云“府然若渠匽檃栝之於己也”，“渠匽”即“渠堰”。楊倞注：“府，就物之貌。”實“府然”即“俯然”。《別雅》：“府然，俯然也。”“俯”同“俛”。《呂氏春秋·季秋》“蟄蟲咸俯在穴”高誘注：“俯，伏也。”《淮南子·時則》“蟄蟲咸俛”高誘注：“俛，伏也。青州謂伏為俛。”《淮南子·原道》：“昆蟲蟄藏。”《爾雅·釋詁上》“蟄，靜也”邢昺疏：“蟄者，藏伏靜處也。”《說文·虫部》段注：“凡蟲之伏為蟄。”故“蟄”、“匿”皆有伏義，而“伏”又可作“俯”、“俛”。《荀子》以“渠堰”、“檃栝”為喻，謂人立身處事，須俛身蟄伏於“渠堰”、“檃栝”。《大戴禮記》“自設於隱栝之中”文意與之相仿。如以上論“設”通“埶”、“匿”或“設”通“弇”、“揜”皆義藏匿、隱伏讀之，則《大戴禮記》與《荀子》文意正合。

矯煣曲木之器名“隱括”，“括”蓋取括束之義，“隱”則當是取隱匿、隱伏、蟄居之義，故言“自隱於隱括之中”。伏身於隱括之中，是謂“直己”，故曰“外寬而內直”。而隱蟄者，必靜處之。《爾雅·釋詁》：“蟄，靜也。”《詩·周南·螽斯》：“宜爾子孫，蟄蟄兮。”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魯說：“蟄，靜也。”前引王念孫云表不動貌義的“慹”與“攝”、“㘨”聲義並同。《史記》司馬貞《索隱》、《尸子》“設”作“娛”訓安，大概以“埶”、“蟄”通“設”讀之，與我們讀“設”為“匿”、“掩”，其實並無矛盾之處。所謂“誤”、“設”訛誤之說，在沒有找到相同的確鑿例證之前，還是暫時不予採信為妥。

“設”通“弇”或从“奄”得聲的字，這種用法又見於《史記·樂書》和《禮記·樂論》：

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廢禮不接於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留”、“接”、“設”都是常用字。“留”，淹滯、留止之義。“奸聲亂色不留聰明”疑脫“於”字，應作“奸聲亂色不留於聰明”。“聰明”指耳目，即言奸聲亂色不滯留於耳目。“接”，合也、會也。《廣雅·釋詁上》：“接，合也。”“合”、“會”義近，故《儀禮·喪服傳》“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鄭玄注：“接，猶會也。”“淫樂廢禮不接於心術”，“會合”與“滯留”義近，“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應該與此相同。“設”當通“淹”，“淹”、“滯”義近。奸聲亂色、淫樂廢禮、惰慢邪辟不滯留、會合、淹滯於耳目、心術、身體，故曰“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當然，直接讀“設”為“合”，義同訓合也、會也的“接”，也是合適的。

還要說說古書中“設”字的一種特殊用法。《儀禮·祭儀》“宮室既脩，牆屋既設”鄭玄注：“脩，設，謂掃除及黝堊。”“脩”訓掃除，又見於《禮記·中庸》“春秋脩其祖廟”鄭玄注：“脩，謂掃糞也。”以及《周禮·天官·大宰》“與其具脩”鄭玄注：“脩，掃除糞洒。”“脩”又作“脩除”。《周禮·春官·典祀》“則帥其屬而脩除”鄭玄注：“脩除，芟掃之。”《周禮·地官·山虞》“則為注而脩除且蹕”鄭玄注：“脩除，治道路場壇。”賈公彥疏：“脩除蟄，謂掃除糞灑。”按“脩”可通“滌”。《周禮·春官·司尊彝》：“凡灑脩酌。”鄭玄注：“脩，讀如滌濯之滌。”“滌”掃、除之義。《詩·豳風·七月》“十月滌場”陸德明《釋文》：“滌，埽也。”《周禮·秋官·序官》“滌狼氏”鄭玄注：“滌，除也。”《儀禮·少牢饋事禮》“乃官戒宗人，命滌”鄭玄注：“滌，灌濯祭器，埽除宗廟。”因此，“宮室既脩”的“脩”通“滌”，訓為掃除，那麼“牆屋既設”的“設”必指黝堊。問題是，“設”為何有黝堊之義？

“黝”本指黑色。“堊”本指白土。故以黑泥墁地曰“黝”，如《爾雅·釋宮》“地謂之黝”郭璞注：“黝，黑飾地也。”以白堊塗牆曰“堊”，如《爾雅·釋宮》郭璞注：“堊，白飾牆也。”再引申，凡塗泥圬牆屋皆謂“黝堊”。“牆屋既設”的“設”，也應該屬於裘先生所論本作“埶”者，通“泥”。“泥”本指“土得水而爛者”（《慧琳音義》卷四十五“淤泥”注引顧野王云），用為動詞，義同“塗”、 “堊”、“黝”，《急就章》卷三：“泥塗堊、塈壁垣牆。”《釋名·釋宮室》：“堊，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飾之。”《廣雅·釋宮》：“黝、堊，塗也。”《廣雅·釋詁三》：“塗，泥也。”故黝堊牆屋可稱“泥”，《禮記·祭禮》本假“埶”為之，卻被誤讀而以“設”代之，但鄭玄注仍保留了“黝堊”即“泥”的本義。

**結語**

以上，我們為前言部分與“埶”聲有着通假關係、同源關係聲符表增補了不少內容：

月部：世 設 圼 叕 制 夬 臬 折 㓞 厥 介  乂 殺  會 屈 列 帶 厥

葉部：枼 聶 耴 劦 疊

質部：鼻 涅 日 至 肆 必 質 即

緝部：內 念 什 襲 習

脂部：爾 尔 尼

職部：弋 匿 戠

支部：兒

談部：廉 占 斬

元部：鮮

帶下劃線的字是新增的內容。在漢字聲符通假、同源關係中，像“埶”聲這樣分佈廣泛、種類繁多，大概不多見吧。而“埶”又常常訛誤作“執”，進一步增加了古書校讀的難度。限於條件，我們只對三十多部古書中近百處字詞、文句的校訂、訓讀提出新的看法。如果普查先秦兩漢古書中的“埶”字、“執”字以及从“埶”、从“執”得聲的字，應該還有更多發現。渴望有機會擁有、閱讀更多書籍，補充更多誤“埶”為“執”及相關問題的例證。

前言部分已經提到，某些具體語境中的“摯”、“縶”，不能視為本从“埶”訛从“執”得聲。比如人名用字“摯”，儘管不少先秦兩漢古書中名“摯”字，從異文所反映的通假關係來看，都應該本从“埶”訛从“執”得聲，但也有一些先秦人名“摯”，在出土戰國竹簡中，確實从“執”不从“埶”。比如商代名臣伊尹，清代梁玉繩《古今人表考》云，伊尹係“伊氏，尹字，名摯”，名“摯”見於《孫子·用間》、《墨子·尚賢中》及《楚辭·離騷》、《天問》等。清華簡《尹至》中，伊尹稱“尹”，又或稱“”，从執不从埶，於上博簡讀為“勢”的“”不同。伊尹名“”者，乃“執”之繁寫，就是“摯”字[[132]](#footnote-132)。說明先秦確有“摯”、“”兩字。又如“縶”字，除了訓繫、絆、羈、縛，其字當从“埶”得聲通“紲”，也有訓拘、執、拘執者。如《左傳》成公九年“南冠而縶者”杜預注：“縶，拘執也。”這裡的“縶”可能是由“縶〈〉”的羈紲義引申出來的拘執義，也可能就是“拘執”之“執”字的繁構，本作“執”，另增形符“系”。又如《禮記·月令》“則執騰駒”陸德明《釋文》：“執，蔡本作縶。”“執駒”一詞見於《周禮·夏官·校人》，又見於金文，字確作“執”。“執駒”的“執”字又作“縶”者，也應該的確从“執”，與从“埶”通“紲”者不是同一個字。

眾多本从“埶”得聲的字，最後都訛變成从“執”得聲，一方面由於隸變後的“埶”、“執”字形幾乎完全相同，另一方面也由於“埶”、“執”古音月、緝兩部音近。類似情況在漢字演變歷史中不乏其例。

比如“務”字，本从“（髦）”之初文像人披髮之形為聲符，最後卻演變為从“矛”得聲，古音歸入幽部。但從《詩經》押韻系統來看，“務”歸入侯部更合適。前人多以“務”从矛得聲，贊同歸入幽部，孫詒讓《名原》引金文以證成該說。但也有學者認為，金文“務”左半、下皆从“人”作，像人披髮執形，當即“（髦）”之本字。甲骨文另有與“務”字左半相似而下从“大”的字，係方國名，也應釋為“髦”。至於“矛”，在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均像矛形，且有系纓的環，同“務”無關，所以後者並不是从矛得聲的字。但侯、幽兩部音近，侯部“務”左半“髦”之本字又形似“矛”字，遂訛从“矛”，並被視為从“矛”得聲[[133]](#footnote-133)。

又如“遺”字，《說文》以為从貴得聲。“貴”字古文上部作，我認為象甾蕢、畚箕之類物品之形，並以“蕢”為聲，下部形符貝則表其珍貴之義。而“遺”字古文字从，象雙手捧持物品而有遺落之形。小篆中，“貴”字所从的和“遺”字所从的，都演變為形，故《說文》以為“遺”从貴得聲。“貴”、“蕢”古音屬物部，但“遺”字古音從《詩經》押韻系統來看，明顯應歸微部，多數古音學家都認為“貴”、“遺”不同部。“遺”字最後訛从貴得聲，與本从“埶”的字最後訛从“執”得聲，同樣由於字形合而為一且古音相似的緣故。

“務”訛从“矛”得聲，發生在古文字階段；“遺”訛从“貴”得聲，發生在小篆階段；本从“埶”得聲的字訛从“執”，則發生在隸變以後，可以算作三個階段的典型例證。字形訛同後，又會影響到字的讀音演變。本从“埶”得聲的“摯”、“縶”、“鷙”今音大致同“執”而聲調略有不同，不同於同从“埶”得聲的“藝”、“熱”、“勢”以及“埶”聲關係密切的“臬”、“陧”等，與此不無關係。

最後，我想以自己對《逸周書·祭公》“執和周國”的校讀歷程，並附上一點感想，來結束此文。《祭公》云：

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

孔晁注：“執，謂執其政也。”潘振以“執和萬國”為“執政綏和萬國”，朱右曾云：“執，執持”，都大體沿用孔晁注。莊述祖則云：“執讀曰埶，治也。”[[134]](#footnote-134)我在校讀《墨子》“強不執弱”時就聯想到《祭公》“執和周國”問題。《墨子》以“執〈埶〉”代“脅”，“執和周國”似可讀為“協和周國”。《書·堯典》云“協和萬邦”。今本《祭公》“國”本作“邦”，漢人避諱所改。“協”古音匣紐葉部，“燮”古音心紐葉部，大體相同。《書·顧命》云“燮和天下”，“燮和”同“協和”。《書·洪範》：“燮友柔克。”《史記·宋微子世家》作“內友柔克”，而“內”聲與“埶”聲亦可通假，如“焫”於“爇”、“笍”與“”、“”與“慹〈〉”。《說文·又部》：“燮讀如溼。”《左傳》襄公八年：“獲蔡公子燮。”《穀梁》“燮”作“溼”。而“攝”亦與“溼”通假。《荀子·修身》：“卑溼重遲貪利。”《韓詩外傳》“溼”作“攝”。《說文·火部》：“，大熟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熟味也。”“”、“燮”古音同，很可能同从“”得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字亦作煠”。故“燮”與“聶”聲、“枼”聲皆有輾轉相通之例，而“聶”聲、“葉”聲與“埶”的關係前已詳細論述。《曾伯簋》云“印燮繁陽”，李家浩先生讀為“印襲繁陽”[[135]](#footnote-135)。《詩·大雅·大明》：“肆伐大商。”《風俗通義》引作“襲伐大商”。而“肆”可通从埶得聲的“褻”。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埶”讀為“燮”、“協”都是沒有問題。且“協（燮）和”與“保乂”對言。我在一篇小文中曾指出，“保乂”仍同義連言，都訓安[[136]](#footnote-136)，而“協（燮）和”也是同義連言，都訓和，兩兩正相對。

如果沒有新出清華簡《祭公》，上述校讀應該是無懈可擊的。但很不幸，新出清華簡《祭公》卻證實上述校讀是有問題的。李學勤先生《清華簡〈祭公〉與師詢簋銘》[[137]](#footnote-137)一文中，有如下一段：

《祭公》傳世本“執和周國”，“執和”一詞，我在2000年文中[[138]](#footnote-138)說明即簋銘“龠政”的“龠”之訛。也屬共王時的史牆盤則作“龢于政”。簡本《祭公》此處為“和周邦”，“修和”見於《尚書·君奭》。“”字，《說文》云“从弦省，从盩”，傳統上以為是來母質部字。不過看《祭公》和師詢簋等，銘文裏的“”恐怕就應該讀為“盩”，是端母幽部字，而“修和”的“修”或作“脩”，是透母幽部，古音可謂相同。這個詞其實應理解為“調和”，“調”也可讀在定母幽部。

此文編入《初識清華簡》時，李先生增加了一段補記：

本文寫就後，讀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1年第2期所載麻愛民《逨盤補釋》一文，其中引述安徽大學何琳儀教授2003年所作《逨盤古辭探微》關於“” 从“盩”得聲的意見，並加反駁。何文我沒有讀過，現知他正是將“和”讀為“調和”的。不過，“”、“盩”兩字有關的文字學問題較多，尚有難於通解之處，有待今後研究。

無論“”、“盩”二字的形音如何論定，都不影響今本《祭公》作“執”者，乃是與“修”同音的“盩”字之省訛這一結論。

近讀同窗好友胡文輝先生《〈腳注趣史〉補注》，其中有一段文字，與上論“執和”是本作“埶和”讀“協（燮）和”，還是本作“盩和”讀“修和”或“調和”，頗有關聯：

（吉本指出）即使是最優秀的現代歷史學家，其能力的重要性也不及乎一手史料——即揭示了政治家和將軍們真實意圖的文獻。[[139]](#footnote-139)

胡文輝先生補注說：

胡適論校勘學有言：“王念孫段玉裁用他們過人的天才與功力，其最大的成就只是一種推理的校勘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補版本的不足，但校讎的本義在於用本字互勘，離開本子的搜求而費精力於推敲，終不是校勘學的正軌。……推理的校勘不過是校勘學的一個之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終甚微細。”（《校勘方法論——序陳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補釋例〉》）胡適強調版本的優先性，等於是說，對於校勘學而言，第一流的校勘學也不及善本來得重要，此與吉本強調一手史料的價值，在思路上是異曲同工的。[[140]](#footnote-140)

我們在本文的結語部分舉“執和周國”這一校讀例證，並引了上面這段文字，是想說明，本文所有的校讀都只是一種推理。我相信絕大部分推理所依據的證據是堅實可信的，證據與證據之間是可以互相印證的，且證據與結論之間的邏輯關聯是清晰明確的，但也難保有類似“執和周國”這樣的校讀例子。我們期盼著更多清華簡《祭公》這樣的“善本”發現，證成或修正本文的看法。

《左傳》訛字辨識兩則

**一、誤“動”為“勤”**

《左傳》昭公十三年：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櫟本鄭邑，《左傳》昭公元年云“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櫟、郟”，杜預注：“三邑本鄭地。”則楚取、櫟當在魯昭公即位前。楚平王新立，還以賂鄭。“枝如子躬”乃人名，《左傳》僅此一見。據《廣韻》“枝”字注，“枝如”乃複姓。枝如子躬奉命還犨、櫟以賂鄭，但專權“弗致”。回國後，楚平王問起還、櫟之事，枝如子躬“降服而對”，言“臣罪過，漏失君命”（孔穎達疏解“臣過失命”語）。關於“降服”，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

杜注：“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違命。”然僖二十三年傳云：“公子懼，降服而囚”，杜注謂“降服，去上服”，兩注不同。此降服亦請罪之表示，當同去上服之義，非漢、晉之免冠也。

枝如子躬懼平王問罪，故“降服”以謝違命。楚平執枝如子躬之手，曰“子毋勤”云云，杜預注：“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整段傳文，除了“勤”字，並無費解之處。

王引之《經義述聞》引其父王念孫云：

動，猶辱也。以其降服而對，故曰“子毋辱”。成公十七年晉厲公使辭于欒書中行偃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語意與此相似。正義曰：“言子毋以見使為勤勞。”失之矣。定四年晉謀伐楚，荀寅言於范獻子曰：“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亦謂祇取辱也。昭十三年楚靈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語意亦相似。鄭注《檀弓》曰：“勤，勞辱之事也。”成九年穆姜謂季文子曰：“大夫勤辱。”是勤與辱同義。

依古書故訓，“勤”確有勞辱之義。除王念孫所引《禮記·檀弓上》“服勤至死”鄭玄注“勤，勞辱之事也”，又如《禮記·玉藻》“勤者有事則收之”鄭玄注：“勤，謂執勞辱之事也。”《國語·晉語四》：“公子有辱。”韋昭注：“辱，謂降服。”也似乎印證王說確鑿不疑。但《國語》之“降服”指降其職服，《左傳》之“降服”乃降除上服，不能類比。且鄭玄注所云“勞辱”，實言“勞苦”。《漢書·張騫傳》：“以苦漢使。”顏師古注：“苦，令其困苦也。”《漢書·馮奉世傳》：“為外國所苦。”顏師古注：“苦，謂困辱之。”《左傳》定公四年“祗取勤也”，亦謂楚不過是奔波勞苦勤辱而已，故云“未可以得志”。而昭公十三年“祗取辱焉”的“辱”則義侮辱，兩者並非語意相似。王念孫云“以其降服而對”，又引《左傳》成公十七年“大夫無辱，其復職位”，顯然以“降服”為“降其職服”，理解亦有誤。即使以“勤辱”、“勞辱”、“勞苦”解“子毋勤”，也不通。

“動”、“勤”形近，古書中有互訛之例。《管子·小匡》：“彼為其君動也。”《左傳》莊公九年孔穎達疏引“動”作“勤”。《淮南子·原道》：“四支不動。”王念孫《讀書雜志》亦謂：“動，當爲勤，字之誤也。”《管子·小問》：“力地而動於時。”王念孫《讀書雜志》云：“動，亦當爲勤。”《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動行”與“止立”對文。《韓詩外傳》卷一“動行”作“動作”，《荀子·哀公》則作“勤行”，“勤”亦“動”之訛。頗疑“子毋勤”的“勤”應為“動”之訛。“動”訓驚、懼，與《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公子懼，降服而囚”正合。《左傳》宣公十一年：“謂陳人無動。”《史記·陳杞世家》作“謂陳曰無驚”。王引之《經義述聞》云：“動，謂驚懼也。”古書中與“震恐”、“震慴”、“震懾”、“震懼”同義的“震動”或“振動”，“震（振）”、“動”都訓驚、懼。《莊子·山木》“振動悼慄”更是四字同義連言。《逸周書·謚法》“甄心動懼曰頃”（此從盧文弨校改），則是“動懼”同義連言。“動”以驚 、懼，前人多有誤讀。《詩·周頌·長發》：“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錄是總。”鄭玄箋：“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明以驚懼、驚憚釋“動”，“震”、“動”與“戁”、“竦”同義，皆言懼，但陳奐《詩毛氏傳疏》卻說：“不震不動，言不震作動搖也。”是不解“動”有驚、懼義。殆“動”表驚、懼乃不常見義項，《左傳》誤“動”為“勤”後，長期未能辨識。將“勤”校改為“動”，不僅有古書中同類訛誤作旁證，於上下文意也是妥帖通順的，故為之一說。

**二、誤“朁（僭）”為“替”**

古書中有“朁”誤為“替”之例。《尚書·大誥》：“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天帝命。”“替”，《漢書·翟義傳》所載“莽誥”作“僭”，《隸續》所載魏三體石經作“”。依《說文》，“”為“替”之或體。段玉裁《尚書古文撰異》認為作“僭”為長，作“替”者，蓋傳寫之誤。“僭”義不信。《翟義傳》顏師古注：“僭，不信也。”《詩·小雅·巧言》“僭始既涵”鄭玄箋、《左傳》昭公八年“僭而無徵”陸德明《釋文》、昭公二十五年“以卜為信與僭”杜預注均謂：“僭，不信也。”“不敢替〈朁，僭〉上帝命”即“不敢不信上帝命”。《尚書·君奭》云“天難諶”，注家多讀“諶”同“僭”，“僭”亦訓不信。“天難諶”即“天難不信”，與“不敢不信上帝命”意思相同。故《大誥》“替”為“朁（僭）”之訛，幾乎為所有新出《尚書》注釋類書籍所信從。

古書中還有一些誤“朁”為“替”之例，前人未曾指出。《漢書·王子侯表上》：“至于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替差失軌，而子弟爲匹夫，輕重不相準。”顏師古注：“替，古僣字也。”“僣”即“僭”之訛。《廣雅·釋詁四》：“僭，差也。”《詩·大雅·抑》“不僭不賊”毛傳、《左傳》哀公五年“不僭不濫”杜預注皆云：“僭，差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鄭玄注：“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僭，恒陽若。”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僭，謂僭差。”《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賞不僭而刑不濫”孔穎達疏：“僭，謂僭差。”《史記·禮書》：“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漢書》“替差失軌”無疑即“朁（僭）差失軌”。“軌”者，法度也。《左傳》隱公五年：“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新書·道術》：“緣法循理謂之軌。”“失軌”即“不度”，不合法度。

“爽”有差義，古書故訓習見，可參見《故訓匯纂》“爽”字頭“爽，差也”條。“忒”亦有差義。《爾雅·釋言》：“爽，差也。爽，忒也。”《爾雅·釋訓》：“晏晏、旦旦，悔爽忒也。”是“爽忒”同義連言。邢昺疏：“爽忒，差失。”“忒”又作“慝”。《漢書·王嘉傳》：“民用僭慝。”“僭慝”也是同義連言，義同“爽忒”。故“僭”、“爽”同義，可連言或對舉，如北魏陽固《疾幸詩》：“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太玄·永》：“初一：不替不爽，長子之常。 ”司馬光《集注》：“替，廢也。”范望注則云：“替，施也。”顯然，“不替不爽”應即“不朁（僭）不爽”之誤。

《左傳》中也有“朁（僭）”誤為“替”之例。定公十五年云：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病。君為主，其先亡乎？”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亦引“高、仰，驕也；卑、俯，替也”之語，顏師古注：“替，廢惰也。”“替”有廢義，“惰”有懈弛、弛廢之義。言“替”即“廢惰也”，是合乎情理的。但“卑、俯”被視為“廢惰”，則頗為費解。《鬼谷子·摩》云：“卑者，諂也。”《集韻·鹽韻》：“諂，過恭也。”恭而過者，卻被視為“廢惰”，不合情理。從上引“僭差”即失軌、不度來看，這裡的“替”也應該是“朁（僭）”之訛。“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視之為“驕”；“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視之為“朁（僭）”。“驕”有盈、過之義。《左傳》隱公三年：“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之過也。”孔穎達疏：“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嗜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實“驕”、“奢”、“淫”、“泆”皆有過、差之義。而“僭”、“差”、“忒”、“爽”也都有過、差之義。《左傳》僖公九年“不僭不賊”杜預注：“僭，過差也。”《楚辭·哀時命》“稱輕重而不差”王逸注：“差，過也。”《太玄·廓》“或生之差”范望注：“差，過差也。”《詩·魯頌·閟宮》“享祀不忒”朱熹《集傳》：“忒，過差也。”《廣雅·釋詁三》與《方言》卷十三亦言“爽，過也”，郭璞注：“謂過差也。”

在儒家看來，“禮者，人道之極也。”（《荀子·大略》）“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漢書·公孫弘傳》）故行事需“合於人心”（《禮記·禮器》），“體情而防亂”（《春秋繁露·天道施》），“事得其序”（朱熹《四書集注》引范氏曰），而“止乎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http://202.121.55.167/javascript:;)》第二十三卷）。《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鄭玄注：“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約中。”《禮記·仲尼燕居》也說：“夫禮，所以制中也。”“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朱熹《四書集注》）。邾子“高、仰”，“驕”而無禮；魯公理應不卑不亢，“行約乎中”，不過亦無不及，卻“卑、俯”，同樣“僭差”而無禮，故言“兩皆不度”。杜預注謂“不度”即“不合法度”，與“僭差”義“失軌”正合。前引《史記·禮書》“奢溢”與“僭差”連言，而《左傳》載子貢之言則以“驕”、“朁（僭）”對言，都證明“替”當爲“朁（僭）”之訛。

如同《尚書·大誥》“朁（僭）”字，漢魏時已訛誤為“替”，如魏三體石經作“替”之或體“”，《左傳》“卑、俯，朁也”的“朁”，應該也在《漢書》編撰之時已經訛誤，且為《漢書》所沿襲。這樣，《左傳》、《漢書》同時出現訛誤，也就不足為奇了。

《大戴禮記》通假辨識疏證三則

王念孫為《經義述聞》作序時說：“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其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其假借之字，而強為之解，則詰為病矣。”王引之《經義述聞》“經義假借”條也說：“學者改本字讀之，則怡然理順；依借字解之，則以文害辭。”他們都強調了辨識疏證通假字的重要性。《大戴禮記》一書，因未列入“十三經”，重視程度不如《小戴禮記》。其本經和北周學者盧辯的注解，自唐宋以來不僅佚失泰半，就以所存留的三十九篇而言，也是“譌舛幾不可讀”。清代學者對這部書的校勘、注解做了大量工作，其中通說全書的，首推孔廣森的《大戴禮記補注》和王聘珍的《大戴禮記解詁》，他們已經指出不少通假之處。但一些難度較大的問題，仍然留待段玉裁、王念孫等大家來解決。如《曾子立事》云“君子博學而孱守之”。《說文·孨部》：“孨，謹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已指出，“博學而孱守之”的“孱”，“正謂謹也”。又如《曾子疾病》之“貸乎如入鮑魚之次”的“貸”，《解詁》據《釋名》解“貸”為“貸騃”，不相量事之稱，牽強附會而不顧語法。王念孫據《廣雅》謂“貸”、“膩”、“戲”皆“膱”字之訛，“膱”即臭也，實為勝解。我在研讀《大戴禮記》時，也辨識出几處前人未曾指出的通假，有的還涉及對其他古書相關字句的理解，試為之疏證如下，懇請方家指正。

**一**

《大戴禮記·文王官人》：

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考之，以觀其信；挈之，以觀其知；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以觀其治；淹之以利，以觀其不貪；藍之以樂，以觀其不寧。……

《逸周書·官人》則作：

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

兩相比較，“知”與“智”、“藍”與“濫”乃同音假借，“淹”與“臨”、“寧”與“荒”則是義近換文。劉師培《周書補注》認為“設之以謀”以上似脫“考之以□，以觀其信”，並引《莊子·列御寇》引孔子述九徵云“卒然之間，以觀其知；急與之期，以觀其信”以“信”、“知”對言為證。王聘珍《解詁》則引《論語·子罕》“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為據，以為“挈之，以觀其知”與“示之難，以觀其勇”並言。合《大戴禮記》和《逸周書》兩書而觀之，劉師培之說似更可信。兩書皆有譌奪，劃橫線部分其原文當爲：“考之以□，以觀其信；挈（設）之以謀，以觀其知（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前有四“省”，後有四“觀”，再接以“觀其不”兩例，條理清晰而嚴密。

“挈（設）之以謀”比較難理解。單就字音來看，“挈”、“設”古音同屬月部。“挈”屬溪紐，喉音；“設”屬書紐，舌上音。“埶”通“設”，“埶”古音亦屬溪紐。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割摯馬免而西走”，《戰國策·趙策》作“割挈馬兔<免>而西走”，蔡偉先生認為“摯”當作“摰”，與“挈”同音假借[[141]](#footnote-141)。而銀雀山竹簡《六韜》“摯<摰>以事”，傳本《武韜·三疑篇》則作“設之以事”。是“摰”、“挈”、“設”音近通假，故《大戴禮記》作“挈”者，《逸周書》作“設”。

“挈”，王聘珍《解詁》引《釋名·釋姿容》：“挈，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以束解“挈”。孔廣森《補注》則以“挈”通“絜”，訓度。釋“挈”、“絜”為束、為度，於古書故訓皆有徵。《周禮·夏官·序官》“挈壺氏”鄭玄注：“挈，讀如絜髪之絜。”孫詒讓《正義》：“鄭《大學》注云：絜，猶結也，挈也。是挈、絜、結聲義並通。”所謂“鄭《大學》注”即《禮記·大學》“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鄭玄注。“絜”有結、束之義，如《莊子·人間世》“絜之百圍”成玄英疏：“絜，約束也。”《文選·賈誼〈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李善注引《莊子》司馬彪曰：“絜，匝也。”司馬彪所云“絜，匝也”應該是對應“絜之百圍”。《文選》李周翰注則云：“絜，圍也。”“匝”、“圍”義近。《史記·秦始皇本紀論贊》和《漢書·陳勝項籍傳贊》皆引用《過秦論》“度長絜大”句。裴骃《史記集解》云：“絜，絜束之絜。”《漢書》顏師古注則云：“絜，謂圍束之也。”《過秦論》“度長”與“絜大”並言。“絜”釋為度是極合適的。故朱熹《四書章句》將“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的“絜”徑釋為度。《大戴禮記》以“考之”與“絜之”對言，“絜”釋為度，也顯然比釋為束更貼切。

“絜”爲什麽有度義呢？《說文·髟部》“髻，絜髪也”段玉裁注：“絜，引申為圍束之稱。”《說文·系部》“絜”字段注又云：“絜，束之必圍之，故引申之圍度曰絜。”因圍束而引申出度義，有些牽強。如循此理，同樣表圍束義的“圍”、“匝”、“約”、“束”都應該引申出度義，但遍檢古書，“圍”、“匝”、“約”、“束”都沒有此義項，仔細閱讀《故訓匯纂》相關字頭不難察之。

我認為表度義的“絜”、“挈”，應是“察”的借字。《呂氏春秋·尊師》：“臨飲食，必蠲絜。”“蠲絜”即“蠲潔”。《墨子·尚同中》：“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呂氏春秋》舊校云：“絜字一作祭。”是“絜”通“祭”。“絜”、“挈”、“祭”、“察”古音同屬月部。《說文·穴部》：“竊，盜自中出曰竊。从穴、从米。、廿皆聲。廿，古文疾；，古文偰。”《說文》云“竊”从“偰”的古文“”得聲。“挈”古音屬溪紐，“絜”古音屬見紐，均為牙音。而“偰”古音屬心紐，“竊”古音屬清紐，“祭”古音屬清紐，同屬舌上音。故“絜”可通“祭”。“祭”亦通“察”。《管子·小稱》：“吉事可以入察。”王念孫《讀書雜志》：“察當爲祭。”“竊”亦可通“察”。《莊子·庚桑楚》：“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陸德明《釋文》：“竊竊，崔本作察察。”《荀子·哀公》：“竊其有益與其無益。”楊倞注：“《孔子家語》王肅注云：竊宜為察。”按即《孔子家語·好生》。“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即“察其有益與其無益”。“竊”讀為“察”，而“竊”从“偰”之古文得声，故从得聲的“挈”、“絜”也可通“察”。《廣雅·釋訓》：“察察，著也。”王念孫《疏證》：“潔白亦謂之察察。”《楚辭·漁父》：“安能以身之察察。”朱熹《集注》：“察察，潔白也。”蔣驥注：“察察，皎潔。”“察察”即“潔潔”。《慎子·外篇》：“潔潔者以為汙，而湯武無愧容。”《黃帝內經·靈樞·陰陽二十五人》：“衆之為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更是“絜”通“察”的確證。

“察”有計、度之義。《戰國策·齊策一》：“大王覽其說不察其至實。”《史記·張儀列傳》作“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資治通鑒·唐紀五十四》“校計厲害”胡三省注：“計，度也。”《楚辭·離騷》：“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洪興祖補注：“察，一作揆。”而“揆”訓度古書故訓習見，如《爾雅·釋言》及《廣雅·釋詁一》皆云“揆，度也” 。《過秦論》“度長絜大”即“度長察大”、“度長計大”、“度長揆大”。《大學》之“絜矩之道”即“察矩之道”。而《文王官人》以“考之”與“察之”對言，尤顯通順妥帖。《文王官人》：“考其陰陽。”王聘珍《解詁》：“考，察也。”《文王官人》又云：“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也以“考”、“察”並言。“絜”作“設”者，同樣也是“察”的借字。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將《官人》“設之以謀”的“設”訓為假設，不可信。

《過秦論》“度長絜大”的“絜”直接視為“計”之通假，也是合適的。“絜”从“”得聲，“”从“丯”得聲。《說文·丯部》：“丯讀若介。”《漢書·地理志》：“計斤。”顏師古注：“即《春秋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用來表度、量義的“絜”、“察”、“計”可能是一組音近義通的同源字。“度長絜大”即言“度長量大”。但《文王官人》“絜之以謀”的“絜”卻不能直接讀為“計”。因此我把同表察、度義的“挈”、“絜”定為“察”之通假，猶如“察察”通“潔潔”。

**二**

《大戴禮記·朝事》：

閒間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教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災。

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禬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

王聘珍《解詁》之《目錄》云：“（《朝事》）經文多同《周禮·典命》、《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客》諸職及《小戴禮·聘義篇》，是記者鈔錄舊聞，以為《禮經》之記者。”上錄這兩段經文，第一段又見於《周禮·秋官·大行人》，“會”作“禬”、“災”作“烖”。鄭玄注：“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烖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第二段又見於《周禮·秋官·小行人》，鄭玄注：“故書‘賻’作‘傅’，‘稿’為‘稾’。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戶，則官與之棺也。稾當為犒，謂犒師也。’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匱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禬禮哀圍敗。’禍烖，水火。”

第一段經文的“會”或作“禬”，鄭玄以為即“禬禮”之“禬”。第二段經文的“禬”，鄭玄初以“合會”之“會”讀之，又引《宗伯職》“以禬禮哀國敗”之“禬”補注之，前後不統一。

《說文·示部》：“禬，會福祭也。从示从會，會亦聲。《周禮》曰：禬之祝號。”故禳除災殃、禍凶之祭禮曰“禬禮”。《周禮·天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鄭玄注：“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周禮·春官·神仕》“以禬國之凶荒”鄭玄注：“禬，除也。”“凶禮之弔禮、禬禮”指國有凶荒，除了哀弔之，還要行禬禳之祭，以除其凶。“以禬禮哀圍敗”指國遭圍敗，亦行禬禮以禳除其殃。如讀為“禬禮”之“禬”，當云“致禬以除諸侯之災”。鄭玄也許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將“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分為兩截。前言“致禬”，以“凶禮之弔禮、禬禮”當之；後言“以補諸侯之災”，以《春秋》襄公三十年“謀歸宋財”例之。“師役則令槁禬之”鄭玄注同樣存在這一問題，既言“合會財貨以與之”，並引《春秋》定公五年“歸粟於蔡”為例，又引《宗伯職》“以禬禮哀圍敗”來解“禬”，前後不一致。

我認為“會”、“禬”都應該讀為“饋”。會聲與貴聲常有通假。“以禬國之凶荒”鄭玄注：“禬，讀如潰癰之潰。”《周禮·春官·庶士》“以攻說禬之”鄭玄注亦如此。《書·皋陶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周禮·春官·司服》、《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鄭玄注以及《後漢書·輿服志》皆引“會”作“繢”。《周禮·考工記·韋氏裘氏》：“畫繢之事。”《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李善注引“繢”作“繪”。《禮記·玉藻》：“緇布冠繢緌。”鄭玄注：“繢或作繪。”《論語·八佾》：“繪事後素。”陸德明《釋文》：“繪本又作繢。”《太玄·文·初一》：“裕何縵。”司馬光《集注》：“與繪同。”

《周禮·天官·玉府》“凡王之獻金玉”鄭玄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饋”又作“歸”。《儀禮·士虞禮》“特豕饋食”鄭玄注：“饋，猶歸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饋之言歸也，故饋多假歸為之。《論語》‘詠而饋’、‘饋孔子豚’、‘齊人饋女樂’，古書皆為饋，魯皆作歸。”鄭玄以“謀歸宋財”的“歸”讀“致會（饋）以補諸侯之災”，其實是對的，文意已足，與“凶禮之弔禮、禬禮”無關。古書中亦有“致饋（歸）”連用例，如《左傳》僖公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杜預注：“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國語·晉語五》：“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韋昭注：“致，歸也。”

同樣，“師役則令槁禬之”讀為“師役則令犒饋之”也極為通順合理。《說文·食部》：“饋，餉也。”《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公使展喜犒師。”陸德明《釋文》：“犒，勞也。”孔穎達疏：“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服虔云：犒師，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則“犒禬（饋）”即“餉饋”，與除惡之祭“禬”或合會之義無關。

**三**

《大戴禮記·曾子立事》：

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

“人言不善而不違”的“違”，王聘珍《解詁》云：“違，遠也。”“違”訓遠，見於《爾雅·釋詁上》。王聘珍注解《大戴禮記》，“禮典器數，墨守鄭義；解詁文字，一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此即其一。大概以“違”與下言“近於說其言”的“近”相對。“人言不善而不違”與“人言善而色葸焉”相對而言。“葸”，王聘珍《解詁》訓為“畏懼貌”，孔廣森《補注》訓為“畏難也”，意思很接近。《廣雅·釋言》：“葸，慎也。”《論語·泰伯》：“慎而無禮則葸。”何晏《集解》：“葸，畏懼之貌。”陸德明《釋文》引鄭玄云：“葸，殻質貌。”“殻”通“慤”。《集韻·海韻》即云“葸，慤也”。《說文·心部》：“慤，謹也。”與《廣雅》“葸，慎也”是一致的。謹慎者，心必畏懼，“色葸”指態度謹慎、畏懼，則“不違”也應該指某種態度。以遠訓“違”，恐與“色葸”不類。

古書中“違”有怨義。《尚書·無逸》：“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已經指出，“否則”“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王引之《經傳釋詞》進一步指出，“否則”即今言“於是”。其中“違怨”一詞，王引之《經義述聞》引其父王念孫之說：

違，亦怨也。……《廣雅》曰：“怨、愇、很，恨也。”“愇”與“違”同。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注曰：“違，恨也。”《邶風·谷風篇》 “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猶“厥口詛祝”，“詛”與“祝”同義耳。（按，已核）

王說鑿破鴻蒙，令人嘆服。然《尚書》中還有一個與“違怨”義同的同義連言詞，王氏父子尚未論及。《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哉）！”該句句讀有爭議，此從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其中“罔尤違惟人”，蔡沈《書集傳》釋“尤”為怨，釋“違”為背。戴鈞衡《書傳補商》曰：“言天民之無尤怨違背，惟恃有老成人也。”吳闓生《尚書大義》謂：“求無罪戾，惟在人而已。尤，罪也；違，戾也。”則別為一解。孫詒讓《尚書駢枝》謂“言天尤怨于人”，則讀“違”為怨。屈萬里《尚書集釋》引《詩·小雅·谷風》陸德明《釋文》引《韓詩》云：“違，很也。”謂“尤違”即“怨恨”，亦大致同孫詒讓之說。《尚書校釋譯論》採孫詒讓之說，是對的。“尤”即怨也，如“怨天尤人”。《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般紛紛其離此尤兮”司馬貞《索隱》：“尤，怨咎也。”《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僕恐百姓被其尤也”張銑注：“尤，怨”。《無逸》言“違怨”，《君奭》言“尤（怨）違”，正言、倒言無別。但新出黃懷信《尚書注訓》不僅於《君奭》一例注曰：“尤，指責、歸罪。違，違背。”[[142]](#footnote-142)且於《無逸》一例亦不採王念孫之說，謂“違”即“逆，反”[[143]](#footnote-143)。故為之補說如上，以期引起重視。

“人言不善而不違”的“違”，顯然同《無逸》、《君奭》的“違”，義同怨。“人言不善而不怨”，即面對他人批評而不怨恨，虛心接受批評，故言“說（悅）其言”。“人言善而色葸焉”，即得到他人的讚揚卻依然謹慎、畏懼，不飄飄言，故言“不說（悅）其言”。《孟子·公孫丑上》：“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又《弟子規》：“聞譽恐，聞過欣。”句意大致相同。

《大戴禮記》中還有一些小的通假問題，這裡也順帶說一說。

《曾子制言》：“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羸驕也。”王聘珍《解詁》：“《釋名》云：‘羸，累也。’羸驕者，謂為富貴所累而生驕也。”實“羸”通“盈”。“羸”、“贏”皆從得聲。《呂氏春秋·孟秋》“不可以贏”畢沅新校正：“高氏本以羸與盈同。”《素問·六節脏象論》“關格之脈贏”張志聰《集注》：“贏，盈同。”《國語·越語下》：“盈縮轉化。”桂馥《札樸》：“盈當為，通作贏。”“盈驕”即驕傲自滿。《廣雅·釋詁一》：“盈，滿也。”《論語·泰伯》“使驕且吝”，朱熹《集注》引程子曰：“驕，氣盈。”前言“或（惑）失”，後言“羸（盈）驕”，都是義近詞連言。

《子張問入官》：“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易”應通“施”。《詩·小雅·何人斯》“我心易也”陸德明《釋文》：“韓詩作施。”《戰國策·韓策二》：“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易”作“施”。《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歡其禮施也。”王聘珍《解詁》：“施，行也。”“行施”即“施行”的倒言。“善政行易”即“善政施行”。

《逸周書》識小錄

**雷燮仁**

《逸周書》舛訛難讀，嚮無善本。清代學者為校勘、通讀這部古書做了很大努力，成果斐然。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編撰的《逸周書彙校集注》收集了幾乎所有清代和近現代學者對《逸周書》的校注研究成果，嘉惠學林，頗便查徵。黃懷信先生別有《逸周書校補注釋》及《〈逸周書〉源流考辨》單行，亦多抉發。我在研讀《逸周書》時，有一些小的心得體會，已經寫入相關拙文。在《誤“埶”為“執”及相關問題考辨》一文中，論及多處《逸周書》文句，包括：

執心克莊曰齊。 《謚法》

春育生，素草肅，踈數滿；夏育長，美柯蕐；務水潦，秋初藝；不節落，冬大劉。《小開》

爾弗敬恤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能常憂恤乃事？ 《嘗麥》

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 《大聚》

明勢天道，九紀咸當。 《小開武》

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 《周祝》

與舊說與時賢新說多有不同。在《談“保”有受義與“受”有保義》一文中，我在論述“服”通“保”時，也順帶指出《武稱》“冬凍其衣服”即《大武》之“冬凍其葆”，並贊同劉師培“衣”為衍文的說法。在《〈大戴禮記〉通假辨識疏證三則》一文中，我指出《官人》“設之以謀”的“設”，《大戴禮記·文王官人》作“挈”，“設”、“挈”都是“察”之通假。還有一些小的看法，今籠而統之曰“識小錄”，呈拙、請教於此。文中徵引各家之說，均見於《彙校集注》一書，也就不一一注明了。

**一**

《武稱》云：

百姓威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

孔晁注：“毀武，以毀服之。”“服之”，多數版本如此，亦有作“敵之”、“武之服”者。盧文弨以注言“毀武”，改正文“以毀其服”為“以毀其武”，以與上下韻協。陳逢衡、朱右曾從盧說。

今按此說可商。孔注言“毀武”，乃兼括“夷厥險阻，以毀其服”而言。古書中“以”有時義同“與”、“及”，表並列，例證頗多，無庸列舉。“夷厥險阻”與“毀其服”乃並列關係。陳逢衡云“夷厥險阻”即平其關隘，丁宗洛云“服”指戎器等物，已得其意。“服”當通“備”。古文字“備”即“箙”之象形。《韓詩外傳》八：“於是黃帝乃服黃衣。”《說苑·辯物》“服”作“備”。《戰國策·趙策二》：“今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服”亦作“備”。“毀其備”謂毀其守禦之備。《國語·吳語》：“審備則可以戰乎？”韋昭注：“備，守禦之備。”夷其關隘險阻，毀其守禦之備，是謂“毀武”。

盧文弨改“服”為“武”，以“阻武”為韻，押魚韻。如不煩改字並讀“服”為“備”，則“服德備服”為韻，押職韻，更為合理。

**二**

《商誓》云：

予惟以先王之道御復正爾百姓，越則非朕，負亂惟爾。

陳逢衡云：“御，統御也。復，如復逆之逆。正，治也。”朱右曾亦云：“復，反也。”“御”、“正”皆有治義。《孝經注疏·序》“御製序并注”邢昺疏：“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轡之御剛馬也。”《呂氏春秋·順民》：“昔君湯克夏而正天下。”“正”即治也。“復”夾在“御”、“正”之間，如以“復逆”之“復”解之，突兀不順。

今按“復”、“服”可通。《書·召誥》：“自服于土中。”《文選·潘岳〈西征賦〉》李善注引“服”作“復”。《禮記·喪大記》：“君弔則復殯服。”鄭玄注：“復或為服。”《老子》五十九章：“是為早服。”陸德明《釋文》“服”作“復”。“服”从得聲。王引之《經義述聞》、俞樾《古書疑義舉例》都曾指出：“服者，之借字也。”“服，古文作。”《書·康誥》：“乃服惟弘。”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服同。《說文》云：治也。”夾在“御”、“正”之間的“復”應通“”，與“御”、“正”同訓治，乃三字同義連言例。如同《左傳》昭公六年：“儀式刑文王之德。”孔穎達疏：“儀、式、刑，皆法也。”也是三字同義連言。《書·立政》：“丕乃俾亂相我受民。”“俾”通“庇”，治也。“亂”、“相”亦訓治[[144]](#footnote-144)。 “俾亂相”三字同義連言，與“御復正”頗為相似。

**三**

清華簡《皇門》與《逸周書·皇門》對讀，可以校訂今本《皇門》的多處訛誤，不少學者已有專文討論。這裡談一個小問題。

今本《皇門》云：

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內部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

簡文則作：

迺隹（惟）大門宗子埶臣，楙（懋）昜（揚）嘉德，乞（迄）又（有）寶，以助氒（厥）辟，堇（勤）卹王邦王家。

今本《皇門》又云：

人斯既助厥勤勞王家。

簡文則作：

是人斯既助氒（厥）辟勤勞王家。

兩相對照，“勤卹”義同“勤勞”。“卹”、“恤”古通。《說文·心部》：“恤，憂也。”而“憂”亦有勞義。《莊子·讓王》“我適有幽憂之痛”成玄英疏、《禮記·曲禮上》“某有負薪之憂” 孔穎達疏皆云“憂，勞也”。故“勤恤”義同“勤勞”

古書中“勤恤民隱”一語常見，見於《國語·周語上》、《文選·張衡〈東京賦〉》等。“隱”通“慇”，痛也、憂也。“勤恤民隱”的“勤”、“恤”皆訓憂。王引之《經義述聞·穀梁·勤雨也》云：“《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楚辭·七諫》曰：‘居愁勤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是古謂憂為勤。”“勤恤民隱”的“勤恤”皆訓憂，與“勤恤王家”的“勤恤”皆訓勞，有相通之處，但也不能不辨其差異。

“勤恤”既有訓憂、訓勞兩解，則《尚書》中的“勤恤”一詞究竟何義，就要仔細推敲了。《召誥》云：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歷來讀“勤恤”為“勤恤民隱”之“勤恤”。但從上下文意來看，似乎更應該讀為“勤恤王家”之“勤恤”，義同“勤勞”。金文中數見“勞堇大命”一語。《尚書·盤庚》亦云“懋建大命”。“懋建”應該讀為“懋勌”，義同“勞勤”。“上下勤恤”應即上下勞勤大命之意，故接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云云。

古書中“恤”、“謐”音近可通。《尚書·皋陶謨》：“惟刑之恤哉。”《史記·五帝本紀》裴駰《集解》引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 司馬貞《索隱》：“案，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誦，卹謐聲近，遂作謐也。”“毖”、“謐”皆從必得聲。《尚書·大誥》“無毖于恤”孔穎達疏：“毖，勞也。”言“毖”有勞義，應該是以“毖”通“恤”。《尚書·大誥》又云：

天亦惟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勤毖”之“毖”，“莽誥”亦作“勞”，同樣也以“毖”通“恤”。“勤毖我民，若有疾”也就是“勤恤民隱”之類的意思。故這裡的“勤毖”當讀為“勤恤”，皆訓憂，不同於《召誥》之“勤恤”皆義勞。

讀古書，難在分辨詞義之間的細微差別。幸賴簡本《皇門》保存“勤恤王邦王家”一語，才使我們對古書中“勤恤”、“勤毖”的詞義有了更準確的理解。

**四**

《大開武》云：

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遠戚無干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佚不可還。維文考恪勤戰戰，何敬何好何惡？時不敬，殆哉！

“恪勤”，潘振釋為“恪恭勤敏”。陳逢衡所釋大體同潘振，以恭釋“恪”，以勞釋“勤”。

古書中偶見“勤”、“謹”相通之例。《管子·八觀》：“芸之不謹。”《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作“不勤”。《大開武》的“恪勤”，亦當讀為“恪謹”，同義連言，表恭敬謹慎之義。《呂氏春秋·慎大》：“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周書》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凡恪謹者，必恭敬而懼恐。《大開武》以“恪勤（謹）”與“戰戰”連言，與《呂氏春秋》文意相仿。

《逸周書》還有與“恪勤（謹）”意思完全相同的同義連言詞。《五權》云：

昔天初降命于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惟敬哉！先後小子，勤在維政之失，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

丁宗洛以“格”字似衍，殆以“汝維敬哉”對應“汝敬之哉”。潘振云“格，窮究也”，唐大沛云“格，辨也”，朱右曾云“格，量度也”。“勤在維政之失，政有三機五權”比較費解。唐大沛讀“在”為察，於古書故訓有證，較為可信。陳逢衡云“三機用以防亂，五權用以經國”，也通達可取。綜合兩家之說，這句話大意是：勤察行政之失。政有三機（用以防亂），亦有五權（用以經國）。“汝敬格之哉”當讀為“汝敬恪之哉”。王引之《經義述聞·左傳下·陟恪》云：“格與恪古字通。”《論語·為政》：“有恥且格”。《隸釋》所載漢《祝睦碑》作“有恥且恪”。“敬恪”同義連言，義同“恪謹”，言對三機五權之政要恭敬恪謹，與上言“汝維敬哉”相呼應。

《大開武》中還有兩處“格”字亦通“恪”：

余聞國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今而言維格。余非廢善以自塞，維明戒是祗。

王拜曰：“格乃言。嗚呼！夙夜戰戰，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

第一段話，孔晁注：“言非不欲敬，而未聞所聞，欲知之也。而，汝；格，至也。是祗敬之。”陳逢衡引周文歸之說，以法釋“格”，“謂汝言必衷於法度。”第二段話，孔晁注：“王乃以周公言為至，故拜也。”也以至釋“格”。兩段話對照著看，“今而言維格”與“格乃言”應該是同一個意思。“格乃言”之後接言“夙夜戰戰”，猶如“恪勤（謹）”與“戰戰”連言，“格”應該亦通“恪”。第一段話先言“非不敬，不知”，接著說“今爾言惟恪”，“爾言維恪”即“維恪爾言”。殆因不知而恪敬爾言，故孔晁注云“是祗敬之”。第二段話“格乃言”即“恪敬乃言”之省，故接言“夙夜戰戰”云云。

**五**

《尚書》兩見“其自時中乂”：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洛誥》

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其自時中乂。 《召誥》

通行的讀法，以“中”為中土、中國，以“乂”為治或安。《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偽孔傳：“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逸周書·作雒解》亦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水經注·洛水注》引作“中土”。《孝經援神契》：“八方之度，周洛為中，謂之洛邑。”《漢書·地理志》：“周公營洛邑，以為土中，諸侯蕃屏，故立京師。”讀“乂”為治，則以“中”為賓語前置，猶如《洛誥》之“其作周配”。讀“乂”為安，則以“中”為主語，“乂”為謂語，即“中土”安定。這兩種讀法單看“其自時中乂”句，均無不妥，但聯繫上下文，則有不少疑點。《召誥》言“其自時配皇天”，又言“其自時中乂”。如以“乂”為治，其句當作“其自時乂中”，方能與“其自時配皇天”相類。《何尊》：“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民”作為賓語，也是後置的。

《逸周書·祭公》：“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如以上述兩種讀法代入此句，都不通。以“乂”為治且以“中”為賓語前置，則“萬國”一詞沒有語法地位。以“乂”為安且以“中”為主語，則“中土安定萬國”幾不成句。因此，我認為應另尋他解。

“中”古音屬冬部，“重”古音屬東部。東冬二部關係密切，這是大家所熟知的。《尚書》“沖子”亦作“童子”。“重”、“童”乃一字之分化。李斯書《繹山碑》“動”作“勭”。《說文》：“沖，讀若動。”《史記·天官書》：“炎炎衝天。”《漢書·天文志》“衝”作“中”。《淮南子·脩務》：“鍾子期死。”《戰國策·秦策》、《史記·魏世家》並作“中旗”。因此我懷疑“中乂”應讀為“董乂”。“董”、“乂”皆訓治，同義連言。《爾雅·釋詁》：“董，正也。”郭璞注：“董，謂御正。”偽古文尚書《周官》：“董正治官。”“正”即官長，“董”義同“治”。《後漢書·岑晊傳》：“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士。”“正”、“御”皆有治義。《呂氏春秋·順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正，治也。”《詩·大雅·思齊》：“以御于家邦。”鄭玄箋：“御，治也。”《逸周書》“尚皆以時中乂萬國”，“時”通“是”。此句前有一大段：

汝無以戾反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

這段話中有不少譌脫、難懂之處，但大意無非治國安邦的大道理。“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即希望以上述道理董理、治理萬國。孔晁注：“言當以是中道治天下也。”失之。《召誥》、《洛誥》“其自時中乂”應即“其自時中（董）乂民”之省，與《何尊》“自之乂民”是一個意思。“時”亦通“是”，與《何尊》的“之”都指成周洛邑。“中乂”即“董乂”，同義連言，故亦可省言為“乂”。

**六**

《酆保》云：

王告周公旦曰：“嗚呼！諸侯咸格，來慶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

《彙校集注》僅輯錄潘振、唐大沛、朱右曾三家的注釋。潘振的注釋中未言及“來”字。唐大沛云：“言來慶又言役商，語不倫。”朱右曾則云：“來慶賀遷邑也。言諸侯苦商而來歸，無何以保守之，何用行而可？”

“諸侯咸格”的“格”，訓至、來。既已言“格”，則“來慶辛苦役商”的“來”如讀來至的“來”，則與“格”重複。對“辛苦役商”稱“慶”，確如唐大沛所云，“語不倫”。

我認為“來”應讀為“勑”。《說文·力部》：“勑，勞也。”《廣雅·釋詁四》：“勑，勤也。”《集韻·代韻》：“勑，亦作來。”王引之《經義述聞·爾雅上·倫敕愉庸勞也》引王念孫曰：“勞有三義：一為勞苦之勞，一為功勞之勞，一為勞來之勞。”“勞來”即勸勉、慰勞。“慶”則通“卿”。《史記·天官書》：“卿雲見，喜氣也。”王念孫《讀書雜志》：“卿與慶同。”《史記·項羽本紀》：“號為卿子冠軍。”裴骃《集解》引徐廣曰：“卿，一作慶。”《釋名補遺·補釋名·釋爵位》：“卿，慶也，言萬國皆慶賴之也。”畢沅《疏證》：“古者卿、慶同字。”而“卿”、“鄉”乃一字之分化，古音同屬陽部，聲紐同為喉音。故“鄉”有時也作“卿”，如《漢書·地理志》：“莽曰保忠信鄉。”王念孫《讀書雜志》：“鄉，當爲卿。”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亦謂“鄉，叚借為卿。”“鄉”、“饗”、“享”古書多通用。“饗”在古書中有一種比較特殊的用法。《儀禮·特牲饋食禮》“祝饗”鄭玄注、《山海經·中山經》“采之，饗之”郭璞注、《文選·陸機〈五等論〉》“饗天下以豐利”李善注都說“饗，勸強之也”。是“饗”亦有勸勉之義，故“勑饗”連言。“勑饗辛苦役商”即各路諸侯咸來對周文王辛苦服事商紂王而受的諸多委屈、磨難表示慰問、勸勉。文王言“吾何保守”，周公旦回答說：“商為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群臣，辛苦百姓，忍辱諸侯，莫大之綱，福其亡，亡人惟庸。王其祀德純禮，明允無二〈貳，通忒〉，卑位柔色金聲以合之。”周文王“祀德純禮，明允無忒”與商紂王之無道正成對照。這段話可以算作對周文王“吾何保守”的回答。因此從上下文意來看，把“來慶”讀為“勑卿”即“勑鄉”、“勑饗”，是比較合適的。

**七**

《明堂》云：

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

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據《左傳》定公四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謂“君”為“尹”之訛，其說大體正確，惟“君”、“尹”乃同音假借關係。《說文》：“君，尊也。从尹；發號，故从口。”以“君”為會意字。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認為金文“君”字從形體看“無疑是从尹聲”，李學勤先生贊同此說，並指出古文字中兩字常通用，如“多尹”即“多君”[[145]](#footnote-145)。傳世古書中也有許多“君”、“尹”互通之例。《春秋》隱公元年“君氏卒”，公羊、穀梁“君”皆作“尹”。《左傳》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陸德明《釋文》：“君，或作尹。”金文和《尚書》、《逸周書》常見的“里君”，《禮記·雜記》作“里尹”。《說文》：“尹，治也。”“君（尹）天下”即治天下，與上引“正天下”即治天下同。

“君”可通“尹”訓治，使我們對“君臨天下”的詞義有了更準確的認識。（引一般詞典對“君臨天下”的解釋）這些解釋是值得商榷的。《尚書·顧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文選·曹植〈責躬詩〉》李善注引此句作“君臨周邦”。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引賈公彥《序周禮廢興》錄鄭玄《周禮序》有“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句。不少《尚書》註釋類書籍以為“臨君”即“君臨天下”之“君臨”，不加注釋。實“君臨”、“臨君”皆同義連言，故正言、倒言無別。“綱紀周國”與“君臨天下”相對言，也證明“君臨”和“綱紀”一樣，都是同義連言。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引慧苑《一切經音義》“臨御大國”注引賈注《國語》曰：“臨，治也。”“臨御”與“臨君（尹）”、“君（尹）臨”都是同義連言詞。

**八**

《諡法》云：

心動懼曰甄。

“”，元刊本作“甄”。盧文弨訂作“甄心動懼曰頃”，張守節《史記正義》正作“甄心動懼曰頃”，《通考》亦合。郝懿行、丁宗洛、孫詒讓皆贊同盧說。孫氏並謂“甄當讀為震”，並引《廣雅·釋詁》“振、掉，動也”，謂“振、震、甄聲義並相近”。劉師培進而指出，《史記正義》“治典不殺曰甄”，《獨斷》、《續博物志》並作“治典不敷曰震”，以證“震”亦“甄”。其中《獨斷》今本均作“祈”，注云“一作震”。“祈”、“震”古音相近可通。《詩·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祈孔有”鄭箋云：“祈當作麎”，是“祈”、“震”相通之證。綜合上述各家之說，《諡法》原文當作“甄心動懼曰頃”或“甄（震）心動懼曰甄”。

什麽是“甄心動懼”？先看“動懼”一詞。郝懿行云：“動謂不敢安也。懼，謂不敢樂也。”殆讀“動”為動靜之“動”。陳逢衡云：“甄猶掉也，心轉掉，故動而兼懼。”朱右曾亦解為“動則戒懼”，都讀如動靜之“動”。前人早已指出，“動”有驚、懼義。我在一篇小文中對此略有闡發[[146]](#footnote-146)。“動懼”應視為同義連言，義同懼恐。

古書中“動懼”同義連言之例，還可舉出一些。《詩·大雅·時邁》：“莫不震疊”鄭玄箋：“則莫不動懼而服者。”《釋名·釋言語》：“安，宴也，宴宴然和喜無動懼也。”《公羊傳》文公十五年何休注：“齊侵魯，魯實為子叔姬故，動懼失操云爾。”

《左傳》昭公八年孔穎達疏：“祗動追懼曰頃。”《論語·學而》云“慎終追遠”，“祗”、“慎”皆有敬義。“祗動追懼”句式與“慎終追遠”相同，即言“祗敬動懼”。“動”亦義驚、懼，與“甄心動懼”的“動”相同。前面談“恪勤（謹）戰戰”時已經指出，凡恪謹者，必恭敬而恐懼，“祗動追懼”正是“恪謹戰戰”之義。《諡法》云“恐懼從處曰悼”，王念孫《讀書雜志》謂“從”當讀為“聳”。《左傳》昭公十九年：“駟氏聳。”杜預注：“聳，懼也。”成公十四年：“大夫聞之無不聳懼。”王氏並謂：“恐懼聳處者，謂居處不安，聳然而懼。”“居處不安、聳然而懼”謚“悼”，“祗動追懼”謚“頃”，有相通之處。“頃”通“傾”，危也。“居處不安”即言“危”。由此看來，“甄（震）心動懼曰頃”似更合理致。

古書中“震”、“祗”多通。《後漢書·樂成靖王傳》：“不震厥教。”王念孫《讀書雜志》：“震讀為祗。祗，敬也。”“震心動懼”疑讀為“祗心動懼”，心祗敬而動懼，如立危處，故諡曰“頃”，也是合理的。

**九**

《程典》云：

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

《左傳》襄公十一年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陳逢衡、孫詒讓、劉師培皆認為《左傳》本於此。因《左傳》言“思則有備”，故舊注對“於邇思備”的“備”，多讀如字。如潘振云：“邇，以時言，近時當備後時也。”陳逢衡云：“於邇思備，於遠思近，互文也，遠近無不思周備也。”唐大沛云：“於邇思備。恐政失患作而無備也。”朱右曾則訓之為“思備則邇不泄，思近則遠不忘”。

今按“安”與“危”、“始”與“終”，“遠”與“近”皆相對而言，則“邇”與“備”亦當如是。各家讀“備”如字，皆有捍格不通之處或添字解經之嫌。如潘振所言“近時當備後時也”，則其句當作“於邇思備後”，或“以邇備後”。陳逢衡以為“遠近無不周備也”，則以“近”為“周”，猶為無據。其他幾家也都有這樣那樣難通之處。

我認為“備”應該是“辟”或“僻”的借字。《呂氏春秋·重己》：“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舊校云：“辟一作備。”《呂氏春秋·節喪》：“慈親孝避之者，得葬之情矣。”舊校云：“避一作備。”《淮南子·主術》：“以避姦賊。”《文選·張衡〈西京賦〉》李善注引“避”作“備”。“備”古音並紐職部，“僻”古音滂紐錫部。聲紐都是唇音，韻部則為入聲韻旁轉。“辟”、“僻”皆有遠義。《左傳》哀公七年：“辟君之執事。”俞樾《群經平議》：“辟者，遠也。僻、辟古通用。”《呂氏春秋·大樂》“人弗得不辟”高誘注、《淮南子·脩務》“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高誘注、《禮記·曲禮上》“左右攘辟”孔穎達疏、《後漢書·班彪傳》“且夫辟畀西戎”李賢注俱云：“辟，遠也。”《呂氏春秋·慎行》“而荊僻也”高誘注：“僻，遠也。”《程典》前言“邇”、“辟（僻）”，後言“遠”、“近”，兩兩正相對。

讀師友所贈著作札記

劉釗《書馨集——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札記

第229頁輯錄的人名與吉祥如意有關的秦印中，有“澠毋澤”、“椄毋澤”、“㮂毋擇”、“田毋鐸”，“澤”和“擇”、“鐸”之後都括注“釋”字。我認為應改讀為“斁”。《說文•攴部》：“斁，解也。從攴，睪聲。《詩》云：服之無斁。斁，猒也。一曰終也。”、“毋斁”猶今言毋懈怠。“毋斁”是古書中的常見詞，用為人名，亦有自我謹飭之義。

陳劍《戰國竹書論集》札記

一

第130頁注➂讀《柬大王泊旱》“軒”為“杌陧”：

杌陧，危而不安也。《尚書•泰誓》：“邦之杌陧，曰由一人。”、“軒”之可與“杌”通，猶“元”之與“兀”本為一字之分化。“隉（陧）”之基本聲符實為“日”字，從“執”得聲的“摯”、“贄”和“鷙”是章母脂部字（中古音“脂利切”，與“至”同音），與“日”聲韻皆近；“執”與“”本為一字，《說文·部》云“”、“讀若籋”，“籋”之聲符“爾”與“日”讀音更近。此皆可作爲“軒”之可讀為“杌陧”之證。

此注可商。“杌陧”異文很多，楊筠如《尚書覈詁》之《盤庚》“勿褻在王庭”之“勿褻”、《召誥》“徂其亡，出執（埶）”之“出埶”都應讀為“杌陧”，我個人是贊同此說的。“杌”、“陧”皆危而不安之義，故連言為“杌陧”，還可倒言作“劓刖”、“臲卼”、“臲”、“倪㐳”、“”等，馬王堆帛書則作“貳卼”、“貳刖”。“埶”、“臬”、“圼”、“兒”、“弋”音近相通，說明“杌陧”之“陧”只能從“埶”，不能從“執”。隸變以後，“埶”、“執”形近訛混，但戰國文字中兩者的區分還是十分明顯的。而“”字明從“執”。此字見於《說文•車部》：“，抵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校改為從“埶”而不從“執”。我曾崇信此說，并推而廣之認為大部分從“執”得聲之字實從“埶”得聲，現在看來過頭了。《說文•金部》云從“埶”得聲的“”、“讀若至”，而從“執”得聲的“贄”、“摯”也通從“至”得聲的“致”。這跟“埶”可通從爾得聲的字如“邇”，而與“埶”本為一字的“”也讀若從爾得聲的“籋”，從“埶”得聲的“藝”、“”還有與“藝”多有通假關係的“臬”與“質”同表射箭用的準的，乃一組音近義通的同源詞，而“贄”、“摯”亦可通“質”，頗有異曲同工之處。“埶”、“執”訛混，除了隸變後的形體幾乎相同，古音十分接近，也是重要的推動因素。

“軒”顯然應該讀為“軒輊”。王念孫《廣雅疏證》：“輊、、、摯并通。”王筠《說文句讀》引《玉篇》云：“與輊同。前頓曰，後頓曰軒。”故“軒輊”有頓踣、翻覆之義。杜甫《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青海天軒輊”楊倫《鏡銓》：“軒輊乃翻覆之義。”這條故訓材料雖然較晚，但用在《柬大王泊旱》中還是蠻合適的，且詞義引申也合乎常理。有次檢《故訓彙纂》，偶然發現有“翻覆，軒輊也”之類的故訓，且時間較早，但後來遍錄不著。《周禮·考工記·盧人》“車不反覆”鄭玄注：“反覆，猶軒輖。”“軒輖”即“軒輊”。《儀禮·既夕禮記》“志矢一乘軒輖中”鄭玄注：“輖，摯也。”《詩·小雅·六月》“如軒如輊”毛傳：“輊，摯也。”簡文說：“唯必三軍有大事，邦家以軒，社稷以危歟？”正是國家頓踣、翻覆、動蕩之義。

二

第170頁引《鮑叔牙與隰朋之諫》云：“百姓皆怨恨，鹽然將喪，公弗詰。”、“鹽”後括注“奄？”，并在注⑧中聲明“怨”、“鹽（奄？）”的釋讀乃季旭昇先生的意見。第80-96頁討論《從政》“滷則失眾”，《季康子問於孔子》“滷則失眾”時，明確主張簡文“滷”字與字書中音“即古切”。訓為“苦”的“滷”字無關，兩字僅是同形字的關係。簡文“滷”還有“”字應是“鹽”字異體，在簡文中顯然讀為“嚴”。簡文“嚴則失眾”，與《論語》之《陽貨》、《堯曰》中的“寬則得眾”，語義相反相成。這一意見是精當可取的。

季旭昇先生同時疑“鹽”應讀為“奄”，“奄然”即忽然、遽然之義，於此文意未臻熨帖，故季先生僅疑之。我則認為“鹽然”應讀為“儼然”即矜莊、恭肅貌。《戰國策•秦策一》“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高誘注：“儼然，矜莊貌。”《文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儼然造焉。”劉良注：“儼然，恭肅貌。”、“儼然將喪”，是說百姓表情嚴肅，如同即將喪亡，文意熨帖流暢。

三

第179頁引《弟子問》：“言行相，然後君子。”、“”後括注問號，而原整理者有釋為“近”。我認為這個字就是陳劍先生討論過的“慎”字的一種變體，在這裹讀為“質”。古文“慎”字所從聲符與“質”所從聲符本為一字，故可讀為“質”。“言行相質”即言行相符、相當之義。《禮記•聘義》“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鄭玄注：“質，謂王自相當。”、“質”有對義。《禮記•曲禮上》“雖質君之前”鄭玄注以及《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及臨質”司馬貞《索隱》都說：“質，猶對。”君子當言行一致，言與行相對、相配，故云“言行相質，然後君子”。《逸周書•謚法》“名實不爽曰質”孔晁注：“不爽應也。”盧文弨校改為“言相應也”。《通考》引注作“名實內外相應不差”，即名實相符相合之義。《謚法》云“絕行不爽曰定”，又云“思慮不爽曰厚”。朱右曾《集訓校釋》皆云：“爽，差也。”、“差”即不同、不齊。相質、相當、相對、相配即為“不爽”、“不差”，故謚曰“質”。

四

第211頁引《尊德義》云：“非倫而民服殜，此亂矣。”、“殜”後括注“懾？”。我認為括注中的問號完全可以取消。《說文•心部》：“懾，失氣也。從心，聶聲。一曰服也。”從“聶”得聲的字，與從“枼”得聲的字多有通假。如“懾”又作“惵”，“躡”又作“蹀”，表薄切肉義的“聶”又作“䐑”等(參見《古字通假會典》704頁“聶字聲系”所輯例證)。故“殜”可通“懾”，“懾”、“服”同義，既可連言為“懾服”，當然也可以倒言為“服懾”。“懾服”異文很多。《廣雅•釋言》：“懾，服也。”王念孫《疏證》：“《秦策》云：趙楚懾服。《史記•項羽本紀》：諸皆懾服。《漢書》作讋服。《陳咸傳》作執服。《朱博傳》作慹服。並字異而義同。”作“執”、“慹”又作“懾”者，可參考《老子》“善攝生者”，傳世和出土本皆有“攝”作“執”之例。而“執”是的確作“執”，還是“埶”的誤字，我認為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小課題。我的意見是作“埶”者是，詳見拙文《誤“埶”為“執”及相關問題考辯》。

五

第247頁討論“折”有一個義項與“摘”、“擿”、“剔”極為相近時，引了《墨子•非樂上》的一段話：

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唯）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為之也，將必厚措（耤）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

同時又引了孫詒讓《墨子閒詁》的一段注釋（僅取與“壤坦”有關者）：

壤，謂土壤，坦讀為壇，聲近假借字。……壤坦，猶言壇土也。

我認為“壤坦”為“壤坥”之誤。“旦”、“且”形近而誤，古書不乏其例。《墨子•經說上》：“古今且莫。”《經說下》：“在且有在莫。”王念孫《讀書雜誌》云：“且，當為旦。”《詩•小雅•庭燎》“夜未央”毛傳：“央，且也。”陸德明《釋文》：“且，經本作旦。”《左傳》宣公二年：“且辟左右。”昭公二十五年：“且召文卿。”唐石經“且”都作“旦”。《漢書•天文志》：“旦去益小。”王念孫《讀書雜誌》云：“旦去，當為且去。且，將也。《開元占經》引此正作且去。”《詩•陳風•東門之楊》“榖旦于羌”陸德明《釋文》：“旦，本亦作且，苟且也。”故“壤坥”完全有可能訛為“壤坦”。

什麼是“壤坥”？《說文•土部》：“坥，益州部謂螾場曰坥。”段玉裁注云：

場，失羊切。俗作塲，古作壤。《穀梁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徐邈、麋信皆作場，音傷，是也。螾場謂其外吐之土。《方言》曰：“梁宋之閒蚍蜉鼠之場，謂之坻。螾場謂之坥。”郭云：“其糞曰坥。”

是“壤”、“坥”本指蚯蚓、蟻鼠掘出的小小土堆。而“潦水”據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四“潦水”注，指“聚雨水為汙潦水也”，也就是雨水積聚出來的小水凼、小水坑，與“壤坥”一樣，都是微不足道，不值得珍惜的東西，與下文“厚耤斂於萬民”正相對。“壤坥”與“潦水”相對，類似說法又見於《孟子·公孫丑上》：“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丘垤”與“行潦”相對。趙歧注：“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又見於《法言·問神》：“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非難也。”“螘”即蟻也。“丘垤”、“螘垤”與“壤坥”，所指皆同，皆與“潦水”、“行潦”相對。這也證明我們以“壤坦”為“壤坥”之誤是正確可信的。

六

第207頁有《成之聞之》的一段話：

㝃之述（遂）也，强之功也；之弇也，之功也。

陳劍先生沒有解釋這句話。“㝃”，李零先生疑讀為“勉”。“”，李零先生疑讀為“申”，周鳳五先生則釋為“隨”，讀為“橢”。“弇”，李零先生讀為“淹”。“”，整理者釋為“詞”，周鳳五先生讀為“治”，義攻治，即琢磨、整治。無論採取哪種釋讀，這句話都很費解。

“”與第261頁引《仲弓》“□母（毋）自（惰）也。昔三弋（代）之明王，又（有）四（海）之內，猷（猶）□”中的“”字比較，證明周鳳五先生釋“隨”，讀為“橢”，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這個字準確的釋讀則應釋“惰”，而“”則應讀為“怠”，“惰”、“怠”同義，猶如上文“㝃（勉）”、“強”同義。“勉之遂也，强之功也；墮之弇也，怠之功也。”前面說：“君子曰：雖有其恆，而行之不疾，未有能深之者也。”綜合上下文意，“勉之遂也”句的意思大概是說：勉之而遂成（其事），那是強勉的功勞；惰之而“弇”（其事），那是怠惰的功勞。一正一反立論，故後接云“是故凡物在疾之”。“弇”的詞義應該與“遂”相反。我意“弇”可讀為“奄”，在這裹是止息之義。《方言》卷十和《廣雅•釋詁二》皆云“奄，息也”。《詩•秦風•黃鳥》云“子車奄息”，則是“奄息”同義連言之例。

七

第226頁錄有《仲弓》中的一句話：“孔子曰：‘迧（陳）之備（服）之，（㣪）（施）而（遜）（敕）之。……’”陳劍先生《上博竹書〈仲弓〉新編釋文（稿）》（簡帛網2004年4月18日）讀“（㣪）（施）”為“緩弛”，書中“施”或是誤字。“（遜）”字，對比前言“臤（賢）者□型（刑）正不（緩），惪（得）（教）不（倦）”的“（倦）”字，知應從原整理者之釋，隸定為“”，讀為“惓”。

我認為這句話中“迧之備之”與“㣪弛而敕之”是一個意思。“迧”應讀為“申”，舒展也，與“緩弛”義近。《戰國策•魏策》“衣焦不申”吳師道注：“申，舒也。”《文選•曹植〈洛神賦〉》“申禮防以自持”李善注：“申，展也。”、“申申”即從容舒展之貌。《楚辭•離騷》“申申其詈予”朱熹《集註》：“申申，舒緩也。”“備”不當讀為“服”，應適用《說文•人部》“備，慎也”之訓，與下文“（惓）”、“（敕）”都是謹敬之義。“備”有慎義，過去不太注意。《保訓》云“玆備惟父”，又云“祗備不懈”、“祗備毋懈”，李學勤先生將這些話與《書•康誥》“子弗祗服厥父事”對讀，認為前人多訓“服”為“治”，以“事”為其賓語，可能是不對的，“服”也許正應讀為訓慎的“備”。“惓”通“拳”，本義力也，引申為忠謹或勤勤。《漢書•劉向傳》“惓惓之義也”顏師古注：“惓惓，忠謹之意。”《資治通鑒•周紀一》“未嘗不惓惓也”胡三省注：“惓惓，猶言勤勤也。”勤勉於事與敬謹於事，詞義也就一步之遙。故從“”得聲的“券”、“勌”、“”多有勤勞、勉力之義。而“（敕）”也是既有謹義，也可通訓為勞的“勑”。《廣雅•釋言》：“敕，謹也。”《漢書•禮樂志》“敕身齋戒”顏師古注引應劭曰：“敕，謹敬之貌。”王引之《經義述聞•爾雅上•倫敕愉庸勞也》云：“敕當為勑，即勞來之勞。”孔子這段話，是對仲弓所問“道民興德如何”的回答。孔子的回答因簡文缺失，不能知曉其完整意見。從我們對“申之慎之，緩弛而惓敕之”的釋讀來看，孔子的意見無非是“明德緩刑”四個字。“備”、“ （惓）”、“（敕）”指“明德”，“迧（申）”、“（緩弛）”指“緩刑”，故下文接言“唯又（有）孝德”如何如何。

郭永秉《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札記

一

第254-257頁討論了《耆夜》、《吳命》和楚帛書中三個以“孚”為聲符的字：

王有旨酒，我憂以。既醉又（侑），明日勿稻（慆）。

——《耆夜》之《贔贔》詩

寧心憂，亦唯吳伯父。 ——《吳命》

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之天維，思（使）奠四極。——《楚帛書》

郭永秉先生認為：“《吳命》和楚帛書的‘’以及《耆夜》的‘’字，有可能記載的是一個不見於傳世古書的，表示‘安寧’‘安撫’等義的詞，似不能排除這個詞和‘撫’有密切的語源關係。事實如何，有待進一步研究。”

我認為這個字就是古書中訓為安的“保”字。《左傳》莊公六年《經》：“齊人來歸衛寶。”《公羊傳》、《穀梁傳》“寶”作“俘”。而“寶”、“保”古多通用。《公羊傳》僖公十五年云“季氏之孚也”，俞樾《群經平議》云：“孚，當讀為保。”偽古文《尚書》之《湯誥》云“上天孚佑下民”，應讀為“上天保佑下民”。郭著第58頁“看校追記”中說，苏建洲先生認為清華簡《繫年》34號簡有一個加注的“爻”聲的“保”字，其形與《古文四聲韻》卷三引《古老子》“抢”字字形全同。而《說文•手部》云“抢”或體作“捊”。這也是從孚得聲的字通“保”之確證。“我憂以保”即我憂以安。“寧心保憂”即寧心安憂，“寧”、“保”對言。“保奠四極”猶言“保定四極”。“奠，定也”之訓古書習見。《周禮》鄭玄注三次提到“奠，讀為定”。“保定”猶言“安定”。

二

董珊《簡帛文獻考釋論叢》札記

上博簡《君人者何必安哉》最後一段說：

戊行年七十矣,言不敢擇（殬）身。君人者何必安（然）哉！桀、受、幽、厲死於人手,先君幹(乾)溪(谿)云(殞)薾,君人者何必安（然）哉!

董珊先生《讀上博簡〈君人者何必安哉〉》（第80-82頁）說：

“云薾”似讀為“殞匿”，文獻記載楚靈王死於申亥家，先是楚平王偽出其喪以定國人，後申亥告知葬處而改葬，“匿”似指先匿其葬。

此說可商。《左傳》昭公十二年載令尹子革以祭公謀文《祈招》之詩諫楚靈王，靈王有所觸動，“王揖而入，餽不食，寢不魅，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左傳》這段文字很有名，收入《古文觀止》。最後楚靈王身歿於乾谿，“及於難”。“云（殞）薾”應該指的就是這件事，故與“桀、受、幽、厲死於人手”相提並論。我認為“薾”字應讀為訓沉沒之義的“涅”。前面已經提到“杌陧”的“陧”又作“”，而“埶”、“爾”常見通假之例，又如“涅”可通“尼”、“埿”，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551頁所輯例證，而“禰”又可通“坭”、“泥”，“鑈”可通“柅”，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550頁“爾字聲系”所輯例證。故“薾”讀為“涅”從音理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董著第74頁搜集了不少“淫”、“涅”相訛之例。其中一例是：《周禮•考工記•氏》“淫之以蜃”鄭玄注：“淫當為涅，書亦或為湛。”、“湛”通“沉”，《說文•水部》云“沒也”，“沒”也是沉沒之義。《廣雅•釋詁》：“涅，沒也。”《方言》卷十三：“涅，㲻也。”《說文•水部》：“㲻，沒也。”、“殞涅”就是殞沒的意思。范乘對桀、受、幽、厲稱“死”，對“先君靈王”稱“殞涅”，是符合其身份的。

陳偉武《愈愚齋磨牙集》札記

一

第111頁論及“墜易”一詞，以“易”通“㑥”，輕慢之義，小文中也談到毛公鼎的“不睗”，認為“睗”應讀為“弛”，“不弛”即“匪懈”的意思。“墜易”也應該讀為“墜弛”，乃墜失、廢弛之義。同頁引《荀子•正論》：“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内,國雖不安,不至于廢易遂亡,謂之君。”、“廢易”就是“廢弛”。說詳王念孫《讀書雜誌》。《書•大誥》“不敢易法”，楊筠如《尚書覈詁》引金文材料讀“法”為“廢”，我進而讀“易”為“弛”。毛公鼎云“夙夕敬念王畏（威）不睗”，史牆盤云“夙夜不（墜）”，是“墜”、“易（弛）”義近，故而連言為“墜易（弛）”。“墜”、“墮”古音近，《廣雅•釋詁》云：“墜，墮也。”而“墮”、“惰”音義相通。《說文•心部》云：“惰，不敬也。”《廣雅•釋詁》則云：“惰，嬾也。”不勤、懈怠、懈弛即為“嬾”。故“墮”、“易（弛）”皆有懈弛之義，視為同義連言亦無不可。“墜易（弛）”與“怵惕”不宜等同視之。

第184頁引馬王堆帛書《稱》：“毋耤（藉）賊兵,毋裹(賚)盜量（糧）。籍（藉）賊兵,裹(賚)盜量（糧），短者長,弱者強，贏絀變化,後將反（施）。”我認為“反”應讀為“反易”。“”讀為“易”，猶如“易”讀為“弛”。“反易”一詞見於《左傳》哀公二年云“反易天命”，《漢書•京房傳》云“易逆天意”，是“易”為違、逆之義。“反”同義連言，不能讀為“反施”。

二

第474頁論及《莊子•秋水》中的一個“諱”字：

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陳偉武先生說：

曹礎基先生訓“諱”為“忌、擔憂”。今按：“忌，擔憂”僅是“諱”的常用義。諱者避於言或避於心，違者避於行，其為遜避則一。《莊子》諱違每通用，如《在宥》：“應於禮而不諱。”俞樾讀“諱”為違背之違。《德充符》：“且子見執政而不諱。”于省吾先生讀“諱”為避諱之諱。《秋水》本例，孔子所謂“諱窮”實指避不達，即擺脫窘迫處境。諱來對文，窮通對文，諱之不當訓忌其明。夫子去職離鄉，困曠厄陳蔡，故曰“諱窮久矣”、“求通久矣”，自然不止憂忌於心而已，所以說諱當讀為避違之違。

我認為“諱”通“愇”或“違”，訓為“怨”。《書•無逸》：“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厥□詛祝。”、“否則”非今語“否則”，應讀為“丕則”，猶今言“於是”。其中“違怨”一詞，王引之《經義述聞》引其文王念孫之說：

違，亦怨也。……《廣雅》曰：“怨、愇、很，恨也。”、“愇”和“違”同。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注》云：“違，恨也。”《漢書·叙傳》作“愇”。《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云：“違，很也。”、“很”，亦“恨”也。“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猶“厥□詛祝”，“詛”與“祝”同義耳。

《秋水》“諱窮”正是“怨窮”之義。孔子雖然怨恨窮厄，但終不能免；雖然渴求通達，亦終不能得，皆命也、時也。所以《論語•子罕》說：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是以臧？”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語出《詩•邶風•雄雉》。毛傳：“忮，害也。”但陸德明《釋文》引《字書》云：“忮，恨也。”《說文•心部》：“忮，很也。”、“很”通“恨”。王先謙《詩三家義疏》：“很忮則害人，害是引申義。”則以“很”為正。《莊子•達生》云：“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忮”為怨恨為長，意思是說：即使心中再有怨恨，你也不能怨那塊砸中你的飄瓦。當以“忮”義怨恨為是。“不怨不求”可與《秋水》這段話對讀。既然命也時也，則怨又何益，求復何益？故當“不怨不求”。

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的研究》札記

一

第168頁引錄了《魯穆公問子思》中的一段話：“子思曰：亟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并引陳偉先生說，認為“亟稱”就是急切指出的意思，古書中常有“亟稱”、“亟言”的文例。今按“亟稱”應該是屢屢指出的意思。“亟”有屢次之義，《新華字典》即收有這個義項，例句是“亟來聞訊”。古書中“亟，數也”之訓屢見。《爾雅•釋言》 “屢，亟也。”郭璞注：“亟，亦數也。”、“亟稱其君之惡”即《左傳》、《國語》等書中頻頻出現的“驟諫”，杜預注：“驟，數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今字驟爲暴疾之詞，古則爲屢然之詞。”就像不能把“驟諫”理解為暴疾諫言，同樣也不能把“亟稱”理解為急切指出。《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亟言之”杜預註明言：“亟，數也。”《逸周書•官人》“亟稱其說”，《孟子•離婁下》“仲尼亟稱於水”，“亟稱”都是“數稱”之義。陳偉先生未細檢古書故訓而云“亟稱”就是急切指出的意思，陳斯鵬先生以訛傳訛，殊為可惜。

第334頁引錄有《弟子問》的一段話：

子曰：“小子，來，聖（聽）余言，登年不恒至，耇老不復壯。……”

今按“登年”猶言“豐年”。《詩•周頌•恒》有“婁豐年”之說，鄭玄箋：“屢，亟也。”由此可見“恒”應改釋為“亟”，屢也。“屢至”指至少連續兩次以上，而“復壯”指再壯。“屢”與“復”相對，是優於“恒”與“復”相對的。

二

第187頁引錄《三德》中的一段話：“邦失幹常，小邦則戔(剗)，大邦（禍）傷。”陳著認為“禍傷”為義近相連，猶言“禍害”。今按“則戔(剗)”應讀為“賊殘”，也是義近相連。《書•盤庚》：“女有戕則在乃心。”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錄》已指出“則”當為“賊”，古假借字。王國維《散氏盤考釋》指出銘文“賊”字當從戈從則，故“則”、“賊”二字可通。“剗”通“翦”，滅也。王念孫《讀書雜誌•餘編上•呂氏春秋》云《知七》“剗而類”的“剗”與“殘”同。《說文•攴部》：“殘，賊也。”、“賊殘”同義連言，言滅殺。“邦失幹常”即邦失儀法。“幹”通“榦”。《左傳》文公六年云“陳之藝極，引之表儀”，王引之《經義述聞》引其父王念孫之說：“立木以示人謂之表，又謂之儀。《說文》：檥，榦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表儀與藝極義相近，皆所以喻法度也。”《詩•小雅•賓之初筵》“不知其秩”毛傳“秩，常也。”陳奐《傳疏》：“常，則也，法也。”是“幹常”即義法度、儀法也。邦失法度，小邦則為“賊殘”，大邦則為“禍傷”，文意是通順明了的。

以上，我們對京、滬、穗三地眾師友所贈書籍中的若干問題，提出了一點淺見，大部分並非指出書中失誤。我看不到最終發表的材料，只能通過讀論著的形式間接了解。有些想法，附札於此，一併發表，絕無指摘、冒犯師友之意，這是要特別說明的。

郭店楚簡識小錄

郭店楚簡1998年全部發表，至今已近二十年，研究論著很多。文字考釋方面，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引述各家之說，頗便徵查。近來閱讀陳著，有一些小的想法，寫成這篇“識小錄”。因我手頭可資參考的書籍極為有限，錯誤之處一定很多，祈盼包涵，並請指正。

一

《老子》甲：

法物（物）慈（滋）章（彰），覜（盜）惻（賊）多又（有）。

此句今本作：“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裘錫圭先生按語說：“法物很可能確是指法令一類事物而言的。”魏啟鵬則認為“法物”當指錢幣，其義同於“法化（貨）”。劉國勝則認為可讀為“廢物”。李零讀為“乏物”，猶今語所謂稀缺之物。[[147]](#footnote-147)

今按“法物”就是“法令”的意思。“物”有法則之義，王引之《經義述聞·通說上·物》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物”訓為類，故又有法則之義。《大雅·烝民》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語》：“昭明物則以訓之。”又曰：“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物”者，“則”也，皆“法”也。

《周禮·地官·司穡》“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孫詒讓《正義》亦云“物，猶法也”。《禮記·緇衣》“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格”，《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極〉”，“物”與“格”、“極”皆義法則。今本《老子》言“法令”，簡本云“法物”，其義一也。

二

《老子》甲：

酓（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䘍（蠆）蟲它（蛇）弗蠚，攫鳥（猛）獸弗扣，骨溺（弱）蓳（筋）（柔）而捉固。

“蠚”，整理者未注釋。李零讀為“蟄”。[[148]](#footnote-148)今按“蠚”即“蟄”之異體“蠚”。《詩·小雅·都人士》“卷髪如蠆”鄭玄箋“蠆，蟄蟲也”陸德明《釋文》：“蟄，本又作蠚。”“扣”，整理者讀“劬”。黃德寬、徐在國疑乃“拍”字之誤。[[149]](#footnote-149)今按“扣”應讀為“攫”。《說文·攴部》：“劬讀若扣。”《䀠部》：“䀠讀若拘。”《走部》：“讀若劬。”故“扣”讀為“攫”。《文選·張衡〈西京賦〉》云“剛蟲搏摯”，《禮記·儒行》云“鷙蟲攫摯”，“鷙”通“恎”，很也，猛也。“猛獸弗攫”與“剛蟲攫摯”義正相反。今本與“扣”字對應處，作“據”、作“搏”，“據”亦讀為“攫”。“攫鳥”之“攫”，馬王堆帛書乙本正作“據”。《莊子·齊物論》“則蘧蘧然周也”《太平御覽》卷九四五引“蘧蘧”作“瞿瞿”。故“據”可讀為“攫”。“據（攫）”、“搏”同義，如上引“攫摯”亦作“搏摯”。故今本作“猛獸不據（攫）、攫鳥不搏”，簡本作“攫鳥猛獸弗扣（攫）”。

三

《老子》乙：

閟（閉）其門，賽（塞）其囗（兌），終身不。啓其（兌），賽（塞）其事，終身不逨。

今本“終身不”作“終身不勤”，“終身不逨”作“終身不救”。馬王堆帛書甲本與“逨”、“救”字對應處作“棘”。“來”、“棘”古音近。《窮達》：“郘（呂）（望）為牂（臧）（棘）（津），戰監門，行年七十而䐗（屠）牛于朝訶（歌），興而為天子帀（師），堣（遇）周文也。”按，“（棘）”字從裘按（《郭店楚墓竹簡·窮達以時》篇注[六]讀）。《窮達》：“（驥）馰（約）張（腸）山，騹塞於卲（棘），非亡（無）體壯也。”按“（棘）”字從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三考》（《簡帛研究》2001，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白於藍《郭店楚簡考釋（四篇）》（《簡帛研究》2001，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讀。[[150]](#footnote-150)如《史記·楚世家》“遇王飢於釐澤”，《左傳》昭公十三年、《國語·楚語》皆曰“乃求王遇諸棘闈”，是“釐”、“棘”相通，而“釐”、“來”亦常見通假，可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400頁“釐與來”條。在戰國古文字中，讀為“仇”、“逑”的那個字，所從的聲符與“來”極近。故今本作“救”者，必為“逨”之誤字。如作“救”，則無由與“棘”相通。白於藍說今本“救”、帛書本“棘”音義並通，有窮盡、終止之意，不可信。

簡本作“”者，應讀為“務”，“務”、“勤”同義。《大戴禮記·五帝德》云“務勤嘉榖”。而“終身不務”與“終身不逨（棘）”對言，“逨（棘）”，似當讀為與“務”、“勤”同義的“勑”，《廣雅·釋詁四》云“勤也”。不過《老子》這段話委實難懂，我們的讀法也只是一種推測，附記於此。

四

《老子》乙:

大方亡禺（隅），大器曼城（成），大音祗（希）聲，天〈大〉象之（形）。

今本作“大器晚成”。裘錫圭先生按語疑“曼”當讀為“䟂（慢）”。廖名春認為“曼”義為“無”，與馬王堆帛書乙本“免”義同。蔣瑞則認為“曼”應訓為“無”，與“晚”讀音不相通。董蓮池也有相似看法。[[151]](#footnote-151)

“曼”義“無”，見於《小爾雅·廣詁》和《廣雅·釋言》。王念孫《廣雅疏證》指出《法言·寡見》“曼是為也”、同書《五百》“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的“曼”皆用此義。王念孫《讀書雜誌·餘編下·文選》還指出王褒《四子講德論》“但懸曼矰”的“曼”亦義無。清華簡《祭公》公佈後，知道“曼”義無，實際上是“蔑”的假借。《祭公》今本的“蔑德”，簡本作“曼德”。“蔑”古音明紐月部，“免”古音明紐元部，音近相通。“蔑”訓無，古書故訓習見，可參見《故訓匯纂》“蔑”字“蔑，無也”條。而“免”與“曼”亦見相通之例。《史記·孔子世家》云“郰人輓父”，《禮記·檀弓》作“曼文”；《楚辭·遠遊》“玉色頩以脕顏兮”洪興祖《考異》云“脕，一作曼”。“曼”古音明紐元部，“免”古音亦明紐元部，故得通假。“亡禺”、“希聲”、“亡形”與“曼/免成”對言，“希”義罕、少、寡，則“曼/免”自當以讀為表無義的“蔑”為長。今本作“大器晚成”，是對“大器免成”即“大器曼成”也就是“大器蔑成”的誤讀。

什么是“大器蔑成”？上言“大方亡隅”，下言“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方”與“隅”，“音”與“聲”，“象”與“形”，詞義皆相關聯。《淮南子·原道》“經營四隅”高誘注：“隅，猶方也。”《說文·耳部》：“聲，音也。”《說文·彡部》：“形，象形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則說：“形，象也。”“器”與“成”應該也是這種關係。《說文·皿部》：“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盛者，實於器中之名也，故亦評器為盛。”又云：“有所盛曰器。”而“盛”亦或作“成”。《釋名·釋言語》：“成，盛也。”王先謙《疏證》：“成盛聲義互通見於經典者甚多。”故“大器蔑盛”言器皿大到一定程度反倒不是器盛了，與“大方無隅”、“大音希聲”、“大象亡形”完全同類。“大器晚成”乃創造性誤讀。

《老子》中很多話在傳播中被 ，並固定下來成為成語、典故，比如裘錫圭先生曾經討論過的“寵辱若驚”。[[152]](#footnote-152)今天我們辨析出“大器晚成”的本來面貌和準確含義，又為這種創造性誤讀增添新的例證。看來《老子》文本校讀，還有大量工作可做。

五

《緇衣》：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好則體安之，君好則民之。古（故）心以體灋，君以民芒（亡）。

今本則作：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既言“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則“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猶言“君莊則體舒，君肅則容敬”。同樣，簡本“心好則體安之”猶言“君好則體安之”，接言之“君好則民之”理應與此義同。但由於今本云“君好之，民必欲之”，好像從來沒有人朝這個方向考慮。如果“君好則民之”與“心好則體安之”同義，則“”似以讀“愉”、“豫”為長。“欲”古音徐紐屋部，“愉”古音徐紐侯部，“豫”古音徐紐魚部。侯屋陽入對轉，侯魚陽韻旁轉。“欲”、“猶”相通，《詩·大雅·文王有聲》“匪棘其欲”，《禮記·禮器》引“欲”作“猶”。而“愉”與“由”、“揄”與“搖”、“隃”與“遙”皆有相通之例，見《古字通假會典》第330-332頁“俞字聲系”所引。而“猶”、“由”、“繇”古通。《方言》卷十二：“愉，悅也。”錢繹《箋疏》：“悆、豫並愉通。”《皋陶謨》云“無教逸欲”，偽古文《尚書》之《五子之歌》則云“大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是“欲”、“豫”相通之證。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悅豫”注引《珠叢》：“心安和悅謂之豫。”是“安”與“欲（愉、豫）”義近，如同上文云“莊”與“舒”、“肅”與“敬”。

有學者指出，《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引《傳》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與簡文略近。[[153]](#footnote-153)如以簡本之“”、今本指“欲”與“民必從之”之“從”相匹配，也不排除“”、 “欲”音近通“從”。《易·頤·六四》“其欲逐逐”，馬王堆帛書本“欲”作“容”。《荀子·非十二子》“則修告導寬容之義”，《韓詩外傳》“容”作“裕”。《禮記·喪大記》“君弔見尸柩而後踴”鄭玄注：“踴或為浴。”《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張守節《正義》：“容讀曰勇。”“從容”同“慫恿”。這些都是“谷”聲與東部“容”聲、“甬”聲相通之例。“容”、“甬”古音徐紐東部，“從”古音從紐東部，韻部相同，聲紐略有差距，但也不是沒有相通之可能，如“頌”古音即有舌頭音徐紐與齒頭音邪紐兩讀。當然，這種比附是不可靠的，學術界應該普遍不讚同這種比附，同樣，不顧《緇衣》上下文意之間的邏輯關係，將本讀為“愉”、“豫”且與“安”義近的“”與今本之“欲”相比附，也有這個問題。

簡本“心以體灋”、“君以民芒”對應今本之“體傷”、“民亡”。“芒”通“亡”，很好理解；但“灋”何以義同“傷”，卻頗為費解。裘錫圭先生按語疑讀為“廢”；劉信芳則認為：“灋者，模也，範也。”[[154]](#footnote-154)劉說顯然是不對的。裘說讀“灋”為“廢”，有金文通假例證支持。《老子》甲“果而弗癹”，帛書本“癹”作“伐”。今按“伐”、“亡”皆有敗亡之義。《詩·小雅·賓之初筵》云“是謂伐德”，王引之《經義述聞》引其父王念孫之說，謂“伐”者，敗也。《說文》云“伐，一曰敗也。”《孟子·離婁上》“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俞樾《群經平議》釋為“國必自敗而後人伐之”。“伐”者敗之，可能是“廢”之假借。《廣雅·釋詁一》：“敗，壞也。”“廢”本義屋頓，引申亦義“壞”。《漢書·臨江閔王榮傳》“軸折車廢”顏師古注：“廢，壞也。”《緇衣》簡本云“心以體廢（伐），君以民亡”，如循上文“安”與“（愉、豫）”義相近之例，自以“廢（伐）”義敗壞而與“亡”義敗亡相對之解為長。

六

《緇衣》：

子曰：倀（長）民教之以惪（德），齊之以豊（禮），則民有懽心；教之以正（政），齊之以（刑）刑，則民有娩心。

今本作：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鄭注：“格，來也。遯，逃也。”簡本作“懽”，作“娩”，與今本用字及鄭玄所釋字義不合。整理者原讀“懽”為“歡”，裘錫圭先生認為也可能讀為“勸”，勉也。而“娩”字的考釋著實經歷了一番曲折。整理者未釋此字，李零首先懷疑字是“娩”字的古寫，讀為“免”，而“免”與“遯”含義相近。李家浩、趙平安後對“娩”字有進一步論證。[[155]](#footnote-155)這個字的確應釋為“娩”，但為何簡本作“娩”，今本作“遯”？李零的解釋從鄭玄注，但鄭玄訓“遯”為逃與“格”義來相對，但簡本“懽”讀“歡”、讀“勸”，與“娩”又如何相對？

從文意來看，“教之以德，齊之以禮”與“教之以政，齊之以刑”的後續結果應該是一致的。《禮記·緇衣》說：“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也就是說，簡本“則民有懽心”、“則民有娩心”的“懽”和“娩”，以及今本的“則民有格心”、“ 則民有遯心”的“格”與“遯”，這四個字的含義應該是一樣的。裘先生疑“懽”讀為“勸”，勉也；而“娩”讀為“勉”，與之正相合。民眾被教之以德政，被齊之以禮刑，則有勸勉之心，這種理解是合乎情理的，古書中類似說法也很多。但今本的“格”與“遯”又該如何理解呢？

先說“遯”字。“遯”古音定紐文部，“敦”古音端鈕文部，韻部相同，聲紐同為舌頭音，自可通假，而古書中亦見輾轉相通之例。《莊子·德充符》“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陸德明《釋文》：“純本又作豚。”而“敦”、“屯”亦見通假。《詩·大雅·常武》“铺敦淮濆”鄭玄箋：“敦當作屯。”《說文·言部》：“諄讀若庉。”故“遯”可讀為“敦”。“敦”義勸、勉，古書故訓習見，可參見《故訓彙纂》“敦”字頭“敦，勸也”、“敦，勉也”條。這樣，“娩（勉）”與“遯”字義相符。

郭店、上博簡本《緇衣》與今本“君子言有物，行有格”的“格”字對應處都作“”。裘錫圭先生曾指出“似‘丰’聲在古代有與“各”相近的一種讀法”。[[156]](#footnote-156)“丰”在戰國文字中常作“戟”的聲符，“戟”也有寫作從“各”聲的。“戟”與“各”及“格”古音都在見母鐸部。而《說文·戈部》云“戟，讀若棘”。在古文字資料中，“棘”、“來”有相通之例。郭店簡《老子》乙篇云“終身不逨”，馬王堆帛書甲本“逨”作“棘”。今本“格”字很可能應讀為表勤勞義的“勑”，與“遯”讀“敦”義勸、勉相類，鄭玄注對“格”、“遯”的理解都是不對的。

七

《緇衣》：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以行。

今本作“而禁人以行”，鄭玄注：“禁，有謹也。”整理者認為與今本“禁”字相對的那個字，上部為《說文》“恒”字古文。陳偉則認為楚簡中“亟”往往寫作“亙”，從“亟”得聲的“㥛”，字義與“禁”相關。[[157]](#footnote-157)《說文·心部》云“㥛，一曰謹重皃。”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㥛”有假“悈”為之者，而“悈”與“戒”義同。

我認為這個字如從“恒”得聲，同樣可以音近通“禁”。“恒”古音匣紐或見紐蒸部，“禁”古音見紐侵部，聲紐相同，蒸侵關係也很密切，《詩經》時代冬侵合部，而冬蒸同為陰聲韻，旁轉。《老子》七十六章“本強則折”，馬王堆帛書甲本“折”作“恒”，乙本作“兢”，而“兢”、“矜”古通，如“戰戰兢兢”又作“戰戰矜矜”。“矜”從今得聲，而“禁”聲、“今”聲多有通假，可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233頁“矜與禁”、“矜與襟”條，故簡本作“恒”，今本作“禁”。

八

《窮達以時》：

（驥）馰張（常）山，騹（騏）叴，非之（體）壯也。

“馰”，李零讀為“厄”，《說苑·雜言》“驥厄罷鹽車”，正作“厄”。周鳳五讀為“驁”。徐在國讀為“約”，意為“窮”。白於藍讀為“約”，猶如《淮南子·俶真》“是猶絆其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的“絆”字。[[158]](#footnote-158)今按“馰”字又作“靮”。《禮記·檀弓》“則孰執羈靮而從”，《韓詩外傳》卷七“靮”作“縶”，“縶”義羈縛、繫絆。“空”，徐在國釋為“塞”，王志平釋為“六”。葛陵簡“空”、“六”互見，王說是。[[159]](#footnote-159)

我們要討論的是“叴”一詞。“叴”，整理者釋“卲”，徐在國改釋為“叴”，讀“叴”為“鳩棘”，義為“叢棘”。白於藍讀為“枳棘”，王志平讀為“皋棘”。我認為應讀為“蒿萊”。《爾雅·釋天》“五月為皋”陸德明《釋文》：“皋本或作高。”“蒿”、“䒹”皆穢惡之草。因生蒿萊者，多為薄瘠之地。騏驥六於蒿萊薄瘠之地，乃時遏不濟也。《六德》云“才在草茅之中”，與“騏六蒿䒹”義近。

九

《魯穆公問子思》：

恒（亟）爯（稱）其君之亞（惡）者，為謂忠臣矣。

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的研究》第168頁引錄了《魯穆公問子思》中的一段話：“子思曰：亟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并引陳偉先生說，認為“亟稱”就是急切指出的意思，古書中常有“亟稱”、“亟言”的文例。今按“亟稱”應該是屢屢指出的意思。“亟”有屢次之義，《新華字典》即收有這個義項，例句是“亟來聞訊”。古書中“亟，數也”之訓屢見。《爾雅•釋言》 “屢，亟也。”郭璞注：“亟，亦數也。”、“亟稱其君之惡”即《左傳》、《國語》等書中頻頻出現的“驟諫”，杜預注：“驟，數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今字驟爲暴疾之詞，古則爲屢然之詞。”就像不能把“驟諫”理解為暴疾諫言，同樣也不能把“亟稱”理解為急切指出。《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亟言之”杜預註明言：“亟，數也。”《逸周書•官人》“亟稱其說”，《孟子•離婁下》“仲尼亟稱於水”，“亟稱”都是“數稱”之義。陳偉先生未細檢古書故訓而云“亟稱”就是急切指出的意思，陳斯鵬先生以訛傳訛，殊為可惜。

第334頁引錄有《弟子問》的一段話：

子曰：“小子，來，聖（聽）余言，登年不恒至，耇老不復壯。……”

今按“登年”猶言“豐年”。《詩•周頌•恒》有“婁豐年”之說，鄭玄箋：“屢，亟也。”由此可見“恒”應改釋為“亟”，屢也。“屢至”指至少連續兩次以上，而“復壯”指再壯。“屢”與“復”相對，是優於“恒”與“復”相對的。

十

《五行》：

顏色伀（容）（貌）弁也。

未隸定的那個字，似應釋“慍”。“慍弁”讀為“慍忭”，義同“溫愉”。《大戴禮記·曾子立孝》云“居處溫愉”。《詩·邶風·燕燕》“終溫且惠”鄭玄箋：“溫，謂色和也。”《詩·小雅·小弁》“弁彼鸒斯”毛傳：“弁，舉也。”《說文·日部》：“昪，喜樂皃。”陳啓源《稽古編》：“弁、般、槃、盤，字異而音、義同，皆借用為樂意。”表樂義的“弁”今作“忭”。而“愉”亦義樂。《曾子·立孝》“居處溫愉”阮元注：“愉，樂也。”《禮記·祭義》“其進之也，敬以愉”鄭玄注：“愉，顏色和貌也。”有學者不明“弁”義樂，將“弁”讀為“變”，且將“溫”與“弁”斷開，是不對的。

十一

《成之聞之》：

是古（故）畏備型（刑）罰之婁（屢）行也，繇（由）上之弗身也。

“畏”，其上部與簡文一般“畏”字有異。裘錫圭先生按語認為如確為“畏”字訛體，疑當讀為“威”。[[160]](#footnote-160)“備”，多讀為“服”。今按“備”應釋為慎。《說文·人部》：“備，慎也。”過去對“備”的這一義項不太關注。清華簡《保訓》云“祗備不懈”、“祗備毋懈”，李學勤先生認為“祗備”應釋為“祗慎”[[161]](#footnote-161)，是正確可從的。“畏備”也應理解為“畏慎”。《東觀漢記•樊準傳》：“（準）明習漢 家舊事， 周密畏慎。”北齊顏之推 《顏氏家訓•教子》：“父母威嚴而有慈， 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畏慎刑法之屢行”即古書中習見之“慎罰”也。

十二

《尊德義》：

（均）不足以坪（平）政，愋（㣪）不足以安民，㦷不足以沫眾，尃（博）不足以智（知）善，快（決）不足以智（知）侖（倫），殺不足以夯（勝）民。

“沫”，李零疑讀為“蔑”；陳偉則讀為“眜”，冒犯之意。[[162]](#footnote-162)“安民”與“沫眾”對言，如“沫眾”理解為蔑眾、犯眾，則不類。我認為“沫”應讀為“勱”。“末”、“蔑”相通，故李零讀“沫”為“蔑”。清華簡《耆夜》“日月其”，“”通“邁”，《詩·唐風·蟋蟀》云“日月其邁”。故“沫眾”讀為“勱眾”，言激勵、勱勉民眾。

十三

《尊德義》：

非豊（禮）而民兌（悅）（戴），此小人矣。非侖（倫）而民備（服）殜（懾），此亂矣。

“殜”字，整理者疑讀為“世”；劉信芳則認為右旁從“桀”，讀為“列”。流說不可信。[[163]](#footnote-163)陳劍則疑“殜”應讀為“懾”。[[164]](#footnote-164)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的研究》第211頁引《尊德義》云：“非倫而民服殜，此亂矣。”、“殜”後括注“懾？”。我認為括注中的問號完全可以取消。《說文•心部》：“懾，失氣也。從心，聶聲。一曰服也。”從“聶”得聲的字，與從“枼”得聲的字多有通假。如“懾”又作“惵”，“躡”又作“蹀”，表薄切肉義的“聶”又作“䐑”等(參見《古字通假會典》704頁“聶字聲系”所輯例證)。故“殜”可通“懾”，“懾”、“服”同義，既可連言為“懾服”，當然也可以倒言為“服懾”。“懾服”異文很多。《廣雅•釋言》：“懾，服也。”王念孫《疏證》：“《秦策》云：趙楚懾服。《史記•項羽本紀》：諸皆懾服。《漢書》作讋服。《陳咸傳》作執服。《朱博傳》作慹服。並字異而義同。”作“執”、“慹”又作“懾”者，可參考《老子》“善攝生者”，傳世和出土本皆有“攝”作“執”之例。而“執”是的確作“執”，還是“埶”的誤字，我認為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小課題。我的意見是作“埶”者是，詳見拙文《誤“埶”為“執”及相關問題考辯》。

十四

《尊德義》：

古（故）為正（政）者，或侖（論）之，或羕〈義，議〉之，或繇（由）忠（中）出，或埶之外，侖（倫）隸（列）其類。

裘錫圭先生按語說：“‘埶（勢）’、‘設’古音相近可通，漢簡、帛書中其例屢見。”陳偉則認為“埶”同“藝”，種植義，又疑讀為“”，《說文》“至也”。[[165]](#footnote-165)

裘先生關於“埶”、“設”音近相通之說影響很大，以至於有學者一見到“埶”字，就往“設”字考慮。其實與“埶”有著音近通假、同源的聲符相當多，不一定都通“設”。“或由中出，或埶之外”可與《語叢一》的一段話對讀：“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內。”“或由外內”應與“或埶之外”義同。而“埶”聲、“內”聲確有相通之例。《禮記·郊特牲》“然後焫蕭合羶薌”，《詩·大雅·生民》毛傳引“焫”作“爇”。“或埶之外”應讀為“或內（納）之外”。“出”與“納”、“中”與“外”皆相對。《性自命出》：“聖人比其類而論會之，觀其先後以逆順之，體其義而節文之，理其情而出內之。”“論會”義同“論計”。《周禮·地官·鄉大夫》“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鄭玄注：“會，計也。”“論計”與“論議”義近。而與“論會”並列者亦言“出內”，亦可證“或埶之外”應讀為“或內（納）之外”。

十五

《尊德義》：

教以事，則民力（嗇）以面利。

“面”，李零讀為“湎” [[166]](#footnote-166)。實“面”應讀為“勔”，《爾雅·釋詁上》云“勉也”。“勉利”猶言“趣利”。“力嗇”謂力於農穡，“勔利”言勤勉、趣促於利，故而並言。

十六

《性自命出》下篇：

凡學者隸其心為難，從其所為，近得之壴（矣），不女（如）以樂之速也。

“隸”，裘錫圭先生按語認為乃“求”字之訛。陳偉仍釋“隸”，釋為觸及、達到。沈培讀為“肆”，疑“肆其心”即“忘其心”。[[167]](#footnote-167)讀“隸”為“肆”的意見是可取的，但“肆”義放縱，與下文“從其所為”的“從”讀為“縱”義同。《後漢書·黨錮傳》“夫刻意則行不肆”李賢注：“肆，猶放縱也。”心之放縱難察，而行之放縱易見，以行觀心，故謂“近得之矣”。

十七

《性自命出》下篇：

凡甬（用）心之喿（躁）者，思為戡（甚）。甬（用）智之疾者，患為甚。甬（用）青（情）之至者，（哀）樂為甚。甬（用）身之弁者，兌（悅）為甚。甬（用）力之（盡）者，利為甚。

“弁”者，裘錫圭先生按語疑當讀為“變”。陳偉讀本字。《禮記·王藻》“弁行”陸德明《釋文》：“弁，急也。”李零認為此字與簡文常見用為“變”的“弁”寫法不同，應當是用為“忭急”的“忭”。[[168]](#footnote-168)

今按這段話分兩部分。上半部分言“躁”、“疾”，所對應的是“思”、“患”；下半部分言“至”、“弁”、“盡”，所對應的是“哀樂”、“恒”、“利”。“弁”應讀為“徧”，與“盡”、“至”同義。虎符之“弁將軍”，即讀為“裨將軍”，“裨”同“偏”。《淮南子·主術》“則天下徧為儒墨矣”高誘注：“徧，猶盡也。”

十八

《性自命出》下篇：

未教而民亙，眚（性）善者也。未賞而民懽（勸），含福者也。

“亙”，整理者讀為“恒”。劉昕嵐認為“民恒指民有恒善之心”。陳偉疑用作“亟”，敏疾；也可能讀為“極”，中正義。[[169]](#footnote-169)

今按“亙”應讀為“兢”。《老子》七十六章“本強則折”，馬王堆帛書甲本“折”作“恒”，乙本則作“兢”。《說文·兄部》：“兢，敬也。”“兢”、“矜”古今字。《孟子·公孫丑下》“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趙歧注：“矜，敬也。”“敬慎”與“勸勉”對言，古書屢見。

十九

《性自命出》下篇：

凡人青（情）為可兌（悅）也。句（茍）以其青（情）唯（雖）（過）不惡；不以其青，唯（雖）難不貴。

各家幾乎都沒有措意“難”字。“茍以其情，雖過不惡”與“不以其情，雖難不貴”相對而言，“過”、“惡”都是貶義詞，而“難”、“貴”當是褒義詞。如讀“難”如字，則不類矣。今按“難”應讀為表敬義的“戁”。《禮記·儒行》“儒有居處齊難”，王引之《經義述聞》讀“難”為“戁”。《說文·心部》：“戁，敬也。”“齊戁”同義連言，猶言“齊速（肅）”。“雖戁不貴”言雖敬而不尊貴，與“雖過不惡”云雖過而不憎惡。

二十

《六德》：

新（親）父子，和大臣，四（鄰）之帝，非（仁）宜（義）者莫之能也。

“”，整理者讀為“歸”。裘錫圭先生則疑即“寢”之省寫。“帝”，本作，袁國華認為乃“帝”之訛，讀為“敵”。李零亦疑乃“帝”之省體，讀為“抵”。呂浩疑當釋為“央”，讀為“殃”。“”，李零疑讀為“啎”。顏世鉉讀為“虜”，“敵虜”之降服者。呂浩認為也可能釋為“虐”，“殃虐”為近義連文。[[170]](#footnote-170)

今按“四（鄰）之帝”應讀為“懷四鄰之啼呼”。“”為“歸”之省訛，讀為“懷”。《禮記·緇衣》“私惠之不歸德”鄭玄注：“歸，或為懷。”“懷”義安，與“親”、“和”義近。“”，楚簡多用“虖”為“乎”。“帝乎”讀為“啼呼”。“啼”義啼泣，“呼”義同“啼”。《左傳》莊公八年“豕人立而啼”洪亮吉詁引服虔云：“啼，呼也。”“啼呼”代指不幸。“懷四鄰之不幸”與“親父子”、“和大臣”並列，皆為仁義之舉。

談《尚書》中表勉義的幾組字

《尚書》中表勉義的字很多，常見且容易理解的有“勤”、“勞”、“勉”、“懋”、“勖”、“勸”、“勵”、“勱”等。下面各舉一例：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 《金縢》

各長於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盤庚》

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堯典》

夫子勖哉！勖哉夫子！ 《牧誓》

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多方》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皋陶謨》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立政》

其中“勖”有時又省作“冒”，“勸”有時又借同意的“歡”為之，如：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君奭》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君奭》

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 《洛誥》

《尚書》中僅有的兩例“冒”讀為“勖”都見於《君奭》。而《尚書》中凡兩見的“冒聞於上帝”，或以“冒”為上句句末，以為句式同“惟冒”、“丕冒”，從而讀“冒”為“勖”，是不對的。《君奭》“惟冒，丕單稱德”為郭店簡《成之聞之》所引，“冒”作，或釋“髟”，讀為“冒”；或以為像旗旒，即“旒”字，借讀為“冒”；或以為即“旄”字初文。“旄”從毛得聲，“懋”從矛得聲，古音相近而通假，證明“冒”當讀為“勖”，“勖”、“懋”音近相通。《洛誥》“公功肅將祗歡”即“公肅將祗歡（勸）功”，言周公敬奉敬勉其事。

此外，《尚書》中還有多例“明”字義為勉也。王引之《經義述聞·書·明聽朕言》引其父王念孫曰：“《爾雅》：‘孟，勉也。’、‘孟’與‘明’古同聲而通用。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也就不一一列舉了。

本文所要談的，是《尚書》中不怎麼常見且經常被誤解但的確義為勉的幾組字。正確釋讀這幾組字，可以幫助我們準確理解《尚書》中的一批文句，且很多文句可以相互印證、繫聯，所以集中在一起論述。

一、“庸”、“用”

毛公鼎(《集成》 2840)、單伯鐘(《集成》 82)、卌三年逨鼎（《通鑒》02073）、逑盤（《新收》757）都有所謂舊釋“勞堇（勤）大令（命）”之語。裘錫圭認為所謂“勞”字，實從“”奉“爵”合意，是訓功訓勞的“庸”的本字。字或從(讀如“同”)，為聲符。張富海引申裘說，謂金文“（庸）”既表勳勞，亦表勤勞，“（庸）堇（勤）大令（命）”猶《堯典》“汝能庸命”之“庸命”，說甚可信。“庸命”、“庸勤大命”之類的說法又見於《盤庚》：

無戲怠，懋建大命。

“大命”在古書中有時指天命，有時指依天命而享之國祚、國運。過去或者把“懋建大命”的“建”闕而不釋，或者理解為“建立”之“建”，如曾運乾《尚書正讀》，屈萬里《尚書集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或者以“建”為佈告之之義，以“懋建大命”為勉力傳達我之教命，如周秉鈞《尚書易解》。我在一篇小文中曾指出，“懋建大命”應讀為“懋劵（勌）大命”。“建”、“勌”古音近而通。《周禮·考工記·輈人》“終日馳騁左不楗”鄭玄注：“書楗或作劵。”《墨子·號令》“慎無厭建”孫詒讓《閒詁》：“‘建’讀為劵，聲近字通。”《晏子春秋·外篇》云“立命而建事”，孫詒讓《札迻》：“‘建’與‘劵’聲近字通。‘建事’，謂厭倦於事也。”《說文·力部》：“劵，勞也。”與“勤，勞也”比鄰。“劵”有勞累之義，今作“倦”；又有勉力、勤力之義，字作“勌”、“勬”，《玉篇·力部》：“勌，勉也。”《廣雅·釋詁》：“勌，勤也。”“懋”、“建（勌/勬）”皆勉力之義，故連言為“懋建”，猶如“庸”、“勤”皆有勤勞之義，故連言為“庸勤”。《爾雅·釋詁》：“庸，勞也。”“無戲怠，懋建（勌/勬）大命”就是“天命匪懈”之類的意思。

《多士》中也有一個“庸”字用為勉力之義：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多士》與《多方》乃姊妹篇。《多方》云：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大淫”乃同義連言，義為大肆、放恣，修飾“圖天之命，屑”，可換言為：“大淫圖天之命，大淫屑（泆），有辭。”“圖天之命”應依吳汝倫《尚書故》之說，讀“圖”為“殬”，義為敗壞、墮弛。敗壞、墮弛上天之命，即“庸勤”或“懋建”上天之命的反面。“弗克庸帝”即弗克“庸勤”帝命之省，與“大淫圖（殬）天之命”同義。過去讀“庸”為“用”，是不對的。《多方》又云“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與《多士》云“弗克庸帝”是一個意思，“庸”應理解為“庸勤”之“庸”，勉力也。《文選·揚雄〈羽獵賦〉》云“勖勤玉帝”，與“庸帝”句式、句意皆近。

《堯典》中還有一個“庸”字用為勉力義，且與另一個同表勉力義的字組成同義連言詞：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多方》亦云“熙天之命”，與“熙帝之載”句式相同。“熙”，訓廣、訓光、訓明，義皆相近。“熙天之命”即廣大、昭顯上天之命，“熙帝之載”即廣大、昭顯堯帝之事。“載”訓事，又見於《詩·大雅·文王》“上天之載”毛傳：“載，事也。”“奮”義奮力，與勉力義近。《淮南子·說山》：“奮，厲也。”“厲”為“勵”之省，猶如上論“冒”為“勖”之省。《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奮曰”裴駰《集解》引張晏曰：“（奮），自奮勵也。”《文選·嵇康<憂憤詩>》“有翼北游”，五臣本“奮”作“勵”，殆同義換文。“奮庸”連言，皆勉力也。“奮庸熙帝之載”謂勉力廣大、昭顯帝堯所命之事。過去對“奮庸”的理解，大都是不對的。如裴駰《史記集解》引馬融云：“奮，明。庸，功。”偽孔傳：“奮，起。庸，功。”蘇軾《東坡書傳》：“奮，立也。庸，功也。”也有一些比較好的解釋，比如《史記·樂書》之裴駰《集解》引孫炎曰：“奮，發也。”孔穎達疏引《爾雅·釋詁》云“庸，勞也”，即言奮發勤勞於事功，與我們讀“奮庸”為同義連言義為勉力非常接近。至於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以“奮庸”言“進用”，日人池田末利《全釋漢文大系·尚書》以“奮庸”與下文“疇昔”相對為文，則是“自鄶以下”了。

《盤庚》亦有一個用為勉力義的“庸”字：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生生”一詞《盤庚》四見，除此例外，尚有：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後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往哉生生！

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莊子·大宗師》云“生生者不生”，陸德明《釋文》引崔云：“常營其生為生生。”戴均衡《書傳補商》：“凡滋生、謀生、安生、樂生、遂生，皆可謂之生生。”楊樹達《積微居讀書記·尚書說》云：“孜孜於厚生。”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認為“盡力搞好生事為‘生生’”。“庸”，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讀“用”，云：“生殖以自用者，上自言不作好貨，下敕其民以生生為萬民之事，不可與之爭利。”屈萬里《尚書集釋》亦讀“用”，但未串講。曾運乾《尚書正讀》則以功義釋“庸”，周秉鈞《尚書易解》從之，云：“無聚貨寶，戒之也。營生立功，勉之也。”楊筠如《尚書覈詁》疑“庸”當讀為“封”。《漢書·司馬相如列傳》“庸牛”即今之“犎牛”，是“庸”可讀為“封”。《國語·楚語》“是聚民利以自封也”，《晉語》“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並有“自封”語，韋昭注：“封，厚也”。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從楊說，釋為“孜孜從事於增殖產業自厚。”我認為“生生自庸”即“自庸生生”之倒言，義同“往哉生生”，“往”、“庸”皆義勞。關於“往”古有勤勞、勉力之義，我們下面還要分析。“自庸生生”與“往哉生生”皆勉力從事生產之義。《尚書校釋譯論》在串講中補“孜孜”二字，然“常營其生為生生”其本身並無“孜孜”之義。而周秉鈞云“營生立功，勉之也”，都是據文意云“勉”也。釋“庸”為勉力之義，不僅於古書故訓有徵，落實了字義之訓詁，也於上下文意妥帖自然，是明顯優於舊說的。

《尚書》中還有“用”讀為表勉義的“庸”之例，我們在本文的最後部分討論“勉德”之類說法時再論及。

二、“勑”、“來”、“釐”、“食”

金文云“庸勤大命”，《盤庚》云“懋建（勌/勬）大命”，《堯典》云：“庸命”，類似說法《尚書》中還有一兩例，下面試作分析、論證。

《立政》講夏桀之德時說：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這句話斷句、釋義多有歧義，這裏暫且不論。其文意無非是說夏桀之德行如何如何不好。《立政》接著又說：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顯係承前而言，故蔡沈《書集傳》云“亦越，繼前之辭”。“耿命”，猶言“顯命”。《多方》：“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顯”義明，而“耿”據《說文·耳部》所引杜林說，義“光也”。《立政》又云“以覲文武之耿光”，即以“耿光”同義連言。《說文·火部》：“光，明也。”是“耿命”、“顯命”即“明命”。《逸周書·庶邑》云“予可致天之明命”。“上帝之耿命”可簡言為“天命”或“大命”，在句中用作賓語，而“成湯”則係主語。這樣“陟丕釐”三字必為謂語，可有兩種斷句方式：

亦惟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亦惟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第一種斷句讀“陟”為“陟升”之“陟”。《皋陶謨》之“汝陟帝位”，《史記·五帝本紀》作“汝登帝位”。“成湯陟”言成湯陟登帝位。楊筠如《尚書覈詁》、周秉鈞《尚書易解》、屈萬里《尚書集釋》主此說。楊、屈讀“釐”為“理”，周氏則以“釐”為受福之義，引申為受，即言“受天之耿命”。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則讀“陟”為“勅”。《皋陶謨》云“勅天之命”，以“陟（勅）丕釐”為整個句子的謂語。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從孫星衍之說。但同時又引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說，釋“陟”為升、登，釋“釐”為理、順。曾運乾《尚書正讀》從一句之讀，釋“陟”為升，釋“釐”為受福，以“丕釐上帝之耿命”為大受上天之明命也，周秉鈞之說即源於此。

“丕”為語詞，《尚書》習見，但能否在兩個動詞之間插入語詞“丕”，我對此表示懷疑，故從“陟”後斷開之說，且以“陟”義登位（取代夏命也）。

關於“釐”，我認為應聯繫《皋陶謨》“勅天之命”的“勅”。此字唐石經作“勑”，《史記·五帝本紀》作“陟”，而“勅”又或作“敕”。偽孔傳以及孔穎達疏引鄭玄注皆以為戒敕之“敕”。屈萬里《尚書集釋》以“勑”義謹，其說實與“勑”義戒敕相近。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始以“勑”之勤、勞義讀之。《說文·力部》：“勑，勞也。”《廣雅·釋詁》：“勑，勤也。”楊筠如云“勑天之命”猶言毛公鼎之“勞堇大命”，是很有見地的。

用為勤、勞義的“勑/敕”，又作“來”。《爾雅·釋詁》“來，勤也”陸德明《釋文》：“來，本又作勑。”王引之《經義述聞·爾雅上·倫敕愉庸勞也》引其父王念孫之說：“勑為勞來之來。”而“來”、“釐”古通用。《儀禮·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玄注：“來，讀曰釐。釐，賜也。”《漢書·劉向傳》“飴我來麰”顏師古注：“釐，又讀與來同。”《詩·周頌·思文》即作“飴我釐麰”。因此我認為“釐上帝之耿命”應讀為“來上帝之耿命”，即“庸勤大命”、“勑天之命”的意思。

“來”用為勞來之來，勤也、勉也，又見於《召誥》：

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偽孔傳以繼釋“紹”，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從之。孫詒讓《尚書駢枝》：“按‘紹’當訓為‘助’。《孟子·梁惠王篇》引《書》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紹上帝’即‘助上帝’也。《文侯之命》云‘用令紹乃辟’，王助上帝與諸侯助王義同。”楊筠如《尚書覈詁》、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從此說，楊氏並補《詩·大雅·大明》“昭事上帝”一例，謂“昭”亦謂助也。吳汝倫《尚書故》則讀“紹”為“”，卜問也。屈萬里《尚書集釋》引吳說。《尚書》確有“紹”讀“”之例，如《大誥》“紹天明”即“天命”。曾運乾《尚書正讀》亦讀“紹”為“”，周秉鈞《尚書易解》從曾說。除曾運乾外，其餘各家均未注“來”字，大概讀如“來往”之“來”。曾運乾釋“來”為勤，云“王勤問上帝，考之於龜，擬用事於土中也”。此說以“服”為用事之義，與其他各家以治訓“服”不同。“土中”即洛邑，各家意見一致。曾說以“王來上帝”即《洛誥》所云：“王曰：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此說頗牽強，難以信服。但曾氏釋“來”為勤的意見還是可取的。“來紹上帝”即勤勉助事上帝。“勉助”之類的說法《尚書》屢見，如《立政》“用勱相我國家”之“勱相”，《君奭》“汝明勖偶王”之“明（勉）勖偶”，都是勉力助佑之義。而“王來（勑）紹上帝”與“釐上天之耿命”文意也很接近，釋“來”為勞，與讀“釐”為“來”，可以互相印證。

《尚書》中有一個“食”字，也應該讀為“勑”。《堯典》云：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首讀“食哉“為句，並引《方言》云“勸也”，且謂《廣雅·釋詁》同。《方言》卷十：“食、閻，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閻。”《廣雅·釋詁》亦云：“食、閻，勸也。”或以“食閻”為一詞，如《故訓彙纂》等。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我們下面還要分析。“食”有勸義，孫星衍認為當與《爾雅·釋詁》“食，僞也”有關，即“僞”通“為”，言勸汝有為。鄒漢勳《讀書偶識》云聞於鄒子，以“食”當讀為“飭”，敕也。陳喬樅《經說考》引嘉慶時人許宗彥之說，以“食哉”為“欽哉”之譌。篆文“欽”字偏旁與食字形近，文蝕其半，故譌作“食”。陳氏贊曰“以經證經，極為精碻”。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襲用此說，馮登府《十三經詁答問》、俞樾《太史茶香室經說》、于鬯《香草校書》並用此說。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則認為“食哉”疑即“欽哉”訛誤之說並無佐證，陳喬樅逕改字作“欽”，“殊嫌專輒”。近人楊筠如《尚書覈詁》亦襲上說，雜引之云：“按‘食’當為‘飭’之假字。《說文》：‘飭，从人从力，食聲。’《匡謬正俗》：‘飭者，謹也，敬也。’偽孔傳以‘惟時’上屬為句。據下文‘惟時懋哉’、‘惟時亮天工’，‘惟時’自應下屬。‘時’者，是也，此也。”唯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仍堅持“食哉惟時”為句，不過改從“食”為勸勉說。云：“案‘惟時’不下屬為句。‘食哉’，勸勉之義。‘時’，是也。‘勉哉惟是’，猶言‘惟是勉哉’，與下文‘惟時懋哉’同義。文係倒裝。上文‘女于時’，《史記》釋為‘于是妻之’，句法正同。本文可通，不勞改字。”

今按，用為勸勉義的“食”，正是“勑”之假借。“飭”從“”得聲。而“食”與“”以及“飭”與“敕”、“勑”，以及“飾”與“敕”，古多通用，參見《古字通假會典》“食字聲系”所輯例證。《易·噬嗑》云“先王以明罰勑法”，《漢書·藝文志》、《潛夫論·三武》引“勑”作“飭”。《漢書·高后紀》“高皇帝匡飭天下”顏師古注：“飭讀與勑同”。而《方言》、《廣雅》同訓為“勸”的“閻”字，則是“庸”之假借。《左傳》文公十八年“納閻職之妻”，《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水經·淄水注》引亦同。故“閻”有勸義，與“庸”義勞同。而“庸”與“慂”也有著密切的音義同源關係。至於“食，僞也”，則是假“食”為“”或“慝”。《說文·巾部》云“飾讀為式”，即言“”聲可與“弋”聲相通。《爾雅·釋訓》“崇讒慝也”陸德明《釋文》：“慝，言隱匿其情以飾非。”

附帶說一說，《堯典》云“食（勑）哉惟時”，“懋哉惟時”，又云“直哉惟清”，過去皆以“正直”義釋“直”。今按從直得聲的“德”或通“陟”，《周禮·春官·大人》“三田咸陟”鄭玄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而“食”又同“寘”之異體“實（实）”。《詩·大雅·生民》“以就口食”，劉賡《稽瑞》引毛詩“食”作“實（实）”。故“直哉”能否讀為“勑哉”，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三、“肆”、“逸”

古書中“肆”、“肄”常通用，可參見《故訓彙纂》“肆”、“肄”字頭所輯例證。“肄”有勞義。《詩·邶風·谷風》“既詒我肄”毛傳、《左傳》昭公十六年“莫知我肄”杜預注皆云：“肄，勞也。”表勞義的“肆”、“肄”本“勩”之假借。《說文·力部》：“勩，勞也。”引《詩》云“莫之我勩”。《爾雅·釋詁》“勩，勞也”陸德明《釋文》：“字亦作肄。”郝懿行《義疏》：“通作肄，又通作肆，肆力亦勤勞。肆、肄聲義俱近，經典多通。”

《尚書》中也有一些“肆”或“肄”字用為肆力、勉力義。《顧命》云：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偽孔傳讀“奠麗陳教則肄”為句，以勞釋“肄”，然朱熹《朱子語類》云：“肄，或訓勞，或訓習。愚意謂從習為長，未敢自決。”宋儒、清儒多從訓習之說。如蔡沈《書集傳》從偽孔之斷句，以“則肄肄不違”為句，云：“肄，習也，重言之者，病甚氣喘而語吃。”近代學者中，屈萬里《尚書集釋》從偽孔傳之斷句，但釋“肄”為勞。楊筠如《尚書覈詁》、周秉鈞《尚書易解》以“則肄肄不違”為句，以“肄肄”為勤勞之意。曾運乾《尚書正讀》則讀“肄肄”為“惕惕”，《國語·楚語》“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韋昭注：“惕惕，懼也。”曾說貌似有理，實則不合此處文意。文王、武王“奠麗陳教”即定刑法列教令，乃使諸侯、民眾之心“惕惕”，言文王、武王懼而不敢為，故能“撻彼殷武”，以集大命，恐不合常情。“肄肄不違”應理解為“肄肄”上天之命而不違，“肄肄”義同“庸勤”，都是勤勞、勉力、肆力之義。“肆肆”連言，猶如“斖斖”、“勿勿”連言。《漢書·王莽傳上》“斖斖翼翼”顏師古注：“斖斖，勉也。”《禮記·禮器》“勿勿乎其欲其饗也”鄭玄注：“勿勿，猶勉勉也。”

《大誥》云：

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漢書·翟方進傳》所載“莽誥”之顏師古注：“肆，陳也。勸令陳力。”但注家多以《爾雅·釋言》“肆，力也”解之，即以“肆”為肆力、勉力之義。“肆哉”義同“懋哉”、“勖哉”。“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與《牧誓》“勖哉天子”句式相同。

《康誥》云：

王曰：“烏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

“肆”字或釋為今，楊筠如《尚書覈詁》、曾運乾《尚書正讀》主此說；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則釋為“故”、“以故”、“所以”。這兩種說法以“肆汝小子封”與篇首“肆汝小子封在玆東土”同。然此處“肆汝小子封”後無類似“在玆東土”之謂語，故周秉鈞《尚書易解》、屈萬里《尚書集釋》皆以兩“肆汝小子封”不同義，以“肆汝小子封”即“肆哉汝小子封”，與《大誥》“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句例相同。此說不無道理。《康誥》屢見以下句式：

嗚呼！封，汝念哉！

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嗚呼！封，敬明乃罰。

嗚呼！封，敬哉！

“嗚呼！肆汝小子封”猶言：“嗚呼！汝小子封，肆哉！”而《堯典》中“欽哉”與“懋哉”並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康誥》“敬哉”與“肆哉”應同《堯典》之“欽哉”與“懋哉”，

古書中有“肆”、“佚”相通之例。《公羊傳》莊公二十二年《經》“肆大眚”陸德明《釋文》：“肆，本或作佚。”《穀梁傳》莊公二十二年則云“肆，失也”。“佚”與“泆”、“逸”古通。《廣雅·釋詁一》“劮，淫也”王念孫《疏證》：“佚，與劮通。字或作逸，又作佚。”《尚書》中亦有表肆力、勉力義的“肆/肄”作“逸”之例。《盤庚》：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引作“胥及肄勤”。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謂“逸勤”為勤勞王事，本是最平實的理解。《召誥》云：“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在一篇小文中據清華簡《皇門》云“勤恤王邦王家”，又云“勤勞王邦王家”，以“恤”當通“毖”，而“莽誥”即以“勞”代“毖”，是“勤恤（毖）”猶言“勤勞”，“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肄）逸勤”即“上下勤勞”之義，故《召誥》云“我受天命”、“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或許是未曾注意到“逸勤”又作“肄勤”這一重要異文，曾運乾《尚書正讀》以“胥及逸勤”為“勞逸相及”，周秉鈞《尚書易解》從之，“言勞逸與共也”，都不合《經》之原旨。

四、“往”

“往”有勞義，明見於古書故訓。《方言》卷十二與《廣雅·釋詁》皆云“往，勞也”。王念孫《疏證》：“《孟子·萬章篇》：舜往於田。往者，勞也。”

《尚書》中的某些“往”字，根據上下文意，或者與其他文例對讀，是可以“卡死”其義為勞的。我在討論《君奭》“無能往來玆迪彝教”句時，曾指出“往來”的“往”應理解為勞。“往來”猶言“勞來”，與“玆（孜）”組成三字同義連言。這裏將相關論述再重述一遍。

已有學者指出，《尚書》中的某些“往”字，應釋為勞。《君奭》云：

祗若玆，往敬用治！

多數《尚書注釋》類書籍都不注“往”字，以為即“去往”之“往”。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云：“君其往，敬以為治哉。”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在“今譯”以“去”譯“往”，是這種理解的代表。屈萬里《尚書集釋》則以“往”義如《洛誥》“其往”之“往”，自今以往也。楊筠如《尚書覈詁》以“往”為“命其退之辭”，並舉《堯典》每用“往哉”為例。周秉鈞《尚書易解》則釋“往”為勞，云“勞敬以治”。敬之，必勤勞於事，故有些字，既義敬慎，也有勤力之義。如《說文·力部》云：“劼，慎也。”《廣雅·釋詁四》則云：“劼，勤也。”又如表勞義的“勤”與表敬義的“謹”同音同源。再如《說文·力部》云：“勮，務也。”《大戴禮記·五帝德》“務勤嘉榖”，王引之《經義述聞》云“務”亦“勉”也。而“務”與表勉義的“勖”、“懋”皆音近相通。故“勮”有用力甚勤、甚劇之義，與“勤”、“勉”義同。但“勮”亦有敬懼之義。《廣韻·御韻》：“勮，又懼也。”故表勉義的字，與表敬義的字常見連言或對言之例。如“明德慎罰”的“明（勉）”、“慎”對言，《洛誥》“公功肅將祗勸”、“祗勸”並言，偽古文《尚書》之《太甲》“先王惟時懋敬厥德”之“懋敬”連言，《大戴禮記·五帝德》“莫不祗勵”之“祗勵”連言，等等。

《康誥》中有兩個“往”字，根據上下文意並對讀相關文例，應該也訓勞也、勉也：

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這兩個“往”字的用法相同。《盤庚》云“勉出乃力”，與“往盡乃心”句式相同、文意相仿，“往”訓為勞也、勉也是很合適的。“往盡乃心”前又云“紹聞衣德言”，“紹”多讀為“劭”，也是勉力之義。“往盡乃心”與“紹（劭）聞衣（殷）德言”句例亦同，亦可證“往”可釋為勉也。

《康誥》最後說：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多數《尚書》注釋類書籍同樣不說“往”字，以為即“去往”之“往”，如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在串講時釋“往哉”為“往就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在“今譯”中譯為“去吧”。對比上論“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以及“肆汝小子封”，同時考慮“往”有勞義義同“肆”，把“往哉”理解為義同“肆哉”、“勖哉”、“懋哉”，也是很合適的。

“往哉”數見于《堯典》：

帝曰：“俞！汝往哉！”

帝曰：“俞！往哉！汝諧。”

《文侯之命》的結尾亦云：“父往哉！”而《堯典》、《皋陶謨》又屢見“欽哉”：

帝曰：“欽哉！”

《堯典》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皋陶謨》

又屢見“往欽哉”：

帝曰：“往欽哉！” 《堯典》

帝曰：“俞！往欽哉！” 《堯典》

帝曰：“俞！往欽哉！” 《皋陶謨》

過去把“往”都理解為“命其退之辭”或“去往”之“往”，現在看來，可能是不妥的。“往欽哉”很可能即“往哉”、“欽哉”合言而義同《康誥》之“往敬”，“往”義同“肆”、“懋”、“勖”，乃肆力、勉力之義。而《盤庚》“往哉生生”與“生生自庸”對讀，使“往哉”義猶“肆哉”、“懋哉”、“勖哉”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

“往”為什麼有勞義？王念孫《廣雅疏證》也沒有說出所以然來。我們這裏試作一點不成熟的推測。

《廣雅·釋訓》：“俇俇，勮也。”“勮”有勞義，其字又作“劬”。《說文新附·力部》：“劬，勞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劬勞”注：“《說文》：劇也，從力。案：用力者則多勞。”“攫”、“據”古通。《老子》：“攫而不搏。”馬王堆帛書乙本“攫”作“據”。“攫”從“瞿”得聲，而《說文·瞿部》云“瞿讀若章句之句”，故“勮”又作“劬”。《說文·走部》：“讀若劬。”而“勮”有勞義，應是“勮”或“劇”、“遽”有甚、巨義的引申。《廣雅·釋言》“僉，也”王念孫《疏證》：“《方言》云：僉，勮也。勮亦用力之甚也。”《說文新附·刀部》：“劇，尤甚也。”《釋名·釋言語》：“劇，巨也，事功巨也。”用力甚者、用力巨者，自有勞義。“往”有勞義，可能與“俇俇，勮也”有關。

五、“昏”、“暋”

《盤庚》云“不昏作勞”，陸德明《釋文》：“昏，本或作暋，《爾雅》昏、暋皆訓強。”《文選·張衡<西京賦>》“何必昏於作勞”薛綜注以及“不昏作勞”鄭玄注則云：“昏，勉也。”《說文·攴部》：“暋，冒也，從攴昬聲。《周書》曰：暋不畏死。”“冒”應讀為“勖”，與“勉”、“強”同義。“暋”當是“昏”之繁構“”的進一步訛變。《說文·日部》云“昏，一曰民聲”，即言“昏”有作“昬”者。作“暋”又進一步省作“敃”，《說文·攴部》云“彊也”，與“昏”、“（暋）”同訓。

“昏”、“（暋）”有勉、強之義，應是“忞”之通假。《說文·心部》：“忞，彊也。從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忞。讀若旻。”《立政》則作“其在受德暋”，“暋”即“昏”字繁構之訛變，用為“昏”的本義，《大戴禮記·少間》即云紂“德昏政亂”。《說文》在“忞，彊也”之訓下引“其在受德暋（忞）”例，非謂“暋（忞）”在句中用為強義，乃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所謂“引《六經》以明假借”也。而“昏”聲與“文”聲相通，傳世古書和出土文獻中不乏其例。如“暋不畏死”，《孟子·萬章下》引作“閔不畏死”。《史記·范睢蔡澤列傳》“竊閔然不敏”司馬貞《索隱》：“鄒誕本作惽然。”“惽”乃“惛”之訛變或異體，不明也。“惛然不敏”即昏昏然不敏。

六、“農”

《呂刑》云：

稷降播種，農殖嘉榖。

各家皆引《廣雅·釋詁》“農，勉也”解之。《大戴禮記·五帝德》引作“務勤嘉榖”，可證“農”確為勤勉之義。這種用法的“農”字又見於《左傳》襄公十三年：“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王引之《經義述聞》引其父王念孫云：“農力，猶努力，語之轉。”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則引《廣雅·釋詁》釋“農”為勉，勉力、努力其義一也。表勉義的“努”，《廣雅·釋詁》作“怒”，云“勉也”。《方言》卷一：“釗、薄，勉也。其鄙語曰薄努，猶勉努也。”《廣雅·釋詁》：“薄、努，勉也。”“薄努”同義連言。

《尚書》中還有兩例“農”字，平實來讀，其實都用勉義。《洪範》云“敬用五事”、“農用八政”、“協用五紀”、“建用皇極”、“乂用三德”、“明用稽疑”、“念用庶徵”、“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其中“農用八政”的“農”，偽孔傳釋為厚，孔穎達疏引鄭玄注云“讀為醲”。《說文·酉部》：“農，厚酒也。”《廣雅·釋詁三》：“醲，厚也。”則鄭玄注與偽孔傳所釋相同。孔穎達疏又引張晏、王肅曰：“農，食之本也。”陸德明《釋文》引馬融云：“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皆以“農”為“農穡”之“農”。《漢官解詁》引作“勉用八政”。王國維引“農，勉也”之訓明之。近代出版的《尚書》注釋類書籍多從勉也之釋，是對的。

王國維在論述“農”有勉義時，曾舉克盨（《《集成》》 ）和梁其鼎（《《集成》》2768）“㽙臣天子”，梁其鐘（《《集成》》187）作“農臣天子”為例，以“㽙”、“農”二字正是篤勉之意。“㽙”字金文常見，如言“㽙尹四方”，亦見於甲骨文，云“（乂）㽙四方”，我在一則札記中指出“㽙”（或釋為“畯”）應表治義，故與同表治義的“尹”、“乂”連言，並指出《多士》“俊民甸四方”的“俊”即“畯”，“畯”、“甸”對言，皆義治也。還指出，表治義的“畯”，典籍作“敦”。今按“敦”亦有勉義，《爾雅·釋詁上》“敦，勉也”邢昺疏：“敦者，厚相勉也。”故“㽙（敦）臣”、“農臣”皆勤勉之臣也。這也證明我們把表治義的“㽙（畯）”與典籍中的“敦”字聯繫起來是對的。

《洛誥》中周公有一大段話教誨成王。周公最後說：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往敬”顯然就是我們前面討論過的“往敬”、“往欽”，“往”義勞也、勉也。“彼裕我民”，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釋為“彼能容我民”，以容釋“裕”，乃據《廣雅·釋詁》“裕，容也”。楊筠如《尚書覈詁》引《方言》釋“裕”為“道”，未釋“彼”字。曾運乾《尚書正讀》以“彼”即《說文》“往有所加也”，釋“往裕我民”，未釋“裕”字，殆以“裕”之本義寬裕、富裕讀之。屈萬里《尚書集釋》則從吳汝倫《尚書故》之說，讀“彼”為“被”，云“彼裕”即覆被而容保之。周秉鈞《尚書易解》從曾運乾“彼”義往之說，又認為“裕”適用《方言》卷三“裕，道也”之“訓”，此謂教導。我認為“彼”應讀為“棐”。古書中“彼”、“匪”音近可通，而“棐”為古“匪”字。“棐裕”言“輔導”。“棐，輔也”之訓古書習見。“彼（棐）裕我民”與《康誥》“由裕民”以及《多士》之“忱裕”意思幾乎完全相同。《方言》卷三：“裕、猷，道也。”“由（猷）裕”、“忱（由/猷）裕”皆同義連言，“彼（棐）裕”亦如此。“無遠用戾”比較費解。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釋為“無遠勿至矣”，文義不通。楊筠如《尚書覈詁》云“無遠”猶言極遠，謂無遠於此者。而“戾”義至。此句即《論語·子路》“近者悅，遠者來”之義也。曾運乾《尚書正讀》則釋為“民將無遠弗至也”。“用”何以義“弗”，未解釋，難以信服。屈萬里《尚書集釋》云：“無遠用戾，言勿因民居遠方以止（不達）其覆被容保之惠也。”周秉鈞《尚書易解》則以“無”為句首無義之語詞，“無遠”猶言遠方，且以因釋“用”，言“遠方因此可以至矣”。我意“無遠用戾”言“遠於戾”，“無”為無義之語詞。“用”猶“於”也。古書中“用”、“以”多互訓、互作。而“以”猶“於”也，吳晶瑩《經傳衍釋》卷一有說。“戾”義罪戾。《大誥》云“天降大戾于周邦”。

從上下文意來看，周公要求成王敬勉其事，周公自己也將“明農”即勉力（於政事），本來是極平實通順的理解，故下文成王云“公明保予沖”，即周公勉力安定或保輔成王。但偽孔傳釋為：“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孔穎達疏則引《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致仕退老歸鄉里”的一段記述，說：“周公致仕當為上老，故曰明農。”即以“明農”為致仕退老之義。王夫之《尚書稗疏》則云：“明農者，經理溝洫之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從王夫之之說，“今譯”為“大力從事於搞好農田疆界溝洫之事”。《尚書校釋譯論》常常於眾說之中選取奇異難信之說，此為典型例證。曾運乾《尚書正讀》亦從致仕之說。曾氏也常常或引或發怪異之論。楊筠如《尚書覈詁》、周秉鈞《尚書易解》、屈萬里《尚書集釋》皆以“明”、“農”為勉也，是正確可從的。

七、“嚮”、“享”與“從（聳/慫）”

我在討論《尚書》所載周人心目中上天對其子民的眷顧時，曾將《多士》“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的“嚮”釋為嚮勸之“嚮”。《洪範》“嚮用五福”亦用此義。表勸義的“嚮”，本作“饗”。《儀禮·特牲饋食禮》“祝饗”鄭玄注：“饗，勸強之也。”“勸強”即“勸勉”。上天勸勉其子民之類的說法又見於《召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換言即“天迪、從、子、保先民有夏”。“迪”通“道”，即《多方》“不可終日勸於帝之迪（道）”之“迪”。“子”，王引之《經義述聞》讀“慈”，《國語·周語》云“慈保庶民”。“保”即“保乂”之“保”，安也。而“從”則應讀為“聳”或“慫”，即勸、勉也，與“饗”同義。《皋陶謨》“汝無面從”，《史記·五帝本紀》作“汝無面諛”。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p.106)認為“史公讀為慫，謂獎勸也”。《廣雅·釋詁一》：“慫、慂，勸也。”《方言》卷十：“食、閻、慫、慂，勸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閻,或謂之慫、慂。”錢鐸《箋疏》：“慫、聳、、竦並字異而義同。”《方言》卷六：“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聳，或曰獎。”周初八誥多用丰鎬方言。丰鎬即位於“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方言》記錄的是戰國秦漢時的語言狀況。“自關而西秦晉之相勸曰聳”似可追溯到周初的丰鎬方言。

“嚮”、“享”古通。《尚書》中有一個“享”字亦表勸、勉之義，且與“明（勉）”組成同義連言。《酒誥》先說殷之諸舊臣、舊官如果仍然沈湎於酒，不用殺他們，姑惟教之。接著說：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有斯明享”，或以之屬“姑惟教之”為句，如屈萬里《尚書集釋》，以“明享”即服方尊（《《集成》》2824）“服肇夙夕明享”之“明享”。《詩·小雅·楚茨》“祀事孔明”鄭玄箋：“明猶備也，絜也。”《禮記·中庸》“齊明盛服”鄭玄注：“明，猶潔也。”是“明享”即潔祀之意。“姑惟教之有斯明享”即“姑惟教之於斯明享”，“有”猶“於”也，吳昌瑩《經詞衍釋》卷 有說。“斯”，語詞也，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八有說。此釋於語句通順，但無法解釋為何對沉溺於酒者，要教之以潔祀。

孫詒讓《尚書駢枝》以“有斯明享”為句，綴於“乃不用我教辭”之上。孫氏認為：《洪範》“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偽孔傳釋“嚮”為勸嚮，蓋“嚮”為嘉惠賞勸，“威”為咎罰畏懲，二義正相對。威福著明則曰“明嚮”、“明威”。《皋陶謨》、《大誥》云“明畏（威）”與此“明嚮”相對。《多方》云“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於民”，彼“明保享”猶此“明享”也。“此蒙上殷諸臣眾之湎於酒者勿殺而姑惟教之，較之上罰群飲之不教而殺者獨為寬恕，故云‘有斯明享’，明此乃姑勸勉之，不欲速加以罪”。

孫詒讓讀“享”為“嚮”義勸，是對的，但以“明享”、“明威”相比附，讀“明”如字，則有可商。最平實的讀法，莫過於“明享”讀為“勉嚮”。“有斯明享”即有此勸勉，承上文“姑惟教之”而言。“乃”讀“仍”。云有此勸勉，仍不用我教辭，則殺無赦。

八、“肇”

《酒誥》云：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爾雅·釋言》：“肇，敏也。”郭璞注即引“肇牽車牛”為例。《禮記·中庸》“人道敏政”鄭玄注：“敏，猶勉也。”表勉義的“肇”，當即“劭”之通假，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早已指出這一點。《說文·力部》與《爾雅·釋詁》皆云“劭，勉也”。《堯典》“肇十有二州”，《尚書大傳》“肇”作“兆”。《詩·大雅·生民》“以歸肇祀”孔穎達疏：“肇，宜作兆。”《大雅·生民》“后稷肇祀”，《禮記·表記》引“肇”作“兆”。兆聲與召聲多有通假。《說文·革部》“鞀”或體作“鞉”、“”。《詩·小雅·大東》“佻佻公子”，《楚辭·九歎》王逸注引“佻佻”作“苕苕”，故“肇”通“劭”。

《文侯之命》中也有一個“肇”字讀為“劭”：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肇”，偽孔傳、孔穎達疏皆以始釋之，言“始法文武之道”。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改引《爾雅·釋詁》“肇，敏也”釋之。楊筠如《尚書覈詁》引《詩·大雅·江漢》“肇敏戎公”陸德明《釋文》引韓詩云“長也”釋之。今按“肇敏”同義連言，韓詩有誤。《逸周書·謚法》“肇敏行成曰直”，王念孫《讀書雜誌》云“肇與敏同義”。“肇”通“劭”訓勉，與“敏”猶“勉”也同，故連言。周秉鈞《尚書易解》徑注“肇，勉也”，實為達詁。可今譯為“努力地”。“刑”，效法。《詩·大雅·文王》：“儀刑文王。”“肇刑文武”謂勉力效法文王、武王。

《酒誥》還有一個“肇”字，也應該讀為“劭”。前人因釋為“肇”的其他義項，對上下文意有很多怪異的理解，這裏需要重點說一說。《酒誥》篇首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肇國在西土”，《爾雅·釋詁》云“肇，始也”，故多釋為“始建國在西土”，添一“建”字解經，或以“國”用為動詞，建國也。或云“肇”通“肁”，《說文·戶部》云“始開也”，云開國在西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肁，引申為凡始之稱。凡經傳言肇始者，皆肁之假借。”我意“肇國在西土”也可讀為“造國在西土”。秦公簋（《《集成》》4315）“竈囿四方”即“肇域四方”。《釋名·釋宮室》則云：“竈，造也。”《周禮·春官·大祝》“二曰造”鄭玄注：“故書造為竈，杜子春讀竈為造次之造。書亦或為造。”“造國在西土”猶言“建國在西土”。《周禮·天官·序官》云“惟王建國”。“毖”，偽孔傳據《爾雅·釋詁》釋慎，蔡沈《書集傳》釋為戒謹。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始引《廣韻·至韻》“毖，告也”解之，見王引之《經義述聞·書·汝典聽朕毖》及王念孫《讀書雜誌·漢隸拾遺·衡衛卿衡方碑》以及《廣雅疏證》等。王氏父子之說正確可從。兩個“越”字，均表連及關係，猶“及”也、“與”也。第一個“越”字，表詞與詞之間的連及關係；第二個“越”字，表兩個分句之間的連及關係。第二個“越”字所在句，可以改寫為：“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天降威，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祀玆酒”，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八：“玆，猶斯也。惟祭祀斯用酒也。”曾運乾《尚書正讀》則以“玆”猶“則”也，“聲之轉”。“祀玆酒，猶云祀則酒，即下文誥教小子飲惟祀也。”俞樾《群經平議》謂“祀”乃“已”之假字。《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陸德明《釋文》：“已，虞作祀。”此假“祀”為“已”之證。“已玆酒”者，止此酒也。楊筠如《尚書覈詁》駁云：“以下文考之，並非一律止酒。其祀之用酒，下有明文，則‘祀玆酒’者，祀乃酒也。”其說與曾運乾等略同。

“降命”一詞《尚書》屢見。《多士》、《多方》皆云“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又云“乃有不用我降爾命”，《金縢》云“無墜天之降寶命”，大保簋（《集成》4190）云“王降征命於大保”，“降命”都是降下命令、教令之類。因《多方》云“天降顯休命於成湯”，且此處“天降命”似與下文“天降威”相對為文，故王國維《觀堂集林·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二》認為：“天降命於君，謂付與天下；天降命於民，則謂全其生命。”楊筠如《尚書覈詁》承其師王國維之說云：“蓋降命，皆有右助福佑之義也。”並謂《多士》、《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其義無不有降福之意也。曾運乾《尚書正讀》認為“惟天降命”猶《康誥》云“天乃大命文王”，都有過度解釋“天降命”之嫌，恐不可信。

“肇我民惟元祀”，理解頗多分歧。偽孔傳、孔穎達疏皆釋“元祀”為大祭祀，以大釋“元”。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斷句為：“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釋為：“思天降下酒名之始，我民當思祀其始作酒者。”俞樾《群經平議》改釋“元祀”為文王元年。“上文曰‘肇國在西土’，‘肇國’者，始建國之謂，故知是文王元年也”。王國維亦云：“指文王受命改元之事，非指祀事。”（據《尚書講授記》）楊筠如《尚書覈詁》：“肇我民，與上文‘肇國’同意。元祀，謂天子受命改元而後稱元祀。惟，《玉篇》：‘為也。’為，與‘作’同。《洛誥》‘以功作元祀’即其證也。”承王國維之說而有所發揮、補充。曾運乾《尚書正讀》則以“肇我民”猶《康誥》“用肇造我區夏”也，並詳引俞樾“元祀”之說。屈萬里《尚書集釋》：“肇我民，意猶上文所云肇國。惟元祀，謂開國改元也。”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亦從此類理解，且舉西周大盂鼎（《集成》2837）、小盂鼎（《集成》2839）、矢彝（《集成》9901）、趩尊（《集成》6516）等將“惟王元祀”置於銘文之末，云此段是從“乃穆考文王”敘起，到“肇我民惟元祀”止，故“惟元祀”置於末尾。

我認為“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前有“祀玆酒”，後又云“亦罔非酒為行”、“亦罔非酒為辜”等，其文意理應與酒有關。但按照上引學術界的普遍看法，似乎此語遙承“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句，跟皆與酒有關的上下文並無關聯。這種看法其實將簡單問題複雜化了。最平實的理解應該是：“天降命”即上天降下教令，“肇我民惟元祀”應讀為“劭我民惟元祀”。“劭”即勉，引申亦有勸勉之義。《漢書·成帝紀》“先帝劭農”顏師古注引晉灼曰：“劭，勸勉也。”“肇（劭）我民為元祀”，即勸勉我民為“元祀”。“元”訓大或善，古書故訓習見。“元祀”即大祀、善祀。上天降下教令，勸勉我民為大祀或善祀，是承上文“祀玆酒”而言。酒在祭祀中起著重要作用，故周人認為祭祀用酒，乃上天所降教令，以勸勉我等更好地奉行祭祀。這樣理解，文從字順，平實通達。

九、“謀面”、“謀從”

《爾雅·釋詁》：“勔，勉也。”陸德明《釋文》：“勔，字或作僶。”《方言》卷一：“釗、薄，勉也。自關而東周鄭之間曰勔、釗。”郭璞注：“勔，亦訓勉也。”錢鐸《箋疏》：“《說文》：愐，勉也。《釋詁》作勔。愐與勔同。”表勉義的“僶”又作“”、“黽”。《爾雅·釋詁》“沒，勉也”郭璞注“沒，猶黽勉”陸德明：“僶，字又作黽。”

《召誥》云：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可換言為“相古天迪、從、子、保先民有夏”；“今相有殷，天迪、格、保”可換言為“今相天迪、格、保有殷”。之所以採用這種倒置式的表達方式，大概是為了照顧後面的“面稽天若”句，即以“先民有夏”、“有殷”為“面稽天若”的主語。

“面稽天若”句很費解。孔穎達疏引鄭玄注：“面，猶面嚮也。”“嚮”又作“鄉”。《周禮·夏官·撢人》“而正王面”鄭玄注：“面，鄉也。”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釋為“鄉考天心而順之”，以“考”釋“稽”，以“順”釋“若”。俞樾《群經平議》：“若，順也，順即道也。《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為道。’《國語·楚語》以‘違而道’、‘從而逆’相對。是古人謂順為道。‘天若’即天順，天順即天道也。”于省吾《尚書新證》讀“面”為“偭”，“偭”訓“背”，釋“稽”為考也、問也，釋“天若”猶殷墟卜辭“帝若”，即天所允諾，引申有如後代的天保佑之意。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從于省吾之說。屈萬里《尚書集釋》亦從于省吾“面”通“偭”訓背之說，而以“稽”為礙、止之義，云“面稽，蓋違背不順之意”。而“天若”則採簡朝亮《尚書集註述疏》之說，以為即天所順從，猶“天意”也。曾運乾《尚書正讀》讀“面”為《皋陶謨》“汝無面從”之“面”，釋“稽”為考，讀“若”為“諾”，以為即面承帝命也，即下文所謂“稽謀自天”也。楊筠如《尚書覈詁》、周秉鈞《尚書易解》則承王引之《經義述聞》之說，讀“面”為“勔”。楊氏釋“稽”為合，以“天若”為古語，如《康誥》云“宏於天若”。但《康誥》注釋則以“宏於天若德”為句，以“若”義善。周氏釋“稽”為考，釋“面稽天意”為勉力考求天意。

“面稽天若”的主語是“有夏”、“有殷”。如言“背天若”，則與上言“天迪、從、子、保有夏”、“天迪、格、保有殷”文意逆轉。如言“勉稽天若”，則與上言文意相承。但下文云“今時既墜厥命”，則從夏、殷得到上天的眷顧到最終卻墜失天命，中間理應有所交待。如此則“面”猶“背”也之讀為長。言上天眷顧夏、殷，而夏、殷卻“背天若”，故而今時已然墜失天命。

我們雖然沒有讀“面稽天若”的“面”為“勔”，但《立政》中的一個“面”字確應讀為表勉義的“勔”。《立政》云：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于省吾《尚書新證》云：“按‘謀’，金文作‘誨’或‘每’或‘某’。從每從某，其聲一也。英倫隸古定本‘謀’作‘’。‘面’即‘勔’。‘謀面’，即《爾雅·釋詁》之‘沒’，《詩·小雅·十月之交》的‘黽勉’，《漢書·劉向傳》之‘密勿’，皆同聲假借字也。《漢石經》‘謀面’上有‘亂’字，凡《尚書》‘亂’字多為‘率’之訛，與‘丕’並為語詞。‘謀面用丕訓德’，黽勉用以順德也。《詩·下武》‘應侯順德’，是‘順德’周人語例。”于氏讀“面”為“勔”的意見是精當可從的，但以“謀面”即“沒”、“黽勉”、“密勿”，則有可商。“謀”應該改讀為“敏”，“敏勔”同義連言，義同“沒”、“黽勉”、“密勿”。讀“謀”為“敏”，吳汝倫《尚書故》已言之，云“謀面者，黽勉也。”而“謀”、“敏”相通，可舉《禮記·中庸》“人道敏政”鄭玄注“敏或為謀”為證。

《立政》中還有一個“謀”字通“敏”，且與“從（聳/慫）”組成同義連言詞。《立政》云：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

“率惟”，語詞，無義。“替”，廢也。“替厥義德”猶言弛廢其善德、文德。清華簡《周公之琴舞》云“文德匪易（弛）”、“文德匪毄（懈）”、“文德匪墮”，“易（弛）”、“毄（懈）”、“墮”與“替”義近。我又認為“替”很可能如同《大誥》“不取替上帝命”的“替”，乃“朁”之訛，讀為“僭”。《詩·大雅·抑》：“辟爾為德，辟臧辟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詩·商頌·殷武》：“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此皆“不僭”之文例。“不敢僭文王義德”，言于文王之善德不敢有任何僭忒。番生簋（《集成》4326）云“溥求不僭德”，清華簡《尹至》云“摯德不僭”，皆可與此相互參驗。“謀從容德”應與“不敢替厥義德”義近。偽孔傳未釋“謀從”二字，且讀“率惟”之“率”為實詞，義為循，是不對的。王先謙《尚書孔傳補商》訓“謀”為心，訓“從”為順；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讀“謀”如字，訓“從”為順，也都未妥。于省吾《尚書新證》已指出“謀”即“謀面”之“謀”，訓勉；曾運乾《尚書正讀》直接讀“謀”為“敏”，都是正確可從的。但于氏未論及“從”字，曾氏亦讀“從”如字。我意“從”即《皋陶謨》“汝無面從”、《召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的“從”，通“聳”、“慫”，也義勉。“謀（敏）從（聳/慫）”同義連言。“謀從容德”即勉行“容德”。“容”或釋寬容、包容；或以為即“睿”字，《尚書大傳》卷二“思心之不容”鄭玄注“容當為睿”，吳汝倫《尚書故》主此說，屈萬里《尚書集釋》、楊筠如《尚書覈詁》從之；或以“容”通“頌”，《荀子·天論》“從天而頌之”楊倞注：“頌者，美盛德也。”《詩·周頌譜》孔穎達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于省吾《尚書新證》首創此說。今按前言“義德”，後言“容德”，當以“容”讀為“頌”為長。而“勉德”之類的說法是明見於古書的。《康誥》云“丕則敏德”，偽古文《尚書》之《大禹謨》云“黎民敏德”，《畢命》云“惟公懋德”，《後漢書·劉虞公孫瓚陶謙傳贊》曰“襄賁勵德”，“敏德”、“懋德”、“勵德”皆勉德也。

《太甲中》云“王懋乃德”，偽古文《尚書》之《咸有一德》云“夏王弗克庸德”，舊讀“庸”為“用”。今知“庸”有勞、勉之義，而古書又常見“勉德”之類的說法，則“庸德”亦當如此。而《召誥》亦有類似說法：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過去皆讀“用”如字。今按“王其德之用”云“王其德之庸”，言王庸勤於德。《無逸》“惟耽樂之從”即言“惟耽樂是從”，“之”猶“是”也。《皋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引“用”作“庸”。“其德是用”猶言“惟德是庸”，“其”、“惟”都是無義之語詞。讀“用”如字者，多以“其”猶“庶幾”也，如周秉鈞《尚書易解》，不確。而前面討論過的“謀面用其訓德”，“用”亦當讀為“庸”。“謀面庸”三字同義連言。

以上，我們討論了《尚書》中九組近二十個用為勉義的字，提出了一些新的說法。是非對錯，懇請大家指正。

2016年5月4日二稿

1. 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增訂修補本）》，中華書局，2007年。下同。 [↑](#footnote-ref-1)
2. 王國維：《觀堂集林（附別集）》第279-280頁，中華書局，1959年。 [↑](#footnote-ref-2)
3. 楊筠如：《尚書覈詁》第339頁，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footnote-ref-3)
4.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311、1359、1525、1568、1594、1866等頁，中華書局，2005年。 [↑](#footnote-ref-4)
5. 屈萬里：《尚書集釋》第150頁，中西書局，2014年。 [↑](#footnote-ref-5)
6. 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第121頁，商務印書館，2003年。 [↑](#footnote-ref-6)
7. 屈萬里：《尚書集釋》第210頁。 [↑](#footnote-ref-7)
8. 屈萬里：《尚書集釋》第152頁。 [↑](#footnote-ref-8)
9. 《續修四庫全書》（第51冊）第13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footnote-ref-9)
10.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第451頁，中華書局，1986年。 [↑](#footnote-ref-10)
11. 《續修四庫全書》（第51冊）第41頁。 [↑](#footnote-ref-11)
12. 于省吾：《雙劍誃群經新證 雙肩誃諸子新證》第109-110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 [↑](#footnote-ref-12)
13. 楊筠如：《尚書覈詁》247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 [↑](#footnote-ref-13)
14. 以上諸說詳參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572頁。 [↑](#footnote-ref-14)
15. 周秉鈞：《尚書易解》第232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footnote-ref-15)
16. 屈萬里：《尚書集釋》第212頁。 [↑](#footnote-ref-16)
17. 王引之：《經傳釋詞》第61頁，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footnote-ref-17)
18. 胡培翬：《儀禮正義》第26頁，商務印書館，1934年。 [↑](#footnote-ref-18)
19.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第511頁，中華書局，1989年3月。 [↑](#footnote-ref-19)
20. 孫詒讓：《墨子閒詁》第613頁，中華書局，2001年。 [↑](#footnote-ref-20)
21. 孫詒讓：《札迻》第141頁，中華書局，2009年。 [↑](#footnote-ref-21)
22.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第472頁。 [↑](#footnote-ref-22)
23.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第106頁。 [↑](#footnote-ref-23)
24. 錢繹：《方言箋疏》第369頁，中華書局，1991年。 [↑](#footnote-ref-24)
25. 楊筠如：《尚書覈詁》第20頁。 [↑](#footnote-ref-25)
26.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第223頁。 [↑](#footnote-ref-26)
27.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907頁。 [↑](#footnote-ref-27)
2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3版，第395頁。 [↑](#footnote-ref-28)
29. 如宋·李樗《毛詩集解》和清·胡承珙《毛詩後箋》等。 [↑](#footnote-ref-29)
30.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中西書局2012年。 [↑](#footnote-ref-30)
31. 沈培《〈詩·周頌·敬之〉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對應頌詩對讀（一）》，《中國文字學會第七屆學術年會會議論文集》第728—740頁。本文所引沈培先生的說法都出自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footnote-ref-31)
32.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載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中西書局2012年。 [↑](#footnote-ref-32)
33. 有關周人天命觀的論述，可參看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五章“天命”，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以及徐難于《“天棐忱”新析》，《文史》2001年第1輯（總第54輯）。 [↑](#footnote-ref-33)
3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3版，第1613頁。 [↑](#footnote-ref-34)
35. 楊樹達《積微居讀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34頁。 [↑](#footnote-ref-35)
36. 如郭沫若《由壽縣蔡器論到蔡墓的年代》（《考古學報》1956年第1期）、陳夢家《壽縣蔡侯墓銅器》（《考古學報》1956年第2期）、于省吾《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皆主此說。 [↑](#footnote-ref-36)
37. 如吳大澂《愙齋集古錄》、陳秉新《壽縣蔡侯墓出土銅器銘文考釋》（《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 [↑](#footnote-ref-37)
38. 如郭沫若《由壽縣蔡器論到蔡墓的年代》認為“惕”讀如字亦通，蔣天樞《論學雜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劉運興《詩義新知》（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亦主此說。 [↑](#footnote-ref-38)
39. 王國維《觀堂集林·毛公鼎銘考釋》。 [↑](#footnote-ref-39)
40. 孫詒讓《古籀拾遺·齊侯鎛鐘》。 [↑](#footnote-ref-40)
41. 李學勤《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的研究》，《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2期，又收入《初識清華簡》，中西書局2013年。 [↑](#footnote-ref-41)
42. 李學勤《論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中國文化》2011年夏季號（總第33期），又收入《初識清華簡》，中西书局2013年。 [↑](#footnote-ref-42)
43.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中西書局2012年。 [↑](#footnote-ref-43)
44. 《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疐天之不易”》，原載《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中西書局2012年；又收入《初識清華簡》，中西書局2013年。 [↑](#footnote-ref-44)
45. 這是網名為“thefa922”的網友的看法，見“簡帛網”易泉《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初讀》一文下面的跟帖。 [↑](#footnote-ref-45)
46. 關於“顯”音近通“嚴”，請參閱拙文《楊筠如〈尚書覈詁〉精義補說二則》（待刊）。 [↑](#footnote-ref-46)
47. 原載《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中西書局2012年；又收入《初識清華簡》，中西書局2013年。 [↑](#footnote-ref-47)
48. 載《古文字論壇》（第2輯，專號），中山大學出版社2016年。 [↑](#footnote-ref-48)
49. 清華大學簡牘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第140頁注[六六]。 [↑](#footnote-ref-49)
50. 李守奎《〈周公之琴舞〉補釋》，《出土文獻研究》第12輯，中西書局2012年。 [↑](#footnote-ref-50)
51. 張德良《金文套辭“嚴在上，翼在下”淺析》，《齊魯學刊》2009年第1期，第44-46頁。 [↑](#footnote-ref-51)
52. 陳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從政〉篇研義（三題）》，原載《簡帛研究》（2005），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收入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footnote-ref-52)
53. 以上內容轉引自屈萬里《尚書集釋》，第179頁注28，中西書局2014年。 [↑](#footnote-ref-53)
54. 裘錫圭《說“嵒”、“嚴”》，載《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又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footnote-ref-54)
55. 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收入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footnote-ref-55)
56. 季旭昇《上博五芻議（上）》，載簡帛網（www.bsm.org.cn）2006年2月18日。 [↑](#footnote-ref-56)
57. 原脫“遷”字，黃懷信標校《尚書覈詁》未出校記。 [↑](#footnote-ref-57)
58. 黃懷信標改《尚書覈詁》誤將“一曰餘子”視為《說文》之文。 [↑](#footnote-ref-58)
59. 裘錫圭《再談古文獻以“埶”表“設”》引，《裘錫圭學術文集》第四卷，第488頁注[37]。 [↑](#footnote-ref-59)
60. 參見拙文《〈詩〉、〈書〉、金文“保乂（艾、辥）”詞義辨正——兼談〈尚書〉中周人心目中山田對其子民的眷顧》 [↑](#footnote-ref-60)
61. 關於隸定作“惠”的那個字音義同助，請參見楊安《》 [↑](#footnote-ref-61)
62. 參見拙文《〈尚書〉“迪（由）”字通釋之第一部分“‘迪’通‘蹈’義同‘循’”》。 [↑](#footnote-ref-62)
63. 參見拙文《〈尚書〉二字同義連言例補》 [↑](#footnote-ref-63)
64. 《章太炎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146-147頁。 [↑](#footnote-ref-64)
65. 81頁。 [↑](#footnote-ref-65)
66. 董珊博士的這篇文章，後來修改為《……》，發表在……。 [↑](#footnote-ref-66)
67. 裘錫圭《再談古文獻以“埶”表“設”》，原載《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探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又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footnote-ref-67)
68. 陳劍《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輯，？？？？出版社，？？？？年。 [↑](#footnote-ref-68)
69. 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增訂修補本）》，中華書局，2007年。 [↑](#footnote-ref-69)
70. 王引之《經義述聞》第92頁。 [↑](#footnote-ref-70)
71.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第454頁，中華書局，1986年。 [↑](#footnote-ref-71)
72. 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載阮元、王先謙《清經解 清經解續編（拾）》第1832頁，鳳凰出版社，2005年。 [↑](#footnote-ref-72)
73. 載《湖南博物館文集》，嶽麓書社，1991年。 [↑](#footnote-ref-73)
74. 黃文傑《氏民辨》，《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又見《秦至漢初簡帛文字研究》第136-141頁，商務印書館，2008年。 [↑](#footnote-ref-74)
75. 王引之《經義述聞》第84頁。 [↑](#footnote-ref-75)
76. 《章太炎全集（二）》第14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 [↑](#footnote-ref-76)
7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20頁，中華書局，1983年。 [↑](#footnote-ref-77)
78. 關於“大命不摯”的釋讀，請參閱拙文《談談傳世古書和出文獻中誤“埶”為“執”問題》。 [↑](#footnote-ref-78)
79. 參閱童書業《蠻夏考》，載《禹貢》二卷八期，收入《童書業著作集》。 [↑](#footnote-ref-79)
80. 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第93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footnote-ref-80)
81. 載《古文字研究》第22輯，中華書局，2000年。 [↑](#footnote-ref-81)
82. 原載《孔子學刊》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收入《初識清華簡》，中西書局，2013年。 [↑](#footnote-ref-82)
83. 參閱拙文《〈詩〉、〈書〉、金文“保乂（艾、辥）”詞義辨正》，《古文字論壇》第一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 [↑](#footnote-ref-83)
84. 劉洪濤：《〈說文〉“陟”字古文考》，載簡帛網，2007年9月22日。（按，應未刊行） [↑](#footnote-ref-84)
85. 劉洪濤：《〈說文〉“陟”字古文考》，簡帛網2007年9月22日。 [↑](#footnote-ref-85)
86. 屈萬里《尚書集釋》…… [↑](#footnote-ref-86)
87. 參見拙文《〈詩〉、〈書〉、金文“保乂（艾、辥）”詞義辨正》，刊《古文字論壇》第一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 [↑](#footnote-ref-87)
88. 參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569頁。 [↑](#footnote-ref-88)
89. 裘錫圭：《〈洛誥〉“其作周匹休……”新解》，《文史》第十二緝，中華書局，1981年。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四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footnote-ref-89)
90. 裘錫圭：《〈洛誥〉“其作周匹休……”新解》，《文史》第十二緝，中華書局，1981年。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四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footnote-ref-90)
91. 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疐天之不易”》，《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中西書局，2012年，第2頁。 [↑](#footnote-ref-91)
92.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第145頁注[二六]，裘錫圭主編，中華書局，2014年6月。 [↑](#footnote-ref-92)
93. 原載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東方文化》1998年36卷1、2號合刊；又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footnote-ref-93)
94. 原載《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又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本文所引裘先生之說，如無特別說明，均出自這兩篇文章，不再一一說明。 [↑](#footnote-ref-94)
95. 《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集成[肆]》第162頁，裘錫圭主編，中華書局，2014年6月。 [↑](#footnote-ref-95)
96. 李家浩《南越王墓車馹虎節銘文考釋——戰國符節銘文研究之四》，收入《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footnote-ref-96)
97. “‘涅’從‘圼’聲，‘圼’也從‘日’聲”——裘錫圭：《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5期，第25頁。 [↑](#footnote-ref-97)
98. 李家浩《說“峚”字》，收入《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footnote-ref-98)
99. 李家浩《南越王墓車馹虎節銘文考釋——戰國符節銘文研究之四》，收入《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footnote-ref-99)
100.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266頁，馬承源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footnote-ref-100)
101.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第118頁，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文物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footnote-ref-101)
102. 裘先生文中注釋所引蔡偉先生說。 [↑](#footnote-ref-102)
103.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224頁，馬承源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footnote-ref-103)
104.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228頁，馬承源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footnote-ref-104)
105. 《尚書覈詁》第158頁，楊筠如著，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footnote-ref-105)
106. 《尚書集釋》第95頁，屈萬里著，中西書局，2014年8月第1版。 [↑](#footnote-ref-106)
107. 《雙劍誃尚書新證》第89頁，收入《于省吾著作集》，中華書局，2009年4月。 [↑](#footnote-ref-107)
108. 如曾憲通、林志強著《漢字源流》第154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年。 [↑](#footnote-ref-108)
109. 李家浩《戰國官璽叢考》，收入《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第102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 [↑](#footnote-ref-109)
110. 楊澤生《〈古陶文字徵〉補正例》，《論衡》第4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 [↑](#footnote-ref-110)
111.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第164頁，中西書局，2010年。 [↑](#footnote-ref-111)
112. 黃懷信《〈逸周書〉源流考辨》，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 [↑](#footnote-ref-112)
113. 陳劍《上博楚簡〈容成氏〉與古史傳說》，收入《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footnote-ref-113)
114. 莫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第22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 [↑](#footnote-ref-114)
115. “擊”从“”得聲，而“”又从“軎”。“軎”古音匣紐月部，似乎與“埶”有關，但說文不以“軎”為“”之聲符。

     [↑](#footnote-ref-115)
116. 參看《說“屯（純）、鎮、衠”——為〈唐蘭先生紀念論文集〉作》，《朱德熙古文字論集》，176-177頁，中華書局，1995年。又可參看馮勝君《古書中‘屯’字訛爲‘毛’字現象補證》，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中華書局，2002年。 [↑](#footnote-ref-116)
117. 據劉樂賢《釋〈說文〉古文慎字》所引，《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3期。 [↑](#footnote-ref-117)
118. 參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447頁，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 [↑](#footnote-ref-118)
119. 如辛志鳳《墨子譯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和李小龍《墨子》譯注（中華書局，2007年3、月）。 [↑](#footnote-ref-119)
120. 李漁叔《墨子今注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 [↑](#footnote-ref-120)
121. 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第74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footnote-ref-121)
122. 董珊《談士山盤銘文的“服”字義》，《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 [↑](#footnote-ref-122)
123. 李學勤《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footnote-ref-123)
124. 李學勤《談公盨及其重要意義》，《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6期，5、8、11頁。

     [↑](#footnote-ref-124)
125. 裘錫圭《公盨銘文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6期，15-17頁。

     [↑](#footnote-ref-125)
126. 陳劍《金文“彖”字考釋》，收入《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線裝書局，2007年4月，250-252頁。 [↑](#footnote-ref-126)
127. 劉樂賢《釋〈說文〉古文慎字》，《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4期。 [↑](#footnote-ref-127)
128. 《從楚簡、金文和傳世文獻“沖”作“”、“冘”談〈尚書〉中幾個从“冘”得聲的字的釋讀——兼說〈說文〉“抌”字》，待刊。

     [↑](#footnote-ref-128)
129.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第27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footnote-ref-129)
130. 劉殿爵編《賈誼新書逐字索引》第56頁校注3，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年。此据裘錫圭先生文中所引。 [↑](#footnote-ref-130)
131. 參看裘錫圭《由郭店簡〈性自命出〉“室性者故也”說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注20所引書，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footnote-ref-131)
132. 李學勤《清華簡九篇綜述》，《文物》2010年第5期，收入《初識清華簡》，中西書局2013年。 [↑](#footnote-ref-132)
133. 李學勤《〈古韻通曉〉評價》，《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3期。 [↑](#footnote-ref-133)
134. 黃懷信《》第930頁 [↑](#footnote-ref-134)
135. 作者注：李家浩在安徽大學出的那本文集收有此文。今案：該文集所收與“襲”有關的是《》，但文中未論及曾伯簋此句。

     [↑](#footnote-ref-135)
136. 《〈詩〉、〈書〉、金文“保乂（艾、辥）”詞義辨正》，載《古文字論壇》第一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年。 [↑](#footnote-ref-136)
137. 原載《孔子學刊》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收入李學勤《初識清華簡》，中西書局，2013年。 [↑](#footnote-ref-137)
138. 指李學勤《師詢簋與〈祭公〉》，《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中華書局，2000年。 [↑](#footnote-ref-138)
139. [美]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腳注趣史》第60頁，張弢、王春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footnote-ref-139)
140. 胡文輝《宗教上的不恭不敬使吉本的腳注出了大名——〈腳注趣史〉補注一》，《東方早報》，2014年1月18日《上海書評》第9版。 [↑](#footnote-ref-140)
141. 裘錫圭《再談古文獻以“埶”表“設”》引，《裘錫圭學術文集》第四卷，第488頁注[37]。 [↑](#footnote-ref-141)
142. 黃懷信 《尚書注訓》 第259頁，齊魯書社 2009年。 [↑](#footnote-ref-142)
143. 同注① 第256頁。 [↑](#footnote-ref-143)
144. 參見拙文《〈詩〉、〈書〉、金文“保乂（艾、辥）”詞義辨正》，刊《古文字論壇》第一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 [↑](#footnote-ref-144)
145. 李學勤：1983〈釋多君、多子〉，《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footnote-ref-145)
146. 《左傳》訛字辨識兩則。未刊。 [↑](#footnote-ref-146)
147. 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第150頁注[101]，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 [↑](#footnote-ref-147)
148. 同注①第150頁注[104]。 [↑](#footnote-ref-148)
149. 同注②。 [↑](#footnote-ref-149)
150. 轉引自白於藍編著. 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01：第8頁。 [↑](#footnote-ref-150)
151. 同注①第154頁注[26]。 [↑](#footnote-ref-151)
152. 裘錫圭《“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3期。 [↑](#footnote-ref-152)
153. 同注①第168頁注[24]。 [↑](#footnote-ref-153)
154. 同注①第168頁注[25]。 [↑](#footnote-ref-154)
155. 同注①第171頁注[65]、[66]。 [↑](#footnote-ref-155)
156.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8年，第119頁。 [↑](#footnote-ref-156)
157. 同注①第172頁注[82]。 [↑](#footnote-ref-157)
158. 同注①第179頁注[23]。 [↑](#footnote-ref-158)
159. 同注①第179頁注[24]。 [↑](#footnote-ref-159)
160. 同注①第205頁注[5]。 [↑](#footnote-ref-160)
161. 李學勤《清華簡〈保訓〉釋讀補證》，《初識清華簡》，中西書局，2013年。 [↑](#footnote-ref-161)
162. 同注①第216頁注[35]。 [↑](#footnote-ref-162)
163. 同注①第218頁注[60]。 [↑](#footnote-ref-163)
164. 陳劍《郭店簡〈尊德義〉和〈成之聞之〉的簡背數字與簡序關係的考察》，《簡帛》第２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footnote-ref-164)
165. 同注①第220頁注[80]。 [↑](#footnote-ref-165)
166. 同注①第219頁注[75]。 [↑](#footnote-ref-166)
167. 同注①第231頁注[1]。 [↑](#footnote-ref-167)
168. 同注①第232頁注[12]。 [↑](#footnote-ref-168)
169. 同注①第232頁注[15]。 [↑](#footnote-ref-169)
170. 同注①第239頁注[12]。 [↑](#footnote-ref-170)